

铁远征军

赵隰雨 著

硝烟丛林中，中日两军精锐的惨烈对决
每一滴鲜血都有温度，每一个牺牲都值得铭记
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最悲壮最不该忘记的一段历史

向所有抵抗过日寇的中国人
活着的和死去的
献上一方赤诚的墓碑

引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为一个整体。“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无数青年志士感于国势飘摇，纷纷请缨杀敌，共赴国难，知识青年从军在全国各地形成热潮。中国方面的抵抗，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

举国抗战全仗滇缅公路获得外界援助，为达到全面封锁中国的目的，日军于 1941 年末大举入侵缅甸。

根据中英两国签订的共同防御滇缅公路的军事协定，为援助在缅甸作战的盟军英军，打破日军的封锁，国民政府决定派遣一支远征部队入缅作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在那片硝烟弥漫的缅北战区，中国士兵的鲜血染红了缅甸的山，染红了缅甸的水，用浸透硝烟血色的青春碎片，谱写了中国抗战史上的一段恢弘篇章。

因战局失利，加上英军方面背信弃义，中国远征军被迫撤离缅甸。一部分退入英属印度，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在蓝姆伽训练营受训并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整编。

这一年来，世界格局风云变幻，盛极一时的轴心国大势已去。昔日横行太平洋的日本海军，经中途岛一战，元气大伤；欧洲战场上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更是祸起萧墙，风雨飘摇，投降书的腹稿都打好了；东线苏德战场，经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库尔斯克战役后，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纳粹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节节败退，已成明日黄花。

为配合当前的战争形势，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中将制定了一个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代号“人猿泰山”。

基于这个规模宏大的战略设想，X 军（中国驻印军）从印度边境小镇利多出发，跨越印缅边境，首先占领新平洋等太奈河以东地区，建立后勤供应基地；之后翻越野人山，突破孟拱河谷、胡康河谷，攻占战略要地密支那。随着前沿阵地的推进，一支筑路兵团将一条公路从印度的利多一直修到缅甸的密支那，重接连通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

从而打破日军对中国的封锁。与此同时，Y 军（中国远征军）从中国云南出兵，以收复怒江西岸为目的。最终 X 军与 Y 军会师，全面收复缅甸。

滇缅不仅对中国重要，对日本也同样举足轻重。中途岛海战的失利，宣告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走上彻底溃败的道路，迫使日本加快征服中国的步伐以求扭转战局。两国不约而同的将目光集中在这里，滇缅不是最大的战场，却是双方精锐之间的较量……

日军方面在侦知中国驻印军正加紧修筑公路后，便令盘踞在沿途的军团加强防守和渗透，企图阻止我军和修筑中的公路向前推进。

中国驻印军根据总指挥所发布的第六号作战命令，着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占领大洛至大龙河及太奈河之交汇点，占领于邦家等地，掩护筑路大军向前推进。

10 月 24 日，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在陈鸣人团长率领下，兵分三路开进胡康河谷。左翼的第一营派出五连为先遣部队，旨在出其不意夺取战略据点——于邦家。

故事便从这里展开，时在 1943 年 11 月初，旧历癸未年十月。立冬触手可及。

目 录

第一章 挺进	1
1	1
2	6
3	11
4	20
5	28
第二章 重围	33
6	33
7	38
8	43
9	45
10	49
第三章 会师	52
11	52
12	57
13	62
14	67
15	71
16	75
第四章 求救	81
17	81
18	83
19	87
20	92
21	96
22	98
第五章 物资	99
23	100

24	107
25	114
26	117
27	123
28	127
第六章 水源	131
29	131
30	135
31	139
32	145
第七章 俘虏	148
33	148
34	150
35	154
36	158
37	165
38	166
第八章 情愫	173
39	173
40	177
41	180
42	190
第九章 增援	194
43	194
44	196
45	207
46	212
第十章 逆转	214
47	214
48	219

49	223
50	226
51	227
52	231
53	233
第十一章 反攻	237
54	237
55	242
56	245
57	254
58	258
第十二章 浴血	262
59	263
60	271
61	277
62	283
尾声	288
后记	289

第一章 挺进

浩浩渺渺的八百里野人山，除了没有野人，什么都有。

一支队伍再次开进了这片蒙昧的土地，来启发这里未开化的飞禽、没受过高等教育的走兽，还有人性已经退化了的日本皇军，然后班师回国。

官兵们归心似箭，望眼却都被青山遮住。未入胡康河谷，沿途还有些人烟。有时天色渐昏，山脚下的芭蕉林里升起袅袅炊烟，小村落遥遥在望，令人神往不已。至于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遇见一头阔耳长牙的大象，驮着一个阔牙长耳的外邦姑娘；姑娘满口牙床崎岖不平，叽里咕噜地唱咒语一样难懂的歌谣，便能称得上难得一见的异国风情了。等一脚进了枯门岭，只有无边的林莽。

1

浩浩渺渺的八百里野人山，除了没有野人，什么都有。

一支队伍再次开进了这片蒙昧的土地，来启发这里未开化的飞禽、没受过高等教育的走兽，还有人性已经退化了的日本皇军，然后班师回国。

官兵们归心似箭，望眼却都被青山遮住。未入胡康河谷，沿途还有些人烟。有时天色渐昏，山脚下的芭蕉林里升起袅袅炊烟，小村落遥遥在望，令人神往不已。至于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遇见一头阔耳长牙的大象，驮着一个阔牙长耳的外邦姑娘；姑娘满口牙床崎岖不平，叽里咕噜地唱咒语一样难懂的歌谣，便能称得上难得一见的异国风情了。等一脚进了枯门岭，只有无边的林莽。

绵延的丛林阴翳蔽天，形态各异的植物层层叠叠，里面又湿又热，是个滋生蚋蚊的好所在。阴历十月的天了，每个人都走得汗津津的，所幸从叶隙筛下的雨丝透进来一些凉意。从四月份开始，大雨在缅甸淋漓了半年之久，雨季过了，又附带赠送了十几天的细雨。胡康河谷上空终日迷迷蒙蒙，山色更显阴澹，极目四望，只有令人生畏的墨绿色——深山、峡谷，葱茏的原始森林，苔藓斑驳的树干，无一不绿，

连从印度洋远道而来的热带季风都要入乡随俗似的，迷漫着湿漉漉的绿意。

一片沉寂，幽幽的雨林深处不时传来几声灰斑鸠调情时的啼唤，咕咕一咕，咕咕一咕，鸣啾不绝；啄木鸟仿佛没有定力的和尚，把树干当木鱼，敲得笃笃作响。

雨，丝毫不影响乌鸦的敏锐嗅觉。一群乌鸦循着腐肉的气息，扑进一丛灌木。地上的东西已经看不出来是什么样了，几堆森森白骨上牵连着一个似头非头的东西，两个黑洞洞的窟窿有眼无珠地瞪着天空。啄食完残渣剩肉，乌鸦便栖落枯藤缠绕着的老树上，在昏暗里昏昏欲睡，对马致远的名句是一种很好的诠释。

忽然，乌鸦们哇哇地飞走，劈砍藤蔓的声音近了。疯长的大叶植物没过人头，密不透风，藤蔓像章鱼一样从灌木丛里伸出丑陋的触角，张牙舞爪，或攀着参天怪树，或绞着树木气根，或扯着附生着地衣的枯树，在树干间蜿蜒缠绕。走在最前面的两名士兵身穿胶皮雨衣，不得不借助大砍刀轮番向前劈砍那些藤藤蔓蔓，否则寸步难行。三名士兵手握春田步枪，机警地跟着，另有五六个士兵与他们若即若离，边走边向后传递着信号。大部队则尾随在后，踩着烂草、腐叶，像踩着棉花一样，沿着前锋开辟出的几尺宽小路跟进。上百人的队伍蛇行在这险山恶水里，林里钻，沼中涉，谷底行，时而峰回路转，时而山重水复。

“有人！”在前引路的士兵神情紧张地猫起腰，只觉得有什么在身侧转悠，脚步很轻微，扭头看了看，黑沉沉的只有扶疏树影。

丛莽里一阵异样的抖动，众人看时，又恢复了常态。后面的五位士兵也跟上来，警惕地四下张望，也没发现什么可疑。

“荒山野岭的，能有什么人？是你产生错觉了吧！”大家对打头的士兵制造这么大动静很不以为然。

“刚才明明有脚步声。”那个士兵还坚持己见，略想一下，嘀咕道：“活见鬼，难道遇上了‘草上飞’？”

一个矮小的士兵发现了什么，他招呼大家：“快看，这是啥子？”果然，低矮的灌木被压倒了一片，凌乱不堪，倒伏的叶茎挣扎几下，颤颤巍巍地直起身子。

有人分析道：“刚有人从这经过……可是，这么大一片，又不像是人踩的，像打滚留下的。”

“谁在这打滚呢，莫不是野人吧？”矮个士兵使劲嗅了嗅，湿湿的泥土气息里夹杂着一股腥气，他想起野人的传说，顿觉身后凉风四起。

一只粗壮的大手掌重重地拍在矮个士兵肩膀上，他浑身一抖，随即听到粗声粗气的山东口音直灌入耳：“想什么呢？学生蛋子！”

矮个士兵回头瞅一眼肩上扛着捷克式轻机枪的汉子，不满地说：“王更有，你想吓死我？”

“神经过敏！这野人山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野人。要真有，俺就抓一头个大的牵回家，驯服了套上犁耕地种田，当牛使唤。”王更有野心勃勃地说。

“看，这又是啥子？”矮个士兵扒开草丛，那里的泥土像被什么东西拱过，凌乱的蹄印清晰可见。

王更有往地上瞥了一眼，摇头说：“学生蛋子，那是啥子？那是猪蹄印子！”

“学生蛋子”跟他辩论：“你咋就肯定这是猪蹄印子，不是羊蹄印子？”

“猪拱土，羊会拱吗？羊是前边吃，后边拉，边吃边拉的，这里连一粒羊屎蛋都没有。”王更有现场普及知识。

“可那边的草是怎么回事，一溜歪拽的，不像是野猪拱的样子。”“学生蛋子”还不服气。

“吴小好，别刨根问底了，快往前走，后面的人都跟上来了。”

才起了几步，吴小好踩到一堆黑乎乎的黏糊东西，他很得意地说：“这个我知道，这是野猪粪。”

“少见多怪！”王更有白了他一眼，叹道：“你也就这点出息了！”

前方忽然传来奇怪的声响，像怪兽在粗重地喘息，吭吭哧哧的，让人寒毛直竖。

“难不成是鬼引路？”吴小好后背又一阵发凉。

“学生蛋子还真迷信，管他是鬼引路还是仙人指路，跟上去看看！”王更有最富冒险精神，率先顺着痕迹向前搜寻。

腥气更浓，前方土坡上，一丛深草剧烈地抖动着，那正是声响的来源。先前听到脚步的士兵为证明自己的发现，一马当先冲上去，对着草丛里举枪大喝：“不要动！”接着，就听他“哎哟”一声惊叫，一蹦三跳地跑回来，脸色骇得发白，扶着王更有的胳膊结结巴巴地说：“班、班长，蛇！有蛇！”估计他是吓坏了，两条腿簌簌直抖，站也站不稳。

“什么蛇能喘气这么重，吓人倒怪的，我去看看！”一个胆大的士兵掂掂大砍刀，三步并作两步就过去了，神气非凡。

“我的娘哟！”他只往那地方瞥了一眼，也跳了起来，一脚踩滑，跌坐在湿草上，就地打着哧溜回来了。看来他也被吓坏了，瘫坐地上，六神无主地直喘气。

“出鬼了！到底是什么玩意，这么吓人？”王更有端枪冲过去，赫然看到草丛里蠕动着一条斑斓的大蟒蛇，蜷缩的身躯紧紧缠绕着一头倒霉的野猪，正张着血盆大口，悉悉作声，准备把野猪当早点享用。

王更有也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只是没有被唬得大叫，也没有坐在地上打哧溜，鬼使神差地就扣动了扳机。

哒哒哒，枪响了，草丛又乱了方向，这条庞然大物丢下早点，在草莽里穿梭自如，转眼不知所踪，只剩下一拨又一拨的脚步声里夹杂着碎草乱石的声响，一团嚷叫。枪声一响，后面的部队登时齐刷刷卧倒一大片，警惕性蛮高。

“怎么回事？”一个尉官从后面队伍急冲冲地赶来，他身姿压得很低，几乎是匍匐前进。

王更有郑重其事地行个礼，答道：“报告排长，发现一条大蛇！”

另一个士兵补充说明：“是只巨蟒！”

那排长稍微松一口气，直起身子骂道：“瞎胡闹！”他又打量着浑身是泥的士兵，问：“没见过蟒蛇吗，怎么就吓成土行孙了？”

“没见过这么大的。”那个士兵实事求是地说。

“比我大腿还粗一圈。”最先发现蟒蛇的士兵惊魂未定，腿肚子还有点抽筋。

“比王更有的腰还粗！”

排长厉声说：“再粗也不能开枪，没接到命令不许乱开枪！”

“不开枪它要吃人哩！”王更有歪着脑袋说。

“呃？”排长皱起了眉头，也歪着脑袋说道：“是你想吃它吧？”

王更有咧嘴一笑，露出两排门板牙，说：“俺是有这想法，但是不排除它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俺就先下手为强了。”

“你这么大个头，它吃下去也消化不了。这鬼地方，人吃的东西不多，吃人的东西倒不少！”排长好像也拿王更有无可奈何，自言自语，“发现一条蟒蛇也大惊小怪的，害得我爬了一身泥。”

王更有呵呵地笑出声来，脸上荡起圈圈涟漪。

“还敢笑！”排长一巴掌把王更有的钢盔打成面罩，“别嬉皮笑脸，万一暴露了行踪，唯你是问。”

“是，长官！”王更有半张脸被埋在钢盔里，还是嬉皮笑脸的。

排长向其他几个士兵发问：“你们几个也提高警惕，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吗？”

“知道！”士兵们对这个例行的问题有个千篇一律的答案，“我们是中国驻印军新三十八师一二二团第一营江晓垣连部，奉命向于邦家一带迂回穿插，伺机消灭盘踞在那里的日军守敌。”

“万一被日军抓到了呢？”排长又问。

“在被鬼子抓住之前把鬼子干掉！”

“很好！”排长对他们的答案很满意，下达命令，“继续在前带路！连长说了，都给我警觉点。谁要是走了火，暴露了行踪，别怪我陈凤语不讲情面！”

王更有说着风凉话：“这里是野人山，鸟不拉屎，更别说鬼子了。再说，日本人那里都流传着一句话：陈排长到了于邦家，皇军见了泪如麻！”

“闭上你的乌鸦嘴，前面开路！”陈凤语骂道。

于是大家继续摸索前进，继续大刀阔斧地开路。小野猪蛇口脱险，亡命天涯去了，那条蟒蛇当然也另谋点心去了。

2

相对于那些不时出没的猛兽，不起眼的威胁更是无处不在。也许正行走之际，冷不防一个东西“啪”的掉进衣领，如果是热的，多半是团鸟粪，至于冰凉的，不用说是只山蚂蝗了。

缅甸的蚂蝗以嗜血和体大著称。一旦有人失足掉进沼泽，蚂蝗便成群结队扑上去，附身后埋头痛饮，不喝到心满意足绝不罢休。假使跌落者能及时被同伴打捞上来，收拾点检，虽然消瘦了许多，看起来和掉下去前判若两人，但好歹也是全身而退。可怜那些无人搭救的，不消片刻，便会被吸食殆尽，只剩一具骨感十足的枯骸。

蚂蝗并非只在沼泽里面翻涌足不出户的，它们水陆两栖作战，密密麻麻地爬到树枝上，发现人畜后，立即像空降部队一样从天而降。据说蚂蝗吮血的手段比较特别，会在动口之时先对受害者进行麻醉，如此一来，受害者就任它吸血而浑然不觉，相当于实施安乐死，是冷血动物中人道主义精神的实践者；相比之下，人类反倒像是冷血动物，因为人类还未博爱到在炮弹上涂抹麻药的高度——没放辣椒水或“八步紧”之类的就很慈悲了。

雨林里还潜伏着另一个吸血家族，那就是蚊子，在这里，三个蚊子一盘菜，绝对不是夸张。这些蚊子平日风餐露宿，难得会出现人类供它们大开斋戒，一时闻香而来，锲而不舍地尾随着士兵，时而偷袭，时而强攻，防不胜防。

这两栖的吸血蚂蝗、横行的食人巨蚁、天上飞的疟蚊，构成了“水陆空”立体作战体系，再加上四处盘踞的日军，缅北山林便成了杀机重重的阿鼻地狱。

好在士兵们配备了美国产的防蚊油和防护头罩，蚊虫不侵，不必再和蚊子斗智斗勇了，洋鬼子的洋玩意就是好。熬到天黑，便是一天的终点，伴着山灵树怪，听着鬼哭狼嚎，歇宿一夜，第二天起来，抖擞抖擞精神，继续赶路。

在密林里挣扎了几天，终于踏进一片榛莽丛集的开阔地，一条早已经荒芜的牛车小道，弯弯曲曲，通向未知的远方。

陈凤语和江晓垣并肩而行，他忽然说：“连长，附近好像有水流的声音！”

江晓垣，一连之长。他听了陈凤语的话，点头说：“大龙河就在眼前了。前面可能就是行动的目的地——于邦家，为了确保突袭的成功，我们在此稍事休整，恢复体能。等渡过了大龙河，我们就成过河的卒子，再没回头路了！”

“连长这话从何说起？”陈凤语对江晓垣最后一句话有些不解。

“从印度出发反攻缅甸伊始，师座就已下过军令状，此番重回缅甸，只许胜，不许败。去年雨季我军在此败北的阴云未散，绵延不绝的野人山脉还遗留着我军战士的几万具枯骨。如果我们首战失利，将会对军心造成灾难性的负面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哪！”

“嗯，我们的任务看似并不艰巨，其实关系全局。可是卑职不明白，为什么只派少量的兵力来此，而且将三个营的有限兵力平铺在河谷，是不是有点冒进了？”

江晓垣满脸无奈，似笑非笑地说：“胡康河谷地形险阻，展不开大兵团作战，有一一二团一个团足以肃清河谷之敌——这是我们的‘天蓬元帅’鲍特纳先生作出的英明决策。”

“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陈凤语苦笑。

连长江晓垣命令部队原地休息。众人也不顾潮湿，都席地而坐。江晓垣取出望远镜四处观望，四周寂然，杳无人烟。

“报告，俺有重要情况汇报！”王更有惊风扯火地从前面跑了过来。

“王歪头，你有什么重大发现，是不是又看到蟒蛇吃野猪了，或者是野猪吃蟒蛇了？”江晓垣兀自用望远镜向前方观察，不理睬他。

“别叫俺绰号，这次是俺真有重大发现。”王更有表现的还挺严肃，难得一见。

“发现了什么？”江晓垣问，“我姑妄听之，你就姑妄言之吧！”

“俺发现了一片树林！”

江晓垣很意外：“哦，我以为你发现了新大陆，这里到处都是树林，哪一片是你发现的？”

“那边！”王更有风水先生似的指点着高坡处的一片浓林，解析道：“连长，排长，你们别再说俺危言耸听，你看看，这片树林子长得不是个地方。”

“这就奇怪了，那你说它该长在哪里才是个地方？”陈凤语有点摸不着头脑。

“俺总觉得那里隐隐约有股杀气，你看这个地方啊，地势险要，又是咱们的必经之地，要是小日本埋伏在树林里，那还得了。”

王更有指的地方，有一大片浓密的树林，错落地生着芭蕉、棕榈以及毛竹，密密匝匝，周围是一片林空地，茅草荆棘遍地，稀稀落落地有些半死不活的树。

“我怎么没看出来有什么杀气？”语气里并无紧张，看来王更有的一番描述没有引起江晓垣的高度重视。

王更有还有话要说，吴小好从前面跑来，一脸慌张地喊：“报告！”

陈凤语奇怪地问：“你又发现什么了？”

吴小好好不容易立定脚跟，喘了一口气，才说：“不好了，刚才有个弟兄到那片树林里去‘埋地雷’，候了半天不见人影，我就让人进去催，结果两个人都没出来！”

“跑树林里埋啥地雷？”江晓垣很生气地问。

“就是解大便的意思。他这两天闹肚子，我让他就地解决，他死活不愿意，非要到树林里去。”吴小好如实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形势顿时变得严峻了，要说一个人拉肚子，一时半晌出不来，还说得过去，可是拉肚子又不传染，一个不腹泻的人去叫他，结果两个人都不出来，这就不正常了。

气氛骤然紧张，江晓垣眼皮微跳几下，向后面喊道：“刘治！”

“有！”上尉排长刘治应声出列，“啪”的一个立正，“请连长指示。”

江晓垣下令：“带几个人到那片树林里看看，千万小心，不到万不得已，一定不要开枪。”

“是！”刘治敬个礼招手向前，手下士兵紧随其后。

“王更有，你趴在地上闻什么？”陈凤语看到王更有正伏身地上使劲地嗅着，莫名其妙。

王更有的答案玄之又玄：“报告排长，俺闻闻附近有没有日本人。”

“你还懂闻风知水源，嗅土定军情？”陈凤语冷笑。

“俺还会撒豆成兵。”王更有正脸色倏然一变，惊道：“咦，不好，有情况！”

“你还真闻到了，什么情况？”众人都吃了一惊。

“没闻到，俺看到了！”王更有抬手向前方一指。

大家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前方的草丛里钻出几个身穿缅甸服装的土著，挥手振臂地向没走多远的刘治他们呼叫着。

“是缅甸人，终于见到人了。”一个士兵很感慨。

“走了几十里路连个人影都没有，这里怎么突然冒出几个土著？”江晓垣觉得有些奇怪。他话音刚落，身边的陈凤语突然叫了声：“小心！”纵身把他扑倒在地。

“砰！”枪声骤起，一发子弹曳光闪电般射来，站在江晓垣身后的一个士兵应声倒地。有人大叫：“有鬼子！”说时迟，那时快，那些“缅甸人”突然向刘治他们甩出几颗手榴弹，然后迅速跳进草莽中不见了。一时间，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从不同的方位向这边呼啸而来。

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打懵了。江晓垣这才意识到“缅甸人”不是来夹道欢迎的，而是伪装的日本人，本能地叫了声隐蔽，还未作出反应，身边已有多人饮弹而倒。炮弹爆炸后升腾起的滚滚黑烟里，枪声、爆炸声、惨叫声交织在一起。

江晓垣伏在地上，飞蝗般的子弹打得他身畔泥土草叶飞溅，他一时间手足无措。待时间帮他恢复了一名指战员的理智，不胜感激这山

地的凹凸不平，头上坟起的地势形成了天然的防御工事，假如刚才再向前走十多步，恐怕只有任人宰杀的份了。

“兄弟们别紧张，千万别乱动弹！救护员抢救伤员！”江晓垣安慰着大伙，生怕士兵们吓慌了手脚各自逃窜而成为敌人的靶子。

敌人火力正猛，不容喘息，子弹带着哨音从头顶不断掠过，压得江晓垣抬不起头来，更无法判断敌军的确切位置，让士兵盲目乱射，只能徒费弹药，甚至暴露位置而白白送命。他急切地喊道：“电报员，马上电告团部：左纵队一营五连江晓垣部在宁邦家附近遭遇伏击。敌情不明，请火速驰援。”电报员马上接通无线电。

“俺就说这分明是个阴谋嘛！排长，早知道这样，那天就该把那条大蟒蛇抓了烤肉串，改善下伙食！”王更有就伏身在刚才的位置原地未动，暗自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提前卧倒了，才躲过一劫。

陈凤语卧在王更有侧面，说：“到哪儿去找那么大的竹签？就知道吃吃吃，你是不是馋掉大牙了？”

“排长，人生苦短……”

“躺在这里什么时候是个头！”吴小好按捺不住，举枪乱射。一枚榴弹在他前面爆炸，掀起的土差点把他活埋。

“吴小好！你被发现了，快离开那里！”陈凤语向吴小好大声吼叫。吴小好赶紧从土里钻出来，手脚撑地，走螃蟹步，横行移动了十几步，回头一看，他离开的地方已经被打得遍地弹痕。

“龟儿子，中鬼子的奸计了！”吴小好吐出嘴里的泥沙，揉着眼骂道，“大鼻子的洋鬼子真坑人不浅，不说只有小股日军吗？我怎么觉得有千军万马呢！”

“学生蛋子，冒冒失失的干什么，以为自己刀枪不入吗？老老实实地待着是你唯一的出路！”王更有缩到一个土坡后面，侧卧于地，不急不躁地咂着一根草叶茎。

“停火，全部停火！”江晓垣忽然喊起来。

“连长，小鬼子好像不听你命令啊，他们还在开火。”王更有天生乐观，枪林弹雨里还不忘调侃。

江晓垣倾听了一会儿，觉得枪声较之开始已显稀疏，于是作出判断：“打伏击的鬼子不超过一百人，估计他们的援军听到枪声很快就会赶到，不能坐以待毙。机枪手，压住鬼子的火力。”

王更有得令后架起机枪对着丛林中闪烁火光的地方横扫过去。其他人也纷纷抄起轻重武器各自寻找敌方火力点射击，凭着武器的优越，很快压制了敌军的火力。

看到日军渐处下风，江晓垣喊道：“兄弟们，冲上去消灭他们，注意分散冲锋，避开子弹，别凑在一起。”

王更有端着机枪刚爬起来，忽听江晓垣冲他喊了声“快卧倒！”接着身边一阵巨响突起，一发掷弹筒射出的榴弹落下来，爆炸掀起又落下的泥土让他睁不开眼。一股热浪将地皮掀起来埋到他身上，耳里顿时嚤嚤作响。

“小鬼子敢用炮轰老子！”王更有从灰土里钻出来，气急败坏地喊叫着，“他奶奶的，俺要大开杀戒了！”见不远处一棵树上有个火力点，火光闪闪，一个长点射过去，便看到一挺轻机枪从树上坠落下来。

“散开！成战斗队列！别挤在一块！”陈凤语的声音。

中国士兵马上组成战斗队列向日军强行突破，各种轻重武器一起开火，射程之内，无论人鬼无一幸免，很快撕裂了日军的散兵线。

3

分散藏身于灌木丛中的百十余名日军正端枪寻觅攻击目标，本以为以逸待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将支那军就地消灭；不料敌军火力如此惊人，还没等他们明白怎么回事，便被各种轻重机枪打得晕头转向，眼睁睁地看着从来都不入皇军法眼的支那士兵势不可当地冲向自己的阵地。于是孤注一掷地装上刺刀，准备和冲上来的支那军展开白刃战，以重振大日本帝国武士的声威。

日军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素以步枪射击和拼刺两大绝技独步天下，尤其近身格斗更是拿手好戏。而且日军的武器长度惊人，近一米三的枪体配上五十余公分长的三零式刺刀，“一寸长，一寸强”，不近身便罢，一旦近身，战场上就唯我独尊了。骄气的日军手执傲人的长枪，

足以骄傲地称霸一时，堂堂大不列颠帝国的部队都不在话下，区区支那士兵，还是手下败将，何足挂齿！

但日军不幸又犯了一个浅薄的错误，看到中国士兵端着刺刀冲上来，误以为他们会遵守江湖规矩，一对一地单挑。依照日军作战惯例，拼刺刀时枪膛里是没有子弹的，一来出于怕误伤友军的担忧，二来也是自信心的体现。日军伏兵按章办事，打光了枪里的全部子弹就等着与敌人兵刃相见，始料未及的是对方根本不按套路出招，还没等短兵相接，中国士兵手中的美制汤普森冲锋枪就横扫过来，端着空枪严阵以待的日军刚摆好造型，瞬间被射成了镂空雕塑。

侥幸未死的日军一看情况不对，我等皇军都退掉子弹了，支那人竟然还放枪，明摆着欺人太甚！他们愤然跃出工事要和中国人好好理论，其结果是怒吼着冲上去，哀嚎着倒下来。

所谓“彼一时，此一时”，所向无敌的日本人大概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士别三日，刮目相待”，何况阔别一年。他们现在所面之敌，已不是当年在中国战场上以血肉之躯给日军当活靶的支那军，而是一支在蓝姆伽接受过严格的丛林作战训练的精锐之师，配备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远非昔日可比。相比之下，日军的装备黯然失色，曾经引以为豪的三八大盖宝刀已老，尤其近身作战，其优越性大为减弱。在拥有较高射速的冲锋枪面前，日军手里的步枪真是横拿不是，竖拿不是，拄拐太长，挑旗又短，还不如抄把标枪更觉实用。

战壕里弥漫着手榴弹爆炸后的烟雾，打伏击的日军横七竖八倒了一地，陈凤语和王更有一前一后跃进日军的战壕。

“绿毛鬼？”两人被眼前的日军吓了一跳。原来，这些日军因为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不挪窝，日久天长，竟然长出一身绿苔，和周边景物浑然一体，已经形成了以假乱真的保护色。

一个绿毛鬼睡在战友的尸体上，满脸雨水和血污，他眼皮忽然动了一下，瞥见地上的步枪，猛地抓过来，推弹、关栓、瞄准，一气呵成。可就在他对着陈凤语要扣动扳机的时候，枪杆断了，枪管掉在地

上，只剩一截被炸糊了的木枪托举在手里，活像一杆大烟枪。这太出人意料了，还有比这再倒霉的事么，日军端着枪托傻眼了，一脸窘态。

“毛毛球的，拿把枪托吓唬谁呢？”王更有上前一脚，收缴了日军的枪托。

那个日军叽里呱啦说起蛮语来，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王更有骂道：“老子听不懂，闭上鸟嘴吧！”抬手一枪，鸟嘴就闭上了。

吴小好也跳了进来，气喘吁吁的问王更有：“老王，你遇到同乡了，怎么聊得这么热乎？”

王更有“啐”一声，道：“俺们两家是邻居，中间隔了一条大海！”

“那日本崽儿跟你叫唤啥子？”吴小好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

“叫唤啥子？”王更有举起双手做出一副讨饶的表情，“他说：好汉饶命，俺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母亲！”

“那你咋还开枪？”吴小好试图不停说话来掩饰紧张。

“俺家里还有八个月的老母猪呢！不照样被他们牵走吃了，毛毛球的，俺都没捞到吃一口。”王更有说到动情处，声音哽咽。

陈凤语已经把几具日军尸体检查完了，训斥他们两个：“啰嗦什么！王更有，跟我来。”

“排长，我呢？”吴小好慌忙问。

“吴小好，你在这里守着。”陈凤语和王更有飞身去了，丝毫不顾吴小好极度幽怨的目光。

战场上血腥味越来越浓，军医忙着救治伤员，战士们四处搜寻未死的日军。

吴小好坚守在日军战壕里，心里七上八下，听到四周密集枪声，他感到害怕，可听不到枪声，他更害怕，还不如有些声响能给自己壮胆。他不敢去看日军血肉模糊的尸体，却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构思着日军跳起来从后面抓他脖子的情节。

“干啥子让我守着几个死鬼子！”阴风吹来，吴小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越想越怕，操起枪对着日军尸体上一通乱射。枪里的子弹射光

了，还不能确认日军会不会尸变跳起来抓自己脖子，他爬出战壕，哭着在荆棘丛里乱窜。

忽听“嗖”的一声，炽热的感觉从他脑后擦过。吴小好心里一揪，绊倒在一个日军的尸体上，步枪甩出老远。他一时情急，在日军尸体上蘸了一手血涂到自己身上，趴下装死。

有人过来了，一只硬底黄皮鞋狠狠地踹在吴小好腰上，吴小好闭着眼一动不动，继续装死。黄皮鞋不依不饶，跳起来用力地踩。吴小好还是不动，咬紧牙关坚持，黄皮鞋反倒一脚重似一脚。

“娘个皮，我跟你拼了！”吴小好腰都快被踩断了，终于按捺不住，怒目圆睁。

日军猝不及防，被吴小好抱腿拖了个趔趄，但很快回过神来，要用刺刀挑吴小好，吴小好死死地抓着枪杆不放。两人边拔河边痛揍对方，拳打脚踢，钢盔都掉了也不管，满地乱滚。

“快来人哪！有鬼子！”吴小好不是对手，被揍得东倒西歪，连声呼叫救兵。

“咚！”他被甩倒在地，后脑勺磕到一块石头上，当场便昏了过去。

听到吴小好的呼救，陈凤语穿树越壕，呼啸而来，对日军连连扣动扳机。日军连滚带爬，躲到旁边的丛莽里。

陈凤语子弹打光了，日军开始还击，这回轮到陈凤语连滚带爬了。

好在就近有片低洼，陈凤语一个侧滚翻下去，一颗颗子弹全射进了无辜的泥土里。日军军曹赶过去，想近距离射击，结果陈凤语的性命。他看到那个中国尉官半跪地上，手向右腿探去，再一抬手，一道寒光撕裂了空气向他咽喉疾射过来。

日军下意识地猛一缩头，哧的一声，尺把长的短刀从他光头上划过。他头皮发麻，闻到一股热烘烘的血腥味，顿时像一匹受伤的野兽，抱着头嗷嗷嗷叫起来。

王更有从后面抄过来了，奋起神威，一手抓衣领，一手扣腰带，硬是把那日军托了起来，横扛着肩膀上，风车一般在原地转了好几圈，然后直接摔向日军挖好的壕沟里。

那日军脑壳向下，双脚在上，直直地栽在壕沟里，像插在蒜臼子里的鼓槌，可怜一缕忠魂飘飘荡荡地谒见天皇陛下去了。

陈凤语过去捡起短刀，闪着寒光的刀刃上血迹斑斑，他放在鞋底蹭了几下，插进护腿上的刀鞘，说：“牛劲挺大的，一个活口也不留！”这话是针对王更有说的，一半是表扬，一半是批评。

“砸死他！”吴小好醒过来了，就地拾起把他磕晕的那块大石头，要用最原始的丛林方式来复仇。

王更有拦住他，呵斥道：“新兵蛋子，石器时代早过去了，你那武器也太不先进了。”

“我节省子弹的！”吴小好见日军已经死了，气呼呼地把石头丢下。

“还节省子弹，小命都差点让人没收了！”陈凤语对吴小好谆谆告诫，“以后记着两条：第一，对死人要尊重，不管是鬼子还是自己人；第二，对死人要提高警惕，万一碰上装死的，最要人命了。”

王更有拾起一顶破钢盔扣在那个日军的脸上，表情肃穆，撅着屁股，对尸体行个礼，说：“皇军兄弟，对不住了！”从地上捡起一个日军吃空的罐头盒闻了闻，皱着鼻子把它扔了老远，骂道：“鬼子都吃什么猪食，难闻死了！”

陈凤语说：“闻鬼子的夜壶干什么？吴小好，快把步枪捡起来。你们两个，到那边看看，不要单独行动！”

“伙计们，都注意点屁股后面，别让装死的鬼子打了冷枪，小鬼子都是狡猾狡猾地！”王更有大声吆喝，广而告之。吴小好揉着腰，照着日军尸体狠狠踢了十几脚，连本带利报了刚才的仇。

“刚才情况那么危急，你咋就这么悠闲呢？”吴小好和王更有并肩走着，顺便讨教着。

“学生蛋子，俺王更有挨过的枪子比你吃过的花生米都多，等你吃了几顿铁花生，也能像俺一样如鱼得水了。”王更有大言不惭。

吴小好抗议：“别一口一个学生蛋子地叫，我现在是中国驻印军的一名士兵。”

“噢，新兵蛋子！”王更有改了口。

“鬼子又上来了，弟兄们，准备迎战！”爬到树上负责观望的士兵高呼起来。众人赶紧部署就位，进入备战状态。

山坳里一阵狂吠，几百名穿着黄狗皮的日军牵着黄皮狗，纷纷攘攘，鹅行鸭步，都向这边一拥而来。冷森森的刺刀上挑着膏药旗，白森森的尖牙下拖着血红的长舌头，杀气冲天地向这边来了。

前来增援的日军并不知道担任伏击的士兵已悉数被歼——还自负的以为，他们的伏兵部署精妙，一向除了逃命别无所长的中国军队早被大日本帝国的勇士拖住，无法发挥奔逃的特长，只待援兵一到，将其团团围住，来个瓮中捉鳖。结果，无备而来的日军甫一赶到，便遭到已占据有利地势的中国军队迎头痛击。

中国士兵把敌人当成农作物，把手中的先进武器当成弯镰，成片成片地收割秋后的日军，热火朝天。黄澄澄的日军倒了一地，真像捆好的麦个子，摆满了田间地头。

日军毕竟是一群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精悍之师，在摸清了中国军队的火力点后，他们很快表现出惊人的作战能力，三五人组成战斗方阵，交错而有序地向中国士兵的火力据点逼近。日军的八九式掷弹筒和步兵炮也大发淫威，企图瓦解中国官兵的斗志。

一发炮弹落下来，在江晓垣身后炸起满天泥土。

“不好了，连长呢？”有人喊叫起来。

“连长，连长在哪里？”大家跟着失声惊叫。

众人扑向江晓垣刚才的位置，七手八脚地把他从泥土里抬出来，只见他面目全非，一身戎装支离破碎，已经奄奄一息了。

“救护员！快！连长负伤了！”众人纷纷高喊。

背着药箱的军医们闻声赶到，可惜已无力回天。江晓垣嘴唇颤抖着，抓着陈风语的手腕，他的手也在颤抖。

“连长，你要挺住啊！”陈风语握住连长的手，四只沾满泥土和鲜血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江晓垣瞪着陈风语，仿佛有千言万语，张大了嘴却说不出话，眼神渐渐变得昏暗。

“打鬼子啊！”士兵们吼起来了，枪也吼起来，炮也吼起来，中弹的日军也撕心裂肺地吼起来，惊动了远处的虎豹豺狼，也跟着吼，丛林里吼声连成一片，地动山摇。

僵持到了午后，日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纵横交错的战壕里，陈凤语边指挥战斗，边督促着步兵，一遍接着一遍向团部求救。

副排长匍匐而来，向陈凤语哭喊道：“排长，下令撤退吧！再打下去，人都拼光了！”

“还能坚持多久？”

“坚持不了多久了，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

陈凤语眉梢微挑，如夜色般幽暗的双眸浮上冷光，声音沉痛地说：“不能撤退，你知道撤退的后果吗？”

“什么后果？”副排长不解地看着陈凤语。

“坚守待援，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抱头鼠窜，必定会被敌人穷追猛打，有可能全军覆没。我们一旦首战失利，就会动摇整个军心，甚至破坏了‘人猿泰山’的计划，经历了去年的大溃败，我们再也败不起了！”陈凤语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只能援引江晓垣的话。

“什么人猿泰山人猿黄山的，子弹已经不多了，我们怎么办，坐在这里等死吗？”副排长哭丧着脸。

陈凤语稍作凝思，轻描淡写地说：“这里地势险要，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放弃。告诉弟兄们，团部离此不远，即刻就能赶来救援。”

“还要多久？”副排长显然不太相信这话。

“很快吧！”陈凤语喃喃地回答，底气不足。他看副排长还有些疑惑，吼道：“明白吗？”

“明白了！”副排长和他比赛嗓门，吼得更响亮，满脸泪水。

陈凤语抄起冲锋枪，把一腔怒火都发泄到日军身上。士兵们各有各的怒火，却有相同的发泄方式和对象。子弹打光了，就扔手榴弹，手榴弹用光了，就地捡起先前日军遗落的武器继续作战。

“吴小好，快，快准备子弹！”王更有不顾头上流弹乱飞，对着因缺少冷却剂而发红的枪管喊着，“日本鬼子真他奶奶烦人，都到吃晌午饭时间了还打，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一伙日军猫着腰向这边冲来，王更有紧扣扳机，“哒哒哒”又一梭子弹打出去，在几个日军身上迸出团团血雾。

吴小好嘟囔着：“援军咋个还不来？再不来，我们都得洗白，等他们来了，也只能给咱们收尸喽！”

“伙计，你说的什么，俺没听清。这鬼子怎么打不完呢，难道说还有个母鬼子在后面一窝接一窝地生吗？”王更有望着穿着黄色军服的日军如倾巢扑来的黄蜂，心情焦炙万分，“检查下，子弹还有多少？”

吴小好沮丧地吼：“真背时，子弹这么少了，你不晓得省着点打呀？”

王更紧咬着牙关，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小子朝俺穷叫啥，有种过去跟鬼子理论，告诉他们俺子弹不多了，能不能少上来几个人？”

吴小好当然没这个胆量，就不再理会他。

日军疯狂的攻势暂时中止，王更有嚷叫起来：“排长，没有多少子弹了！”

陈凤语阴沉着脸，大声说：“王歪头，你脚底就有一挺拐把子，还能应付一阵。”拐把子，在歪把子机枪基础上改进的九六式轻机枪，日本血统，含捷克基因。

“鬼子的破烂玩意，歪把子，拐把子，王八盒子，连自杀都能卡壳！”王更有对日军的武器不屑一顾。

陈凤语把轻机枪放到王更有面前，对他狞笑：“歪脖子的人用歪把子，也算是门当户对了，非常配套！”

“怪模怪样，比歪把子强不到哪儿去！”王更有耸了耸肩，无奈地展开机枪脚架，丁零当啷地摆弄一番，扭头问吴小好：“新兵蛋子，害怕吗？”

吴小好一直发抖的腿早说明一切了，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吴小好瞪了王更有一眼。王更有手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

“兄弟，没什么可害怕的！说实在的，看这情形，咱是要死在一块了。记得留下两颗子弹，宁可自杀也别让日本人活捉了！死有死法，活有活法，咱不是猪，不是羊，不能睡倒身让人随便放血。”

吴小好心里一热，眼泪汪汪说：“老王，有你这样安慰人的吗？”

王更有再向他发表临终遗言：“把耳朵支起来听着，万一俺英勇受伤了，你就从后面给俺一枪，千万别给鬼子留活口。俺先走了，你还用俺的枪打他娘的鬼子！”言下之意，是要吴小好追寻先烈足迹，秉承革命遗志，继续战斗。

“给你一枪？”吴小好面露难色，“老王，我下不了这个手啊！”

“鬼子又上来了！”王更有吼叫起来，腮贴枪托，手指扣动扳机，瞪起了牛眼，脖子上青筋根根暴起，相当骇人，“战场不是考场，不是摇笔杆的地方，别像个娘们样扭扭捏捏的！”

吴小好不像他那样视死如归，反过来开导他说：“别说丧气话，万一我刚崩了你，援兵就到了，那你死得岂不冤枉？”

“俺也不想死，是鬼子非要赶尽杀绝，小鬼子今天要能放俺一马，俺早就脚底抹油，溜回山东老家去了。”王更有嘴和手都不闲着，眼盯着前方，沾满泥土的脸忽然大放异彩，咧着嘴狂笑不止。

吴小好疑心王更有疯了，正错愕地看着他，只听他声音里难抑止的激动：“伙计，时来运转了，你可真是能掐会算，刚说援兵，援兵就真的来了！哈！哈！哈！”

“真的假的？”吴小好半信半疑，心想这一不靠海二无沙漠的，王更有还能看到海市蜃楼？他从掩体后面探出半个脑袋，果然看见日军阵后大乱，无数发炮弹呼啸着落入敌阵，残肢断体伴随着泥土枝叶被爆炸产生的气浪抛向半空，一顶破了个洞的钢盔挂在枯树枝上，摇摇晃晃的。紧接着敌军侧翼枪声如暴风骤雨般滚滚而来。

日军乱了阵脚，一时不知道该往哪儿打枪才好。日本指挥官见势不妙，急令撤退，自己身先士卒跑在最前面。虽然临阵退缩有损大日

本帝国的颜面，但颜面是可以找回来的，丢了不疼不痒；命只有一条，丢了就找不回来了。当务之急当然是逃命要紧。

终于把援兵盼来了！绝路逢生的五连士兵如久旱逢甘霖，顿时精神倍增，欢呼着冲出工事。

4

前来增援的是一一二团第一营。原来，一一二团主力就在附近，团长陈鸣人得知五连遭遇日军伏击，大为震惊。一面将敌情向大本营汇报，一面急令一营营长、陆军少校李克己率领一个加强连，配属迫击炮、重机枪各一个排火速驰援，就地消灭或拖住日军，以赢得宝贵时间。

李克己部接令后率部急行而至，正挽救第五连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

“现在谁是指挥官？”李克己问。

“报告营长，是我！”陈凤语走出队列，敬礼答道。

当得知连同江晓垣、刘治等三十余名官兵业已阵亡的噩耗后，李克己不胜感伤，悲叹道：“千秋家国一时破，万代忠骨四地存。”随即安排人员将江晓垣等人的尸体运送到后方，其余官兵全力追袭残敌，直取于邦家。

日军不愧训练有素，连逃跑都是循序渐退，不乱章法。日本人大都是矮人，两条腿的长度有点先天不足，但都是兔子腿，并且不是家兔腿，而是野兔腿，行军速度乃是举世公认的，用“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来形容都不为过。如今前有指挥官领路，后有敌人追赶，日军无不撒开飞毛腿，直奔营地，真是两腋生风，如有神助，相比之下，当年英法联军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都望尘莫及。

当李克己部追至于邦家日军阵地时，除了十几个倒霉的鬼子落在后面为前军当挡箭牌，被乱枪打得屁股上布片和血肉横飞外，大部分日军都安然遁入巢穴，并很快完成部署。

陈凤语带着五连弟兄冲锋在前，刚一冲到日军阵地前，死神就向他们面露狰狞，十几个士兵冷不防被从两侧射来的子弹击中，倒下一

片。几个中弹的士兵捂着血流如注的腹部或是胸口，剧烈地哀嚎，在地上翻滚抽搐。

“别往前冲，鬼子有洞窟阵地！”陈凤语大喊，随后赶到的士兵随即卧倒，被猛烈的火力压制着抬不起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负伤的战友在痛苦中挣扎着死去。从不同角度射来的子弹汇成一道道火力网封锁了整个战场，上空不时有炮弹呼啸而下，炮弹引燃了枯草，火苗四处蹿腾蔓延，交织成一片绚烂的火光，滚滚浓烟呛得天空脸色阴霾。

“情报有误啊，这哪里是只有区区数十个日军！”眼前的场景令李克己焦虑不安起来。日军阵地都用纵深的据点群构成，极其坚固，易守难攻。背水而战本是兵家大忌，日军竟然选择在此布防，看来是下定决心破釜沉舟的，如果采取强攻只会两败俱伤。最让他担心的是，大龙河东岸乔家或驻扎着大量日军，如果彼岸日军一旦渡河并迂回到自己阵后，我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

事实情况不出李克己所料。于邦家地处林海高地，位于宁干萨坎与太柏家之间，居大龙河西岸，三面依林，一面傍水，地势甚是险要，为太柏家的桥头堡。日军早已派出超过一个大队的兵力据守此地，并构建了环环相扣的野战阵地，准备与联军决一死战，而联军对此却毫无所知。目空一切的美国指挥官坚称于邦家仅有为数不多的日军驻扎，杀鸡焉用宰牛刀，接受过美式训练且全副美式装备的驻印军一个连就可以兵不血刃将此地拿下，若兴师动众去肃清区区数十日军，纯粹是高射炮打蚊子。

“传令兵！”李克己见天色渐晚，意识到该是作出决断的时候了，否则，一旦夜幕降临，敌军从后偷袭，将会把全营官兵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指战员在战场上的一念之差或片刻犹豫就可能贻误战机甚至导致兵败如山。

“有——”传令兵就卧在李克己不远处，听到叫唤后匍匐而来。

“传令下去，命一排长陈凤语率一个排的兵力在阵前与敌人胶着对峙，务必粘住日军火力，以军号为令，听号则退，在接到撤退命令之前不得后退半步；其余人员随我后撤，还有，丢失军需辎重者按临

战逃脱论处！去吧。”虽然传令兵就近在眼前，但枪炮声震耳欲聋，李克己不得不高声呼叫。传令兵应了一声，随即向前蛇形爬去。

枪声渐远，大部分官兵依次后退，在李克己的率领下撤到日军伏击江晓垣的高地。李克己仔细查看了日军的工事，敌人很狡猾，把主要的埋伏据点设在一片茂密的树林中，密林地处高地，视野开阔，而密林之外，便是通往于邦家的必经之路，四周豁然开朗，树木稀疏，很少有可以蔽身的地方。日军在此挖堑为壕，架巢为碉，工事里面还遗留下许多饮食，可惜再无福消受。

士兵们走进密林，一幅极其壮观的景象顿时呈现在众人面前：

这片树林原来是一株参天蔽地的大榕树，郁郁葱葱的树冠覆盖了方圆几十丈长宽的大地。它的主干苍老遒劲，盘根错节，十多人环抱也未必能够合围，裸露在地面上的树根互为连理，千沟万壑，斑斑驳驳地长满了淡绿的苔衣。丛丛蔓蔓的气根蜿蜒垂下，随风飘摇，犹如龙钟老人捋着胡须。有些气生根着地后生出新的榕树，上端彼此衔接融入树冠，相互攀扶，蔚然成林。向四周旁逸斜出的枝伸下数百条支柱根，如蟠龙一般深入土中，以吸收养分营养母株及支撑母体。

榕树在民间又有“不死树”之称，往往是多代同堂，难断树龄。下垂的气根不但能在空气中吸取营养，而且入土生根，复成一干，形成支柱或长出新树，新树“子承父业”继续向周围扩张，如此这般“子能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棵大榕树就凭借这种“生生不息”的愚公精神，根盘根、枝连枝，密不透风，构成一座巍峨的天然宫殿，让人叹为观止。

这株独木成林的榕树静静矗立在薄暮中，阴影魑魅，雄伟苍凉。榕树林外，是如众星拱月般横生竖长的芭蕉和葛藤。

士兵们都被这恢弘的气势所震撼。半晌，才有人惊呼：“乖乖，这棵树至少活万把年了吧？俺吃了三十年饭，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树！”

李克己注意到说话的人，五大三粗的，肩上扛着一挺机枪，刚才就属他打得凶猛，撤退时还是被人硬拽下来的，便问道：“我看你面生，你是五连新收编的机枪手吧？”

“报告，新编三十八师一一二团第一营五连准尉王更有，刚刚收编到五连，请长官指示！”王更有立正后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字不正，腔不圆，但每一句话都说得威猛过人。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一一三团里传说中的王歪头！”李克己饶有兴致地瞻仰对方歪着脑袋的样子，啧啧称叹：“我听刘放吾团长提到过你，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哪！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是，请长官指正。”王更有下意识地调整了下脖子，同时讶异他王更有竟然是个驰名天下的人物，而自己浑然不知，真正意义的名声在“外”。

王更有这人平日就不甚修整边幅，更兼连日行军疏于打点，脸上不免水土肥沃，腮边的胡须饱受滋润，尤其欣欣向荣，长势喜人。他走路时脖子有些倾斜，人送外号“王歪头”。天生异相，贵不可言。

一旁的吴小好直羡慕他有这么个让长官过目不忘的体貌特征，自叹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得不到上峰赏识，永无出头之日。

“头歪不要紧，只要子弹别打歪就成——据说你打机枪是把好手。”李克己语气里充满激赏。

“报告长官，保证弹无虚发。说起来也奇怪了，打鬼子俺就是准，指哪打哪，说打鬼子耳朵就不带擦一根头发的。”王更有迎着营长赏识的目光，不但心花怒放，连脸上都开了花，顾盼生姿。

“好，人有奇貌，必有奇才，看来你这歪头也是天赋异禀哪！”李克己上前拍拍王更有的肩头，以资鼓励。

“多谢长官！”王更有虽然曾遇伯乐，但被夸天赋异禀还是第一次，当下如饮甘霖，越发飘飘然不知所以然。毕竟，能在战场上得到长官的口头赞赏，绝对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如果承蒙长官不弃，愿意与他肢体接触的话，更为难得，不亚于功勋卓著的军官有幸与国家领袖同桌进餐，简直就让人受宠若惊了。

李克己转身仰望着大榕树，若有所思。半晌，他灵机一动，向身旁的三连长周友良说道：“据说克钦族人尊榕树为神，这棵大榕树历经千年风雨磨砺，吸取天地灵气，也该可以幻化成精了，堪称众神之神也！大榕树若真有灵性，必然能洞悉世事，明辨是非，或许可以护佑我等此役成功。”

众人听了李克己这番话，如闻禅机，都不晓得何意。只有周友良心领神会，默默点头。

“号手，吹军号！”李克己主意已定，他要撤回正在与敌军激战的一排。

没有人回答。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却没发现号手的影子，看情形大概已经在混战中遇难了。

“传令兵！”李克己几乎是吼起来。

“有！”传令兵是真正地吼起来。

“立即传令给一排长陈风语，带上所有弟兄撤离火线，且战且退，到此地会合，就是剩一个人，也必须来向我报到！”李克己以一贯的语气坚定说。传令兵敬礼后，如飞去了。

李克己爬到树顶，举起望远镜，看到传令兵猫着腰在草莽中穿行，在接近一排阵地时候，冷不防被一颗流弹正中胸部，身子一歪，仆倒在草丛里。传令兵没有立即死去，他手捂着胸口，艰难地向前爬行着，但只爬了几步远，血流了一地，终于再也不动了。

藏身工事的日军似乎已经感觉事有蹊跷，一旦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即枪炮齐下。李克己又连续派出两名传令兵，均命丧半途，他一时也无计可施。

“一排困于敌阵之前，如何是好？”李克己见天色渐渐晚了，心中不胜灼急如焚。

“长官，我去！”有人自告奋勇要去传令。

“你是谁？”李克己略有些吃惊地看着这位主动请缨的士兵。

“报告长官，我叫吴小好，五连下士机枪班副射手！我在山里长大，最善于穿山越岭，保证能完成任务。”吴小好急长官之所急，觉得到了自己挺身而出、一显身手的时候了。

李克己审视一番吴小好，除了一张略黑的娃娃脸带着几分稚气的狡黠，并无过人之处，瘦骨嶙峋，不像是身怀绝技的样子，不忍让他前去送命，就说：“好兄弟，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你没看到刚才三个传令的弟兄都有去无回？”

吴小好偏向虎山行，恳切地说：“长官，反正都得有人要去，我以前就干过传令兵。”杜撰完履历，奋力把胸膛挺起，脖子也尽量向上伸了伸，使身形看上去平空高大出几公分来。

李克己略一踌躇，点头允诺，并嘱咐：“好，你去吧，不过一定要留意。”吴小好欣然答是。

“伙计，你注意点啊，小鬼子狡猾狡猾地！”王更有也不无担心，走过去吐口口水在手心，然后按在吴小好的脑门上，“借点神水给你，保你平安。”

“去你的，晦气！”吴小好扭身蹿了出去，转眼消失在林莽中。

“好小子，有种！”王更有怔怔地看着晃动的草莽，疑惑他哪儿来这股神力。

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手执望远镜的李克己脸上，拿他的表情当战场晴雨表。见他神色凝重密云不雨，众人的心都跟着悬到嗓子眼；忽而拨云见日脸露微笑，大家也跟着松了口气；可好天气还没维持多久，又晴转多云，继而黑云翻墨，山雨欲来。

官兵们盯着李克己变幻的表情，大气也不敢出，终于守得云开，见他长长地吐了口气，云淡风轻地说：“真是个浑身是胆的山猴子。”众人的心情这才如雨初霁，逐渐放晴。

接令后，一排官兵陆续撤回，而战壕里的鬼子不明就里，又惧怕中国士兵的冲锋枪，不敢贸然追赶，还缩在工事里打枪放炮，忙得不亦乐乎。

李克己命令清点人数。

“报告营长，有三个弟兄易明明、施召宏、杨重庆下落不明。”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一排长陈凤语汗流浹背地报告。

“什么叫下落不明！你陈凤语带的人能带丢了？马上派人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李克己不禁怒形于色。

“是！”陈凤语将手一挥，掷地有声地说，“弟兄们，跟我杀回去！”

“慢着……”形势危急，李克己也不愿手下冒险，他踱了几步，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不要去了，日军马上就会追来，所有弟兄全部退到树林里。”

众人纷纷退进榕树林，只有李克己一人原地未动，待所有人都进入树林后，他才钻入林子，周友良和几个班、排长都围在他的左右等待部署。

“机枪排和迫击炮排到林东工事布防，其余弟兄全部上树隐蔽！等日军进入树林，以我的枪声为攻击令，打他个措手不及！”李克己一声令下，二百余人风流云散，丛林若无其事地归于宁静。

早在入缅之前，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将军就针对缅北的地理环境，为驻印军制定了一整套山林作战的训练方案。在山林作战，攀爬树木乃是家常便饭，因为树上可以设置岗哨，藏匿狙击手，必要时还可以躲避猛兽袭击。受训后的官兵无不身手敏捷，练就一身攀木援崖的绝活，况且这大榕树虬枝横生，气根缠绕，所以李营官兵轻而易举地就爬了上去。

“史迪威长官真有先见之明，给这次行动取名‘人猿泰山’也是有寓意的，咱们现在真成人猿泰山了！”陈凤语蹲在树杈上，手抓着疏密如帘的气生根做了个荡秋千的动作。

周友良提醒道：“弟兄们，检查枪弹，注意隐蔽，谁要是栽下去砸死了鬼子可不算功劳啊！”

“等小鬼子来了弟兄们撒尿淹他！”透过层层气根和繁叶，不远处传来王更有的声音，可循声望去，却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负责观望的士兵学了三声鸟叫，鬼子来了，林子里又恢复了寂静。

日军一路追来，哪里还有中国士兵的身影，只有婆娑的大榕树，幽深的树林，阴森森地透着一股令人胆寒的神秘。带队的日军指挥官是第五十五联队副队长平田一郎大佐，他警惕地示意士兵待命，四下扫视一番后，做了个手势，近百名日军立即呈扇形散开，鱼贯进入树林。

时已黄昏，林中黯淡幽深，一片死寂。日军如同闯入阴堂墓室，提心吊胆地在林立的榕树根间穿来绕去，除了发现部分支那军藏匿的军需辎重外，什么也没发现，支那士兵居然平空消失了。

一个搜索到大榕树下的日军无意间抬起头，繁密的树叶深处黑黝黝的似乎暗藏玄机，他使劲眨了几下眼，终于看到了一个黑糊糊的东西，确切地说，是个人的身影。这真是个重大的发现。他咽了口唾沫，喉结浮而未落，嘴巴张而未开，枪声猝然响了，打破了林子的寂静，也打破了他的脑袋。中枪的日军身体晃悠着一头栽倒，白色的脑浆和红色的血液涂了一地。

几乎紧随着李克己的枪声，树上的百十支长短枪居高临下一起开火，子弹如雨点般泻下。可怜树下的日军连亚当、夏娃遮羞用的那么大的掩体也没有，嗥叫着四散奔逃。一伙日军慌不择路逃到林子东面，正撞到埋伏在那里的重机枪手的枪口上，被一通扫射打得人无完人，尸无全尸。

守在林外的日军人人心惊，个个肉跳，惊恐地望着那片树林。他们只能听到林里密集的枪声，和己方士兵凄厉的呼号不时响起，至于发生了什么事，谁敢进去探个究竟？

平田一郎大佐握着军刀的手微微颤抖，圆睁双眼，瞪得俩眼珠子几乎要夺眶而出。喘息之间，只见二十几个日本兵连滚带爬地逃出来，其余的士兵再也没有现身。

“混蛋！”气急败坏的平田“铮”地抽出军刀，按捺不住要冲进林子与敌军决一死战，当然，他最终按捺住了。“把支那兵全部炸死在里面！”平田挥刀狂呼，事到如今，也只好使出看家本事了。

早已部署待命的八九式掷弹筒和九二式步兵炮开始大发神威，开炮！开炮！随着平田的怒吼，一发发炮弹咆哮着轰向铺着淡淡晚霞的榕树林。

5

炮弹不断落在树冠上爆炸，震得断枝碎叶簌簌落下。

“弟兄们，赶快下树，小心被弹片伤到。”李克己凌空跃下，大家也纷纷跳了下来。为防止日军突入，李克己命令重机枪排赶到阵前工事布防，准备对逼近的日军予以射杀。

“乖乖，小日本真是无恶不作，跟大树干起架来了！”王更有感叹地摩挲着树皮，安抚道：“放心，伙计，等会俺替你报仇！”

日军的随军火炮轻便灵活，以机动性能好著称，不足之处是口径不大，炮弹初速低，无论精度、力度都无法对隐匿密林的李营官兵构成多大威胁。折腾了一傍晚未有丝毫斩获，白白损耗炮弹无数。平田一郎命令炮火暂停，然后举起望远镜瞄向榕树林。

日本迫击炮一停，李克己轻蔑地笑了，向大榕树外瞥了一眼，回头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让皇军兄弟休息一下，该咱们的迫击炮露一手了！”

这已经是浓暮冥冥时候，林子里人影幢幢，平田放下望远镜，满心狐疑地凝视着大榕树，心底突然升腾起一种不祥之感。

“撤退！”当他醒悟过来，一切为时已晚。李营的迫击炮开始还以颜色，炮弹夹着哨音从天而降。一个个大火球在日军部队中升腾而起，耀眼的弧光和迸射的火焰绚烂夺目。后退不及的日军被抛向半空，漫天血肉残肢纷纷落下，火光与血影交织成极其惨烈的景象。

等日军退到安全地带，天已黑得深沉。经这一番损兵折将，日军更加惶惶不安，只得暂时退却。李克己也下令停火，两下各自罢兵。

战士们终于可以喘息片刻，打扫完战场后都抱枪休息。王更有倚着树根打个呵欠，懒洋洋地说：“看来今晚得在这棵树上安营扎寨了！喂，新兵蛋子，今天表现不错，营长还亲自封了你一个外号！”

“你今天也不错，连营长都知道你的雅号，可见你是勇冠三军，名扬天下。”吴小好模仿着李克己的样子，去拍王更有的肩膀，说：“好，好，人有奇貌，必有奇才，看来你这歪头也是天赋异禀哪！”

“哈哈，营长真是慧眼识才，听起来那个恣！俺王更有天生就是打机关枪的料。”王更有从军多年没获得今天这么多的好评，得意地端起机枪，作势扫了一圈，嘴里喊着“哒哒哒哒，横扫千军！”然后两手一摊，身子向后仰，做个撒手人寰的动作，说：“小鬼子全都死啦死啦地！”

“你们两个吵吵什么，打一天还没够是吗？”正说着话，陈凤语过来了，“弟兄们，营长召集大家议事，除了值哨的外，全部到大榕树下去。”

“看样子，营长是准备撤退了！”王更有自作聪明地说。

“别散布谣言！”陈凤语狠狠地瞪他一眼，可惜光线昏暗，王更有没有收到，他又下达禁口令：“等会儿管好你那张嘴，别争先恐后地乱发言。”

“现在都提倡新生活了！”王更有不满地据理力争。

“你懂得什么叫新生活？”陈凤语对王更有胡乱引用感到好笑。

“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

“你做到第一条就好了！”

说着话，就到了榕树下，众人里三层外三层，或立或坐，黑压压地围聚在大榕树旁。李克己坐在中央，马灯飘摇的灯光映着他神色凝重的脸。

“诸位弟兄——”李克己顿了顿，把声音抬高后说，“今天五连遭到日军伏击，牺牲了五连长江晓垣以下数十位弟兄，所幸我们已将日军打退，没有挫动锐气。刚才接到团部来电，团座命令我们消灭据守于邦家的日军，如不能歼灭之，则死守此地，拖住日军，为筑路大军赢得宝贵时间。据估计，于邦家的守军超过一个大队，歼灭已基本不可能，只能退而求其次，拖住敌军了。弟兄们有什么想法？”

李克己说完，四周却寂然无声。周友良说：“于邦家守敌强悍，而且大龙河对岸可能还驻有大量日军，我们势单力微，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今天已经折了好多弟兄，决不能一味蛮干。”

“据我所知，我们当面之敌系日军的第十八师团五十五联队，号称‘丛林作战之王’，是一支精锐部队，作风凶悍。我们去年就是败在十八师团手里啊！”李克己环视众人，扬声说，“恐怕我们要在此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恶仗，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哪！”

陈凤语双眉攒聚不舒，对日军加以评议：“十八师团官兵大都是来自日本九州的矿工，有‘九州兵团’之称，个个骁勇善战。这窝齧鼠还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每个人都血债累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帮鬼子编入山下奉文的二十五军，曾经在马来亚战役中，以区区三万兵力俘获了八万装备精良的英军，战斗力不可等闲视之。”

“陈排长说得不错，十八师团的确不好对付，况且人多势众，咱们处在劣势。”

“十八师团不好对付，我们新三十八师就是好惹的？敌人来者不善，我们是善者不来，手里拿的这是冲锋枪，不是戳火棍！”

“对！去年吃了十八师团的亏，今年回来干吗？就是为几万死难的兄弟报仇的！”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怕他怎么地？谅他小鬼子也不是刀枪不入，今天还不是被我们杀得屁滚尿流！”

四面八方都是声音，周友良站起来将手一挥，打断他们，说：“大家听我一言，日军因为天黑摸不清门道才暂时撤退，夜间如果不来偷袭，就是在附近构筑工事，明天一早估计就会向我们进攻，不得不防！营长让弟兄们到这来，不是听你们吹嘘的，大家要献计献策，集思广益，想办法对付敌人，光在这吹牛有什么用，能把日本人吓死？”

陈凤语把李克己和周友良的用意揣度个七八分，正要开口，被一个班长抢占先机说道：“团部主力什么时候能到？弟兄们孤军奋战，万一被日军包围了，我们就必死无疑！”

听到这充满悲观情绪的语调，周友良呵斥道：“一派胡言，谁告诉你被日本人包围了就必死无疑？”

李克己见陈凤语欲说还休，便问道：“陈排长，你有什么想法？”

陈凤语见营长点名，便直言不讳：“卑职以为，日军被我们杀退，不知这里虚实，估计天亮之前不敢再来厮杀，我们不妨趁夜在日军工事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修建成更为纵深的防御体系。而且这片榕树林居高临下，可瞰制于邦家的敌军。只要坚守到团部主力赶到，我们在高地火力配合，可将于邦家一举拿下！”

“说得这么文绉绉地干什么？”有人表示不满。

李克己思忖片刻，就着马灯的光亮，用木棍在地上边画边说：“陈排长与我和三连长所见略同。弟兄们听我部署：

“一、将这棵大榕树做成天然的碉堡，以此为外缘主阵地，在大榕树枝干上设轻重机枪巢和哨位，既能观测到敌军的行动，又能居高临下进行射击，如此一来，则树上与地下形成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另外，在大树支撑根之间因地制宜，设多个轻重机枪掩体，配合各据点移动攻击，控制两到三个林空地。这个位置举足轻重，由一排长陈凤语率五连原班人马负责。

“二、这边阵地大约有四个足球场大小，可以在周围构筑八个环形据点，利用天然溶洞为隐蔽洞，用巨石和土包作掩体。各个据点用交通壕连通，以班为单位分兵据守。一旦日军来袭，各班不但可以独立作战，又能火力互相支援。

“三、在据点之外广设鹿砦，构筑工事，边沿都布下用线缠绕的集束手榴弹，埋置地雷，以防鬼子偷袭。各班应严密布防，不得有半点疏忽，一旦敌军压境，必须死守据点。这八个据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失去任何一个都意味着我们无险可守，整个阵地都会随之土崩瓦解。

“四、如大龙河对岸驻有日军重兵，明日必然渡河支援。命机枪连连长吴瑾上尉亲率一个重机枪排占领大龙河渡口，构筑掩体，此举既能切断此岸日军后路，又能封锁河面，阻击对岸来犯之敌，以防日军渡河后包抄我军后路。”

大家听后无不斗志昂扬，李克己见此光景，不失时机地说：“我们占据有利地形，敌人只有正面攻击，不能包抄侧击，而且四周全是林空，很少有树木作掩护，敌人稍有行动就能被我们发现。日军人数虽多，但装备比我们落后，不足为惧。只要弟兄们抱定同赴国难的决心，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可保万无一失。”

众人热血沸腾，都表示愿与敌人血战到底。

大家都依令部署去了。李克己留下吴瑾上尉，意味深长地说：“吴瑾兄，你随我征战多年，战场瞬息万变，作为一名军官应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这一点，我对你是深信不疑的。古人安营扎寨须右背山林，前左水泽。我请兄把守大龙河渡口，一为防御对岸敌军，二来此战非三五日可以取胜，兄当为我全营官兵守住水源。而且大龙河畔是一个林空地带，可作为空投场，美国人的飞机能为我们提供援助。一旦大龙河失守，这里就成绝地了。此任非轻，兄宜勉之。这次反攻缅北，我军全仗着一鼓作气而来，一旦被挫动锐气，必然会动摇军心，届时，你我罪莫大焉！”

吴瑾慨然道：“卑职虽然不才，但既已领此重任，定然不辜负营长厚望。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乃是军人分内之事，我机枪连弟兄誓做独挡长坂桥的张飞，决不当失街亭的马谡。”

李克己摆手笑道：“吴瑾兄要是成了失街亭的马谡，我李克己与一营弟兄就都要做走麦城的关公喽！言重了！言重了！此去务必便宜行事，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未出兵不可先说丧气话，于军不利啊！”

吴瑾却笑不起来，沉声道：“营长，卑职以为，我团此次行动太过唐突，对敌情不甚明了，却一味深入冒进，恐怕凶多吉少。请营长善自保重，万一卑职有个三长两短的，请看在卑职多年来为营长效犬马之劳的分上，替我照看犬子。”

李克己听他说的黯然，也被触动心绪，怔了一会儿，又莞尔而笑：“听你这么一说，好像你要上断头台似的，团部明日便能赶到，不必多想。你不要向我托孤，自己的孩子，还是你自己回去管带。至于说

本次行动——自有肉食者谋之，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呵呵，言多无益，你快准备去吧！”

“是！”吴瑾庄重地举起右手，面向李克己行了个坚定有力的军礼。

第二章 重围

天还灰蒙蒙的，漫山遍野的日军猫着腰小心翼翼向大榕树摸来，因为吃过昨天的亏，心有余悸，所以不敢大意，试探着边打边进。大老远轻重机关枪的火力就纷纷发难，毒链般喷吐着道道火舌，子弹嗖嗖而来，打得榕树周遭的芭蕉树上断枝碎叶乱飞。

李营官兵躲在溶洞里面，并不急于还击，耐心地等日军全部暴露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各种轻重机枪才呜咽响起，距离最近的鬼子顿时血肉模糊地倒下一片。后面的日军赶紧卧倒，一路匍匐前进，不料又成了树上机枪手的攻击目标，子弹在日军的后背、屁股上立即绽开一团团血雾，转眼地上水汪汪连成一片。

日军见站着冲是死，爬也是死，横竖是死，索性跳起来，端着枪，红着眼，嗷嗷叫着向榕树冲去，活像一群发现了猎物的饿虎饥鹰。

6

经过一夜奋战，到翌日拂晓，李营的防御工事已经初具规模。士兵充分利用在蓝姆伽受训所学，将工事修筑得十分隐蔽，且非常巧妙。环绕阵地周围的八个据点交错而设，遥相呼应，每个据点均设有宽大的掩蔽洞，上有厚厚的覆盖层，下用圆木支撑，瞭望口射界开阔，又可以通风采光。工事后上方是隐藏在枝叶深处的机枪巢，各设一挺重机枪，更具威慑力，从外面看根本发现不了，而树上的机枪手由内向外看却一目了然。

李克己和周友良亲自检查了每一个防御工事，并在每个机枪射击位置体验了一下。两人来到大榕树下，见机枪位置隐藏在树巢上，居高临下，视野极为开阔，对面几百米的位置，除了没膝的草莽外，几乎没有可藏身之处。战壕上方又有繁叶遮掩，很难被发现。

随后，两人爬上大榕树树冠的瞭望哨台，这里是榕树林的制高点，可以将四周敌军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远处的日军正调集部队，成群

的日军步兵身披着棕榈树叶作为伪装，似人非人，似兽非兽，呈分散队形，利用灌木丛的掩护向大榕树阵地涌来。

“传令下去，各单位各自为战，只要日军一靠近就狠狠地打，不必等我命令。”李克己对身边的传令兵说。

“是！”传令兵像猴子一般在大榕树间几个蹿跳下去了。

天还灰蒙蒙的，漫山遍野的日军猫着腰小心翼翼向大榕树摸来，因为吃过昨天的亏，心有余悸，所以不敢大意，试探着边打边进。大老远轻重机关枪的火力就纷纷发难，毒链般喷吐着道道火舌，子弹嗖嗖而来，打得榕树周遭的芭蕉树上断枝碎叶乱飞。

李营官兵躲在溶洞里面，并不急于还击，耐心地等日军全部暴露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各种轻重机枪才呜咽响起，距离最近的鬼子顿时血肉模糊地倒下一片。后面的日军赶紧卧倒，一路匍匐前进，不料又成了树上机枪手的攻击目标，子弹在日军的后背、屁股上立即绽开一团团血雾，转眼地上水汪汪连成一片。

日军见站着冲是死，爬也是死，横竖是死，索性跳起来，端着枪，红着眼，嗷嗷叫着向榕树冲去，活像一群发现了猎物的饿虎饥鹰。

当敌我双方在大榕树展开激战的时候，大龙河对岸飘起了一面太阳旗，像是一面白布上溅了一团血污。紧接着，浩浩荡荡的日军蚁群似的出现在河边。他们的目的明确：涉水过河，包抄中国军队的后路。

缅北的河川在雨季来临时通常是一片汪洋，洪水肆虐；但过了雨季，那些大河仿佛是夸父路过的证据，河流很快枯竭，往往形成浅滩，水浅得不能没过膝盖。这些杀人如麻的士兵早已磨刀霍霍，恨不得插翅飞过大河，像屠戮牛羊一般将对岸的支那军悉数消灭。军国主义的洗脑和多年的征战，使得他们的人性早已泯灭，活脱脱是一群嗜杀成性的机器。

与众不同的是，日军的最高指挥官第五十五联队联队长山崎四郎大佐却端坐在一块石头上，对彼岸的枪炮声充耳不闻，倒神闲气定地擦拭着指挥刀。

山崎四郎是那种相貌平平，但平中有奇、出奇制胜的人，例如他四肢纤瘦，却腆着身怀六甲的肚子，满腹经纶的样子；他脖颈细长，促狭的脸膛上赘生着一个红通通且硕大无比的鼻子，胜似一只大喙的火烈鸟。年纪不老，却老于世故，新任联队长才几个月，有意在部下面前制造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因此他并不急着发号施令，以示自己“指挥若定”。不知在多少中国军民骨骼上磨砺过的军刀被他擦得寒光闪闪，他很满意地将其插入鞘中，扶腰而起，用望远镜向对岸一番侦察后才下令渡河。

日军见河水不深，纷纷跳下水，噼里扑通地蹚向对岸，河水顿时被搅得浑浊不堪。过河心切的日军哪里想到，对岸几挺重机枪已恭候多时了。他们的指挥官山崎四郎大佐虽然有望远镜，可惜肉眼凡胎，并不具备中国古代将领的观气异能，否则他该未卜先知地发现冲天的杀气，“前面必有埋伏，三军不可轻进”，岂能让众多日军白白送命。

埋伏对岸的李营机枪手头上扎着枝叶编成的伪装圈，调整好了机枪位置，别开生面的欢迎仪式已筹备完毕，只等为风尘仆仆赶来的日军洗尘。

大批日军已蹚到河中央，浑然不知对岸的机枪正瞄准了他们。

军半渡可击。打！吴瑾一声呐喊，数挺重机枪为河里的日军奏起了挽歌。勃朗宁 M1917 式重机枪洪涛喷薄，子弹噗噗打在水面，水花四溅；噗噗打在身上，血肉横飞。

勃朗宁重机枪素有“人肉收割机”之称，其威力自然不言而喻，河里的日军乱作一团，像割柴禾一般成片倒下。子弹击中尸体如雨打浮萍，活人也如风中飘絮，大龙河八百多尺宽的河幅成了日军的梦魇，鲜血共污泥一色，子弹与断肢齐飞，枪声和惨叫声不绝于耳，真可谓：大河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国之敌。

“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漂满洋面……”日军是这样唱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日军的鲜血浸入泥土，肉体化作尘埃之时，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刻于靖国神社，这是日皇裕仁给他们的承诺。在日军士兵浴血大龙河之时，他们的天皇陛下也许正徜徉于

后花园里品茗吟诗，或许还会朗诵中国的古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大日本帝国的勇士果然不负天皇重望，把无情物抛洒在异邦的河水中，可惜不是护花，而去喂鱼了。

日军调来掷弹筒和步兵炮，向对岸一阵猛轰，试图以炮火压制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敢死队员也纷纷端着刺刀疯狂地往对岸冲，他们呐喊着，眼里冒着火，鼻里冒着烟，嘴里冒着沫，踏过同胞的尸首，按着天皇的指引，争先恐后地迎向扑面而来的子弹，然后在弹雨中一阵手舞足蹈，光荣地成为靖国神社的一员。终于，对死神的恐惧胜过了来自天皇的召唤，他们掉转头仓皇而逃。

带队的大队长管尾少佐面带愧色，惶恐地向山崎四郎汇报：“大佐阁下，支那军火力太猛，我军伤亡很大，请求暂缓渡河，另寻渡口！”他刚从大龙河捡回性命，现在还心有余悸。

山崎慢条斯理地说：“堂堂大日本帝国的精锐之师竟为一条浅流所阻，寸步难行，真令人深感不安！一向以智勇双全著称的管尾少佐居然也有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管尾汗颜无地，胸部一阵起伏，恶狠狠地说：“请大佐阁下放心，太阳升起之时，太阳旗也将在对岸高地飘起！”

“慢着！”山崎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制止了他，依然慢吞吞地说道：“对岸支那军人数不多，但都是美式装备，火力强劲，我军只能智取，不可强攻。支那军兵力不足，令你部军士拉长战线，分散支那军的火力。”

“是！”管尾顿首答道。

“管尾君，你是一名战地指挥官，不可只逞匹夫之勇，明白吗？”这是对管尾的赦令，言下之意是他不必亲冒弹矢，让那些士兵去送死就行了，可见日军指挥官是何等体恤下情！

管尾略一思索，领会了山崎的良苦用心，点头道：“是，多谢大佐阁下！”举步如飞，重新部署去了。

“小鬼子来阴的，幸亏老子留了一手！”吴瑾发现对岸的日军改变了战术，数百鬼子在炮火的掩护下，分散在几百米的地方下河，我军的机枪阵地虽能封锁大部分河面，但难免会留有死角。

“传我命令，中央机枪阵地全部停火，两翼机枪把鬼子逼到中间。”他早料到日军会有此举，提前在两侧百米外各埋伏了一个机枪小组，三个机枪阵地遥相呼应，火力可以封锁整个渡口，而渡口上下游十几里的地方均是峭壁深渊，天险难渡，料想日军不会插翅飞过。两翼的机枪相继开火，子弹呼啸着扫向河面，赶羊入圈似的把日军逼向中央地带。在两侧强大的火力攻击下，日军果然纷纷向中央靠拢，拉开的战线又聚集在了一起。

“弟兄们，小鬼子又欢聚一堂了，开打！”中央机枪阵地梅开二度，日军的诡计又成黄粱一梦。

一筹莫展的管尾只得再向山崎请罪：“大佐，属下无地自容……”他的确无地自容，因为他从日本杀到东三省，又杀到东南亚，地球都快容不下他了。

山崎挥手打断了管尾的话，虽然他以从容不迫闻名，但谈笑间却未必能“檣櫓灰飞烟灰”，而且支那军的火力也着实出人意料，不好再怪罪属下。他拖着长音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现在只是受阻，并非兵败。强攻无益，暂且收兵吧！”

山崎转身走了几步，忽然收步，背对着管尾说：“中国的《孙子兵法》说得好：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打仗就要因地制宜，你派小股士兵不间断佯攻，吸引对方打枪，消耗支那军弹药，透支其体力。”

“是！”管尾虽然不太理解山崎的用意，但仍然坚定地在后面大声应道。

比起大龙河里葬身鱼腹的日军，进攻大榕树的日军条件似乎要好一些，毕竟死有葬身之地。日军十分迷信，虽然不畏死亡，但求死得全尸，以便他日魂归故里时，不至于和妻子“纵使相逢应不识”，或者被儿子“笑问鬼从何处来”。

大榕树的防御实在无懈可击，经过一上午的围攻，日军竟未占到半分便宜，丢下上百具尸首后狼狈地草草收兵，草丛里洒满了斑斑血迹。

“混蛋！”平田一郎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他因为过度激愤而表情扭曲，脸上的器官以鼻子为中心挤成一团，人中上那一小撮仁丹胡子因是后天培养，不算嫡系，被排挤得无处容身，几乎要脱落下来。“给联队长山崎大佐发电，请求炮火支援，炸平榕树林！”

电报发出去后，平田焦渴地等待着回音，约莫那电报就是步行送去也该打个来回了，电报员才匆匆忙忙地跑出来报：“报告大佐，山崎联队长回电！”平田心急如焚，不耐烦地催促快念。电报员念道：

余已率主力至大龙河南岸，渡河在即。支那军所据之地不过弹丸之地，炮火不易命中，射程稍作延伸，恐误伤袍泽。且我军补给线过长，沿途遭联军破坏严重，运输极为困难，军中炮弹供不应求，余另有他用，不可轻使。敌援军不日即到，谅榕林之敌不足百人，阁下当捕捉战机，果断出战，力争于短时间内将其歼灭。如不能歼灭，待余渡河，可将敌军四下包围，围城打援，扩大战果。

第五十五联队联队长大佐山崎四郎

平田苦苦等来一纸废话，咆哮起来：“大日本帝国的炮弹没有了！大日本皇军的军威也没有了！统统的没有了！”敌营久攻不下，山崎却把火炮视如掌上明珠，不予支援，还在电报里舞文弄墨，称榕树林为“弹丸之地”，分明暗含责备。

平田恼怒万分，抽刀大吼，一棵活生生的小树不幸惨死在他手里。破坏完大自然，又要残害生灵，叫嚣：“步兵炮预备！炸平这个弹丸

之地！”不炸平榕树林，难消心头之恨，他命令部队重新集结，决定亲上前线指挥。

由于日军掷弹筒的有效射程不足三百米，在缺少隐蔽的大榕树周围是没有用武之地的，于是仅有的几门九二式步兵炮又被请出来维持生计。

“开炮！”平田的指挥刀冲着榕树林的方向在空中划了个弧形。

平田听耳边传来榴弹划破空气的声音，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整个人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击力掀个跟头。他狼狈地爬起来，一副焦头烂额的模样，当抹去脸上的灰土时，惊愕地看到九二式步兵炮支离破碎散落了一地，几个炮兵被炸得东倒西歪的躺在弹坑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遭到敌军炮袭了，有日军喧哗起来。他这才如梦初醒，在刚才倒地的瞬间，他还在纳闷九二步兵炮的后坐力怎么变得如此惊人。

还没等日军缓过神来，不计其数的炮弹再度破空而至。凭着经验，平田从炮弹呼啸的声音判断出这发炮弹不会落在他附近，所以他站着没动，抬头去搜寻炮弹飞来的方向。

日军的阵地到处硝烟滚滚，爆炸产生的碎片四散飞射，刚刚集结的队伍顿时鸡飞狗跳，溃不成军。平日自恃有天皇保佑、神功护体的日军，也害怕有天皇照顾不周、神功失灵无效的时候。

“平田大佐，是支那援军到了，在向我部攻击！”七中队中队长玉城大尉跑过来，见平田不顾天上炮弹乱飞，还仰着脸观赏流星雨似的，连忙劝他躲避：“这里太危险，请大佐阁下退回指挥所指挥战斗！”

“不！”平田脸上的肌肉机械地抽动着，凶相毕露，“士兵们正以武士道之精神、血肉之躯与敌军殊死搏斗，我情愿战死沙场，效忠天皇，决不后退半步！”平田口沫飞溅，幸好天皇不在他面前，否则非给他喷死不可。

“请大佐阁下以帝国大业为念，不要逞一时之勇！”玉城大尉劝说无效，忽然疾言厉色。

平田一怔，万万没有料到这位平日看似儒雅喜好吹拉弹唱的军官敢用这种口气犯上。他悻悻地把指挥刀插入鞘中，撤退了。回想刚说的是决不后退半步，此番退了何止几百步，也不算食言。

一二团团部如期而至，先对日军一阵炮轰。一二团团部临时架设的指挥所里笼罩着紧张忙碌的气氛，电台嘀嘀响个不停。

团长陈鸣人与机要参谋分析战场形势后，手指着地图进行部署：“立即部署一个迫击炮排到这座山头，占据有利位置，对于邦家的日军指挥所猛轰。如能打掉日军指挥所，于邦家不攻自破，到时也不劳烦山姆大叔的飞机来助阵了。副官，艾其逊中校在哪？”

副官答道：“他在指挥所外面的树上支了个吊床，现在正躺在上面喝威士忌。”

“我们的将士在沙场上出生入死，拼命流血，他倒游手好闲，优哉游哉。”陈鸣人素来不喜美国官兵吊儿郎当的做派，此刻更是溢于言表，“这个美国佬，跑这里游山玩水修身养性了。这是在缅北战区，不是夏威夷海滩！哼，要这个联络官何用！”

此时的榕树林里却是另一番情景，李营的官兵们或躺或坐，吃着罐头，抽着烟卷，怡然自乐，悠闲无比，好一派田园生活的景象。

在树上观战的李克己放下望远镜对传令兵说：“看来日军是抽不出身再来攻击了，通告各据点，统计伤亡数据！”

“不用统计了！”传令兵未及下树，周友良已兴冲冲地爬上来报喜，“营长，喜讯！喜讯！天大的喜讯！”

“看你高兴的眉飞色舞，跟娶了新媳妇似的，有何喜讯，快快道来！”李克己当然知道周连长所谓的喜讯指的什么。

“打了一上午，我方竟然没有人员伤亡，前所未有，此为一喜；团部来得及时，把日军炸的人仰马翻，这是二喜。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竟然双喜临门！”周友良轩轩甚得，笑得满面涟漪，如被风吹皱的一池春水。

“三连长，得意但不要忘形了，身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要像我一样，宠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李克己绷着脸说完，大笑着去拍

面露惊愕的周友良的后背，朗声道：“走，咱们下树，到各据点慰问去！”

两人下了树，就听到大榕树外的战壕里笑声阵阵。

王更有因为上午毙伤不少日军，大呼过瘾，正母鸡下蛋似的咕咕不停地炫耀，冷不防屁股被人踹了一脚，跳起来喝道：“谁踢俺！”转身一看，李克己和周友良正含笑看着他。

李克己假意训道：“我们都来半天了，你这个王歪头说个没完没了的，还让我这个营长说话吗？”

大家都赶紧站起来行军礼，王更有一本正经地说：“见过李寨主！请寨主训话！”听他这么一叫，众人都起哄大笑。王更有素来行事乖张、口无遮拦，况且营长不像别的长官那样威风八面一副不近人情的样子，今天又先和自己开起玩笑，他更加有恃无恐。

“李寨主？”李克己对这个叫法颇感意外，品味了一下，觉得有点意思，笑道：“这个称呼很新颖别致！解释解释，这李寨主从何说起，是你给我册封的？”

王更有直陈其事：“这可是俺们排长的说法，他刚才说什么名不正则言不顺，咱们既然在这棵大榕树下安营扎寨，总要有个叫得响的名字。以前不是有李家寨、张家寨吗？那咱们在大榕树下扎寨，理所当然这就叫榕家寨喽！既然这是榕家寨，你就是寨主了！三连长那就是二当家的——连长，你不是河北人吗？你就是河北玉狮子，梁山好汉卢俊义那角！”

周友良啼笑皆非，赶忙给他纠错订正：“哪是什么玉狮子，是河北玉麒麟！老子是广西的，什么时候被你给发配到河北去了？这个王歪头，净信口开河！”众人都笑王更有胡说八道。

“榕家寨这个名称好，气韵传神，而且琅琅上口，值得推广。”李克己道。

陈凤语本是一时兴起妙口偶得，不禁被自己的才情所折服，兴奋地说：“我军与日本人交战，历来是杀人三千自损一万，今天竟然毫发无损地打退了几百个鬼子，前所未有，说明这棵大榕树真是个风水

宝地！依我之见，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看来哪天营长得大摆宴席，杀牛宰马，召集全营兄弟来个英雄排座次，再竖杆杏黄大旗，上书四个大字：替天行道。”

李克己道：“那我们真成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了，不过替天行道的说法草莽之气太重，现在要改成：还我河山！酒席就不用摆了，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有句名言：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等打完这仗，我们一起‘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岂不更痛快！”说完，又看着正在一旁拾笑的吴小好问道：“吴小好，你这个山猴子可是有功之臣，我得提拔提拔你。说吧，想做这榕家寨的第几把金交椅哪？”

周友良也赞叹：“这家伙两条腿好使，能飞会跑，是我们的神行太保！”

吴小好自入军伍，哪受过这等礼遇，不由自主地磕巴起来：“多谢寨主赏识，我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鞍前马后的小喽罗，平时能赏碗酒喝就很不错了，不敢坐什么交椅！”

王更有接过话头：“俗话说：猴子屁股坐不住嘛。”大家都笑了。

“报告，团座来电！”电报员手拿电报而来，打断了众人的说笑，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快念！”李克己有点迫不及待了。

我第二营已抢占位于你部西北方向山头，与你成犄角之势，我拥有各种口径迫击炮六十门，可对你部提供炮火支援。因公路未通，补充接济困难，师主力短期难以到达，望你稳住阵脚，做好长期坚守准备，为修路大军争取时间，以待师主力增援。

一一二团团团长陈鸣人

“怎么回事，我们真要在这里安营扎寨？”陈凤语惊道。

大家无不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要真在这驻扎一时半会儿，用得着大兴土木又挖堑壕又盖枪巢吗？”李克己略一思索，向电报员吩咐道：“回电：我部固守待援，尚可坚持，请团座放心。我阵地与大龙河之间空地可做空投场之用，请与总部联系，派飞机空投物资。另，于邦家日军炮兵对我构成威胁，

请予以摧毁！”说完，看着面色凝重的官兵，淡淡地说：“我这个寨主连个营房都没有，也太寒酸了！三连长，找几个会木工的弟兄，把咱们的聚义厅建起来。另外，把日本人留下的，还有弟兄们身上的食物全都集中起来，让戚巧嘴统一发放。”

“是！”周友良也有些茫然地回答。

8

时到下午，一一二团设在山头的迫击炮主宰了战场形势。日军企图兵分两路，以一部在榕树林与李营对峙，另一部向一一二团团部发动攻击，但一一二团的迫击炮并不给平田一郎部署的机会，往往部队刚刚集结，即被炮火瓦解。平田的压阵之宝——九二步兵炮也难逃厄运，被炸成一堆堆废铜烂铁。

日军于邦家阵地的指挥所附近满目疮痍，顶棚簌簌震落的灰尘弥漫满屋，呛死人。

平田揉揉落入灰尘的眼睛，耳里里嗡嗡直响。“立即发电给山崎大佐！我军遭到支那军不间断炮击，九二式步兵炮全部被毁，对敌炮击已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我……”

后面的内容还没说完，电报滴滴的声音就在迫击炮的轰鸣中终结，随着两枚炸弹撕裂空气时凄厉的尖啸，巨大的火球在日军的指挥所绽放。死神终于向平田发出了请柬，平田赴宴去了。

指挥所几乎被夷为平地，遗址上烟尘飞扬，待余烟袅袅消散，变成一片焦黑。一群日本士兵奔跑过来，用双手在废墟里拼命地刨。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挖掘下，平田终于出土。随即，几个日军嗥叫起来，原来他们抬出的是半个大佐，另半个大佐不知去向。

群龙无首的日军顿时骚动起来，有人呆若木鸡，有人奔走呼号，有人跪地痛哭，哭的哭，喊的喊，慌乱一团。

“不许乱！”玉城大尉跳到一高处，拔枪对着天空接连扣动扳机。

玉城大尉生来就有一张多愁善感的脸，一副忧国忧民的身，而且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移地维护着这一形象，只可惜没有好好利用，

因为就凭他那尊容，如果往学校讲台上一站，就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典型素材；向闹市街头一趴，就是饱受苦难的凄楚乞丐。不过那手枪举在他手里，没有半点威严，倒像是运动场上作为起跑信号的发令枪，只是用途恰好相反。所幸两声枪响过后，慌乱的人群终于平静下来，所有人都盯着玉城手中还在冒烟的“王八盒子”，纷纷猜测这家伙意欲何为。

玉城自惭底气不足，暗暗地气运丹田，正要慷慨陈词，忽觉嗓子一堵，一口痰不合时宜地涌了上来。眼看众目睽睽，箭在弦上，千钧一发之际，哪顾及再往地上啐一口。情急之下只好让它原路返回，咕咚咽了下去，顿觉通畅，浑厚的声音直冲嗓门：“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在战场上狼奔豕突，成何体统？所有人统统回到阵地，固守待援！”然后他振臂高呼：“天皇万岁！”

“天皇万岁！”几个日军军官也举着双手跟着喊起来。在战场上，日军军官动辄搬出天皇名号以壮声威，天皇英雄盖世，日军士兵深信中国人听了这两个字，也会如江东小儿闻张辽之名，不敢夜啼——其实天皇此时的作用，大致相当于抚慰淘气小孩子的糖果，只哄他不哭闹。

这一招果然收效显著，无数日军挥动手臂，冲着灰蒙蒙的天空狂呼乱号，仿佛远在东京的天皇灵魂出了窍，此刻正从空中过往。玉城松了口气，只是咽下去的那口痰在心里隐隐作祟，顿觉一阵恶心，弥补性地吐了口唾沫。

群山都在黑暗中沉沉入睡。夜色掩盖真相似的，要把这白天的喧哗、征战、杀伐、死亡都毁尸灭迹。烽火炽冷，硝烟已散尽，白天还喧嚣嘈杂的战场被夜晚粉饰得安宁祥和，仿佛这世界上根本不曾存在战争这回事，纵然能洞悉真相的月亮也被浮云蒙蔽了眼睛。那浮云仿佛是一床温软的被子，月亮不知到哪蒙头大睡去了，大约连梦里都是一片歌舞升平。

凌晨时候，大龙河对岸人影绰绰，数百日军悄然出动，执械潜行，像一群夜游神不声不响地接近岸边。在岸边稍作停留，观察了一会儿后慢慢向河里走去。

黢黑的夜色掩护了日军的行动，被日军侵扰了一整天的中国士兵已经精疲力竭，显然没有察觉到危险正在迫近。

对岸已近在咫尺，日军按捺不住心头的狂喜，仿佛摸近了鸡窝的黄鼠狼，两眼几乎放出光来。就在这胜利在望的时候，有人不慎踩了什么东西，脚下一个趔趄，险些跌倒，虽然他很快稳住了身子，但还是发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声音。

这细微的声响暴露了日军，惊动了负责警戒的中国士兵，如织的机枪子弹霎时划破夜空，向河面扫来，电光火石间夺去了无数性命。河里的日军像一群受惊的鸭子，纷纷往岸上扑腾，嘎嘎怪叫着。

枪声响起的时候，隔岸日军的炮兵早已部署待命。一发信号弹映亮苍穹，进攻开始了。炮群向中国军队的火力点展开了密集轰炸，地面每隔几尺远，便落下一颗炮弹，爆炸的火光璀璨夺目，沙尘、硝烟淹没了视线，呛人的硫磺味混合着血腥气恣意蔓延。

“连长，敌人炮火太猛了！”不远处的机枪手余猛嘶喊起来，身边的装弹员、测量员都中炮而死，他也被炮弹爆炸产生的冲击力震得几乎站不住脚，只得用后背死死地贴着战壕的土壁，震动带来的冲击，令他五脏六腑一阵翻腾。

“顶不住了，所有弟兄全部撤退，机枪！机枪！不能留给日本人！”吴瑾急切地喊着，他的嗓音嘶哑，喉咙被砂纸打磨过一般。话音刚落，身边的爆炸声让他头脑中一阵如同迷失方向般的眩晕。

烟尘飞扬中，剩下的士兵或搬或扛运起拆卸掉的勃朗宁重机枪向榕树林方向退去。奔跑中的余猛没看到吴瑾的身影，忙四下叫喊：“连长呢？黄一奎，看到连长了吗？”

“我没看到，连长不是和你一起撤退的吗？”黄一奎气喘吁吁地答道。

“糟了！”余猛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停下脚步，眼含着悲楚向后看去。

吴瑾倚靠着战壕的背墙，仅剩的一条腿艰难地支撑着身子，怀里的导火索拉下了，淡蓝色的火花哧哧作响，一缕白烟和刺鼻的味道弥漫开来。

十几名日军喜出望外地冲上机枪阵地，随即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傻了眼。

“小鬼子，陪爷爷上路吧！”吴瑾满是血污的脸在火光里依稀可见。

等如梦初醒的日本人准备四散奔逃时，他们脚下轰然升腾起一个庞大的火花，爆炸和气浪瞬间吞噬了周围的一切，巨响在夜色苍茫的大龙河上空回荡。

“连长！”余猛悲愤填膺。

“操他先人，跟鬼子拼了！”黄一奎骂道。

“拿什么拼？来不及了，先退回大榕树！”余猛制止了黄一奎，一行人跌跌撞撞地奔向大榕树，轻装简行的日军尾随追来，子弹擦身而过，甚至追兵拉枪栓的声音都那样清晰。

“弟兄们全趴下！”迎头一个声音冲着这边大喊，声音传来的方向，十几条人影高高低低的，正飞奔过来。

余猛、黄一奎他们立刻听出那是一排长陈凤语的声音，一霎间不约而同地跌倒在地上。

追来的日军昂然挺立，刹那间，十几挺冲锋枪向他们喷出火舌。刚才还对中国话茫然无知的日本士兵终于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可惜为时已晚——只是临死前还学了句汉语，也不枉此行，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李克己听到大龙河炮声隆隆，知道日军夜袭，唯恐吴瑾有失，便派陈凤语带十几个弟兄火速赶往大龙河助战，正赶上接应了退下来的士兵。

在李营官兵纵枪扫射的时候，一个日军士兵机敏地往地上一滚，滚到几步远的一个凹地里。他伏在凹地里并没有立即起身，侧耳等中国士兵的枪声停了，接着是退弹夹的声音。他自以为得计，倏地探出半个身子，举枪便射。扳机还没来得及扣，枪声就响了，一道亮光，他脑袋上猝然一下剧烈地震荡，强大的冲击力使他身子向后仰去，重重地重新倒下了。

“大锅饭你不吃，非要开小灶！”陈凤语飞快地换上一个新弹夹，他早料到日军的诡计，弹夹里给日军留了一碗饭。听前面喧嚷一片，知道日军主力已经过河，不能恋战，陈凤语下令道：“弟兄们，全部撤到主阵地！”护着重机枪排的弟兄且战且退，一直退入大榕树。

追到榕树林边的鬼子不识黄泉路，硬闯鬼门关，看中国军队钻进去了，也跟着屁颠屁颠往里面冲，不料上下左右弹雨纷纷，要命的手榴弹冰雹似的从天而降，一时间像深秋的北风夹雨带着冰雹，呼啸来袭。日军忽然遭遇“强对流天气”，吓得高蹦低蹿，无处藏身。

随后赶来的日军，也抱着同样的态度，想一鼓作气趁势拿下榕树林，无奈子弹交织，手榴弹漫天乱飞，根本不容靠近。一百多个日军死得死，伤得伤，熙熙攘攘而来，稀稀落落而回，没有几个能全身而退的。

负责攻击任务的管尾少佐见大榕树的火力无懈可击，难以攻下，便令暂停进攻。待主力悉数过河，按照山崎四郎的部署，一部屯兵于榕树林之后，断其归路，并逐渐与守军连成一气，形成合围之势，将支那军围困在里面；一部急袭一二团指挥所，欲除掉后顾之忧。

夜在延伸，日本人故技重施，几百名士兵在管尾少佐带领下潜踪而行，悄无声息地摸近一一二团指挥所所在地。拂晓前的黑暗淹没了群山，又一次成全了日军。

管尾少佐和十几个日军伏在暗处，看到隔着不远的两棵树之间隐隐约约悬着一个吊床。吊床上有人鼻息如雷，排山倒海，气贯长虹。刚才大龙河一场混战惊天动地，与此地相距不远，难得这边还有人能若无其事地酣睡，其定力举世罕见，当之无愧的“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旁边有两个警卫端着枪来回走动，说明此人是个军官，这才是真正的指挥若定，恐怕山崎四郎都要甘拜下风。

管尾向身边日军打了几个手势，几名体格健壮的日军悄悄摸近警卫，如伏击猎物的饿虎同时扑过去，两名警卫还没反应过来就倒在日军刀下。其他人一拥而上，将吊床上的人拖下来，抵背扼喉要将他制伏——那人正是美军联络官艾其逊中校，晚上喝了酒后就把自己埋进吊床沉沉睡去，梦见自己身处花花世界，正举杯邀美女，对影成三人，忽然间天翻地覆，酒阑人散。

“哪个混账东西，这样胡闹！”他终于醒了，怒发冲冠。

“嘭！”管尾照着他脸上一记老拳，他又重新睡回去了。

管尾见行迹已经暴露，果断下令发起冲锋。

负责警戒的中国士兵听到艾其逊的叫喊，飞快地向这边移动过来，正撞上日军。两下举枪乱射，杀声震天，子弹穿梭的声音不绝于耳。

陈鸣人已经通过无线电得知大龙河失守、日军主力渡河，正和机要参谋商议应对之策。忽然听见外面艾其逊呼天叫地的声音，紧接着枪声四起，情知不妙，掏出手枪就钻出指挥所。

副官步履如飞而来，惶惑地说：“鬼子这么快就上来了！我们被包围了！”

陈鸣人喝道：“慌什么！艾其逊在哪儿？”

副官也没听清他说什么，随口应道：“不知道，现在到处一片混乱，敌我不分，团座快趁乱突围！”

“艾其逊是美军联络组中校联络官，我不能丢下他不管。一连长在哪儿？”陈鸣人推开副官便要向前冲过去。

“团座！”一连长刘益福带着几个士兵正急匆匆跑过来，“现在到处都是日军，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弟兄们快顶不住了，团座快撤吧！”

“一连长，艾其逊中校怎么样了？他的警卫干什么去了！”陈鸣人焦灼起来。

刘益福感到脸上淋漓不止，也不知是血是汗，随手抹了一把，喘着粗气说：“不知道！艾其逊可能让日本人杀了。团座，你赶紧带特务连突围吧！我们断后！再晚就来不及了！”

“不行，找不到艾其逊，我不能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懂吗！”陈鸣人说话的时候，枪声越来越近，不时传来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团座，难道我们几百弟兄的性命就不是性命？团座，快下令吧！等天亮就只能坐以待毙了！”刘益福急得直跺脚，“团座！不是我刘益福怕死，我是为弟兄们着想啊！”

“我陈鸣人身经百战，今天居然大意失荆州，真是丢人！”陈鸣人恨恨地一拳捶在树上，长叹口气，说：“让弟兄们都撤退，天这么黑，谅日本人也不敢穷追猛打。”

陈鸣人率队后撤，结果也被敌军围困，和大榕树的一营各自为战，从此，相互不能照应。

10

黑暗渐渐淡去，东方天际浮现出一小片模糊的灰白，河谷和山脉的轮廓渐渐清晰，晨曦向漫山遍野轻轻铺开。偷袭一二团团部的日军得胜班师，押解着一行俘虏向山下逶迤而行。

“我是美利坚合众国军部联络组联络官艾其逊中校，我要见你们的长官！”艾其逊一路咆哮如雷，因为他不合作，被几个日军揍得鼻青脸肿，好过醒酒汤。他此时懊恼万分，又骂又叫：“你们这群野兽，没有开化的原始人，有没有懂英语的？”

和他同被押解的七八个中国士兵始终一言不发，他们双臂反绑在后面，被日本人连拖带拉，一路踉踉跄跄地走着。

“闭嘴！”押解艾其逊的日军实在听不下去了，不耐烦地照着他后背给了一枪托。

“你这个该死的猪猡！”艾其逊转脸对着那个日军瞪眼怒吼，“你就这点儿能耐吗？”

根本就是对牛弹琴，日军没听懂他喊什么，茫然地揩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冲着他的背影骂了句混蛋。

被押到日军指挥所里，山崎四郎带着翻译亲自来给艾其逊松绑。他没进来的时候还冷若冰霜，一看到艾其逊，顿时“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满脸绽放着灼灼的笑容，连声音都芳香怡人：

“艾其逊中校，久仰久仰，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山崎四郎，忝任帝国第五十五联队联队长。我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热情好客的民族，尤其欢迎中校这样的友邦人士，而敝人正是本着广交四海朋友的诚意才来到缅甸。刚才士兵粗鲁，让中校受惊，鄙人专程前来致歉，以示鄙人的诚意。”

“阁下，贵国也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约国之一，阁下想必知道，战俘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人道待遇和保护，应享受人身及荣誉之尊重。”艾其逊并未因他那春意盎然的脸而觉得如沐春风，气呼呼地坐下，手拍桌子，态度嚣张地大叫。

“艾其逊中校的大名，鄙人早已如雷贯耳，但我的士兵有眼不识泰山，不慎冒犯了中校，我深表歉意！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哈哈！”山崎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艾其逊恐怕只在神父为临死的人做弥撒时才见到过。

艾其逊再三声明：“阁下，根据《日内瓦公约》，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和被你们俘虏的中国士兵送到战俘营里，并保证我们的安全。”

“中校息怒，你有所不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战俘营。天皇陛下心怀天下，此番大兴刀兵，劳师远征，实是为了谋求吾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不得已而为之，旨在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与各国人民共存共荣，让世界人民同享万邦共荣之乐，实在用

心良苦。这是我们东方的乌托邦，贵国对此有所误会，以至于双方摩擦不断，真让人遗憾！中校如果能为消弭两军对垒作出点贡献，为世界人民谋求福祉做出实际的行动，将是我们大东亚共荣圈的功臣，大日本帝国的朋友。”

山崎刚化身神父，又皈依我佛，开始现身说法，可惜他说得口灿莲花，听者却并不拈花微笑。未等翻译说完，艾其逊便愤然而起，食指敲击着桌子，怒气冲冲地说：“让你的天皇见鬼去吧！不要在我面前鼓吹你们共存共荣之类的谬论，我对什么大东亚共荣毫无兴趣，对于你的美意，我只能说句遗憾。告诉你们，你休想从我嘴里套出半句话。我重申一次，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和我的朋友送到战俘营里，我对你假仁假义的客套感到作呕，收起你那套吃人后垂泪的鳄鱼把戏！不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了！”然后祸水东引，向翻译发难，“你这个笨蛋，告诉这只戴眼镜的鳄鱼，我在他脸上看到的只有失败的迹象！”

“大佐，他骂您是笨蛋。”翻译被骂笨蛋，心里无名火起，又不好发作，借职务之便，把艾其逊赠他的“雅号”冠到山崎的头上。

山崎见这洋人冥顽不化，教义上的“神爱世人”感化不了，佛法中的“普度众生”点化不了，还连累天皇挨骂，自己又不能像教父那样在胸前划十字说“阿门”，或者像和尚那样双手合十念“罪过”，反倒在气势上被他敲桌子占了上风，怫然变脸用《觉世真经》“不信吾教，请试吾刀”的手段吓他，狞笑着对翻译说：

“破坏大东亚共荣的都是日本的敌人！告诉这个顽固不化的长毛鬼，我在他脸上看到的，只有死亡的阴影。带下去，给他醒醒酒！”

“大佐，这个洋人不可理喻，杀掉算了！”管尾按捺不住，要不是山崎交待在先，他早上去一刀结果了这个出言不逊的洋人。

山崎并不赞同：“暂且留着，艾其逊是美国军队的联络官，一定要从他口中撬出有用的情报。你去好好款待他一下，不要怠慢了我们的贵客！还有那几个支那兵，也暂且留条性命，让他们死前再享受几天美好的人生吧！”

“请您放心，我一定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一丝阴笑浮上管尾的嘴角。

山崎对站在一旁的玉城大尉说：“鉴于转运物资困难，你派几个精干的士兵到附近克钦族的居住地展开搜索，找些大象或者骡马来搬运物资。”

“是！我马上去办！”玉城点头应道。

第三章 会师

沈晨从容答道：“李营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在武汉就见过，我还有幸和李营长比试过枪法呢！”

李克己沉吟一会儿，恍然醒悟，笑道：“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不服气的女大学生，大家闺秀，不务学习之正业，半夜逾墙而出，毅然投笔从戎，当年可是名闻全军啊！我当时见你时，你还是一脸的学生气和大小姐做派，哪像现在灰头土脸的，难怪我认不出来了。好，好，我一营今天不仅三条猛虎归林，又迎来一个智勇双全的花木兰，如虎添翼，实在可喜可贺！”

沈晨说：“李营长，我可不是来投奔的呀，我是来送还士兵的！”

11

太阳渐露红晕，榕树叶像饱含热泪的眼睛，眼角挂着晨露，盈盈欲滴。大榕树的瞭望哨上，李克己露湿衣衫，久久地遥望着大龙河。他一直默然而立，哨兵都担心他站成了一尊望夫石。大龙河岸边已经升起了一面膏药旗，日军正在岸边加紧修筑工事。大龙河失守，使身处大榕树的李营官兵陷入了敌军的包围；团部被袭，团长陈鸣人和官兵生死未卜，大榕树孤立无援，会不会影响弟兄们的士气？周围暂时的平静，并不预示着战争已远去、和平在接近，日军似乎并不急于来攻，莫非在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

李克己心乱如麻，吴瑾的牺牲让他心里隐隐作痛，当年伍子胥过昭关，是一夜愁白了头，他虽未白头，一腔愁绪无处发泄，都跑到脸上交割，横生出几分老态。

“营长，一直联系不上！”传令兵垂头丧气地爬上来。

“继续呼叫！”李克己转身对哨兵说，“严密关注日军，敌人一有行动，马上向我汇报！”

“是！”两个头戴伪装圈的哨兵齐声应道。

从树上下来后正遇上周友良。周友良见他一脸倦容，关切地说：“营长，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没事！”李克己强作笑颜，捶捶周友良的肩膀，又拍拍自己的胸脯，以示彼此彼此。“我挺得住，当初我们兵退野人山的时候，几天几夜不合眼都照样健步如飞。我这身子骨，可是经过太上老君的八卦炉炼过的，水火不侵，刀枪不入。”他虽然是开玩笑，但两眼红肿，眼球布满血丝，倒真像是在八卦炉里练成的火眼金睛。

周友良苦笑一下，脸色又转凝重，郁郁地说：“团部一直联络不上，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营长，我们这二百弟兄何去何从，你要早拿主意。”

“是啊，到了考验我们的意志和忍耐力的时候了。这片榕树林就是一道八股考题，就看我们如何做文章了！”李克己的口气意味深长。

“昨夜大龙河据点失守，重机枪排的弟兄们情绪都不太稳定，都要夺回大龙河据点，为吴瑾报仇。尤其是余猛和黄一奎两人，哭闹了半夜，要不是我拦着，早冲出去了。我真担心会影响士气。”

李克己感慨万千：“弟兄们一起出生入死，早已情同手足，大家闹情绪也是人之常情。想吴瑾自从财政部税警总团就一直跟着我，劳苦功高，斯人已逝，百身何赎！唉，有道是：‘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只愿百年之后，后人能记得我们今天的努力，肯施舍给我们一块尸骨的安身之地！”

“嗨！谁知道那时候会什么样子。作恶的坟头有人上香，行善的碑前无人烧纸。一死万事空，管他呢。”周友良听他语气哀伤，怕自己情绪也被感染跟着一起作起悼亡诗来，赶紧打岔说，“走，去吃点东西！等会鬼子又该来叫阵了。你这个主心骨可不能未战先垮呀。”

到了开饭的时间，老炊事兵戚巧嘴照例吆喝起来：“开、开、开……”

“开饭了！”王更有不耐烦地替他续完下文，“等你老这张巧嘴喊完，索性连晚饭一起开、开、开了！”

“也、也、也好，能吃的已经不多了，一天一顿，省、省着点吃。来，一人一个罐、罐头。”戚巧嘴给每个人发放一个斯帕姆罐头，还不时拖泥带水地劝人慢用：“别、别狼吞虎咽的，慢慢吃，别、别把叉子磨起火了！”

戚巧嘴天生口吃，但心灵手巧，尤其刀法过人，是位奇人，只不过他用的刀不是沙场上的屠刀，是居家必备的菜刀。本是一镇名厨，大隐隐于市，在小镇上卖小吃糊口。有次李克己行军路过，光临他店要吃香椿豆腐，只见他挥舞双刀，转眼将一块豆腐切成千丝万缕，再用手一掂，顿时化成豆腐丁，大小方正毫不相差，神乎其技。李克己尝了他厨艺后大为赞赏，又闻他对裁缝、剃头、修脚、煽鸡样样精通，是不可多得的全方位人才，便招在身边使用。只是戚巧嘴自弃刀从戎后，才干就没得施展，可谓埋没人才。

“天天吃午餐肉罐头，这玩意，真让人闻风丧胆，我现在真想吃口野菜。”陈凤语手拿着罐头摇头不已。

“整天扛着枪玩命，到头来还吃不饱饭，真让人心酸叹气！俺当兵也没什么伟大的理想，就是想天天能混个饱饭，俗话说：‘当兵吃粮’，天子还不差饿兵咧！”王更有嘴里叼着烟，正埋头进攻罐头，“不过，俺娘说过‘就老咸菜比吃空煎饼强’，这好歹比日本人的罐头好吃多了，小日本的牛肉罐头，俺怀疑里边装的是牛屎。”

“老王，你这觉悟可有点落后了。我们来打鬼子，完全是秉承着一腔报国热情，不是为了吃喝来的，你怎么这么没有追求？”吴小好边嚼着罐头边说，“跟你说实话吧，本来家里正张罗着给我娶个媳妇的，半梦半醒间就听到一声炸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我当时就热血沸腾，鼻涕横流，二话没说，直奔战场来了。好男儿，为国捐躯，是平生大幸！”

王更有不屑地说：“谁说俺没有追求？俺是种田的，晴天一身汗，雨天两腿泥，每天有三个饱一个倒，就是俺对人生孜孜不倦的追求，

比不上你城里人，个个都是热血青年、有志之士，让人敬佩！你怎么不务学习的正业，跑来打仗了？”

吴小好说：“好像有位学者说过：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喽！”

戚巧嘴身为伙夫，大家说吃不饱无异是对他的莫大侮辱，便给两个年轻人讲道理：“知、知足吧你俩，想想去年，从、从野人山撤退的时候，吃的那是、是、是什么？”

有人申辩说：“老戚，在野人山时候我们哪有什么吃，都是蚂蟥跟蚊子吃我们，想想真让人后怕，自己命大，居然没给吃死。”

“大敌当前，我们倒在这里忆苦思甜来了。”陈凤语身倚榕树的支柱根，端详着手中的罐头，大发感言，“记得当时我随周连长进入野人山，奉命寻找失踪的第五军和杜长官。在深山老林里，到处尸骸枕藉，好多整班的弟兄，围着坐在一起，就再也没起来。活着的人也个个皮骨支离，天上起阵微风，就能吹倒一片。那些幸存的弟兄一看到我们，都哭得不成样子。听他们说，好多的弟兄都是在睡着的时候喂了蚂蚁。晚上临睡前，还是有血有肉的活人，早上起来一看，就只剩一具骨架了，那种景象，谁看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众人不语，陈凤语接着说：“这还不算最骇人听闻的，听说大撤退时，有个工兵班误入了沼泽地，等其他人找到他们时，已经被成千上万的蚂蟥吸干了。后来，我还找到了一个同乡，他奄奄一息地倒在树下，浑身爬满了蚂蟥。我喊他的名字，他还睁眼看了我一下，那是他做的最后一个动作，眼都没力气再闭上了。那时候，我感觉自己也仿佛跟着他一起死了，虽说每天还在吃饭、睡觉，总有一种游离生死之间的恍惚，直到今年十月从印度返回缅甸，那个留在深山里的魂魄才重附体内。”

王更有听他满口华丽辞藻，似懂非懂，不满地说：“排长，俺读书不多，不像你们个个都是大学生，听不懂你那些生生死死老和尚化缘的行话，讲点通俗易懂的！”王更有读的书确实不多，听的书倒不

少，好在他记忆超群，听到什么新鲜的词汇就牢记在胸，以便随时随地翻出来卖弄。

“读书不多还整天文绉绉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博览群书，有一肚子学问呢！”陈凤语吃了口罐头，想缓和一下气氛，忽然笑道：“以前都是被鬼子追着跑，缺衣少食的；现在吃着罐头，鬼子在外为我们巡哨。这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稍停了一会儿，等众人都愕然看他，才话锋一转：“分明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要真是神仙才好，早腾云驾雾到东海去找龙王喝酒去了。”王更有问道：“排长，小鬼子按兵不动，在玩什么花招？”

“小鬼子可能在等，等他们的炮兵来了，一阵乱炮，把我们炸得外焦里嫩的，好来享用；或者，这是在用攻心战，他们另有所图。”陈凤语脸上余笑未尽，心里却是疑窦丛生，日军出人意料的没乘机来攻，内中必有蹊跷，可具体是什么原因，他也说不清楚，这暂时的平静，却隐隐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迫感。

王更有不禁又说：“这分明是个阴谋嘛！”

“啥，啥阴谋？”戚巧嘴好奇地发问。

王更有说：“俺说巧嘴哥，没学问就是没学问，这是军事，说了你也不懂。要论起架锅做饭，全营你数第一；要讲扛枪打仗，你肯定倒数第一。”

“就、就、就你有文化，还、还那啥河北玉狮子呢！”戚巧嘴白了王更有一眼，愤愤不平，“不给你做饭，饿得你两眼昏、昏黑，天旋地转，还、还、还扛枪打仗，子弹都扛不动。”他天生贵相，眼角生着笑纹，腮上含着笑靥，一张颇有吃福的大嘴更是载笑载言。两道弯眉高高居上，仿佛在比翼双飞；一双细眼与之遥相呼应，频频眨着，好像时刻都在与人暗送秋波——与生俱来这么一副“眉飞色舞”的欢喜之相，即使生气的时候脸上也不见怒容，语气反倒与表情格格不入，所以他和人吵架都不像吵架，倒像在打情骂俏。

王更有弯起一双细眼与他眉目传情，笑道：“没有你巧大妈，别人还吃不着臭豆腐了？”

“我让你吃臭豆腐！”戚巧嘴看王更有叉起一块肉往嘴里填，便伸手过去夺。慌得王更有一口吞下去，把剩下的罐头往身后藏，口里嚷着：“巧嘴哥，俺给你道歉，你可别公报私仇克扣俺的军粮！哈哈，这分明是个阴谋嘛！”

戚巧嘴提出跟王更有掰手腕、摔跤一较高低，王更有为五斗米折腰，连声讨饶。戚巧嘴看王更有都被吓成这样，足见自己威震四海，见好就收，满意地走了。

王更有吞完罐头把盒子随手一丢，吃空了的罐头盒落到地上，咣当作响。陈凤语灵机一动，上前俯身捡起空罐头盒，往里面塞个石块，远远地向外抛出去。

“排长，干吗呢？这个又炸不死人！”看到陈凤语的举动，大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陈凤语笑带诡异，故弄玄虚地说：“这个叫无药绊发地雷，日后自有妙用！大家吃完后都把空罐头盒扔到外面，也犒劳一下皇军。”

12

不但李营的官兵不知山崎四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连日军也不知他们的指挥官在配什么偏方。管尾少佐见山崎一不调兵遣将，二不挖沟筑垒，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忍不住问道：

“大佐，卑职有些不明白，为什么我军在相继攻克大龙河据点和敌军指挥所后，不一鼓作气拿下大榕树，为平田大佐报仇，反倒按兵不动，坐失战机，留给支那军喘息的时间？”

山崎自谓雄才盖世，大榕树只在股掌之中，成败已经定局，不争朝夕，恬然说：“带兵打仗，就要沉得住气。盘踞大榕树的敌人，利用方寸之地，竟能令平田大佐多次进攻屡屡受挫，是根难啃的骨头。如今支那军锐气正盛，如果此时强攻，据守大榕树的敌军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我军未必能够大获全胜。中国兵法中的最高境界是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军连夜击溃敌军指挥所，又迂回穿插，迫使敌军炮兵后撤，令其自顾不暇，无法支援大榕树的支那军。我今天围

而不攻，正是为动摇其战斗情绪，等支那军一旦松懈，我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支那军只有死路一条了，这就是垓下楚歌的办法。”

山崎引经据典，横生一番似是而非的理论，把自己都折服了，远远看着大榕树，踌躇满志。周围军官无不五体投地，自叹弗如。

玉城送上温暖：“大佐连日操劳，昨夜又一夜未眠，既然已定下妙计，请回指挥所安歇。”

山崎兴致正高，又给军官们现场演讲：“士兵们连日作战，并没有一人休息，身为指挥官此时更应恪守将礼，为三军表率。中国有部很著名的兵书叫《将苑》，书中称：‘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三略》里也有类似记载，我一直身体而力行。你们有机会也要找来看看。”众人肃然起敬，都感叹大佐知识渊博，爱兵如子，不愧当世名将。

玉城大尉叹道：“大佐真是中国通，让人深感钦佩！就算支那军指挥官，也未必能有这般见识。”

山崎呵呵一笑，顾盼自得地抚摸着泛着青光的下巴，可惜缺少了几缕美髯，否则神采不输关羽。他这样想着，各种奇闻怪论横空出世：

“想要打败你的对手，就要先了解他，找到他致命的弱点。支那民族是个没有自豪感的民族，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战争逢战必败，使得他们产生一种自卑心理，甚而对自己的文化也产生了怀疑，他们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为糟粕，激进、偏执、决绝地对待自己的文化遗产。就像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一边挥霍着祖上的遗产，一边痛骂祖宗的遗产害他无心上进，要把这万贯家业付之一炬，然后去学习别人的起家之术。自己无能，干祖宗何事？真是可笑！”

“这样一味地折腾，结果是弄得一无所有：物质上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八旗入关，奴役他们几百年，他们便认祖归宗穿起了旗人的衣服；精神上没有民族信仰，甚至连宗教信仰都没有，因为外国没有施钱的神，没有送子的神，财神和观音才没有从他们的供桌下撤下来。支那人喜欢亦步亦趋地跟在人后面加以模仿。现在的他们以为会走路

了，爬行的方法就要取缔，生下的孩子就要会跑，结果邯郸学步，新的步法没学好，原来走路的动作也忘记了，还得爬着。

“他们似乎忘记了老祖宗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们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像一群没有头脑的蝼蚁。这样缺少自信心的民族，是不配与我们一样活在太阳底下的，只能给我们大和民族做牛做马，因为牛马是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就像推磨时蒙上眼罩的驴子，只要有人用绳牵着，用鞭子赶着，它就任你驱役。”

“大佐高见！支那人数典忘祖，活该给我们做奴隶！”众人听了如此高见，对山崎敬仰之情油然而生，都拍手欢笑。

山崎言语妙天下，心满意足后，移情向大榕树，问身边的管尾：“管尾君，想必我们那位美国的朋友已回心转意了吧！”

管尾为了对付艾其逊，极尽平生所学，花样百出，但艾其逊就是守口如瓶，听山崎问起此人，便恨恨地回答：“回大佐，这个美国人软硬不吃，留着也没用，不如杀掉算了！”

山崎摆手反对，森然说：“软硬不吃，就要给他点不软不硬的吃。你把他带出来！这里正好要上演一场好戏，请他好好观摩观摩。”

“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应享受人身及荣誉之尊重……”艾其逊连篇累牍地背诵法律条款，被两个日军又拖又推带出来，他衣衫褴褛，脸上伤痕累累，已经无力维持昨夜的神气。

山崎依然春风洋溢，笑容可掬，亲切地上前问候：“艾其逊中校，鄙人军务繁忙，照顾不周，敬请包涵！”

艾其逊冷哼一声，佯佯不睬地说：“我是美军联络组中校军官，你们这样对待战俘，严重违反了国际公约。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和你们的天皇，总有一天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混蛋！”管尾向前，刷地将军刀拉出半截，刀锋森森地对着艾其逊的脖子。

“管尾君，对我们的朋友要彬彬有礼，不要动不动杀气腾腾的。”山崎喝退管尾。管尾瞪着艾其逊恶狠狠地把刀插入刀鞘，退到一边。

山崎又向艾其逊诲人不倦，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艾其逊无心和他争辩，索性闭上眼，运用起周文王生母太任的胎教之法：“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

山崎自负精通汉学，可惜不曾涉猎此道，一时无法支招，败了第一回合，但他能“虽怒不骂”，也算得胎教真谛。

“中校，贵国与支那互称盟国，那你愿不愿送你的盟友一程？在他们即将告别人世，飞向天国的时候，你可以为他们祈祷。”山崎只好使自己的杀手锏。

听翻译说完，艾其逊睁眼一看，见一队中国士兵五花大绑在他面前一字排开，吃惊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中校当然知道我们要干什么，现在就为你的盟友祈祷吧！”山崎狞笑着向管尾做个刀劈的手势。

管尾会意，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被绑着的中国士兵面前，和那个从容睥睨着他的中国士兵对视着，并抽出军刀助威，试图在气势上压倒这个支那兵。可对方的冷笑里分明带着几分嘲弄的意味，不屑地说：“来吧，小鬼子，给老子来个痛快的！老子是急性子，最恨人磨磨蹭蹭！”

“对，小日本，把你的刀再磨锋利点。”

“松绑！”管尾手指三个日军，“把子弹退掉，枪给他们！”

相对应的，三名中国士兵被解开绳索，活动活动发麻的胳膊，各从日军手里接过一杆佩上刺刀的枪，眼盯着管尾。

管尾长着一张幅员辽阔的大脸，猛一看去，脸上别无他物；如果再仔细查看，原来眼鼻嘴应有尽有，散见于各地。他现在也眼抿嘴，那些原本渺茫零落的器官可以忽略不计，仿佛神话里未开七窍的混沌。几个中国士兵不由得对着那个丑物笑起来，是小孩子到马戏团里看到许多新奇古怪的动物时发出的那种惊奇的笑。

管尾脸涨得发青，眼皮直抖，依然示意中国士兵来。三人传递一下眼色，同时扑了过去……

管尾“嗷”的一声怪叫，军刀挥起，在阳光下划出一道亮弧，随着颈骨断裂的声音，一个中国士兵的头颅飞了出去，滚到草莽之中。其他俘虏见战友罹难，纷纷破口大骂：

“小鬼子，我干你先人！”

“有种把老子放开，老子把你大卸八块！”

“不！不！”艾其逊失声惊叫，身如筛糠，瑟瑟发抖，摇头不止，声音在嗓子里乱作一团，颤声说：“你们这是对国际法的亵渎，屠杀俘虏，违反了海牙陆战规例，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他久经战场洗礼，对于死人已经习以为常，但对于日军这样野蛮的杀人方式还只是耳闻，没料到亲历会如此惊心。

山崎对这种场面司空见惯，言笑自若：“看来艾其逊中校对国际公约读得不细，拿着武器的士兵怎么能叫战俘？管尾君不辱使命，好！”

管尾阴森森地踱向其余的两个中国士兵，一对小眼睛若有若无，忽隐忽现，真正的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

两个中国士兵不禁凛然后退，就在间不容发之际痛失一名战友，这个日本军官身法之快令人心惊。

呀——管尾步履如飞，瞬间已到眼前，刀起头落，鲜血飞溅，又一个中国士兵直直地倒地。

山崎赞曰：“管尾君剑术过人，以一敌三还能如此从容，令人大开眼界！中校，贵国有没有这样英勇的武士？”艾其逊不答。

须臾之间，连夺二人性命，管尾面不改色气不喘，提着涔涔滴血的军刀，向最后一名中国士兵逼去。那个稚气未脱的士兵放弃了抵抗，把枪抛到地上，抬头极目远眺，最后看了一眼蔚蓝的天空，深深地吸口气，阖上双眼引颈受戮。管尾缓缓举起屠刀，大好头颅又将坠地。

“慢着！”山崎制止了管尾的下一步行动，向身边两个日军招了下手，那两个日军会意，点头去了。等两个中国士兵的尸体被拖走后，一阵狗吠，那两个日军各自牵出一条毛茸茸的黄物。

“狼狗！”剩下的那个中国士兵惊叫起来。

那两条狗半人多高，脸长嘴尖，呲着雪白的利齿，猩红的长舌头尖垂着黏液。日军对它们脑门上轻拍两下，便都坐在地上，不停地舔嘴咂舌。

山崎森森地笑起来，笑得让人毛骨悚然。

管尾挥刀在那个中国士兵的身上浅劈了几刀，鲜红的血染红了士兵的军装。

两条畜生饥饿难耐，闻见血腥味，“噌”地窜了起来，狂吠乱跳，迫不及待向伤兵身边挣。牵狗的日军解开了狗脖子上的索扣，大狼狗八蹄刨地，像离弦的箭，向伤兵直扑过去。

“弟兄们上啊！”被反绑着双臂的中国士兵们同声高喊，一群人挡在伤兵的前面，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狼狗的尖牙利爪。两条狼狗咆哮着，上蹿下跳，尽情地撒野，抓得布片飞舞，咬得血肉模糊，每一口下去，都引起一连串痛彻骨髓的凄厉。

支离破碎的军装散落一地，满地打滚的士兵被撕扯得肉裂骨露，腹破肠流……两条狼狗兀自咬噬皮肉，咀嚼骨头，津津有味。

艾其逊哪里受得住这种场面，两腿一软，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13

擎起手中木棒棒，舂出白米来喷喷香；

景颇姑娘真快乐，干起了活来说又唱。

耶噜，耶噜，说说咱的美好愿望，

耶噜，耶噜，唱唱咱心上那个郎。

……

山歌悠悠，即使狼烟遍地，也总会有一方净土。

暮霭中的山峦添了几分幽邃，如果密林如衫，薄雾如裳，那山头的晚霞便是未褪尽洗清的晚妆。鸟雀已经归林，开歌舞晚会似的群起聒噪。一缕炊烟，在山麓里徐徐飘荡，幽篁芭蕉丛中几幢简朴的竹楼微露檐角。

一头家畜小象，前肢套于藤条编制的双环内，在门前悠然地散步。克钦族人驯养大象是一绝，他们的大象无不性情温顺，已成为训练有

素的家畜，可帮主人看家护院、驮负重物，是克钦人重要的交通工具。唱歌的是一个克钦族少女，一双细长灵活的巧手，动作娴熟地用藤篾编制藤圈。

歌声没有引来郎，却引来了狼。芜蔓的小径上，出现了一队穿着黄皮的士兵，其中一个还用刺刀挑着一面大膏药。克钦族少女慌了神，扔掉手中的活计，飞快地跑进屋里闭上门，透过门缝惊恐地向外窥视。

“花姑娘……”日军在深山茂林里待久了，一个个性急得像发情的公狗，看到树杈都想入非非，恨不能爬上去蹭两下，发现了克钦族少女，几乎要喜极而泣了，当年在中国战场上说惯了的台词也脱口而出。

这些日军正是奉命出来抢夺大象的，在附近几个克钦族村落展开大扫荡。但因为枪炮声连日不绝，村里的土著早跑得精光，别说大象，连根象牙都没找到，气得日军一路放火，烧了好几个村寨，最后误打误撞摸到了这里，没料到这里不但有联队长需要的象，还有他们迫切需要的女人。

因为惧怕剽悍的克钦兵，日军没敢贸然采取行动，而是警惕地四处张望了一会儿，在确认没有危险后，才气势汹汹地排闥直入。几个日军去拉扯小象，另外几个去扩大战果，踹开了门寻找那个少女，小小的竹楼里挤满了日军。

“哟西！”一个长着罗圈腿的日军在墙角找到了瑟瑟发抖的少女，口水都要滴出来。这个罗圈腿的家伙比别人矮一头，如果把两腿拉直，估计也是正常高度。他有这样的条件却没去马戏团演出，还驰骋在沙场上为国效命，也姑且算作是身残志坚的体现。

那个克钦族少女不过十五六岁，正是有花堪折的年纪，裙衫里含苞欲放的躯体让日军心痒难耐，急不可待地欲逞兽行。

少女刹那明白了日军的歹意，无助地倚在墙角，双臂紧紧抱着腿，眼神里充满了乞求和绝望。

日军伍长是一个脸上布满了雀斑的家伙，他从怀里摸出一块饼干，逗引小狗似的在少女面前招摇着。少女摇头拒绝，雀斑伍长乘机在她脸上捏了一下，轻薄地笑了起来。

突然，门外传来清脆的脚步声，日军立刻警觉起来，他们的注意力纷纷转移向门外。趁着日军不备，少女倏然跃起，以惊人的速度尖叫着向门外夺路逃去。

“追！”罗圈腿反应神速，拉起枪栓首先追了出去，煮熟的鸭子还能让飞了不成！他们追到院里，看见少女扑到一个克钦老汉的怀里。

“呔！”这名五十多岁的克钦老汉大喝一声，把少女推到身后，手里横着一把两尺多长的景颇刀，对追来的日军怒目而视。

日军正在兴头上，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分别愣了一下，齐刷刷地举枪瞄准老汉。当发现只有老汉一个人，而且除了一把长刀别无利器，他们不屑地笑了。十比一，胜算在握。

“滚开！”雀斑伍长不想在这时候被扫了兴，挥着枪对老汉大吼，示意他让开，可饶他不死。

老汉不懂日语，也没有遵从的意思，女儿有难，做父亲的焉能袖手旁观。他握刀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几下，低声对背后的少女咕嘟了一句什么。少女流泪不从，他厉声呵斥几声，少女才拎起筒裙拧身便跑。日军对老汉不感兴趣，撇开他欲追少女，被老汉舞刀拦住。

“混蛋！”一个蓄着乱草胡子的日军见老汉不识趣，抡圆了枪托向老汉当头砸去。

老汉平日只用刀砍柴，对砍人缺乏研究，加上年事已高，自然抵挡不住，被枪托重重地砸到肩膀，当即趴在地上。几个日军扑上前去将他反剪双臂，用短索将其手脚牢牢绑住。

少女向山上跑，但很快被日军抓住。“玛——”她向山上大喊，大山回音，重复着她的话。

少女的发髻扯在雀斑伍长的手里，帽子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嘴角带着血迹弓着腰被拖得踉踉跄跄。她看到父亲瘫在地上，以为被日军打死了，便奋力向他挣去，嘴里发出撕心裂肺地喊叫。雀斑伍长不容分说，骂骂咧咧抡起大耳光要打。少女深知他魔掌摧花，惊叫着护住双颊。雀斑伍长刚才已经痛下杀手，现在手有余疼，抬腿踢了她一脚，一把抱住她的纤腰凌空提起，大步向竹林走去。

“玛——”少女双脚不着地，只有乱踢，对着大山又哭又喊。大山回音，重复着她的话。

乱草胡子突发奇想，把老汉也拖进竹林，抛尸似的丢在地上。丧心病狂的日军是要当着老汉的面侮辱她的女儿。在蹂躏妇女肉体的同时，还要折磨她亲人的精神。早在中国的时候，日军的先驱们就开了此类活动的先河，他们甚至逼迫中国百姓乱伦，并引以为乐。

竹林边乱作一团，几个日军淫笑着，饿狗扑食一般把少女扑在地上，一边上下其手，一边撕扯她的衣服。少女歇斯底里的哭叫反抗，这反倒令日军更加亢奋，越发欲罢不能。

罗圈腿被人群挡在了圈外，不停地踮起脚向里看。虽然他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但他只是个二等兵，无论比军衔还是比身材，他都低人一等，只好排在最后。

日军一旦兽性大发，所向无敌。少女的斜襟长袖短衫被扯开，内衬的白色胸衣也被一把撕烂。雀斑伍长嗷嗷待哺，有奶就是娘，立即张开臭嘴……

罗圈腿看得眼都直了，无奈身负看管老汉的神圣使命，不能扑上去吃两口，他早就把裤子脱了，急得在原地团团转。

“嗷……啊……”雀斑伍长挣扎着跳起来，捂着血流如注的耳朵哇哇乱叫，疼得又蹦又跳。

乱草胡子被吓住，少女向地上啐了一口，一块血肉模糊的东西滚落尘埃中，他忙捡起一看，原来是半个耳朵。

“浑蛋！浑蛋！”倒霉的雀斑伍长痛失半耳，心疼地狂叫乱骂。身为帝国武士的他素来以自己相貌堂堂为豪，呵护有加，即便脸上遍布雀斑，在本人看来，也等同藏品上积淀的包浆，平添几分古色古香。如今陡然缺了半个耳朵，成了残相，譬如缺角掉釉的古董，品相不全，身价自然也有所下跌。他咒骂着抬起脚踩在少女的小腹上，咬着牙用力碾着。少女疼得在地上扭动着身体，凄厉的哭喊声在大山里回荡着。

少女痛苦的哭喊令老汉心如油煎，他绝望地闭着眼，脑子里一片空白，两行老泪顺着脸颊滚落下来，濡湿了地面。

“噗”的一声，一支竹箭从密林中疾射出来，正中罗圈腿的喉咙。罗圈腿歪倒在地上，身子不停抽搐，两脚蹬着地，终于把两腿蹬直了。

林中光线黯淡，一个纤弱的身影轮廓缩在草莽深处，横着竹弩，通过望山瞄准了雀斑伍长，一扣悬刀，“嗖”、“嗖”两声，雀斑伍长身中双箭，也倒在地上抽筋了。

日军哇哇乱叫，抓起枪对着树林四下砰砰地射，惊起雀鸟满山飞。顷刻间，又有两个日军中箭倒地。

林子里一阵地动山摇，林木晃动，树叶哗哗地响。随着一声洪亮的嘶叫，两头大象钻出了林子。小象嘶叫一声，欢天喜地跑了过去。

两头大象低鸣几声，咆哮着挺起两根长牙，像两辆开足马力的大叉车，朝日军冲撞过去。小象也不示弱，紧跟其后，像一辆开足马力的叉车。日军慌了神，拖着枪四散奔逃，纷纷被后面飞来的竹箭射倒，大象赶上去，一脚下去，骨碎肢裂，再复一脚，踏成肉饼，连抽筋都没来得及。

林子里钻出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头上一顶红帽，穿黑色对襟窄袖短衫，下着红色筒裙，腿上带裹腿，典型的克钦服饰。

姑娘手里拎着景颇刀，挑断捆住老汉的绳索，把他搀扶了起来。走到少女面前，帮她掩好衣襟，然后手指轻柔地帮她梳理散乱的头发。

“玛！”少女惊魂渐定，趴在来人的怀里痛哭。

“不要哭了！”姑娘将鬼子的弹药全收入囊中，连手榴弹也悉数解了下来，背起一支日军的九九式步枪，开口说起了不甚熟练的克钦语，“这里危险，赶快离开，日本兵还会找来的。”

老汉回家略作收拾，便和女儿骑象上路了。姑娘随后跟来，她却不走路，在林子里穿梭。

林子里昏暗无光，受惊的鸟在树梢盘旋，几片树叶翩然飘落。由远而近的窸窣声引起姑娘的注意，姑娘警惕地停下脚步，轻轻拉起枪栓，背靠着一棵树侧耳倾听。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骤然响起，姑娘猛地转身，同时完成了举枪的动作，眼前也倏地伸出几支枪。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三只枪口对准姑娘的瞬间，三张嘴几乎异口同声地喊出一句日语。

姑娘也用大声日语回敬：“醒悟吧！”

没有人缴械，也没有人动手，时间在双方对峙的瞬间凝滞了，空气里寂静得可以相互听到对方的喘息声。

“宽待日本俘虏！”一黑大个士兵见没有反应，又用蹩脚的日语喊了一句，然后满口湘音轻声问同伙：“易明明，这个鬼子好像不懂日语！”

叫易明明的士兵是个长相寒瘦孤峭的人，说话声音也是清寒瘦硬的风格：“鬼子还有不懂日语的？你日语说得太差劲，是不是说错了？看我的——喂，你的，听着，中国国民革命军不杀俘虏，立即放下枪的干活，不放下死啦死啦地！放下枪，金条美女大大的有！”

“是个妹伢，给她美女她也不要！”另一个身材瘦削和易明明大同小异的同伴低声提醒他，说话也是一个味的湖南腔。

姑娘凭借着微弱的光线看看他们三个身上的军装，个个头戴钢盔，脚蹬皮靴，身穿咔叽斜纹布军服，冷笑道：“啰嗦什么，快放下枪！你们说的么子日语，连日本人都听不懂。”

三人听到对方说中国话，面面相觑，于是忙不迭地喊：“莫开枪，莫开枪，是自己人！”

“是自己人就把枪放下，子弹退膛！”姑娘冷冷地说。

三人见她孤身一人，倘若真打起来，人数上三比一，这么近的距离，我方还是有胜算的，而且对方还是个女的，无形间杀伤力锐减，便把冲锋枪保险拉下。

易明明说：“我们都放下了，你怎么不放？”

“你们让我放我就放吗？你们是哪部分的？报出部队番号！”姑娘持枪的姿势没变，喝道，“不要轻举妄动！我这枪不是唬人的，万一走火可对不住各位了。”

易明明答道：“我们都是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一营五连的，你是哪部分的？”

“新三十八师？”姑娘迟疑了一下，反问道，“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番号，那你们的师长叫什么？”

“当然是孙立人将军！”三人自豪地说。

姑娘不予置评，继续盘问：“一一二团团长是谁？”

“团长陈鸣人！”

“那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姑娘连珠炮似的追问。

“阎锡山！”三人恶作剧地笑起来，易明明嚷道：“喂，你要问就问点有难度的，我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姑娘脸色一变，道：“你们转向转到山西了吧，谁要是把生死置之度外就尽管继续胡说！”

“那是句笑话，缓和下气氛嘛！我们的营长是李克己，还要问我们排长吗？我们排长叫陈凤语，班长叫……”易明明见她枪口巡哨到自己脸上，明白枪打出头鸟的道理，赶紧高举双手，“大姐，把你的枪收起来好不好，万一真走火可不是好耍的？”

“谁问你们排长是谁了！”姑娘这才收回枪口，口气里流露出鄙夷的意思，“看你们也不像鬼子，一个个嬉皮笑脸的倒像皇协军。你们是不是逃兵？”

易明明慨然申辩道：“谁说我们是逃兵？前几天我们在于邦家掩护营主力后撤，后来一排也撤离阵地了，就我们仨被日本人的机枪压制在一个散兵坑里，趁着天黑才摸出去，被十几鬼子跟在屁股后面赶，一直追了俺们十几里路。在大山里绕来绕去的，结果被我们打死八个鬼子，其他的都跑了，我们才敢回来。”

黑大个说：“我们一直找不到营部，就顺着枪声找，刚才听到这边响了两声枪，就急忙跑过来，没想到遇到你了！你怎么拿着一把鬼子的步枪呢，我们差点把你当成日本奸细了！”

“遇上我算是你们走运，遇上心急的，先开了枪，你们早去见缅甸的阎王了。这个可是我缴获的战利品。”姑娘掂掂手里的步枪，又问他们：“你们打算去哪里？”

易明明道：“当然回营部了！我们得赶紧回营部报到，弟兄们别以为咱真死了，要是给我们往家里发一个阵亡通知，我们就完蛋了！”

“你们真的回来了？”姑娘声音忽然颤抖起来。

“笑话，不是真回来，还能是假回来？”

姑娘肩膀颤抖着，哭出声来，她赶紧用手捂着嘴，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从前面转回来的克钦少女不明白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老汉也不明就里，怒目仇视着三个士兵。

“玛，这次你是真要走了吗？”少女泪眼婆娑地拉着姑娘的手。姑娘默默点头，忽然面向老汉跪倒，双手合十，哽咽着说：“节书鼎巴代（谢谢）！”

老汉扶起姑娘，父女低语一番，少女接过父亲递来的刀鞘，将刀归鞘后左手递给姑娘，抽噎着说：“玛，这把刀送给你，以后可以送给你的心上人做定情之物！”

景颇刀历来作为克钦族民族精神的象征物，对克钦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除非对知己或者心仪之人才会解刀相赠。

姑娘收下了景颇刀，双手合十称谢不已。依依惜别后，姑娘拭净眼泪，跟三人说：“我对这里相当熟悉，方圆几十里地，我可以当你们的向导。”

“说了半天，你到底是谁？”这位来历不明的姑娘让三人感到困惑。

“第 200 师政治处宣传员沈晨！”

“200 师？开什么国际玩笑！你是人是鬼？”三人傻眼了。

“当然是人，活生生的人！”沈晨很镇定地说，“你们都转过身去，一起向前十步走。”

“干啥呢？”三人不明所以。

“我要换衣服。”依然镇定的声音。

“又不是去走亲戚，换啥子衣服？”

“多管闲事！你们快一点！”

“江湖儿女，还拘什么小节！”三个人只好从命，数着步数，向前走了十步。

“你们可不许转身，还要把眼闭上，我可是盯着你们呢，谁的头要动一下，我就开枪。”后面传来枪栓的声音，接着便是一阵窸窣作响，果然是换衣服的声音。

“好了，你们转过脸吧。”

“哇！”三个人回到原处，取出小手电对沈晨一照，齐声发出惊诧的声音。

“怎么样，相信我是第 200 师的政治处宣传员了吧？”

“妈呀，还是个少尉军衔！”沈晨那身已经破败的军装已经是最有力的证据了，三人除了惊叹，还是惊叹。

四人边走边重新搭话攀谈，易明明要帮她扛枪，讪笑道：“长官！听你口音我们都是同乡，真是幸会。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咱就不泪汪汪了，不是有句诗叫什么儿女不能共沾巾么？但是出门在外不容易，既然是老乡，以后相互有个关照。我免贵姓易，叫易明明，大个子叫施召宏，这个是杨重庆。我们对你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非常感兴趣，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点？”

沈晨不为所动，冷冷地说：“九死一生，能有什么传奇色彩？”

易明明吃了大亏似的，鼓着两眼说：“哎，我们可都告诉你了，做长官的可不能这样欺负人！”

沈晨冷笑道：“谁欺负你了？可都是你自己说的，我又没让你告诉我。况且下级向上级汇报情况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你是新兵吗？”

易明明无词以对，施召宏见兄弟有难，仗义执言：“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么子军事机密！”

所幸沈晨不是军统特务，不需要隐姓埋名，就说：“你们知道我是第 200 师的政治宣传员，姓沈名晨，还不够吗？不许喊我长官，我听着不习惯。还有，说话的时候别老向我敬礼，说不定哪里就埋伏着日军的神射手，专射杀长官的，你们可别害我。”

杨重庆道：“是，沈长官！沈长官单枪匹马，纵横缅甸山林，我们都佩服的不得了——你刚才对我们说的那句日语是什么意思？”

沈晨听他说到日语，便停来说：“现在到处都是日军，这时候乱走很容易被鬼子发现，等天黑得再深些我们悄悄摸近——你们有什么联络暗号没有，尤其是夜间的？”

“有，沈长官你听——”易明明啾啾学了几声鸟叫，引得树上还没安息的鸟纷纷响应。他洋洋得意地说：“我们一营的都练过这个，当然了，属我叫口最好，声音也最响亮！”

沈晨嫌他油滑，不失时机打击他说：“你学的是乌鸦吧！怪不得你们被几个日军赶得满山跑，原来你们在蓝姆伽没学到真本事，光去研究这些鸡鸣狗盗之术去了！”

易明明气得咬牙切齿，对着沈晨的后背虚晃拳头。

15

山林里漆黑一团。月亮孤芳自赏似的，只把自己周围一小片的地方映得朦朦胧胧，其他地方顾及不来，都在夜色里匿影藏形，什么都看不到。四个人在沈晨的小手电光的指引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摔了多少跟头，撞了多少回树。

施召宏终于焦躁起来，忍不住问：“怎么这么远，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别烦，长官这是带我们转圈子领略异国风光呢！”杨重庆倒能耐住性子。

沈晨一言不发，每走几百米，就用手电对着一棵棵树干上上下下地照着，终于在一棵树干上发现了一个箭头形状的刻痕。

“又找到一个！”沈晨在黑暗中无声地笑了，抽出刀子把刻痕削掉，用手电照一下罗盘，说：“诸位，我已经看到胜利女神手指的方向了，大家继续前进！”

易明明抱怨：“这都走了大半夜了，人困马乏的，不如先找个地方歇歇脚，明天再走也不迟。”

沈晨道：“这里可没有客栈供你歇脚，客官，前路漫漫，还是赶路吧！别像个小脚女伢子似的！”

“我们可是跋山涉水、马不停蹄地奔波了十几个日日夜夜，我腿都细了，脚也薄了……”易明明一路絮絮叨叨。

“嘘——”沈晨警觉地关掉手中的手电，“有人过来了！”

脚步声响起，有日本人叽里呱啦地说着话，四个人迅速地钻进草莽里。

透过乱草，看到十多个人影从眼前穿过，不一会儿，又过去一队，留下几个人在那里忙活起来。形势如此逼人，四人大气不敢出。凉意袭来，伏在草莽深处的沈晨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

月到中天，耸翠的山林间薄雾飘渺，空旷而寂寥，远处不时传来宿鸟梦呓似的夜啼。喜欢过夜生活的鸣虫，躲在暗处中唧唧复唧唧，时高时低，忽远忽近，声音时而间断，之间是让人不期待的空寂，仿佛电影换片时的白幕。前方日军对话的声音，就夹杂在鸟啼虫吟之中，像秋坟荒冢的鬼唱，依稀传来，让人蓦然惊心。

借着影影绰绰的月影，可以看到两个日军正挥动单兵锹在挖坑，另有一个日军端着步枪在旁巡哨，一个身形高大的人在树影中巍然而立。

易明明敛声屏气地自问自答：“小日本黑灯瞎火的在挖什么？也许在挖井，或是挖地道。”

施召宏也压低着嗓音说：“你怎么不过去问问他在挖什么呢，多管闲事！赶紧想办法绕过去，千万别惊动了鬼子。”

巡哨的日军划亮火柴，点了支烟，火光明灭的瞬间，易明明依约看到那个身形高大的人的面目，险些惊叫出来。

“是美国联络官艾其逊中校，看样子几个鬼子要把他活埋。”

“是我们的联军？”

“嗯，团部的联络官。”

“救他！”沈晨沉着地说。

施召宏吃惊地说：“沈长官，你……”

沈晨示意他不要说话，轻声地说：“三个日本兵，你们也正好三个人，一人解决一个，把联络官救出来。但是不能开枪，那样会引来更多的敌人。这个任务不算艰巨吧？”

杨重庆暗暗摇头，说道：“我的娘咧，开什么玩笑，我们平时和日本人面对面拼刺刀，三五个人对人家一个都不是对手，你让我们一对一，这不是白白送死是什么！”

“真脓包，我今天一个人就干掉三个鬼子都面不改色，你们一对一还吓成这样，真是阴盛阳衰的年代！你们从后面抄过去偷袭，又不是去比试武功，怕什么？再说了，还有我在这边掩护你们呢。”

易明明极不情愿地说：“我们可不是他的救世主，上帝自然会来搭救他的！”

“个个贪生怕死，只会吹牛皮，哪里还像个军人！美国人是我们的盟军，怎么可以见死不救！”沈晨恼火地说，“你们不去，我自己去，让你们这几个大男人在这袖手旁观吧。”

施召宏俯首听命，连声说：“去去去，长官息怒！长官都奋不顾身了，我们的小命还算什么！”

沈晨给三人分配好了任务，低声说：“你们一起动手，我在这里见机行事。万一你们失手了，我就开枪。”

“长官放心，绝对不会给你开枪的机会！”三人兵分两路，悄悄向日军的位置挪近，细微的声响都被虫鸣和挖土的声音掩盖了。

施召宏紧紧握着刺刀，心中不知默念了多少遍阿弥陀佛，眼看快接近放哨的日军，踩断枯枝的声音引起了日军的注意。

那个日军虽在吸烟，却耳听六路，当即喝问了一声。然后，随手把烟头丢掉，端着枪径直向施召宏藏身的灌木丛走去，用刺刀拨弄着

草丛。所幸施召宏长得比较黑，缩灌木丛里，秋水共长天一色，一时半会儿还暴露不了……

沈晨不禁为之捏了把汗，举起手中的步枪，瞄准了那个日军。“扑……”当她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一只受惊的大鸟从施召宏面前的草丛里直飞出来，掠过日军的头顶，转眼消失在夜空里。

正在挖坑的两个日军狂笑起来，那个日军被惊鸟吓了一跳，悻然转身回去，俯身去捡地上没有熄灭的烟头。施召宏见机不可失，猫着腰蹑起脚窜到日军的后面。捡起烟的日军刚一起身，冷不防被一条粗壮有力的胳膊从后揽住，还没来得及反应，一把冰凉的刀刃就划过喉咙……刚刚捡起的烟头又重新掉到地上。

正埋头苦干的两个日军听到声响，刚要抬头去看，易明明和杨重庆同时扑上去，把尖刀刺进他们的身体。两个日军挣扎了一阵，终于不动了。

被反绑手脚，嘴里塞着臭袜子的艾其逊，正闭眼默默构思发言稿，以备诘问他们“在天上的父”为何残忍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施召宏三人去解他的绳索时，他还以为日军挖墓竣工，要将自己安葬，奋力挣扎不肯就范。

沈晨迅速跑过来，扯掉他嘴里的袜子，敬个军礼，口称：“艾其逊中校！”

艾其逊顾不得回答，像溺水而幸未淹死的人钻出水面，先是一阵作呕，然后深吸了几大口新鲜空气，接着剧烈地咳嗽起来。

沈晨又叫了他一声，可怜的中校才恢复神智，激动得泪眼盈盈，语无伦次：

“太不可思议了，我的兄弟们！你们，太好了！是你们救了我，我该如何感谢你们？这一切都仿佛在梦里。哦，上帝，这该死的臭袜子让我差点窒息！我恨透日本人了，难道他们从不洗脚吗？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真让人难以置信！”

易明明见这位美国人比他还啰嗦，忍不住催促道：“请长话短说，这不是叙旧的地方，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艾其逊无奈地晃动着臂膊，说：“我的朋友，你们救了我，我真想和你们来个拥抱，可是我这该死的胳膊又疼又麻，根本动弹不了。哎哟——”

施召宏对西方两个大男人相互投怀送抱的礼节尤其反感，急得嚷起来：“中校，哪儿还有时间拥抱，快走吧！”

“我们要去哪里？”

“回营。”

“这万万不可，李营已经陷入重围，我们去了不是自寻死路吗？”艾其逊说完连连摇头。

沈晨道：“也没地方可去了，去李营等待救兵，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艾其逊点头说：“李营就被困在那边高地的树林里，我们一起过去。这里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工事，一定要当心！”

沈晨吩咐道：“易明明，你和施召宏搀扶着中校，大家赶紧撤离。”

“NO！NO！NO！”艾其逊摇头示意自己能走，易明明两人哪管他“NO”不“NO”，不由分说，架起他就走。沈晨和杨重庆断后，一行人乘着夜色向榕树林潜去。

16

“前面不远就是李营的据点了。”艾其逊指着前面一片黑黢黢的树影，示意大家停止前进，以免被哨兵误伤。

沈晨道：“易明明，快对暗号。”

易明明手捏两腮，啾啾啾地连叫了好几声。

静默等了一会儿，对面并无回应。易明明又啾然作声，对面仍无回音，倒惊醒了附近的宿鸟，随声附和地鸣叫了几声。

“怎么不灵了！”易明明学斑鸠叫，还没回应；他再学布谷，叫得啼血，仍无回应；他又是学公鸡打鸣，又是学鸭子呱呱叫，都无济于事。

“都睡着了吗？”施召宏按捺不住，想起古时小说里的投石问路，深受启发，摸起一块石头，奋力向大榕树方向投去。

这回有回应了，一串子弹“哒哒哒”地扫来，打得树叶凌空飞舞。他们赶紧俯在地上，齐声骂施召宏鲁莽，差点害死大家。

枪声惊醒了陈凤语，他抓起枪爬到哨位上，问哨兵怎么回事。负责放哨的士兵眼盯着前方，有些紧张地说：“报告排长，我听到那边不知道什么人在叫喊，还有人投掷手榴弹——但是没响——估计是鬼子在装神弄鬼，我就鸣枪示警了。”

“各单位注意，准备射击！”陈凤语打开冲锋枪保险，忽然对面传来几声鸟鸣，他让哨兵也学了几下。半晌，对面再次幽幽传来几声鸟鸣。

“鸣信号枪！”陈凤语举起冲锋枪开了三枪。

对面回应了三声，暗号对上了。

“弟兄们，别乱开枪，好像是自己人！”陈凤语正说着，周友良也跑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大家也怀疑对面是自己人，又怕惊动日军，不好大声喊叫，最后决定陈凤语带几个人过去看看。

陈凤语担心惊动敌人，敌人其实早被惊动了。当哨兵的枪声骤然而起，附近的日军以为中国士兵要趁夜突围，纷纷向枪响的地方围拢过来，鉴于夜色深沉，敌情不明，都对着黑暗处胡乱地放枪。

陈凤语带着几名士兵冲到距沈晨他们几十步远的地方，喝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排长，是我们！”易明明喜出望外，几乎要欢呼起来，“我，易明明，还有施召宏、杨重庆都在这里，别乱打枪！”

陈凤语问道：“你们几个人？”

“五个人！”

“快点爬过来，我们掩护！”陈凤语见远处影影绰绰有数十日军正向这边举步如飞，忙举枪疾扫过去，几个日军中弹倒地，其余的都躲在草丛中只顾放枪。

易明明连滚带爬地过来，看到陈凤语，乐不可支地说：“排长，你们撤退了怎么也不说一声，把弟兄们丢了不管，害得我们在山里转悠几天。”

“看你小子整天春风满面的，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两天到哪儿云游去了？”陈凤语扬手对他头盔拍了一下，“大家小心跟着我，我们在这里布了下‘八阵图’，树上有集束榴弹，地下有地雷，不知道‘生门’的，可是有来无回了。”大家都小心跟在陈凤语后面，莫敢大意。

蜂拥而来的日军哪知底细，不敢靠近榕树林，又担心中国士兵抢入自己阵地，只远远地放了一通枪，见中国军队没有还击，便也不来追——如果能井水不犯河水，日军也乐得不擅离职守。

陈凤语把他们领进掩蔽洞里，点上蜡烛，豆大的烛火摇曳不定，仿佛就要熄灭，忽而又跳动一下，大放异彩，把溶洞照得四壁清影。

“艾其逊中校！”李克己闻讯匆忙进来，向艾其逊行个礼。艾其逊随手取过一个水壶，仰脖子就灌，等恢复了元气，上前将李克己当胸抱住，激动地说：“亲爱的李少校，你英勇的部下救了我，也挽救了我一生的名誉和前途，我对你们表示感谢。”

寒暄几句，李克己询问团部情况。艾其逊摇头表示不知，把自己被俘的经过，以及日军见他宁死不屈，如何气急败坏要把他暗害，后来几个中国士兵突然现身，使他死里逃生，简述一遍，最后说：“对不起，各位，我现在又累又饿，能否先给我点吃的，然后让我美美地睡上一觉？还有，我被日军打伤了，浑身疼痛，你们这有没有救护兵？”

李克己说：“中校受伤不轻，来人，快叫救护员，把艾其逊中校扶到野战帐篷里休息养伤。”

易明明忽然记起什么，向李克己介绍沈晨：“少校，我差点忘记了，这位是第 200 师的政治处宣传员沈晨少尉。”

李克己方才只顾和艾其逊说话，未暇旁及，不料身后居然站着一位女军官，迟疑了一下，问道：“我看你怎么有点眼熟？”

沈晨从容答道：“李营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在武汉就见过，我还有幸和李营长比试过枪法呢！”

李克己沉吟一会儿，恍然醒悟，笑道：“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不服气的女大学生，大家闺秀，不务学习之正业，半夜逾墙而出，

毅然投笔从戎，当年可是名闻全军啊！我当时见你时，你还是一脸的学生气和大小姐做派，哪像现在灰头土脸的，难怪我认不出来了。好，好，我一营今天不仅三条猛虎归林，又迎来一个智勇双全的花木兰，如虎添翼，实在可喜可贺！”

沈晨说：“李营长，我可不是来投奔的呀，我是来送还士兵的！”

“你是第 200 师的政治处宣传员，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李克己疑惑地问。

沈晨说当年随部队进入野人山，自己迷了路，差点饿死，幸被克钦老汉一家收留。当她说在林里遭遇易明明等人那段时，易明明嘴快，早抢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滔滔说来，讲得神采飞扬，讲完了不住地摇头感叹：“唉，真是，无巧不成书！”

阵地上来了个女兵，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溶洞口就被挤得水泄不通。沈晨两腮微透红晕，略显局促。幸好周友良过来把士兵们都哄走了。

李克己说：“折腾半天，弟兄们都累了，我去让老戚给你们送点吃的来。另外，陈排长，你们排不是有个野战帐篷吗？给我们的沈宣传安排个下榻之处，咱们可不能怠慢了人家。沈宣传，我先送中校去疗伤，委屈你在这稍等片刻。”

沈晨含笑点头：“客随主便！深夜造访有失孟浪，还希望李营长不要见怪！”

王更有不耐烦：“哎哟，这里是战场，不是考场，各位大秀才还有心情咬文嚼字。就凭他们几个，一根寒毛没伤就进来了，看来小鬼子也没布下什么天罗地网嘛！弟兄们抄起家伙，赶紧突围出去，省得憋在这里跟妖怪修炼似的！营长，你一声令下，俺王歪头在前面给弟兄们开路。”

沈晨说：“你说得倒容易，我们可不是散着步就进来了的。”

“进来容易，出去就难了。”陈凤语道，“我们可不是三五个人，人多了集体行动很容易暴露。一旦被敌人发现，不但突围不成功，反倒可能遭到重创。”

“就算出得去，估计走不多远就会被敌人追上，反倒陷入被动，不如固守待援。”李克己又交待几句，陪艾其逊先走了。

不多久，戚巧嘴来送食物。他打着呵欠，睡眼昏花，一路念念叨叨而来：“三、三更半夜的鬼子不、不来折腾，不好好睡觉，还、还、还吃什么夜宵呢！”

“老戚！你还没死呀！”施召宏张开双臂，老鹰捉小鸡似的扑上去将戚巧嘴整个抱了起来。

“死、死、死不了，我以前算、算过命，是长寿之相。你们都活着，——放、放我下来，我腰被你勒、勒断了！”戚巧嘴从他双臂里挣开，一眼看到沈晨，惊诧地问：“这还、还抓个女俘虏？”

吴小好不知高低，插嘴说：“你咋不说是缅奸呢！现在可是缅奸横行啊！”

易明明闻言面露愠色，怒说：“这位弟兄，你眼睛让灰尘迷住了吧，被机枪扫到了吧，缅奸有沈少尉这样英姿飒爽的形象吗？”

施召宏和杨重庆也附和道：“言之有理，这样污蔑咱老乡，你真该把眼珠子挖出来好好洗洗！”

吴小好自知失言，见三人一起兴师问罪，不敢回敬，只讪笑着眨眼，连连说自己有眼无珠。

王更有将枪向地上一顿，霍地站起，揎拳捋袖说：“哟，这阵势是想欺负人咧，人多势众吗？俺看你这几张嘴也该放到尿盆里洗洗！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别一看到花枝招展的大姑娘小媳妇就大献殷勤，对弟兄横目竖眼的。再说英雄救美也不是这样的！”

沈晨听他说话粗鄙，心中不快，赧然说：“这还有打抱不平的，你是什么人物，敢胡说八道！”

王更有被她抢白了一番，又不好直接告诉她自己是什么人物，机枪手名声不响，说出来不够振聋发聩的，就胡吹乱侃说：“好汉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大名鼎鼎的机枪班王更有便是，堂堂榕家寨分堂主。这位吴小好，现坐榕家寨第五十六把金交椅，江湖人称山猴子的便是！”

沈晨哂笑道：“什么榕家寨？你当这是水泊梁山哪！无名小辈，大言不惭。歪着头干吗，不服气啊？”

王更有生平最怕跟女人斗嘴，打又不能，骂又不疼，最后一句总是她的，只好自认不是：“服气，服气，俺好男不跟女斗！”

沈晨哼了一声，听有人冷笑，便转向那人发难：“这位是陈排长吧，请恕我直言，孙师长带兵素来以纪律严明、军容肃然著称，你的部下却有这些饶舌的兵油子存在，官不像官，兵不像兵，不伦不类，一个个跟从土匪窝招安过来似的。这次真是不虚此行，算是长见识了！”

她这番话无形间使自己失去三个作战同盟——易明明等人不料她这番话把他们也株连在内，刚刚还并肩作战，一下子壁垒分明，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

陈凤语见她咄咄逼人，反唇相讥：“沈少尉身为政治宣传员，整肃军容，宣传卫生，编编战地小报，喊喊战斗口号，没事唱唱歌、跳跳舞也是职责所在。可这里是你死我活的战场，不是绣阁闺房。弟兄们已被围困数天，沈宣传那些口号，能救我们一营二百多弟兄的性命？我的这些弟兄，虽然平时嬉皮笑脸的，但打起仗来个个生龙活虎，随便拉出一个都是铮铮铁汉，谁也没给新三十八师丢过脸！弟兄们学识浅薄，言语冒犯，沈长官大人大量，多多包涵。以后弟兄们穿针引线，缝补衣服，还要向沈干事讨教呢！”

沈晨听他几句话就给自己三易其官，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反攻，愤然作色，委屈得眼泪就出来了。

“你们几个男人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我流落在这里，受了磨难，就盼着自己人有朝一日能杀回来，怎么会是你们这样的人？”说到动情处，泪如雨下。

王更有慌了手脚，急得搔头摸耳地劝说：“革命军人，怎么还哭鼻子呢！”沈晨哭得更厉害了，成了泪人。

陈凤语也不敢吭声了，点上一支烟，默默地抽，听隐蔽洞外面阔叶的滴水声滴答作响，配合着沈晨低声的抽泣，沈晨的眼泪与水滴声

保持一致，啪哒啪哒落地。当外面的水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密集，万万千片叶子的滴水声连成一片，仿佛下了一场小雨，就再也听不到沈晨落泪的声音了。

第四章 求救

“唉……”她忍不住神情沮丧地叹息了一声，这一声轻叹，像是夜深人静时廊檐的一滴水响，落到每个人的心窝，激起空旷无穷的回音。她不敢回头去看大家写满失落的脸，又把频率调整一遍，打算作最后一试。

过了几分钟，沈晨心里咯噔一跳——耳机里传来一阵短促的响声：嘟嘟嘟……

“有回音了！”她忍不住大叫，大喜过望，屏住气，再仔细听，耳机里又重复了一遍回叫讯号。半晌，她才颤声说：“是总指挥部，没错！”

“赶快发报！”李克己热血沸腾，猛地一拍桌子。众人也都如释重负地相视而笑，只要能联系到总部，就有希望。

17

拂晓刚过，一阵纷沓冗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踏着熹微的晨曦步入日军指挥所。支那军人竟然堂而皇之出入皇军防线将艾其逊救走，如入无人之境，令山崎四郎大为震惊，盛怒之下，将手下将佐逐一训斥，严令加强防守。

“报告，师团长来电！”

山崎四郎接过电报，手按胸脯，一副扪心自问的神情。读罢之后，鼻孔朝天，黑眼珠高高在上，剩下的部分仿佛水墨大师作品里的留白，给人想象的空间。思酌了一会儿，疾走到兵棋地图前，其余官佐纷纷围上前来。

“根据那个美国联络官的供述，现被我军围困在榕树林的支那军是敌军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第一营，人数不足二百人。一一二团的主力分散于新平洋、宁便、卡劳、宁干萨坎一带，该团三营已在大洛盆地攻占了拉加苏；新三十八师一一四团可能进出塔家铺、卡拉卡一线。

我已于昨日向师团长田中新一将军建议，增派五十六联队进出胡康河谷，围歼敌军一一二团各部。根据我的建议，师团长已电令五十六联队在长久竹郎大佐的带领下进攻一一二团，我部全力进攻大榕树守军。”

山崎向众人传达了师团长来电的精神后，在兵棋上反复推演。随着一枚枚标着各队番号的棋子在地图上移动，参谋们随时报出棋子代表的兵力、时间、方位等作战要素。推演的结果让山崎深感满意，他手按着指挥刀，一脸豪情壮志，慨然说道：

“各位帝国的勇士！师团长已令我部即刻全歼于邦家的敌军。这几日的战况，已令师团长大为光火。区区二百名支那军，在弹丸之地负隅顽抗，竟然使我近两千皇军一筹莫展，连日不能攻破，连平田一郎大佐都以身殉国。想当年支那首都南京城也不过数日内便被我军占领，今番何以威风扫地？实为我五十五联队之耻！帝国之耻！大龙河渡口是敌军进出于邦家和获得补给的主要通道，而这棵大榕树则是守卫渡口的必由之路。大榕树不除，后患无穷。由我亲自指挥战斗，务必拿下敌军阵地，以雪前耻！现在部署如下：

“一、集中所有轻重机枪，向大榕树深处可能架设机枪巢穴的地方密集扫射，达到拔掉或压制其树上火力点的效果。

“二、在机枪的掩护下，以掷弹筒配合九二步兵炮猛轰大树周围据点，消灭地下掩体中的支那军之轻重机枪阵地。

“三、用小部队从三面以分散队形向大树冲击。第一大队担任主攻，第二大队担任协助攻击。第一大队组织榴弹兵用疏散队形，从三面匍匐前进，逼近榕树林后，先投掷手雷，旨在消灭掩体死角未被歼灭的残敌，为第二大队铺平道路；第三大队做好防突围部署，不得走漏一人，务必全歼敌军于榕树林。

“四、在五十六联队赶到之前，以一个中队的兵力，与支那军炮兵阵地相峙，或围而不打，或取佯攻姿势，并以小分队穿插渗透，形成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之势，使其无暇支援大榕树敌军，并吸引、消耗其弹药。支那军轻装而来，炮弹不多，经不起消耗。另电告即将赶

来的五十六联队，设多股伏兵穿插迂回于其可能的退路上，一俟拿下大榕树后，再一齐出击，将其聚而歼之。”

说罢右手一挥，仿佛在他谈笑间，大榕树的支那军已灰飞烟灭了。

18

浩浩荡荡的日军向榕树林方向渐渐围拢，无数的小股士兵利用着繁茂植被缓慢移动，渗润着榕树林周围的林空地带。重机枪向大榕树疯狂扫射，乱叶飞舞，被打断的树枝掉下来，零敲碎打地落在李营士兵的钢盔上。

陈凤语张开嘴狠狠地吸了口气，想借此来缓解一下窒息般的急迫感，可刚一张口，便被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呛得一阵咳嗽，身体像站在刚发动的火车上剧烈地震颤。随之而来的是此起彼伏的巨响，以及铺天盖地罩下来的灰土、石块，混合着浓重的硝烟味道，连同断枝碎叶一起，“劈里啪啦”地砸在了他们身上，敲得钢盔叮当作响。

“快起来！敌人开炮了，全部进入隐蔽洞！”陈凤语顾不得身上的泥土，大声地催促蜷缩在战壕里的士兵。地面蓦然一阵剧烈地抽动，他脚下不稳，摔倒在堑壕的胸墙上。等他手撑着土壁爬起来，耳朵里像钻进了两只绿头蝇，嗡嗡地响个不停，眼前如同有成群结队的蚊虫嗡嗡在飞，下意识地挥手驱赶，蚊虫一哄而散，即可又蜂拥而至。

有人看到他奇怪的举动，大叫了他一声。陈凤语使劲地摇头，才从蚊蝇比翼的眩晕中摆脱出来。

堑壕里的士兵全部鱼贯进入溶洞，大榕树周围的据点只留哨兵在树上观测敌情。

守在溶洞里的王更有却兴奋异常，大声叫嚷：“鬼子放鞭炮了，真热闹，跟过年一样！”

透过溶洞的射击孔向外看去，陈凤语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刚才那发炮弹就落在战壕的边沿，与自己刚才所处的位置不过十几步，如果炮弹再往前一点，自己未必能全身而退。

东南亚战争后期，日军中能百发百中的炮兵老手基本上伤亡殆尽，不得不起用一些经验不足的二把刀来操作炮火，使得日军步兵炮火的

命中率大大降低，往往十发炮弹倒有九发偏离目标。当然，也有百发百中的时候，前提是炮手操作失误了。

一通狂轰滥炸后，大榕树寂然一片，中国士兵仿佛已丧失了战斗力。浓浓的硝烟中，日军负责主攻的第一大队呈分散队形，开始向大榕树逼近，紧跟着他们的榴弹兵也携带着大量的手榴弹，准备在逼近中国军阵地后消灭敌军残余力量。

匍匐在前的日军试探着向大榕树打了几阵枪，全无回应。一个日军壮着胆子从地上爬起来，学鸵鸟侦察敌情的样子，伸长了脖子左顾右盼地侦察半晌，其他人也跟着一个个从草丛里探出身子猫腰而行。他们的注意力很集中，紧盯着越来越近的大榕树，谁也没有发现灌木丛中如蛛网缠绕的细线。

一个榴弹兵慢慢地把手榴弹保险销拔除，同时，轻轻向前迈了一小步，就在他左腿脚尖刚刚触地的瞬间，感到地面微微陷了一下，倏忽腾起一股烟尘。他顿觉身轻如燕，如同平地升仙，腾空而起，然后化整为零，分散落到地上。

其他日军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沉默许久的大榕树上传来机枪的声音，如滚滚惊雷，雷声大，雨点也不小，子弹像暴雨般倾注在日军身上。日军或惊慌失措就地卧倒，或手忙脚乱向前冲，不是绊到集束手榴弹，就是踏进地雷阵。爆炸声此起彼伏，绵绵不绝，日军被炸得人仰马翻、失魂落魄，许多四肢不全或者五官不整的日军哀嚎着被同伴拖了回去，在草丛中留下无数道淋漓的血痕。

几个侥幸未被炸死的日军，奋力将手榴弹投向李营火力点。“轰隆”几声，沙砾乱飞，据点外的一棵小树被炸翻。日军以为得手，遂蜂拥而上，掀翻鹿砦，狂呼着冲向李营阵地。眼看据点唾手可得，孰料黄一奎和余猛两人出乎意料地从战壕里一跃而起，架起重机枪，突突突，突突突，一连贯的子弹狂甩过去，嗷嗷叫着冲上来的日军被拉锯似的枪火打得千疮百孔。

隐蔽洞里，王更有从射口盯着前方开阔的草丛，紧扣扳机，“哒哒哒”一梭子弹打出去，刚刚冲上来的几个日军倒在地上。

“火不够，加柴火！”他扯着嗓子吼叫，旁边的吴小好赶紧将一排柴火推进炉灶，柴火燃烧了，火烧得更旺了，日军又倒下了一地。

在中国士兵强大火力的压迫下，日军的进攻逐渐零落。陈凤语带着几个士兵迅速爬上树，端着枪寻找目标，只要看到草丛里有异常骚动，就一个短点射过去。

日军第一大队出师不利，第二大队只好暂时取消了进攻。战场给人以暂时的清静，只剩下弥蒙人眼的硝烟。

李营士兵在树上居高俯视，鹰临天下一般。陈凤语看见远远地一个日军军曹从草丛中蹿出来，弓着腰，撅着屁股，像只被迫猎的野兔，以万里追风的速度仓皇奔逃。

“打！”陈凤语大吼一声，大家打猎一般纷纷抄起枪对着那个日军射击。无奈相距太远，无法命中，子弹打得他身后草茎迸飞。那个军曹机敏过人，逃生经验丰富，听到身后枪响，就往旁边的灌木丛深处一钻，不见了踪影。

当大家一齐对着那簇灌木乱射，他却神出鬼没地从另一个地方一跃而出，快马加鞭，飞也似的夺路而逃。

“跑得比鸵鸟还快，便宜他了。”陈凤语打光了子弹，眼睁睁看着日军逃出生天，悻然退出弹匣，“大家不要打了，注意节省子弹！”

“砰！”一声枪响，清脆而刺耳。

飞奔中的日军臀部一震，鲜血飞溅，脚下变得趑趄不稳，却没有倒地，两手捂着屁股蹦蹦跳跳向前蹦跶了几步。紧接着又一声枪响，日军脑袋上的钢盔飞了出去，整个人如同一桩木头栽倒在草丛中，还心有不甘地撅了几下屁股，可惜再也没有爬起来，屁股便也不动了。

“好枪法！”目击了这一幕的官兵齐声叫好。

陈凤语也暗暗喝彩，转身一看，不禁意外地咦出声来。

在他右手方向较高的树干上，隔着摇曳摆动的枝叶，沈晨手里端着九九式步枪，还保持着射击的跪姿。宽大的军装掩饰不住她腰臀之间曼妙的曲线，帽檐下几缕青丝飘拂在腮边，犹如初春的柳丝漾着湖面，无意间给冷峻的表情增添了几分媚态。

沈晨眼梢瞥见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针锋相对地用眼神自卫。陈凤语赶紧收回目光，手忙脚乱地装弹匣，心里着实惶恐不安。

沈晨自昨夜以来，一直对陈凤语的那番话耿耿于怀，今天终于扬眉吐气，眼瞥着陈凤语，大动作地开栓抛壳，扬声说：“陈排长，听易明明夸你的枪法厉害，例无虚发，今天有幸见识了一下，打草叶子果然弹无虚发。”语气里嘲弄的意味比阵地上的硝烟味还浓郁。

陈凤语无词以对，只好高挂免战牌，按兵不动。

“陈排长昨晚一番话壮怀激烈，今天为何装聋作哑，一声不响呢？不会是在考虑向我请教怎么穿针引线缝补衣服吧？”沈晨不依不饶地继续挑衅，还援引陈凤语的话反制其身，大有把对手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决绝。

陈凤语被逼得无路可逃，幸好众人一起鼓噪，无意间给他解了围

“枪法准呐，沈宣传英勇无敌，才貌双全，不愧女中豪杰，好！好！好！”啧啧称叹的。

“沈少尉，别咄咄逼人，国难当头，大家要尽弃前嫌，一致对外。”晓以大义的。

“陈排长一刀毙命，沈少尉百步穿杨。”大肆吹捧的。

“沈宣传好枪法！排长，和她比试比试！”借机起哄的。

沈晨傲视群雄，喝道：“比试什么？弹药很充足是不是？这么多人打一个都打不倒，还敢说什么比试！”

“你用的是九九式步枪，比我们的枪杆子长，一寸长，一寸强，请沈宣传对这点加以注意！”一个士兵伸着脖子据理力争。

沈晨冷笑着说：“还理直气壮哪！在你们陈排长的带领下，正应了那句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不过，最后陈排长还能想到不要浪费子弹，也算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觉得出够了气，脸上荡漾着胜利的浅笑。

陈凤语被她的世俗之语奚落得无地自容，从理论上讲，步枪比冲锋枪射程更远而且精确度更高，可是忙乱中十几杆枪打不中一个逃窜

的日军，浪费许多子弹不说，反倒让一个宣传员一鞭先着，感觉上像是一群主治医生束手无策的病情被一护士给确诊了，说出去都让人汗颜，因此面对沈晨鄙夷不屑，也不好拍案而起，把声音控制在正好能让她听到的程度，说：“沈宣传一手好枪法，令卑职深感佩服！得饶人处且饶人，也显得宣传员有胜利者的大度。”

沈晨本来还要借机穷追猛打，但为了拥有“胜利者的大度”，痛失良机。

日军不甘心草草收兵，又进行了几番试探攻击，为了提高命中率，他们试图将步兵炮和掷弹筒向前移动，近距离轰炸。李克己见状，命令机枪连：“把咱们的大家伙亮出来，专打他的炮手！”

士兵们抬出来八门极具射程和威力优势的 60 毫米和 81 毫米迫击炮来，将迫击炮固定位置进入临战状态。训练有素的炮手发现日军掷弹筒的位置后立即获得射击诸元，调整炮身的俯仰角度，一切就绪，只等营长发令。

李克己说：“给我瞄准了，省着点打！让鬼子见识下高射机枪平射的厉害！”

这自然是不消吩咐的，60 毫米和 81 毫米迫击炮猛烈的火力向日军炮兵阵地进行压制性轰击，威力之猛，前所未有。炮手们还觉得意犹未尽，日军炮兵就已被打得落花流水了。

19

山崎四郎理智地停止了这种毫无意义的进攻，支那部队的火力、战斗力和意志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尤其是可四面对敌的防御工事，火力覆盖得密不透风，几乎找不到丝毫破绽。更为棘手的是，敌军高射炮的威力无与伦比——刚才已经领教过了。大榕树上的机枪不除，掷弹筒就不敢向前推进半步。除非使用特种弹，否则即使轰炸强度再加强一倍，恐怕也无济于事。

山崎举起望远镜望了一眼巍然屹立的大榕树微微叹了口气，他想起兵法上说的“勿以军重而轻敌”，不禁为自己的轻敌而深感懊悔；又暗怪远在千里之外的师团长不了解军情，盲目地督促自己进攻；如果

按他原定计划，只是把支那军围住，待其突围时候将其一网打尽，就不会有今天的惨败。

他狼狗一样来回踱着步，不时长吁短叹，忽而又阴森森地笑起来。见他表情宛如洞庭湖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站立一旁的管尾等人莫不一头雾水。

“诸位，师团长命我部即刻拿下大榕树，可大榕树的敌人无论火力、斗志均不在我皇军之下，我想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进攻，另寻良计，但是军命难违，真让人无所适从啊！”山崎故作姿态地说。

玉城出列说道：“大佐，你熟谙中国兵法，难道忘记了中国有句古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卑职以为，大佐身为指挥官，当然可以按战场形势的变化而便宜行事。目前大榕树之敌余勇尚在，我军一时恐怕不能得手，但如果用困守之计，敌人是撑不了多久的。”

“玉城君此言正合我意，刚才的话不过是试探大家罢了。”山崎仰天大笑，当笑声停止，脸上的笑容也荡然无存，好像那番表情还没生长牢固，便被他低头时候甩掉了，可见山崎不但精通中国兵法，还研习过川剧的“变脸”绝活。“构筑工事，把支那军困死在榕树林！我们不断佯攻和派出小股袭击，吸引敌军消耗弹药。不出三日，支那军缺水少食，人心浮动，不战自乱。一旦弹药消耗殆尽，就是大罗神仙下凡也挽救不了他们束手待毙的命运。”

于是，榕树林周围出现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许多挖壕筑垒的日军赤膊上阵，挥舞着锹镐，干劲十足。十八师团的士兵大都是矿工出身，终年挖煤采矿的经历练就了一身穿山甲的功夫，让他们挖沟开堑正是发挥其特长。日军重操旧业，得心应手，工程进展神速。日军指挥官为鼓舞士气，把留声机搬了出来。很快，留声机飘溢出《君之代》的旋律，在阵地上空回荡着。

李营的官兵观戏一样爬到大榕树上观望，看周围尘土飞扬，都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王更有一上树就惊呼起来：“这仗还没打完呢，小日本就开始给自己挖坟地了！”

吴小好也拍案惊奇：“听，还放哀乐呢！”

陈凤语笑道：“你两个真会胡诌乱傍，这是日本音乐《君之代》，是日本人节日庆典上的必放曲目。据说日本人听到这个曲子，就能精神倍添，跟中国的大官看到钱财时的心理效果是一样的。我们都恨日本人，但又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咱们的满朝文武百官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才是国家之大幸，百姓之洪福！”

凝视日军阵地一会儿，陈凤语把王更有、易明明、杨重庆、施召宏四人叫到身边，命令道：“你们几个守在机枪巢，只要日军进入射程就瞄准了打，千万不能让日本人把战壕挖到咱的眼皮子底下。一旦日军在一百公尺范围内立足，他们装备的掷弹筒就可以有恃无恐地轰击我们的防御工事了。敌军掷弹筒的威力大家是领教过的，我们现在最佳的自保方法就是以攻为守，不能被日军掌握了主动权！”

大家依令去了。果然，日军并不安份守己，几次要战壕向大榕树方向延伸，位于李营的数个火力点开始交替射击压制日军，日军三番五次企图逼近，都被乱枪打退。由于地处山区，日军阵地的壕沟很快就遭遇到了岩石层，挖掘进度逐渐缓慢起来。

瞭望哨上，周友良望着干劲高涨的日军，忧心忡忡地说：“营长，日本人的用心何其良苦，看这情形，分明是想要将我等困死在这里。”

李克己冷笑道：“何止是困死，敌人还要把咱们拖死、累死！等着看吧，过不了几天，日军就得给我们唱一出‘维护大东亚新秩序’的陈年老戏。他们想不费一枪一弹，等着我们像当年的英军一样列队出去接受他们的检阅呢！”

“日本人这次是打错了如意算盘！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想个对策才行。眼看着弹药食物将要耗尽，团主力被困他处，另一支队被困于拉加苏，自身难保，更不用说来营救我们了，眼下也只能设法自救了。”

李克己沉思一会儿，对传令兵说：“传令下去，召集四寨八洞豪杰，升帐议事！”传令兵一怔，马上明白过来，含笑抱拳说了声“遵命”，三蹶两跳地下去了。

等班排长都到齐了，李克己抱拳肃立，威震八方地环顾一周，道：“诸位弟兄，各路豪杰：日军强攻不成，又生毒计，如今正在外面修筑工事，其用意再明显不过，是准备将我等二百弟兄困死于此地。我们既然在此安营扎寨，总不能坐吃山空，立吃地陷，然后束手就擒，等着日军走进来收拾吧！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即使最后战死，我们也要选择有尊严地死，可问题是我们都不想死！咱们既然都想要活着出去，就得想方设法守住这块阵地置之死地而后生，弟兄们有何良策，尽可畅所欲言。”

李营长说话时语调很从容，甚至有些举重若轻的味道，可在大家听来，这个话题并不轻松——近二百人被敌人团团包围，内缺物资，外无援兵，这棵大榕树能守多久，谁也不敢想像。

有人喊了一句：“营长，带弟兄们突围吧！”

王更有跟着倡议：“对！待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脑子都憋坏了，还不如跟鬼子拼了。不拼又没有人来救命，拼了还有一线生机，趁现在还有饭吃，身上有劲，冲出去跟他们干一场！”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李克己训完王更有，接着说，“鬼子早已下好了套，现在就等着我们突围呢！我们一旦铤而走险，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最有可能的下场是全军覆没，突围那是自寻死路。”

王更有说得怒发冲冠，幸好头发尚短，断无把钢盔冲掉的潜力。他把钢盔取下来，用手安抚着群情激愤的头发，无可奈何地叹道：“那怎么办？突围是寻死，坚守是等死，看来也只有死路一条，别无选择了。他奶奶的，这分明是个阴谋嘛！”

吴小好说：“就你爱出风头，一会儿不说话别人能当你是哑巴？”

“废话，俺长嘴干什么，就是用来吃饭说话的。”王更有怒冲冲地说。

李克己道：“生死抉择，选择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今天叫你们来不是为寻死的，就是为了觅活。陈凤语，我记得那天你曾说榕家寨值得大书特书，现在我们的寨子已经初具规模了，你来说说，如何才能让我们的寨子在短时间内风生水起？”

远远站立的戚巧嘴心里一动，想起有道名菜就叫“风生水起”，可惜营长问的不是菜谱，否则自己一定能对答如流。

陈凤语向前一步，清了清嗓子文绉绉地说：“我们现在既不能自寻死路，也不能坐以待毙，正如刚才营长说的，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当年朱元璋起义的时候，隐士朱升曾建议其‘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最后得以南面称孤。咱们现在有大榕树做天然堡垒，暂且还能自守，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广积粮’。兵法云：‘兵无粮自乱，军无饷自散。’我们近二百号人，等食物和饮水消耗尽了，就算画饼充饥、望梅止渴，问题是也没有梅子可望。当然，如果有足够的粮食，坚守一段时间还是没有问题的。”说完了，觉得自己引经据典地说了个人尽皆知的废话，还没来得及在心里暗笑自己，只听四面八方都是质疑的声音：

“光有吃的也不行哪，子弹从哪里来？没有子弹，我们吃饱喝足了等鬼子来宰？”

“再说天上又掉不下来大饼，到哪儿弄吃的去？”

“陈排长怎么把朱元璋都弄出来了？”

“我可不想老死在这。”

墙倒众人推，连沈晨也来参战，笑他掉书袋、书生气，当是在私塾里讲典故。

陈凤语出了一身冷汗，连声说：“好好好，算我什么也没说。今天又不是开公判大会，好像我犯了众怒似的！沈宣传蓄势待发，一定有什么奇谋妙计，说出来我们也好依次而行。”

沈晨见大家的目光奔自己而来，不说不行，便道：“承陈排长不耻下问，不过我不懂军事，陈排长问道于盲了！妙计我倒没有，也不咬文嚼字地说什么‘高筑墙’了。日本人大兴土木，不断侵扰，无非是想耗费我们的物资；不过敌人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现在缅甸的制空权已经完全落到美国人的手里，只要总部能及时给我们空投，我们不到二百人，一架运输机就足以补给我们的全部所需了。而敌军人数众多，消耗自然也大，后方补给太远而且崎岖难行，往返要数十天，加

上美国飞机又经常侵扰，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运送物资。就目前的形势看，日军这步棋是下错了。”

大家听了略感振奋。李克己摇头道：“话倒不错，可是我们早已向团部汇报请求空投，至今没有回应；如今团部也被围困，而师主力距此较远，远水解不了近渴。”

“现在和上面的联系都断绝了，咱们真的成了没娘的孩子喽！”

“不要过于悲观，天无绝人之路。”

沈晨提议：“李营长，艾其逊中校是美军联络组的联络官员，而且是美国人。我们何不以艾其逊中校的名义，直接给总部发电，请求空中援助？他们总不至于坐视自己的同胞被困死在这里吧？”

李克己眼里有点光彩，随即又有些顾虑：“这合适吗？是不是先征求艾其逊中校的意见？”

“不用了！”艾其逊手拄着木棍蹒跚而来，“我完全同意沈少尉的意见，请立即以我的名义向总部发报。你们救了我，我总得为大家做些事情。”

20

正商议间，隐蔽洞里蓦然传来凄厉的惨叫。大家慌地跑进去，只见电报员跌坐在地上，痛苦和恐惧使他看上去面目扭曲，正抱着小腿大声地呻吟着。一缕暗红的鲜血从指缝溢出，顺腿而下，直流到脚踝。

李克己脸色大变，惊道：“怎么回事？来人，快叫救护员！”

“被什么东西咬了吧？”沈晨话音未落，隐隐听到身后传来“哧哧”的声音，转头一看，失声惊叫起来：“啊——有蛇！”

阴暗处盘蜷一条浑身泛着紫蓝色光的白头蛇，摇晃着带有浅褐色斑纹的三角脑袋，吞吐着舌信，就在沈晨身后几步远的角落与她森然对视着。

沈晨看得毛发俱悚，心头冒出阵阵寒意，拔出手枪，对其砰砰放了两枪。那蛇极通人性，见沈晨掏枪，便身躯一摆，转瞬间没了踪影。

军医老高赶来，蹲下身检查了一下，看电报员肿胀的小腿上有两排深而粗的齿痕，大惊失色，低声说：“是毒蛇！得赶紧把毒吸出来。”救护员立即取出绷带紧紧扎在电报员的膝关节上方。

“让我来！”李克己救人心切，拉开救护员，俯下身便去吸吮。

“营长？”老高吃了一惊，连忙催促救护员：“快，去找水来，给营长漱口。”

李克己和周友良轮番为电报员吸出蛇毒，老高就开始动刀了。

军医老高年近半百，是个得道高人，眉须皆白，骨骼清奇，一派仙风道骨，走路时脚下生风，好像随时就会平地飞升腾云驾雾飘然而去。姓高名清奇，名如其人，三个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他的体貌特征，形象而生动；可惜他脸上架副眼镜，望之不像个出世之人。高清奇自祖父以来，三世行医，家学渊博，临床经验丰富。当下取出手术刀，在牙痕的位置按“+”字形切开，伸出两只回春妙手用力一挤，带着少许黑色的血流了出来。

惊魂未定的沈晨见状更感凛然，不敢再看，惶惶地出去了。

周友良让身边的传令兵通知所有弟兄，注意毒蛇。

李克己说：“大家都还有风油精吧，让弟兄们往身上洒点，蛇就不敢近身了。”

听说有毒蛇出没，大家都不安起来，纷纷往腿上倒风油精。一些士兵自发到指挥所附近搜索毒蛇，掘地三尺，只找到一具蛇蜕。王更有手执一根枝条绕着几棵树到处抽打，说是要打草惊蛇，不住口地说：“沈宣传，你枪法那么好，怎么也会失手？唉，一条蛇弄得人心惶惶的。排长，你说万一真被蛇咬了手怎么弄？”

陈风语躺在树干上，援引古诗大发宏论：“古诗云：‘蝮蛇一螫手，壮士即解腕。’你王壮士大可诠释为被蛇咬了后抽出一把快刀，当机立断地把手剁了，这叫顾全大局——喂！你们别惊天动地的，蛇不会主动攻击人，除非你们先招惹它。”

王更有对陈风语前述观点不敢苟同，又问如果咬了头怎么办，难道挥刀从脖子那里截肢了？

陈凤语一时想不出答案，古诗里没有相关记载，找不到破解之法，因此避而不谈。他见沈晨拎着刀，目光游移不定的走来走去，再想起她刚才惊慌失措的样子，不禁暗暗发笑。

“景颇刀？刀固然是好刀，可不是杀蛇的最佳武器！蛇打七寸，打中要害部位才能一击必杀，打别的地方没用。”陈凤语阐述完理论，纵身跳下来，把王更有的树枝要来作示范。两手把树枝弯成弓形，口中说“就像这样”，左手一松，啪的弹在地上。一根枯枝被打得断成两截，崩到他的脸上，疼得他“哎呀”一声，同时心里叫苦不迭，想真是丢人，身心受伤，痛苦不堪。

“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沈晨看见他的窘态，毫不掩饰地加倍取笑他。

陈凤语揉着隐隐作疼的腮颊，哭丧着脸说：“沈宣传，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不表示同情也就罢了，用不着这么幸灾乐祸吧！我给你一个忠告：蛇可是记仇的，刚才你开枪打它，说不定今晚它就会登门拜访。”

沈晨在心里惊慌了一下，所幸这惊慌的规模不大，未走漏到脸上，所以还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面无表情地说：“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把我吓得魂飞丧胆！多谢你好心提醒，我会注意的。”

陈凤语笑道：“我还真不是吓唬你，蛇的记性非常好。《白蛇传》的故事听过吧，历经千年，白蛇还没忘记她的救命恩人，你说记性好不好？恩情都铭记在胸千把年，如果是仇恨，大约会终生不忘吧！”

“哼！《白蛇传》不过是民间传说，要说故事，我还听说过‘杯弓蛇影’的故事，也只能吓到胆小如鼠的人。”

“你真的不怕？我刚才看你绕树数匝，周而复始地转，凄凄惶惶的……”

沈晨轻描淡写：“还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呢，你以为我是乌鸦？那不过属于中华养生文化中‘饭后百步走’在异邦之实践，和害怕有什么关系！‘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你没听说过吗？”说完装出很放松的样子转身就走，还真怕他再生出什么惊耳骇目的志怪故事来。

“切，还没开饭呢，就饭后百步走了！”不过陈凤语还怕真把她吓坏了，国难期间，理当互助，就喊她：“沈宣传，给你这个——酒点在身上，保证蛇不敢近身。”

沈晨接过陈凤语抛来的东西，见是一小瓶风油精；她鄙夷陈凤语，不愿意接受他的恩惠，鼻孔里出冷气，回道：“多谢你的美意！不过，我还真不识抬举。唉，这人嘛，都是生死有命，如果蛇要来咬你，就算你泡在风油精里也没用；它不想咬你，你身上洒满巴黎香水它也未必感兴趣。”说罢又丢了回来，径直去了。

陈凤语大失所望，本来想跟她冰融积怨，不料机关算尽，反倒又添新仇，怒道：“看到么，这女人果然不识抬举，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

他把风油精递给王更有，吩咐：“你把这个送给她，她跟我不共戴天，视我为眼中钉，不愿接受我的恩惠。”

王更有对这个任务大为不满，直通通地说：“排长，你对她有意就单刀直入，多此一举让俺给你当邮差传什么定情物——山猴子，你去！”

吴小好听了不住地摇头摆手，连称任务艰巨，非得你王歪头去不能成功。

陈凤语的心事被王更有一语道破，红着脸骂道：“王更有，你刚才说有什么意，别胡说八道，我不过念她是师宣传处的干部，万一有个闪失，营长脸上不好看。你们两个，是大懒使小懒，小懒不动弹。施召宏，你去！”

施召宏两手抱着肚子，一脸痛苦状：“哎哟，我肚子疼——排长，我得去出恭。”一溜烟走了。

陈凤语又骂：“懒驴上套，不拉就尿。”

“排长，我俩上去看看鬼子战壕挖到哪儿了。”易明明和杨重庆对了个眼色，蹭蹭爬上树去了。

“俺早看出排长不怀好意，俺就勉为其难当一回帮凶。”王更有捏着风油精，无可奈何地向沈晨的帐篷走去。

过了一会，王更有又转了回来，把风油精递给陈凤语，跟他说：“她用了一点，让俺别告诉你她用了。唉！俺答应她守口如瓶的，这一回来就把人出卖了。你搞什么名堂，都躲不过俺的眼光，不知道的以为你针锋相对，原来是掩人耳目，暗度陈仓。哈哈，警察署探长也没俺明察秋毫。”

陈凤语闭着眼，像是梦中呓语一般喃喃地说：“你这个探长可都是一派胡言啊，我和她能有什么名堂，你看她那嚣张样，像不像个大小姐？你这样捕风捉影的，还自以为是，到警察署里不知得搞出多少冤假错案！”

21

又是夕阳衔山的时候，天将暮未暮，日军又来侵扰，胡乱地放一阵枪就撤退了。

被咬伤的电报员情势恶化，眼睑下垂，口不能言。高清奇浑身大汗，摇摇头站起来，悄声跟李克己说：“营长，这是蝥蛇毒。没有血清，这位弟兄怕有生命危险。”

“现在到哪里去弄血清？”李克己沉重地叹口气，“弹药都不多了，难道老天真是要亡我二百个弟兄吗？”

没有弹药，枪空着不会抱怨，但人活着总要吃饭的，胃里没食，肚子就要抗议。晚饭时候一到，轮到戚巧嘴难过了。

“每人一份，都、都拿好了。”他脸色沉重地给大家发放最后的食物，受情绪影响，口吃变本加厉，期期艾艾地说：“司、司务长牺牲后，营长就让我负责发、发放食物，惹了许、许多弟兄们不高兴，从明、明天开、开始，大家吃饭就、就再不用我来发放了。从明天开、开始，大家各自寻找食物，什么树皮、草根、芭蕉根，牙口好的，啃石头可以，反正大家想吃啥就、就随便吃吧！”

大家神色黯然地拿着最后的食物，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愿吃。

沈晨首倡义举，把到手的罐头还给戚巧嘴，低声说：“我不吃，你拿去给电报员吃吧，他现在最需要。”她因为怕蛇，所以没敢自己呆在帐篷里。

陈凤语也要共攘善事：“把我的那份也给他吧！我的胃病又发作了，吃不下。”为了表示自己不是跟沈晨的风，宁可委屈自己的胃无端害病，而且是积年老病。所幸胃是自己的，蒙冤受屈也只会肚子里抱怨，不会公然提出抗议。

“我也不吃了！”大家都如是说。

戚巧嘴叹息着摇摇头，很想斩钉截铁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可是限于条件，只好不要效果：“现、现在不需要了，刚才我听见军医跟营长说救、救不活了，没有哪啥血、血清……”

王更有叹道：“唉！这是榕家寨里损失的第一个弟兄。奶奶的，这以后可怎么过？”大家无限情怀无处奉献，都黯然神伤，默默地低头吃饭。

“别动！”陈凤语忽然神色紧张地对沈晨喊了一声。沈晨茫然地看着他，见他从绑腿处抽出一柄短刀，手一扬，短刀出手，一道亮光“嗖”地直向这边射来，擦着她的脖子飞过去。

他出手如电，沈晨根本没反应过来，在刀子飞来的瞬间，她本能地闭上眼。听刀子“当”地一声，钉在身后的树上，才敢睁开眼，又惊又气地质问道：“你干什么？”

“练练手，我的独门绝技，可不能荒废了。”陈凤语神闲气定地站起来，向她走过去，“我们的大宣传员，看看后面是什么。”

沈晨转头一瞧，脸刷地白了，浑身直冒冷汗。一条长蛇被刀子钉在她背后的树根上，正拼命扭动着紫蓝色带有几道竹节似朱红横斑的躯尾，白色的脑袋被刀尖牢牢固定。她看清楚了，正是咬伤电报员的那条，这才明白为什么士兵会说“陈排长一刀毙命，沈少尉百步穿杨”。本以为那是士兵的吹捧之词，想不到他果然有一手绝活。

陈凤语抓住刀柄，手腕轻抖，将刀抽了出来，那七尺多长的东西“啪”地落下来在地上翻滚。沈晨惊遽而起，引来几声哄笑，定睛一看，蛇已经身首异处了。原来陈凤语拔掉短刀的时候，顺手一带，锋利的刀刃便将蛇切为两段。

“终于除掉了这个心腹大患。巧嘴哥，快捡起来给大家添道菜。你是巧嘴难为无米之炊，难为你了。”陈凤语从容把刀锋在鞋底拭了几下重新插进绑腿上的刀鞘里，瞥了一眼沈晨。

沈晨叉着手说：“你虽然为民除害，但别指望我会对你心存感激，你只是尽到了一个军人应尽的本分！”

陈凤语淡然笑道：“为民除害是不需要别人没齿不忘的，不过有时候本分也未必非尽不可！”

“一道美味！”戚巧嘴拎起蛇尾，向大家推广蛇肉的几种吃法，说得津津有味。

“别急俺了，区区一条小蛇，还不够俺塞牙缝哩！”王更有听得口中生津。

22

晚饭后，大家都围在电台旁边，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这台小小的机器上。

沈晨戴着耳机，临时充当电报员。她调试了一下发报频率，手指按动发报键，嘀嘀嘀……她面无表情，极力掩饰心中的不平静。所有人都屏息盯着她频频跳动的手指，眼看着她指法敏捷，意识里觉得她动作缓慢，大有急惊风撞着慢郎中的焦灼感，恨不得上去帮她按几下才好。

嘀嘀嘀……不绝于耳的发报声在掩蔽洞里回响，陈凤语感觉心脏和发报键一起跳动，两者融为一体，那发报的音一旦停止，自己的心脏也会随之静止似的。

讯号发出去后，接下来是等待回音。没有人作声，都屏息默立，生怕自己一个深呼吸，鼻子里喷出的气体截断了正在接收的信号，周围静得像在聆听宣判时的法庭。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众人的期望像春天来时屋檐上的残雪，一点一点地融化，却还有一点希望不甘就此坠落，凝结成根根冰凌悬在那里……时间也许并没有多久，但每个人都仿佛《述异记》里观棋烂柯的王质，恍如已经历沧海桑田的巨变。电台没有烂掉，但音讯全无。

“没有接通！”沈晨说出了大家意料之中却期望之外的话。

李克己心里如煎似熬，背着手仰天俯地思忖着，过一会儿恳求似的说：“继续呼叫！”

沈晨重新调整频率，她手心潮湿，心跳加速，一连又呼叫数次，均无回应。

“唉……”她忍不住神情沮丧地叹息了一声，这一声轻叹，像是夜深人静时廊檐的一滴水响，落到每个人的心窝，激起空旷无穷的回音。她不敢回头去看大家写满失落的脸，又把频率调整一遍，打算作最后一试。

过了几分钟，沈晨心里咯噔一跳——耳机里传来一阵短促的响声：嘟嘟嘟……

“有回音了！”她忍不住大叫，大喜过望，屏住气，再仔细听，耳机里又重复了一遍回叫讯号。半晌，她才颤声说：“是总指挥部，没错！”

“赶快发报！”李克己热血沸腾，猛地一拍桌子。众人也都如释重负地相视而笑，只要能联系到总部，就有希望。

第五章 物资

日军果然派兵来抢夺物资，上百名日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向投物伞坠落的方向，像蝗虫一样扑来了。

“打！”陈凤语大吼一声，冲锋枪喷出愤怒的火舌；日军也举枪还击。李营方面周友良亲率一个班赶来支援，大榕树上的机枪手也奋力压制日军，双方在大龙河空投场发生激战。

搬运物资的士兵和日军扭打在一起，但近身肉搏素来是日军的强项，加上日军人多势众，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许多物资被日军抢到，抢亲成功似的欢天喜地抬走了。日军贪心不足，又追着中国士兵抢夺他们已到手的物资。

23

半夜的时候，日军噩梦一样袭来，又春梦一样退去，飘忽不定，阴魂不散。日军似乎感觉到支那守军的抵抗比白天稀疏了许多，放胆挑衅，只是顾虑榕树林周围的地雷阵余威尚在，才未敢轻率冒进。

其实日军在外忙活的时候，李营官兵大都正裹着毯子蒙头睡觉，只有值哨的士兵在树上虚张声势地抵抗。

睡在树干上的士兵宛如一只只树袋熊，等外面枪声平息，夜晚又恢复了正常的静谧悠远。陈凤语躺在用竹篾编制的床上，听身边的士兵窃窃私语，不由的想起儿时仲夏之夜四野早鸣的幽幽虫声。

被日军一番折腾，大家都没有了困意，越说越起劲，虫鸣四野渐渐发展成蛙声一片。大家渐渐谈起故乡，吴小好个头小，一片乡情寄寓不下，化作歌谣：

高高山上哟一树喔槐哟喂
手把栏杆嚟望郎来哟喂
娘问女儿啊你望啥子哟喂
我望槐花嚟几时开哟喂
槐花五月哟山上哦开哟喂
三月里头嚟盼不来哟喂
痴心女儿啊你望啥子哟喂
日夜站起嚟眼望穿哟喂
天光啊天三月四月五月
地光好似下雨无暖
世上星星点点心
槐花就早早醒来
女儿问娘啊你问啥子哟喂
羞似槐花嚟口难开哟喂

众人都静静地听着，等他唱到尾声的时候，好几个人南腔北调的齐声附和着唱“哟喂”，惹得士兵们哈哈大笑。

陈凤语虽然听不太明白歌词，但歌声还是勾出他回忆里一缕湮没的花香。带轱辘的水井，老屋墙缝里自弹自唱的油葫芦，暑风吹动院子一棵婆娑的老槐树，沙沙作响，几瓣闲叶碎蕊疏疏飘落，虽不是槐米初开时候一簇簇如雪似玉那样满树郁郁芬芳，夜色里还隐约浮动着浅淡的清香，永远定格在他童年记忆的最深处。年少的陈凤语随祖父借着月色在院里练刀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祖父就是被鬼子绑在那棵槐树上活活烧死的，据说他被开枪打伤之后，还用飞刀杀死了几个日军。想到这里，心里蓦然升腾起一股让人窒息的愤懑，他忍不住长长的吐口气，又陷入沉思。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壮怀激烈的口号又在他耳际回响。开赴缅甸前，满头银丝的母亲流着泪拉着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地说个没完。父亲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眼神里分明充满了期望。

陈凤语心头忽然一热，当日渐苍老的父亲惨淡经营他的生意时，自己却执著地外出读书；读书回来，父亲满心期望业已长大的儿子能接过自己肩上的重担，可自己却再次抛下垂垂老矣的父母，和他们已经日薄西山的家业，扛起枪独自上了前线。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父亲只淡淡地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祖父英雄了一辈子，父亲晚景却如此凄凉，儿子又不能承欢膝下，让他心里始终有一丝愧疚感。陈凤语想，如果父亲不是年迈体衰，恐怕也早扛枪上前线了，他就是这样性格，和祖父一脉相承的性格。

“小鬼子现在一定得意非凡，以为我们真的没有战斗力了，明天早上就会大举来犯。”易明明的声音把他从记忆的长河里拉了出来。

“管他犯不犯，现在赶紧睡觉，明天说不定就要拼刺刀了。”施召宏一个欠伸，“鬼子不让睡觉，你们也不让，这内忧外患的怎么得了！”

“睡得着么，肚子饿得咕咕乱叫，肚子里的声音比俺打呼噜还响。”王更有说着，嘟囔着翻个身。

听他这么一说，众人的肚子一呼百应地跟着叫。陈凤语的肚子也有些同感，只是还没响应，他连忙先发制人地说：“冲锋号还没吹，你这肚子里先打退堂鼓了，怪不得老戚说你真是饭桶！”

隐隐听到王更有笑声，打着欠伸说：“鬼子挖了半天战壕，到了夜里也不睡觉，一遍一遍跑来折腾。老子平生最恨睡觉时候被人打扰，真想跑出去跟他们打一架，才解这心头之恨！”

听到这话，陈凤语宛如心血来潮的神仙，心中忽然动了一动，睡意全无。他将毯子一掀，轻声问道：“王更有说得对，日军挖了半天的战壕，也够辛苦的。咱们过去慰问慰问如何？你们谁敢跟我到日军阵地走一趟？”

王更有听出陈凤语话中有话，惊奇地抬起头，问道：“去干什么咧？日本人会欢迎吗？”

陈凤语卖了个关子说：“夹道欢迎就别指望了，放枪欢送一定会的。日军既然图谋用侵扰来消耗我们，我们就学学清朝洋务派，来个‘师夷长技以制夷’，也让他们不得安宁。”

“排长，你说话能不能通俗易懂点，什么四姨五姨的？”王更有好奇地问。

陈凤语运用《中庸集注》里的话说道：“说通俗点，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君子治人之术。我们过去刺探一下军情，顺便借点粮草，运气再好点的话可以弄点药品！”

“好主意！人无黑心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王更有爬将起来，脸上的兴奋连夜色都遮挡不住，“俺在这里快憋死了，真想出去散散心。俺带头报名。山猴子，你去不？——好，也是条汉子！”

易明明小声问道：“排长，排长，我有个疑问，咱们还能活着回来吗？”

“什么话？你当我们是荆轲过易水啊，还壮士一去不复还！你是对自己不放心呢，还是对我不放心呢？”

“排长，说实话吧，我还真是对你不放心！”

“好小子！”陈凤语气极反笑，“不敢去就吱一声，我还要你护驾不成？我还不知道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你跟去也是累赘！”

易明明不服地说：“排长，你误会了，我是不放心你。兄弟跟你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哪次落后了？我怕咱们擅自行动，营长跟连长那里不好交待，弄不好弟兄们得挨一顿鞭子。”

“你怕个屁，要处分也是拿我开刀，主谋都不怕，你们从犯怕什么？”

“排长，有你这句话，兄弟这条命就交公了，随便你怎么支配，兄弟敢说半个不字，就是妇道人家！”

施召宏道：“装什么英雄！自打扛上枪的那天起，谁的命不都交了公的，你的小命还私藏起来了？排长，算我一个！”

大家纷纷请命。陈凤语说：“不行，人多了容易暴露！杨重庆，你给我们打掩护，回来时也好接应一下。”检查了一下枪械，往肩上一背，抱着树干滑下来。紧跟后面的是王更有、吴小好、易明明、施召宏四人。

没走几步，只听黑暗中有人沉声喝道：“站住！”

陈凤语吓了一跳，转身看着从暗处踱出来的沈晨，搭讪说：“沈宣传，三更半夜不睡觉站在这干吗？人吓人，吓死人，拜托以后千万不要藏在黑暗处忽然叫一声！”

沈晨双手抱胸，哼道：“吓到你了，真不好意思，我没料到你这么脆弱——你们几个鬼鬼祟祟地要去哪儿？据我所知，今夜没有什么特别任务吧！看这阵势，像是准备集体逃跑。不过逃跑大多是没有组织性的自发行为，如果有长官带领的话，只好定性为率众出降了！”

陈凤语暗叹口气，嘀咕：“这回出师不利，还没离开自己的阵地就先接受盘问了！”言简意赅地交待了下他的意图，壮志雄心，形诸于色。

沈晨冷笑简评：“你们这种冒险行为是作无谓的牺牲。这是军队，不是山寨。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们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就是目无军纪。”

陈凤语出师未捷，先被动摇军心，忍不住反唇相讥：“大小姐，请回帐篷安歇吧，那里最安全，不会‘作无谓的牺牲’。恕我不恭，沈

宣传虽然贵为 200 师宣传处的宣传员，但这里好像还由不得你来发号施令！”

沈晨最听不得挖苦，不禁愤然作声，说道：“鬼迷心窍，不识好歹，我懒得跟你斗嘴！”说完，拂袖而去。

王更有低头窃笑：“排长，你又招惹人了！唉，五百年欢喜冤家，正好星前月下！”他不知道在哪儿听到这句话，此时正好发挥用场。

陈凤语叱道：“又不是去开文会，你别文绉绉的让我听了心烦。那个女人自讨没趣，管她干吗，咱们走！”

五人绕过地雷阵，压低身姿悄然无声地向日军阵地摸去。

“排长说的是，这个闺女真是婆婆妈妈，比俺娘还会唠叨。有个女的在，俺撒泡尿都得东躲西藏，真不恣！”爬在后面的王更有任何时候都管束不住自己的嘴。正自言自语，听到身后草丛沙沙作响，猛一回头，惊愕地说：“沈——俺的娘来，你怎么也跟来了？真糟糕，正说你坏话，都让你听到了！”

沈晨背后插着景颇刀，身法灵活地超过了他，只丢给王更有一句话：“先记着，秋后算账。小声点！”

“没有人啊！根本没有人防守，日本人是不是都挺尸了，连个游动哨都不设？”吴小好疑惑地嘀咕起来。

日军这些天连日折腾，人困马乏，难免有所懈怠，加上大榕树被团团围住，支那军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哪里可能会突围？因此，虽然山崎四郎三令五申加强戒备，但日军的戒备还是松懈了许多，尤其后半夜，正是睡觉的大好时光，多数日军惜取光阴，都窝在堑壕里呼呼大睡。

陈凤语低声道：“跟我来，不要跟得太近，准备刺刀，尽量不要用枪。”说完，他徐徐匍匐蛇行。

战壕里日军打呼噜的声音已经依稀可辨，他停了下来，伏伺着敌人战壕的情况。沈晨爬到陈凤语身边，低声问道：“我们的大英雄排长，你打算怎么干？”

陈凤语看见她，又惊又气，又觉好笑：“你怎么无处不在啊？你真是明知故问，我正打算作无谓的冒险呢！”

“我是来看热闹的。大男人应当有大肚量，怎么还怀恨在心哪！看你们这些男人平时表现的都豪气干云的，其实全是小肚鸡肠，我不和你们一般见识！”

“嗯，沈宣传雅量高致，佩服！佩服！”

这时，日军战壕里探出半个身影来，摇头晃脑地张望了一阵，坐到战壕上点了支烟。火光忽明忽暗，烟草的味道向四周弥漫着。

陈凤语作势要起：“掩护我！”沈晨眼疾手快地抓住了他的胳膊，低声附耳道：“危险！”

远处一排日军巡哨而来，清脆且有节奏的脚步声在这空寂的夜晚显得格外的突兀。脚步声越来越响，然后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陈凤语惭愧自己立功心切，还是女人心细，对沈晨又生好感。

抽烟的日军取下肩上的步枪靠在战壕边，慢慢地站起身，摇摇晃晃地向这边走来。陈凤语感觉心脏骤然剧烈地跳动起来，把手探向绑腿拔出刀，手握着刀柄紧盯着日军的一举一动。

那个日军肚子有恙，急需排解后顾之忧。日军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在保证安定的前提下，出恭都是在阵地前沿解决，清空肚里的秽物，又当埋个地雷，一来坚壁，二来清野，可谓一举两得。他边解腰带边哼哼唧唧地越走越近。到了只有几步之遥的时候，他练气功运气似的哼了一声，作势就要蹲下。陈凤语觑得亲切，飞刀出手，疾如飞燕，奇准地贯入日军的腹部要害。飞刀掷出之时，他也抢身飞扑而至，抓住刀柄用力掣出，一股滚烫的液体随之喷了出来。日军又一声闷哼，两手撒开，裤子脱手掉了下去。陈凤语回手又是一刀，那日军带着尚未排解的遗憾，被他轻轻放倒在草丛里。

首战告捷，陈凤语胆子登时壮了许多，向后招了招手，几个人抖擞精神，迅速跟上了他。

一声低吼发自低矮的掩蔽洞内，五个人从两个方向鱼贯而入。洞里的日军赤身露体、放浪形骸地睡得遍地都是，忽见几个黑影扑来，吓得魂飞天外，还没来得及收回来，魂魄早撇下肉体径奔靖国神社去了。

杂沓的脚步声迅速逼近，守在外面的沈晨抬手一枪，中弹的日军应声而倒，其他的都哇哇叫着退了回去。

一个黑影向战壕里的沈晨扑去，人在半空时身形一晃，如中雷击，惨叫一声，翻身栽落下来。沈晨一手执枪，一手握刀跳上战壕，陈凤语等人也一跃而上，对着将要冲出战壕的日军打出一串长点射，趁乱而走。

被惊扰了好梦的日军来不及穿上衣服，纷纷抓起武器往掩体外冲，刚一露头，便迎来一片弹雨，赶紧又缩了回去，只恨脖子不像蜗牛的触角那么能屈能伸，收缩自如。

易明明、吴小好和施召宏三人将手榴弹接二连三的抛向附近的掩体。躲在掩蔽洞里的日军被炸得六神无主，凄凄惶惶地东逃西窜，又不知支那军有多少人马，都使出浑身解数，能躲则躲，能藏则藏。

“不可恋战，弟兄们，撤！”陈凤语知道日军只是深夜里突遭奇袭才慌作一团，他们很快就会反应过来。反正偷袭得手，这时若不急流勇退抽身而去，只有死路一条。

果然，日军很快从混乱中清醒过来，立即组织追击。可惜追到大榕树时，支那军早已渺无踪影。他们报复性地向大榕树胡乱打枪，只不敢近前。

山崎闻讯骇然，大骂士兵，说他们吃起饭来都是饭桶，睡起觉都是死猪，百无一用；又纳闷为什么支那军总是来无影去无踪，自己低估支那士兵的战斗了。日本人素爱白居易的诗，可惜他此刻全忘了香山居士有“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的诗句，否则正好应用在支那军身上卖弄一番。

山崎急得在指挥所里团团转，思前想后，觉得必须快速拿下大榕树，免得夜长梦多，不知日后还会出什么乱子。通过几番侵扰，支那

军的还击已经渐趋稀疏，不足以发动有力的还击，正该趁热打铁才是。思忖已定，命令集结队伍，士兵做好战斗准备，伺黎明时全力围攻大榕树。

24

挨到黎明，天公却不作美，茫茫晨雾淹没了群山，伸手不见五指，连方向都找不清。直到九点多钟，太阳才姗姗而来。

日军阵地一片忙碌，开始大规模集结部队，迫击炮、掷弹筒进入主阵地，轻重机枪选择好射击位置，一切就绪，准备掩护步兵发起最后总攻。山崎四郎大佐腰挎战刀亲赴前线，指挥倜傥；雄姿英发，振衣远望，尽显大将风范。

山崎四郎举起望远镜，榕树林死气沉沉的，看不到一线生机。

李营方面气氛肃然，李克己最后作战前动员，要各据点充分发挥工事和近战武器的威力，要耐着性子等到敌人进到三十米左右，各单位才统一开火。他环视了一下，士兵们都心知肚明地装上了刺刀。大家都预料到这将是最后一战了，生死博弈，唯有全力一拼。

现场召开了班排长以上人员会议，今天的会议，重要且简短，只有四个字：“以死相拼！”

一群乌鸦黑压压地盘旋在头顶，且飞且鸣，哑哑哀啼。

陈凤语叹道：“真是不祥之兆，怎么不是喜鹊来叫？”

“缅甸的老鸦都不怕枪炮了。”周友良说。

“它们是嗅到了死亡的气息！”李克己表示死战决心，“我等奉命固守等援，誓与阵地共存亡。我若战死，由参谋长全权代理；参谋长战死，由周连长全权代理；周连长……”他说不下去了，嗓子有点哽，眼圈也红了。

阵地上的气氛紧张、肃穆，每个人的脸上都一副冷峻与诀别的神色，各排长、班长都纷纷效仿营长，当众指定接班人。

“俺战死了，谁给俺代理？”王更有公开竞标了，“一个个别都愁眉苦脸跟灌了黄连汤一样，都给俺笑，就是死了也得笑。”

“都到这节骨眼上了，咋笑啊？”一个战士笑得比哭还难看，“班长，你怕不怕死？”

“实不相瞒，俺王更有什么都不怕，就是怕死！怕就不死了么？闭着眼睛过河，听天由命！”说完，王更有又发号施令，“全体注意，统统给俺笑！”

“别折腾了，又不给照相，拼命地让俺笑啥子哟！”吴小好苦笑半天，实在忍不住，眼泪稀里哗啦往下掉。

“让你笑，这怎么还挤尿汁了？又不是大姑娘上花轿，哭给谁看呢？”王更有大为不满。

“谁哭了？我是看脸有点脏了，以泪洗面的！”吴小好用袖子在脸上擦着，“实话跟你说了吧，袍哥人家，认黄认教，决不拉稀摆带！”

陈凤语被吴小好的方言逗乐了，呵呵地笑起来。

沈晨露出讶异的表情：“哟呵，原来你也会笑，我以为你只会一天到晚拉着张马脸，就像别人欠你八百万不还的绝望样子。”

陈凤语笑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大家也想开了，横竖是死，与其哭哭啼啼地，还不如一起笑傲生死，死也死得悲壮！”连不苟言笑的沈晨都开起玩笑，这无形中缓和了不少紧张的气氛。

“马上要打硬仗了，生死未卜，一到这关键时刻，我就会想我媳妇！”

“你媳妇是谁呀？”

“目前还不知道呢。”

“鬼子怎么还不来打，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鬼子要是围殴咱们，咱们人数上有点吃亏，派个代表过去谈判一下，跟鬼子提个条件，一对一单挑行不行？”

“可别小瞧了鬼子，他们的个头打起仗来占优势，站草丛里把脖子一缩，就看不见人了。”

这时候，日军已经集结完毕，千军万马蓄势待发，只等山崎一声令下就发起总攻。一想到大榕树手到擒来，为平田副联队长报仇的时机终于到了，山崎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狞笑。

空中的乌鸦忽然哇哇鼓噪，惊慌失措地向远方飞去，一团鸦粪滴下来，落在山崎的脸上。

“混蛋！”山崎气昏了。旁边的一个军官赶紧过来替联队长大人擦拭鸦粪，手忙脚乱中，弄得山崎满脸都是。

“笨蛋！”山崎又气昏了，抬手一巴掌，差点给那人毁了容。

他那只戴着白手套的右手缓缓举了起来，后面的士兵都注视着他的手，只待他手一落，所有士兵都会像群狗一样扑进大榕树，将支那士兵吞噬。

忽然，一阵奇怪的声响由远而近，像是夏天滚滚而来的闷雷。山崎那只一尘不染的白手在空中像失去动力的钟表指针一样停顿了下来，从张开的指缝间，瞠目结舌的士兵们看到一个黑点渐渐飞近，鹰鸢般隆隆地出现在河谷上空。

是飞机！

山崎顿时感到脊背发凉，一股让人颤栗的气息从嗡嗡震响的空气中迅速如涟漪般扩散，他先是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而后，两条腿不听使唤地颤抖了几下，不由自主地向两边弯，弯成了罗圈腿。

他透过望远镜，看到这位不速之客的机身上喷涂着一个性感妖冶的金发女子，怀揣两颗手雷扑面而来——这正是美国空军特有的标志，比星条旗还有代表性。他悻悻地下令：部队迅速隐蔽防空，进攻取消。

然而让山崎虚惊一场的是，美国飞机既未投弹也未扫射，只是轰鸣着低空掠过。但这对于日军来说，已经无异于飞来横祸；而对于困守大榕树的李营官兵来说，却不啻于天降福音。

“飞机来了！”李营的官兵紧张地倾听着奇怪的声响渐渐逼近，不知谁大喊了一声，一石激起千层浪，寂然无声的榕树林骤然喧闹起来，士兵们开始奔走呼叫，生怕别人没有听到。

“是美国的飞机！是我们的飞机！我听得出来！”艾其逊仿佛看到上帝的灵光乍现，他忘掉了身上的伤痛，扑通跪倒在地上，呼天唤地的大叫，“我们有救了，我们有救了，上帝创造了奇迹！”奇迹这东西是上帝利用礼拜天休息时创造的。

“在哪儿呢？”士兵们不约而同地仰起头，期待且焦灼的目光一齐顺着声响传来的方向望去。

“老威，快生火，该准备做饭了！”有个士兵未雨绸缪，兴奋地大喊，立即引来一片赞同的声音。

“好嘞，都、都准备好了！”威巧嘴得意地应着，别的不行，生火做饭是他的拿手好戏。

飞机的声音正逐渐切近，可是密不透风的枝叶遮住了他们的视线。终于，巨大的声音由远而近，渐渐飞临头顶，引擎的轰鸣在上空如天外来音，分外震撼人心，把榕树林震颤得簌簌作响。士兵们群情振奋，纷纷爬上树顶，狂呼乱喊，摇曳着树枝，挥舞着枪支，敲打着头盔，有的甚至脱掉上衣对着天空摆动着，一时间群魔乱舞，千姿百态。

美军飞行员从飞机上俯瞰大地，只见山峦起伏，密林浩如烟海，极目凝视，也只能约略看见几条蜿蜒的河流，像一块广袤的绿色地毯上的几道裂痕。再把飞机放低，终于在一片林空地发现了军队的影子，可是纵横交错的壕沟上却飘动着日军的膏药旗，根本找不到目标地。他把情况向总部汇报后，失望地返航。

飞机再次飞掠榕树林盘旋而过，渐去渐远，任凭李营士兵吼破嗓子，引擎的声音还是逐渐消失在天际。刚才还热闹非凡的榕树林，竟像词里的佳句“笑渐不闻声渐悄”，一刹那又重归沉寂，只剩下一张张沮丧的脸凝固在那里。

艾其逊哭了，哭得大雨倾盆。上帝有时也创造恶作剧。

“有眼无珠！眼、眼都让大腿挡着了？”威巧嘴呆呆地破口大骂，一脚将刚支好的锅踢翻。他骂人倒流畅得很，脱口而出，一气呵成，毫无凝滞之感，原因是骂人用的都是井市俗语，平时听得耳熟能诵，需要时信手拈来，不用临时起草。

李克己从树上下来，为士兵们打气：“弟兄们，不要气馁，虽然这次飞机没有空投物资，但这至少表示总部知道我们的方位，不久就会重来。况且，日本人也被美军飞机吓破了胆，短时间内不敢轻举妄

动，这才是给我们最大的支援。”他说得气壮山河，众人不可挽回地气短。

他看到周友良失落地坐在地上，上前低声训斥：“周连长，你在干什么，不要影响了士兵的情绪。”周友良站起来，摇头苦笑：“真是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

李克己宽慰他同时安慰自己：“值得欣慰的是，至少现在总所知道了我们的大体位置，而且飞机一来，敌人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这是希望之所在！”他手指着天空，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却没看到希望的所在。

时隔不久，总部来电曰：

不能辨识目标地，无法准确空投。

李克己沉思片刻，运笔如飞在纸上写了几行字交给沈晨：

“急！急！急！请将物资空投到大龙河西岸的林空地。我营将在该处用‘L’形篝火作为信号，欢迎飞行员的再次莅临。”后面开列着长长的请求空投物资的清单。

沈晨看后，赶紧给总部发报。她神情专注地摁动着发报键，发报机随着她手指的跳动，滴答响个不停。

李克己把陈凤语招来，面授机宜。

“不好了！”吴小好气喘吁吁地跑来，好像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了？”周友良问。

“我不敢说。”吴小好看陈凤语，卖关子似的不肯说。

“你看我干什么？”陈凤语说，“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别吞吞吐吐的。”

“王更有和施召宏打起来了，下手可狠了，拉都拉不开。”吴小好终于说出口，“我怕再打下去会出人命，所以跑来报告了。”

“混账！”周友良大怒道，“简直目无军纪，因为什么打起来了，是不是闲得皮疼了？”

“这是你的部下，你去处理一下！”李克己给陈凤语递个眼色。

陈风语和吴小好赶紧回到大榕树，见阵地上围着一帮人，王更有和施召宏抱成一团，滚在地上，两双眼相互瞪着，一副要吃对方的架式。

“排长来了，快起来吧！”有人提醒他们。

两人从地上爬起来，继续用眼神交锋。

陈风语喝道：“立正，站好，站直了！”走过去，照王更有腿弯踢了一脚。王更有腿向前弯了一下，又绷直了。

“笑什么？你也站直了！”陈风语对施召宏如法炮制，也踢了几下。施召宏挺立，纹丝不动。

“因为什么又干起来了？”陈风语开始训话了。

施召宏气鼓鼓地说：“这家伙欺人太甚，我今天非揍死他不可！”

“随便比划比划，舒展下筋骨！”王更有有些不以为然，晃着脑袋，满不在乎，“点到为止就行了，还非得揍死？”

“我今天没吃饭，要不非揍死不可！”施召宏恶狠狠地说。

“闭嘴！”陈风语骂道，“你还想动手是不是？继续打！”

施召宏低头不答。

“老施，怎么见着排长就蔫了？”王更有高挽着袖子，晃着两膀，一副随时要找人拼命的架式。

“王更有，上劲了是不是？想切磋，你来，我跟你切磋切磋！”陈风语把枪解下来，绑腿上的刀也取下来，往旁边一递“拿着！”

“排长？”吴小好愣了，呆呆地接过刀枪，他万万没料到排长来到不是劝架，反倒积极参与。

“高手过招了，大家都让一让！”一千人等纷纷起哄。

“我倒要看看有什么好戏看！”沈晨正好赶到，冷笑着说。

“排长是练家子的，不瞒你说，俺王更有也是门里出身。”王更有表现欲上来，嘴里咕嘟着，围着陈风语转了一圈又一圈，看他作防备的样子，打定主意，猛地冲上去，想从后面把他拦腰抱住。

“还玩偷袭？”陈风语一闪身，抓着王更有胳膊把他摔个屁股开花。

“警惕性蛮高，俺要动真格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招！”王更有跳起来，把两条粗胳膊舞得呼呼生风。

“横扫千军！”他大吼一声，一胳膊横扫过去。陈凤语一矮身，王更有用力过猛，收身不住，胳膊扫在树干上。树干和王更有胳膊都掉了一层皮，两败俱伤。

“对树撒什么野？”陈凤语说，“王更有，还有什么绝技，都使出来吧，让我们开开眼。”

王更有耍了半天，连陈凤语的寒毛都没伤到，急眼了，强忍着胳膊剧痛，对着空气发狠。

“该我动手了！”陈凤语飞跑几步，腾身踢在树干上，借回弹之力，一腿扫在王更有胸前。虽然他这一脚未尽全力，王更有还是摔个四脚朝天。

“排长，说话不算数，说动手怎么动起脚来了！”王更有有一种死去活来的感觉。

“这叫兵不厌诈！”陈凤语面不改色。

“快起来，你想配合他也不用摔得这么逼真！”沈晨上前把王更有拉起来。

王更有竖起来了大拇指，冲陈凤语说：“好，好！俺打遍三十六方，今天算是遇到高手了，俺心服口服！”

“还要再来吗？”陈凤语问他。

“不来了，不来了，到此为止，俺这屁股不是铁打的，可经不起摔。”王更有拱手称臣。

陈凤语一笑，跟大伙说：“不要闹了，准备好家伙，今天中午有行动！”

“啥行动？”

“搬运粮草！”陈凤语说。

陈凤语领一个排的兵力在大龙河西岸靠近榕树林的草莽中悄悄堆起一个“L”形柴堆，备好引火工具，安排妥当，专候运输机飞来。

一伙人伏在灌木丛里，饥肠辘辘地等到下午，望眼欲穿，可飞机始终不见踪影。

“排长，快看！那是什么东西？”一个班长指着几百米外的日军阵地说。

陈凤语顺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发现日军战壕里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在那上蹿下跳，晃动不定。正纳闷间，那个发光的物体忽地被什么东西顶着跃出战壕，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个日军，赤条条的顶着钢盔，浑身上下寒毛密布，在那扭腰转髋，伸手抬腿，仿佛在跳欧洲古典芭蕾舞，又像在演练中华养生气功五禽戏。

日军欺中国士兵没有弹药，都缩在战壕里载歌载舞。那个日军曹长更是放浪形骸，中午喝了些清酒，饮至半酣，兴致勃发，脱光了衣服，只留兜裆布遮住关键部位，在那深情款款地跳起了舞蹈。周围的士兵兴奋地给他打着节拍，让他越发得意忘形，索性跳出战壕，踊地而舞。头上那顶钢盔因绿漆年久剥落，露出钢底本色，反射着阳光，随着他腾挪跳跃而闪烁不定。

那里虽然距大榕树较远，但潜伏在灌木丛里的士兵却都看得一清二楚，眼见日军如此肆无忌惮，都骂骂咧咧起来。

“光天化日的，这鬼子光着屁股扭来扭去，简直不成体统！”

“他奶奶的，小日本真是欺人太甚！”

“这分明是沐猴而冠嘛！看把他欢腾的！”

“排长，打不打？不打死这个鬼子，难消心头之恨！”

陈凤语一帮人讨论半天，没研究出来日本人在跳什么舞，但是看他耀武扬威的样子，一致觉得这光腚鬼子太猖狂了，有伤风化，影响战场秩序，很有教训一下之必要。

“用这个啊！”陈凤语晃晃手中的冲锋枪，遗憾地说：“那不得暴露目标么，要是没有枪口烈焰就好了。”

“沈宣传那有个三八大盖咧！打他个千朵万朵桃花开！”王更有提醒说。

陈凤语一听大喜过望，忙说：“对对！我怎么给忘记了。王更有，你偷偷潜回大榕树，把沈宣传叫来——注意点，别让营长和连长发现了。”

王更有面露狐疑，连摇头带摆手双重否定：“她能来吗？再说真来了，看到小鬼子光腚拉叉不堪入眼，她还不得吓得把两眼捂上！费这么多周章干吗，还不如俺抄过去给那小鬼子突突一机关枪来得痛快！”

“不试试怎么知道！我们还有任务，不能擅离的，现在不是去突突的时候，等飞机来了，让你突突个够。”

王更有只好去了。不一会儿，果然领着沈晨过来。她开门见山地问：“你们神秘兮兮地叫我来做什么？”

陈凤语觉得这事不好启齿，目视王更有，暗示他来传达一下他们的想法。王更有假装没看到，把目光移到别处。他只好硬着头皮说：“有点小事情需要你帮忙！因为我们遇到点麻烦，特地请您来，嗯……请您不要介意！”

“这么啰嗦？有话直说！”沈晨很不耐烦他咬文嚼字的绕弯子。

陈凤语忍着笑说：“那我就不客气了！那边有个日本鬼子不知在跳什么舞，赤身露体的，实在有碍观瞻。我们已经忍他很久了，他倒跳个没完没了的，实在让人忍无可忍——看，他已经渐入佳境了，现在是最佳时机！”

沈晨抬头向那边看了一眼，赶紧缩了回来，涨红了脸骂道：“真不要脸！”她这句话因为没有指名道姓，接受者不详，所以骂的范围极广，伤及很多无辜，连陈凤语他们也跟着惶恐不安。

陈凤语问她：“喂，这么远的距离，能不能干掉这厮？”

沈晨摇头说：“你们的任务又不是伏击！眼不见为净，你们干吗非要看他？”

陈凤语笑道：“沈宣传此言差矣，有敌人在面前蹦蹦跳跳的，这和古代两军对垒安排小兵在阵前叫骂搦战的性质异曲同工，都是为了乱人心智。你才看一眼而已，我们都看了一刻钟了，简直生不如死！”

沈晨便问他为什么不打，还把枪递给他，要他自己动手。陈凤语有求于人，说话也软：“这么远的距离，我肯定打不准，万一惊动了鬼子，白白浪费一颗子弹。看他那龌龊丑陋的样子在眼前蹦来跳去的，着实坐卧不安，只怕我们会按捺不住！”

“让人哭笑不得！”沈晨瞪他一眼，举起枪向正翩翩而舞的日军瞄去。大家都兴奋且紧张地盯着日军阵地，等着看热闹。不料她又把枪缩了回来，含笑带羞地说：“他身上怎么那么多毛啊？真像头猪！不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家齐声鼓励她只当是打野猪了。

沈晨赧然一笑，再次托起枪，调整表尺，将表尺框向后立起并将游标上移，推弹上膛，隔着丛莽瞄准那个日军。

陈凤语紧张地问她：“有把握吗？”她握枪的手纹丝不动，两眼紧盯着前方，轻轻嗯了一声。透过觇孔照门，日军头上的钢盔与准星连成一线，她稳稳地扣动了扳机。

那个曹长跳得正欢，冷不防一颗子弹飞来，砰的将头上的钢盔掀掉，当时酒就醒了大半，也不顾头上灼痛，忙不迭地用一个青蛙入水的姿势栽下战壕。命是保住了，只是他那动作实在不好看。

众人看到那日军丑态，都乐不可支。沈晨收回枪，躺着草丛里有点惋惜地说：“失手了！”其实她是故意的。

陈凤语宽慰她说：“古人云：‘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虽然未能一枪毙命，好歹也教训了那个鬼子，出了口恶气，最重要的是一举打击了鬼子们的嚣张气焰——这个家伙估计现在正纳闷从哪儿飞来的子弹呢！”

沈晨闭上眼轻叹口气，幽幽地说：“古人是不是还说过‘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如果海波能平，杀人也绝不是我的心愿。唉，没想到小时候一时逞强练习打猎学来的手段，会有朝一日用在战场上杀人。真希望战争早点结束，我可不希望自己变得嗜杀成性不能自拔。”

陈凤语不可思议地看着她，从故纸堆里调集出“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仁者无敌”之类的先哲言论，准备发挥一阵，她睁开眼翻身而起，说：“我回去了！你们重任在身，不可掉以轻心。这么多弟兄的口粮可全掌握在你们手里了。”说罢，躬身去了，陈凤语目送她消失在灌木丛中。

26

残照的晚霞铺满整个昏黄的天空的时候，在战斗机护航下，一架美军运输机又隆隆地飞来，临眺林海。陈凤语下令燃起“L”形篝火，一霎间干柴熊熊燃起，火光冲天。大家都焦灼地望着天上的飞机，好似芸芸众生瞻仰我佛尊颜。只见那架双引擎飞机宛如一只巨型蜻蜓，在夕阳的余辉里滑翔，接着排卵似的从机腹里投放出五彩缤纷的投物伞，投物伞下系着沉甸甸的箱子或麻袋，像蒲公英的绒毛向大龙河畔徐徐飘落。

“一班、二班搬运物资，三班掩护，防止日军抢掠。”陈凤语将已上了刺刀的冲锋枪拉开保险。

日军果然派兵来抢夺物资，上百名日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向投物伞坠落的方向，像蝗虫一样扑来了。

“打！”陈凤语大吼一声，冲锋枪喷出愤怒的火舌；日军也举枪还击。李营方面周友良亲率一个班赶来支援，大榕树上的机枪手也奋力压制日军，双方在大龙河空投场发生激战。

搬运物资的士兵和日军扭打在一起，但近身肉搏素来是日军的强项，加上日军人多势众，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许多物资被日军抢到，抢亲成功似的欢天喜地抬走了。日军贪心不足，又追着中国士兵抢夺他们已到手的物资。

“陈凤语，全部撤退！”周友良大声呼喊，他执勃朗宁手枪，在肉搏战中占尽上风，真是指哪打哪。

陈凤语应了一声，看到几个士兵被一群日军围在中间，子弹都打光了，正用刺刀奋力拼杀，渐渐落在下风。他端枪撂倒几个，却没子

弹了。来不及换弹匣，四个日军并肩向他逼来，精湛的刺杀术让陈凤语几乎招架不住。狭路相逢，还是一寸长一寸强。

“陈凤语，接刀！”周友良举枪射倒逼近的日军，将刀掷给陈凤语。

接过大刀，陈凤语顿时如虎添翼，把冲锋枪往身后一背，挥刀砍倒一个近身的日军。他运用的是当年“大刀队”专克日军的绝技：双手握刀，刀尖向下，刀刃对着自己，眼看鬼子挺刺刀刺过来，他大喝一声“脱手！”大刀向上一挑，日军只觉虎口发麻，手中的三八步枪被荡得飞了出去。陈凤语的刀已行至半空，这时凌空顺势劈下，正中日军面门。

和死者并肩作战的另一个日军目睹同伴惨死，想在陈凤语旧力将尽、新力未生之际，趁虚一个突刺。陈凤语以不变应万变，依旧大喝一声“脱手！”

那个日军见陈凤语还使的老招旧数，他早有准备，立刻将枪向后一撤，满心以为陈凤语一招落空，哪知大刀竟像粘在枪上，贴着枪身就滑过来了，刀刃直奔手腕。日军倒吸一口冷气，进退不得，连忙撒手，暗自庆幸自己机智果断，否则左手就不保了。孰料陈凤语见他门户大开，刀锋一转，顺着日军的下腹直抹向脖子。这回日军顾此失彼，难免一死。刚才那招是品牌招式，全国连锁，这一招却是陈凤语爷爷秘传的绝活，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排长，救我呀！”

陈凤语猛一回头，只见一个士兵趴在地上，身子却向后移动，他一脸惊恐，奋力地往前挣扎，手抓断了草茎，在地面上犁出血痕，却身不由己，被拖进草丛里，只剩下凄厉的惨叫。

陈凤语咬牙冲了过去，那个士兵一双腿血肉模糊，被两条大狼狗撕咬着。

“孽畜！”陈凤语挥刀向一条狼狗砍去，那狼狗闪得快，被连毛带血地砍掉了大半条尾巴，疼得乱吠，撅着半截血淋淋的秃尾巴落荒而逃。

另一条狼狗狂吠两声，眼里突然泛起绿光，腾地跳起一人多高，向陈凤语扑来。

“哒哒哒”，几发子弹穿过狼狗的身体。正在空中画着完美弧线的躯体扑通坠地，喉咙里呜呜乱叫。

王更有跑了过来，拖着半死不活的狼狗后腿就走，一点也不客气。

“你拽狗干什么？先救人！”陈凤语提醒他，他也没舍得把狼狗丢下，把伤兵背在身上，一手提枪，一手扯着狗腿往回拽，拖拖拉拉的。

猛听身后脚步响，陈凤语沉身坐马，避过日军的偷袭，飞快地从绑腿掣出短刀反手刺去，“噗”的一声，贯通的感觉刹那间通过刀柄传遍全身，抽回刀刃，滚烫的血立即溅到后背上。

陈凤语十步杀三人，论身手要比《庄子·说剑》里“十步一人”的剑士厉害多了，只是陈凤语潇洒不及，因为古时的剑士是“事了拂衣去”的。身后那个日军命大，中了一刀还能拼个鱼死网破将他拦腰抱住不愿放行，两人一起滚倒在地上。

又是两个日军并肩而来，一左一右，双刀并出，齐向陈凤语扎来。

“砰砰”两声枪响，左边那个日军猝然倒地。剩下的日军一怔，猫着腰，两眼瞪得跟汽车前灯打远光似的四下一照，洞幽烛微，明察秋毫。终于觑见大榕树方向十几个士兵抱枪而来，最前面的一个女兵，正抄着步枪瞄着他。他暗叫不好，顺势向地上一趴。由于这个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他仿佛很珍惜这个劳动成果，在地上趴了很长时间不舍得起来。后来被同伴拖走时，人们发现他两眉之间多了个血洞，“太君”化身成了“二郎真君”。只是不知，他日后的视力会不会因此变得更为敏锐。

陈凤语好不容易从日军的臂膀里挣脱，被沈晨他们接应回去。

激战下来，部分物资被日军哄抢，另一部落入河里随流漂走，李营得到的只是小部分，好在足以解决燃眉之急，但也损失了几个士兵，均是在白刃战中被日军乱刀挑死。大家看着带着血迹的麻袋和箱子，都有些黯然。

李克己走到过来，用刺刀将系麻袋的绳索割断，白花花的大米立即流了出来。战士们打开几个铁箱，不由的惊呆了，罐头、药品、子弹……

“苍天哪，我们得救了。”有士兵情不自禁，跪在地上谢天谢地。

陈凤语过去向沈晨道谢。沈晨难得地对陈凤语开口揶揄：“刚才看了一下，身手不错嘛！”

陈凤语这几日被她口诛个没完，忽然蒙她开金口即兴一篇赞评，不免受宠若惊，自矜地想自己在千军万马中捉刀而立，何等的英雄盖世，再加上这身英姿勃勃的军装，足以令关云长汗颜，但嘴上还要谦虚一番：“过奖！”

哪知她先扬后抑，又赘了一句按语：“呵呵，花拳绣腿，糊弄得还挺像回事。”

陈凤语兴致大扫，悻然说道：“大小姐，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不把我挫骨扬灰，你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陈凤语！”李克己忽然出现，“你别走，你小子知罪么？”

陈凤语赶忙整饬表情，调整姿势，严肃地说：“营长，卑职绵力薄材，不堪重任，导致物资被抢，还损失了好几个弟兄，请营长治罪。”

李克己正色道：“我不是说这件事，你少跟我顾左右而言他！”

“请营长明示！”陈凤语当然知道什么事，只是营长昨夜未说，今晨未说，以为既往不咎了，没想到他会旧事重提，于是假装糊涂。

“好，你就给我装傻充愣！我问你，昨夜是谁给你的命令让你擅自行动的？”

陈凤语一时语塞，支吾着说：“是我自己心血来潮。”

“胡闹，心血来潮就可以为所欲为？”李克己勃然大怒。

陈凤语见营长动了真怒，吓得不敢吭声，只在肚子里抱怨营长不在沈晨面前给自己留点面子。

王更有站了出来，一副义士慷慨赴死的神态：“营长，俺也去了！排长本来不敢去，是在俺的强烈要求之下才去的，要杀要砍，你就冲俺来。”

“营长，我们也去了。特来请罪。”易明明几个也跟着站了出来。

陈凤语怕他们也跟着受罚，骂道：“你们几个争先恐后干什么，当这是邀功请赏啊？滚一边去！”

王更有歪着脖子，堪比东汉宁死不屈的“强项令”：“排长，兄弟一场，有福同享，有难共当，干什么让俺们滚一边去。”

李克己怒冲冲地说：“场面搞得挺悲壮的，兄弟情谊，让人感动！是你王更有怂恿他去的？你怎么不说你们绑架他去的呢？他自己没长脑子？又不是木偶泥人！”

沈晨见状也站到他们一排，眼看着李克己，大声说：“李营长，这事也有我的份，我也认罚。”

李克己大手一摆，只恨不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子，一扇阴风就可以把她扇到边上去，说道：“没其他人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法不责众！今天就只针对罪魁祸首。”

“陈凤语，你们真是目无军纪，胆大妄为！”周友良大步赶来，手指瞄着他们的脑袋逐一虚点，“一个个真是为所欲为，无所不为，太不像话了！”

李克己说：“我李克己一向是赏罚分明的，陈排长等人昨夜深入敌阵，虽然违反军纪，但抢回的救生箱里有血清，救了电报员一命，可以将功补过，但是，惩罚也在所难免……”

“对！营长说了，惩罚在所难免。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不从重处罚的话，简直不成体统。”周友良对着陈凤语嘿嘿笑起来，顿时阴风惨惨，“陈凤语，罚你们下去每人吃一包牛肉干，不许喝水！谁喝一口水，我枪毙了谁——沈宣传不在此例啊——你们还愣什么？还不快滚！”

“是！”五个人听了这番训话，会心不远，强作惭颜，行个礼，蹦蹦跳跳地走了。

李克己忍不住扑哧一笑，说道：“嘿！我说周友良，你这是当我面护短啊？啊，你在这演戏充好人，让我给你唱黑脸！”

周友良笑道：“营长，你言重了，什么黑脸白脸的，我哪里有护短！刚才不当你面很严肃地教训过了吗？”

李克己模仿着他的样子，食指在空中指指点点，笑道：“你周连长就这样教训士兵的？可真够严厉的啊！‘一个个真是为所欲为，无所不为！’还每人吃一包牛肉干，周友良啊，你这惩罚可太重了，你怎么不让他们每人服一粒奎宁丸？我今天可算认识你老兄喽！”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况且现在是特殊时期，我怕寒了弟兄们的心！”

“你就不怕寒了我的心？我昨晚可是忍了大半夜，才训你的爱将几句，就被你跑来营救走了。”

“周连长是赶来劫法场的。”沈晨听他们说话皮里阳秋，也忍不住捂嘴狂笑，李克己和周友良跟着相顾大笑。

笑得累了，李克己敛容向沈晨说：“现在美军飞机已经知道我们的大体方位，我觉得可以要求总部下次空投时，把空投地点直接改为大榕树，我们还以狼烟为信号。这样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而且物资也不会再被日本人抢去了。大家意下如何？”

沈晨点头说道：“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那好，立即给总部发报，顺便再表示一下感谢。”毫无疑问，美军飞机的空投不仅及时解救了地面受困的李营官兵，更给他们输入信心和希望。

日本人在外辛勤劳作，李营官兵也忙于修葺工事、架设鹿砦、修建指挥所。阵地外围有片葱翠竹林，阵地内有数不清的树木，士兵们往返砍竹劈柴、挖战壕、修窝棚、盖厕所，要跟日军比赛施工进度。

他们在几棵树之间距地较近的树杈上搭建了一幢简陋的竹楼，门前连着一个可提供上下的竹制梯子。竹楼里面军用地图、电台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微型的战地指挥所。只可惜没带一面旗帜，否则就插在屋顶上，气死小鬼子。

大榕树本来树枝干粗壮，纵横交错，他们又别出心裁在上面搭设栈道和平台，人在上面竟能如履平地，上下也可以随心所欲，大家看了无不踊跃欢喜。

27

榕家寨又开始生火造饭了，树林上空升起一缕袅袅炊烟。山崎四郎目睹此情此景，气得食不甘味。

“大佐，这条狗残废了！”日军驯狗员牵来狼狗请他看，那条狼狗后腿断了，摇着秃尾巴，满眼沮丧。

山崎瞥了一眼，气不打一处来，吼道：“我是兽医吗？”

驯狗员语塞，不知如何是好。

“牵出去，杀了！煮了！煎了！烤了！”山崎屠夫大吼起来。

驯狗员很为难地看着歇斯底里的联队长，想知道到底是煮了、煎了、烤了，可联队长的脸上没有确切答案，无奈之下，他只好拖着狼狗去请教司务官。

大榕树里倒其乐融融，戚巧嘴正用勺子敲着锅沿招呼道：“王更有，来！捞、捞、捞……”

“我说巧嘴哥，你这是喂猪呢！”端着碗走来的王更有不禁两眼圆睁，“司务长没当上，改当饲养员了？俺老家喂猪就是这样叫唤的，一喊唠唠唠，猪就跑来吃食了。”

戚巧嘴憋了一脖子青筋，满腹的话艰难地要出来，好不容易挣出两句：“我说你捞、捞米喝，把你朝、朝客厅里拉，你、你偏往猪窝里钻，不识抬举！”

王更有还要抗议，正奋力咀嚼牛肉干的易明明说：“王更有，你还别说，你吃饭时候就是一副猪相！鼻子嘴都塞进碗里，跟猪拱槽似的，弄得满地都是。”

大家今晚的话题和猪结下了不解之缘，陈凤语也对猪大起兴趣：“是的！我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过：拱土觅食是猪采食行为的突出特征之一！”他有意卖弄下学识，因为沈晨在，大家都八仙过海，各显

神通，想方设法引她注意。“不过，猪也是我们人类的良师益友，比如说和日本人打仗，猪就给我们贡献过力量呢！”

他说完了故意卖关子打住，果然有人上当，追问他猪又不能扛枪打仗，除了奉献肥肉之外，还能有什么贡献？

陈凤语看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才娓娓道来：“这事说起来还真有点历史——那是在 1915 年的伊普雷战役中吧，德军首次对英法联军使用了毒气。据说毒气弥漫，阴风惨惨，英法联军死伤惨重，大约有五万多士兵中毒而死。后来发现，阵地上只有一群野猪安然无恙。原来猪生来就具有拱土的遗传特性，喜欢用嘴拱泥，它大概是觉得毒气难闻，就把嘴和鼻子都拱到泥里，从泥土中吸气。是泥土过滤和吸附了有毒空气，它们歪打正着的保住了性命。当然了，后来它们有没有被人烤了吃就不得而知了，毕竟史无记载啊！倒是英法军事学家深受启发，研制出了防毒面罩。这就是猪对我们的贡献之一。”

王更有蓦然觉得猪的形象伟岸了许多，叹道：“怪不得现在用的防毒面罩都是猪嘴形状，原来如此啊！了不起，了不起。排长，你是怎么知道的？”

陈凤语答道：“我是在蓝姆伽听一个美军军官说的，所以说，你王更有还不是百无一用。”

王更有回味过来，跳着脚嚷道：“你们这些人，拿俺跟猪搁这比来比去的，俺差点上当了。唉，这分明是个阴谋嘛！排长，你说日本人急了，会不会也给咱们放一放毒气什么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大家都紧张起来。

沈晨说：“应当不会吧！缅甸有美军和英军部队，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连德国人都不敢跟美英联军拼毒气，谅日本人也没这个胆子！”

陈凤语不以为然，但又怕吃沈晨的雪刀子，未敢明言。易明明敢去捋虎须，冷笑着说：“哼，你以为日本人是什么善男信女呢，会跟你讲我佛慈悲那套？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连珍珠港都偷袭了！女人都太天真了，头发长见识短。”

沈晨连累天下女同胞都受株连，为妇女伸张正义自己责无旁贷，
巍然而起，道：“不许你侮辱女性！”

易明明看她措辞严厉，分明要联合全世界的妇女来对付自己，而且罪名也定得暧昧不明，侮辱女性大约比调戏妇女还要严重，听起来像自己干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吓得赶紧闭嘴。

吴小好也觉得沈晨想法天真，未免太低估日本人的胆量，但易明明被灭在先，殷鉴不远，他也不敢直抒胸臆。于是先举例论证：“听说去年在同古的时候，日本人就给咱使过毒气了！”然后再借物喻事：“日军要是不敢使用毒气，长官为什么要给咱配备防毒面具？”

沈晨发挥专业特长，大道理源源不断，口气里好像天下大势尽在她掌控之中。正反两方唇枪舌剑，争论不休。

陈凤语见气氛不对，连忙裁判道：“你们分析得都有道理，不过有备无患，还是有所准备为好——怪事，连长不是不给俺水喝么，怎么还送米汤来了？难不成真要枪毙我们，给我们吃断头饭！赶紧吃，做个饱鬼！”开玩笑地把话题转移开来。

沈晨笑道：“吃饱喝足了，好有力气干活——李营长要惩罚你们干点农活。”

王更有一听有农活干，精神倍增，如数家珍一般：“做农活就别提了，谁也比不过俺，拉耩耕地、播种施肥、收麦、割豆子、砍玉蜀黍样样精通，不像有些人，五谷不分还说别人是猪——可是这也没农活啊？”

吴小好问：“营长让我们解甲归田在这里种地？”

沈晨说：“此农活非彼农活也！李营长要你们帮我扎草人！”

陈凤语觉得奇怪，王更有问：“扎那玩意干什么咧？要说捆麦秸秆俺不在话下！”

“自有妙用！”沈晨以目视陈凤语。陈凤语猛然省悟过来，拍腿连叫：“妙计！妙计！兵不厌诈，这是谁想出来的？——沈宣传，我对你刮目相看！”然后将碗一举，大声喊道：“巧嘴哥，给洒家再来一碗。今天兴致极高，胃口大开，非吃他个沟满河平不可！”

沈晨嗔道：“吃吃吃，你怎么还吃，是不是想偷懒？”

“你不知道吧，我陈凤语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不高兴的时候，三天不吃一顿饭，反之，则一顿能吃三天的饭。”

“什么毛病，你这人就是胃口大，心眼小，不许再吃了！”

“唉，世界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饭桌了！”陈凤语化用了一句名言叹道。

于是大家兴高采烈地薅来枯草，砍来树枝。大伙齐心协力，三捣鼓，两折腾，编了几十个草人，再披上破布，找日本人丢下的头盔给戴着，整得衣冠楚楚，惟妙惟肖。每个草人手里各插着一根木棍，兵马俑似的摆了几排。

王更有看了拍手大笑：“哈哈，要是戴个草帽，能放到田地里吓唬鸟雀了！”

“还能吓硕鼠呢！”沈晨得意地看着他们的作品，爱不释手。

很快夜深，山崎四郎睡得并不踏实，半梦半醒间，忽听天崩地裂地响，吓得他翻身跳下床，驾起两条鹤腿就向外跑。跑了几步，方才醒悟过来：他现身在缅甸，不是日本，也没有发生地震。吓出一头冷汗，返到床上坐了半晌，刚刚回过神来，大榕树那边就枪声大作，接着中国士兵一片鼓噪喧哗。

他正惊慌失措，管尾飞快地跑来报告说：“支那军趁夜突围！”

“打！给我狠狠地打！”山崎脱口而出。

自昨夜被偷袭之后，日军人人自危，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夜里都是左右两眼轮流着睡，留一只眼为自己放哨。蓦然听到杀声震天，无不失魂落魄，不顾一切地向榕树林开火，一时间万弹齐发。火光绰绰地照见一个个人影在草莽里伸头探脑的，以为支那军果真准备突围了，于是打得更猛，掷弹筒也调来助威，排山倒海地向灌木丛中轰去。

日军哪料到是陈凤语他们在大榕树周围拘神遣将的立着草人，山风吹来，绑在灌木上的草人随风乱动，一副大摇大摆的嚣张模样。日军不知虚实，虽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只听对方喊声连天，却连个支那军的人影也没见到一个，但这深更半夜、兵荒马乱的，宁

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加上联队长有令，谁不卖力放枪！倒把扛弹药的士兵们忙得满头大汗。

大榕树的士兵吊完嗓子，各自回去休息。半夜里谁一觉醒来，就去放一通枪，鼓噪几番。

这样通宵达旦，虚虚实实地折腾。日军彻夜难安，只能硬着头皮出来应战，可怜个个熬得两眼昏黑。直到拂晓时候，山崎才发现上当，再也坐不住了，下令趁雾偷袭。

28

又是晨雾氤氲，浓厚的大雾笼罩整个战地前沿。大榕树周围传来交错冗重的脚步声，日军再次狼群虎聚地向榕树林围拢。

经过一阵短暂的平静，李营士兵们再次听到了由远及近的悉窣声音。日军工兵借着大雾掩护，在用探测器搜寻地雷的踪迹，他们身体摩擦灌木丛的细微声响忽停忽进，让人捉摸不定。大家都屏住呼吸，严阵以待。

阵地陷入一片空灵虚无的寂寥，偶尔听到若有若无的声响，犹如独坐空房时空气中萦绕着的幽幽轻叹，仿佛有人立于身后，有嘴附在耳边。战壕里陈凤语端着冲锋枪，寂定地等着声音再次响起。过了很长时间，莽莽漠漠中又传来丝丝声音，那声音如同草丛里的蛇游或者夜半床下的鼠行。他对准声音传来的方向，食指刚要压下扳机，声音突然消失了。

终于，声音再度响起，机不可失！陈凤语果断扣动扳机，冲着声音响起的方位一个短点射。

“哒哒哒”，短促的枪声在河谷上空回荡，远处传来惊叫飞腾的声音。晨睡未起的宿鸟被枪声惊醒，一阵“扑棱扑棱”后，丛林里又寂入鸦雀无声，阵地上再次陷入令人窒息的寂静。

正当所有人都在侧耳倾听时，叮当一声，浓雾里响起空罐头盒滚动的声音。在这寂若死灰的时刻，任何微弱的声响都显得突兀和刺耳。

“哒哒哒”——这次是好几挺枪掉转枪口向那个方向射去，接着便听到数声惨叫。

李营士兵听声辨位的功夫越来越强，任何风吹草动，便会招来几个点射。士兵们有节制地狙杀可能存在的目标，大榕树周围不时传来疏密不定的枪声。

眼看着雾气淡薄了许多，日军似乎不安起来，杂乱无章的脚步声越来越响。

“开枪！”陈凤语大呼一声，手中的冲锋枪率先点射出去。顿时大榕树上下枪声交汇，阵地外围不断传来敌军中弹后惨叫的声音。

陈凤语听到空罐头盒被日军踢得叮叮当当，知道日军距离的方位，说：“日军近了，手榴弹伺候！”听到陈凤语的呐喊，很快，几十颗手榴弹冰雹似的飞了出去。自从有了飞机补给，李营官兵们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出手都极为阔绰，扔手榴弹时颇有晋朝石崇、王恺挥金如土的气魄。

待晨雾渐渐散尽，阵地上群响毕绝。日军撤了下来。他们这次没有空手而归，一个日军冒着生命危险，意外地俘虏了一个已在昨夜被他们乱枪打得焦糊的草人，乱蓬蓬的脑袋上还冒着一缕青烟。

自围攻大榕树以来，日军屡败屡战，终于取得了这么一个重大的胜利，来之不易。那个日军高兴地举着草人，踢着正步，那骄傲的神态，那荣耀的姿势，仿佛他手里举的不是草人，而是从希腊众神手里抢来的金苹果。

山崎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只不好发作，倒是管尾大步流星地过去，挥手打了那个士兵一个耳光，又把草人劈手夺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又踩了几脚，发泄他的不满。

那个倒霉的士兵挨了一耳光，还被剥夺了胜利的果实，哭丧着脸，莫名其妙。

飞机引擎的声音像荒岭里的一声狼嚎，扩散着一股摄人心魄的力量，惊破了日军的胆。两架美国飞机再次飞临，在上空嘶叫着，盘旋着，目标很快锁定——一缕白烟从大榕树边徐徐升起来，斜插到天空。

日军以执著和死心眼著称于当世，武断地以为飞机还会在原址空投，为照单全收起见，他们提前向那片林空地帯蜂拥而去。占据有利

地形后，一个个磨拳擦掌，准备搬运物资，机枪手还煞有介事地四下设防，唯恐支那军也来染指。

当日军一切就绪，自鸣得意地抬头等着接收物资时，却尴尬地发现飞机从他们头上掠过，十几箱物资直接抛撒到中国阵地周围的灌木丛中。那里是中国军队机枪的覆盖范围，日本人不敢冒死去抢。他们忙活了半天，结果根本没自己什么事，能不让人活活气死？恼羞成怒的日军将高射机枪对着空中的飞机“哒哒哒”扫射起来，一长串子弹追随飞机而去。

美军飞行员发现了灌木丛中探头探脑等待接洽的日军，照顾不周，为表歉意，驾着飞机俯冲着从他们头顶掠过，从容地飞走了。日军被调戏后，气得哇哇乱叫，马上调整高射机枪，对着天空疯狂扫射，准备把老天打个窟窿。

这次空投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意外。正在坳地里埋锅烧水的威巧嘴看到几个士兵对他手舞足蹈地大呼大叫，茫然不知所措，忽觉头顶一黑，举目一看，一个庞然大物从天而降，吓得他叫了一声妈呀，连蹦带跳地躲开了。只听“咣”的一声，天外来物不偏不倚地落到锅上，水花四溅，滚烫的热水迸到他身上，烫得他一阵痛叫。

“完蛋了！”他情急之下连结巴都忘记了。

“勃朗宁机枪哇！”余猛和黄一奎两人最先跑过来，一看到机枪，兴奋得叫起来。

威巧嘴对机枪毫无兴趣，只关心他的锅，看着一地狼藉，懊恼万分。“水，水，全没了！”原来，李克己为了防止士兵喝生水而得疟疾，让他把剩下的水集中起来烧开，以备饮用，不想这回鸡飞蛋打，连锅都赔了进去。

榕树林里又是一番热闹，艾其逊别出心裁，把丝织降落伞做成吊床，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抽着烟卷，哼着小曲，怡然自乐。士兵们看了又惊又羡慕，又佩服他不但洋气，鬼点子也多，不愧是洋鬼子。大家也纷纷仿效，把降落伞分割开，悬挂的到处花花绿绿，十分喜庆。

此后美国运输机每隔两日就会飞来空投一次，对李营无线电台有求必应。空投物品从弹药、药品、食粮等军需品发展到帐篷、睡袋、手电，甚至衬裤、袜子、香烟，真是“凡所应有，无所不有”。

日军只有眼红的份，他们的长官所制定围困大榕树的百年大计、千秋大业基本化成泡影，不但没达到围困李营的目的，反被李营的佯攻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弹药也损耗不少，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进攻。

山崎似乎只牢记着中国兵法上“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教条，李营虚晃一招，他就要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仿佛他奉行的是汪精卫“宁可错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之路线。长久竹郎所率联队与中国军队一一二团的对峙也陷入胶着状态，两军难以策应。

他们的后方供应时时遇上麻烦，美国战机好像觅食的安第斯兀鹫一样四处活动，整日在空中盘旋，搜寻和袭击日军的运输队、轰炸补给路线，导致日军粮弹前所未有的稀缺。减员也尤为严重，许多伤病号因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救治而一命呜呼。战场上的日军以荣归靖国神社为豪，勇于战死；靖国神社乐得接纳新成员，激励更多的民众到战场上送命。两者相辅相成。

第六章 水源

此后的日子，大家都是依靠野生芭蕉的根来解渴。士兵们在芭蕉根上挖个洞，把水壶放在下面接着，芭蕉根渗出一点一滴的汁液，落到水壶里，大家都戏称为“观音洒净水”。可芭蕉根资源有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李克己下令，不到关键时候，不得随意砍根取水。所以大家只好把取尽水的芭蕉根舔来舔去，舔到后来，跟品陈年甘蔗似的，只能聊慰口渴。

在丛林作战体力消耗极大，全靠补充水分来帮助恢复，没有水，连食物也无法下咽。士兵们望着灼人的太阳，嗓子眼里都渴出火来，只有叹息和祈祷。

29

大榕树的中国士兵依靠飞机空投，一时丰衣足食。但好景不长，难事很快也找上门来。每次飞机投水，不是冲撞力过大，水桶被碰破，就是水桶在空中被日军的高射机枪打成蜂窝，到地上之后，桶里的水所剩无几。李营的饮水渐渐短缺，最终连续几天没有水喝，士兵们个个渴得蔫头耷脑。

这天中午，美军飞机再次光临。这次是一架运输机，大约美军觉得日本人的防空能力太微不足道，所以连护航的战斗机都没有跟来。听到飞机的声音，战士们一扫颓唐之气，矍然而起。

日军的高射机枪嘶叫着向飞机发难，日军机枪手也举起轻重机枪疯狂扫射，密集的子弹在飞机四周飞舞着。

运输机突然机身抖动了一下，接着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李营官兵目送被击中左机翼的运输机拖着一股黑烟，晃晃悠悠地飞向高空，觉得天空一下子蒙上无边的阴霾。

看到美军飞机被击中，日军阵地上响起一阵欢呼。山崎看了，也不禁展颜一笑。这是日军自俘获支那军的草人以来，取得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值得大书特书。

心潮起伏澎湃的山崎，觉得很有必要把此刻的心情记录下来，疾步走进指挥所，大喝一声：“取纸笔来！”

山崎素喜书法，写一手好字，学书从晋唐入手，取法二王，书名播于全联队。

李营很快陷入了困境。李克己和周友良到救护壕里巡视，看到一个伤员张着干裂的嘴唇，不停地叫着要水。

“给他水喝！”李克己不满地命令救护员。

救护员打开水壶，往伤员嘴里倒去。伤员张开了嘴期待着水流出的声音，却没听到，接了半天，终于有一滴水落到舌尖上。他咂了咂嘴，回味无穷似的，又痛苦地转脸向壁。

军医高清奇说：“营长，弟兄都断水了，仅剩的水都集中在这里留给伤员的。”

周友良低声说：“美军飞机已经三天没来空投了！”

救护员拿着空空如也的水壶，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李营长。看得李克己心里很不是滋味，不敢正视他的眼睛，低头叹了口气，步履沉重地走了。

周友良建议掘地取水，客串地质勘探，分析道：“这么多的树木都能生存下来，说明下面一定有水源，可以挖井试试！”

“看来也只有如此了！临渴掘井，是我这个营长失职啊！说实在的，也怪我们太依赖美军飞机的空投了！”李克己仰面长叹，恨不能作法施云布雨，不禁自怨自艾。

周友良规划了一处草木茂盛的低地，十几个士兵轮番挥动着步兵锹，卖力地挖着，恨不得一锹下去，便能有一股冽泉喷涌而出。可是掘地十尺，别说汨汨清泉，连浑水也没看到一滴。有的士兵泄气了，将步兵锹一丢，指天划地的骂着，周友良便严厉地说：“别想守株待兔，你们在里面骂一整天也骂不出水来，继续挖！”说完，他纵身跳了下去，从一个士兵手里夺过铁锹，奋力地挖起来。大家见连长亲自动手，都振奋精神，继续下挖。

又挖了几尺深，仍不见有水的迹象。周友良死心了，沉重地叹了口气。战士们眼里的光芒黯淡下来，他们位于高地，再挖下去毫无意义，最后的一线希望也归于破灭。

爬上去后，一个士兵绝望地抡起步兵锹，照着身边的野生芭蕉铲去，借此发泄。

芭蕉树茎被铲出一道月牙形的伤痕，从伤口慢慢地溢出一缕汁液来。周友良眼前一亮，兴奋地喊道：“快拿头盔接着——可惜了，可惜了！”真是滴水寸金！

此后的日子，大家都是依靠野生芭蕉的根来解渴。士兵们在芭蕉根上挖个洞，把水壶放在下面接着，芭蕉根渗出一点一滴的汁液，落到水壶里，大家都戏称为“观音洒净水”。可芭蕉根资源有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李克己下令，不到关键时候，不得随意砍根取水。所以大家只好把取尽水的芭蕉根舔来舔去，舔到后来，跟品陈年甘蔗似的，只能聊慰口渴。

在丛林作战体力消耗极大，全靠补充水分来帮助恢复，没有水，连食物也无法下咽。士兵们望着灼人的太阳，嗓子眼里都渴出火来，只有叹息和祈祷。

王更有闭着眼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四海龙王、四值功曹、五方谒帝、六丁六甲、十八罗汉、二十诸天、二十八星宿、五方鬼帝、十殿阎王、真主安拉、耶稣上帝，各路神仙，都显显灵吧！”念时五体投地，把他知道的世界各地神仙都数落了一遍。

“王更有，你在干什么？”沈晨走来，看到王更有举止怪异，好生惊诧。

陈凤语无精打彩地说：“他是半仙，和天上的星宿有亲戚，所以他在祈雨，念求雨经呢！”

“装神弄鬼，真是咄咄怪事！”沈晨颓然坐在地上，像是朵缺水的花，她也蔫了许多。

陈凤语把身体埋在降落伞做的吊床里，枯苗盼雨地巴望着上天，幽幽然说：“还有比这更咄咄怪事的么？一个月前那雨还跟瀑布似的，一下起来都是惊涛骇浪，一泻千里，站在雨里都能被活活淹死；现在想让下点雨，却连一滴也见不到。难道天热的时候，天宫的神仙天天

洗澡，洗澡水都成盆倒下来，所以大雨不绝；如今大约天气冷了，神仙也怕冷不愿洗澡，所以连一滴雨都没有？”自谓妙譬可人，却没人喝彩，恨不能自评一句：“持之有故，言之有理！”

王更有翻身倒地，直挺挺地两腿伸一般长，哀鸣一声，叹道：“俺的娘来，这回龙王爷爷也不显灵了！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渴死俺了！”

沈晨恹恹地说：“都渴成这样了，还有心思去念劳什子经。话说得越多越耗费水分，现在最好一言不发，让嘴里保湿。”

陈凤语本能地想咽口唾沫，才发现嘴里有如一口枯井，汲不出水，无奈地叹道：“唉！诗云：‘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现在和相隔千年的古人产生共鸣了。开始的渴只是觉得嗓子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还能搬运口水来救救急，虽然杯水车薪，也能缓解一下旱情。现在好了，连嘴里都干涸了，嗓子直冒烟，真怕吐一口气，就能喷出火苗来！”

“是啊，满嘴的干柴烈火！”王更有深有同感。

陈凤语开玩笑：“真是满嘴巴干柴烈火，一肚子海枯石烂！”

“别惹我笑，我现在唇干舌焦的，一笑嘴唇就裂了。”沈晨尽力把笑压制在肚子里，不让它冒出嘴边，觉得嘴唇隐隐生疼，用食指抚摸了一下，感觉像河边水退却后乍旱的河床，好在没有龟裂，只起了一层皮。

“怪不得小说里描写女人笑要叫‘裂唇一笑’，原来是这么个典故！”陈凤语有意撩拨她似的，“其实该叫‘一笑裂唇’才对！”

王更有闭着眼，哑着嗓子说：“沈宣传秀色可餐的，也许饿的时候瞅两眼，能安抚一下肚皮。可惜不能解渴！”

沈晨不敢再笑，假装生气说：“唉，你们两个唠神，喋喋不休，活该渴死！拿我开涮，我不理你们了！”起身钻帐篷里偷笑去了。

“排长，咱们这算是占山为王，还是落草为寇？为什么这么落魄呀！”吴小好垂头丧气，活像是被官兵剿剩的匪余。

陈凤语答不上来，便学屈原问天：“老天爷，你为何不施舍点雨呢？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天哪，我只取一碗饮。”

“我只取一杯饮。”

“我只取一口。”

“唠唠叨叨有个屁用！”施召宏腾地跳起来，抄起枪吼道：“出去跟鬼子拼了，总比坐在这渴死强！”本以为会一呼百应，哪料想到彷徨四顾，连个理睬他的人也没有，自己无趣地坐了下去，倒惴惴不安，好像自己说了什么获罪于天下的错话。

吴小好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苦着脸说：“我现在终于体会到欲哭无泪的感受了！还是再去舔舔芭蕉根吧，不能真让渴死了！”

30

天将暮未暮时，一缕薄雾从幽远的河谷悠悠地飘出来，如轻纱般在山峦中游曳缭绕，远处的青山若隐若现，缥缈不定。

日军照例又像幽灵似的来了。因为李营的不断撩拨挑逗，敌人好似铁笼里的猛兽，空有一身本领无处施展，只好审时度势，调整了作战规律。他们白天不敢大举进攻，夜间不敢安心睡觉，长此以往，渐渐染上了昼伏夜出的习性。大都是在黄昏或拂晓雾气冥冥的时候，云里来，雾里去，行踪不定，神龙见首不见尾。可他们觉得支那军比神龙还厉害，首尾都见不着，一到夜间满榕树林人声鼎沸，从来没见过人出来过，可是说不定哪个夜晚，又出其不意地来个突袭，让人防不胜防。日军只好在夜间主动出击，以攻为守，也是被逼无奈之举。

陈凤语爬到树上看了一下敌阵，向下招呼道：“弟兄们，起雾了，估计日军一会儿就要来报到了！”刚才还恹恹欲睡的士兵马上振奋起来，各就其位，进入战斗位置。

王更有忽觉灵光一现，低声附耳向陈凤语说了几句话。

“不行，万一营长再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第一次是初犯，还可以法外容情，这次就是再犯，就不可饶恕了！”陈凤语摇头否决。

王更有进一步献计献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不了回来再吃一包牛肉干！要是整天这样跟鬼子打，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头绪！”又夸排长英明神武，当代李广。陈凤语不为所动。王更有暗自思量：遣将不如激将。于是再接再厉地说：“俺听说书的讲《三国演义》，诸葛亮不听魏延的计策，到死也没出了祁山。说来说去，还是诸葛亮一生太谨慎。俺在一一三团的时候，久仰你的大名，都说一一二团陈凤语浑身是胆，好似当年赵子龙。今天一看，大失所望。”

“闭嘴！用激将法也没有用，少跟我来这一套！这回你就用炮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去！”

“唉，可惜，坐失良机！”王更有怏怏不快，叹息个没完。

陈凤语揣度片刻，向吴小好说：“去，把沈宣传叫来，让她帮我压会阵。”王更有大喜，催促吴小好快去。

压上来的日军弓着腰背，缩着脑袋，却竖起耳朵尽量向前伸着，活像一群在黄昏出沒的饿狼，只差眼里没闪烁着幽幽绿光。一个军官打个散开的手势，日军慢慢地散开，呈分散队形向大榕树逼近。掷弹筒小组刚刚将掷弹筒固定下来，冷不防灌木丛中闪出十几条人影，端着冲锋枪和轻机枪一齐射来。

日军军官完全没有预料到半路里会杀出这么多程咬金，正要组织反扑，不料一颗冒着烟的手榴弹滚到脚下，他先是一个旱地拔葱腾空而起，接着又一个倒栽葱坠落地上。剩下的日军茫无头绪地反击，手忙脚乱的哪是对手。侧翼进攻的日军闻声赶来，夜色苍茫，敌我不分，日军自相残杀。激战了一会儿，沈晨又带一个班赶来接应，日军更加不支，又被李营投掷的手榴弹炸得魂飞胆丧，潮水般退了下去，逃命要紧，连掷弹筒也不顾了。陈凤语他们并不追击，只在后面呐喊着，日军撅着屁股，撒开飞毛腿，奔逸绝尘。

王更有在日军军官的尸体上搜到一个行军水壶，晃了晃，居然有半壶水，拧开后自己先咕咚灌了几口，高举水壶，像矗立在夜色中的一尊自由女神像，喊：“伙计们，来，一人一口。”引得众人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诸侯，争相来抢。

“都别抢，我得先喝。”易明明近水楼台先得月，一把将水壶夺过去，伸出胳膊挡住其他人，“这哪是嗓眼，简直就是枪眼，喘气都一股火药味！”

大家要分一杯羹，都嚷嚷着：“见者有份！哎，易明明，你别都喝光了！给老子留半口。”

“真是死心眼，榆木疙瘩，一辈子赶大车的料！死这么多鬼子，你们再找找看，肯定还有。”

抢到的就喝，抢不到的就喊：“莫要争抢，中华礼仪之邦又不是原始社会，干什么这么野蛮？”

看到士兵们乱作一团，陈凤语骂道：“别吵，鸣金收兵了！简直目无军纪！”

沈晨讪笑不已，语含责备：“上梁不正下梁歪，带兵的不守纪律，还指望手下多有出息。你们这帮人，在新三十八师里真是闻所未闻！”

“别只顾冷嘲热讽的，快帮我想个办法，回去怎么跟营长、连长交待？你说这些战利品够不够将功赎罪的？”陈凤语边指挥后撤边问沈晨。

“一人做事一人当，自己见机行事吧！”沈晨抛下这么一句话，猫腰走了。回到阵地，沈晨一转身，发现陈凤语他们并没有跟着回来。

“这家伙又搞什么鬼？”沈晨对着茫茫夜色问道。

陈凤语带着五个战士已经绕过榕树林，背着便携式折叠帆布水桶靠近了大龙河。水就近在眼前，可不远处就是日军的战壕，一旦被日军发现，必死无疑。他们静静地伏在草莽中，伺机而动。

滴答、滴答……阔叶植物的滴水声此起彼伏，在茫茫林海里，千万片叶子的滴水回响成一片，陈凤语和士兵踩着水滴的节奏，开始小心翼翼地迈开脚步，与水滴声保持一致，他们的脚步声果然全部被水滴声所掩盖。

沈晨正在疑惑，听到大龙河方向响起阵阵枪声，急忙跑向东边阵地。李克己、周友良早赶到了，焦急地向大龙河方向望着。枪声渐近，

几条人影向这边跑来，后面日军的叫声也越来越清晰。李克己命令道：“机枪掩护！”机枪巢里的机枪手掉转机枪，对着追来的日军一阵扫射。

四个士兵提着水桶冲进战壕，陈凤语最后赶到，紧紧抱着水桶，身上被水泼得湿漉漉的，跃进战壕后，把水递给身边的战士，手捂着肩头大呼：“快来人，我中弹了！”

周友良扒开他衣服一看，说：“没事，擦了点皮！衣服被子弹划破了。高军医，快来！”高清奇应了一声，和救护员背着药箱挤过来。

陈凤语定定了神，长出一口气：“小鬼子火力太厉害了，差点没命。好在抢回来几桶水，真是万幸！”

一个跟去抢水的士兵忽然惊呼：“副排长呢？”

陈凤语骤然紧张：“副排长呢？糟糕，副排长没回来！”

周友良惊呼道：“那边有人过来了！”

“别开枪！可能是副排长。”李克己凝视着夜色里那个跌跌撞撞的身影。

来人竭力喊道：“弟兄们，救我——”

“是副排长。”陈凤语飞快地跳出战壕，向黑影跑去，李克己、周友良等人也随即跟上。

“高军医，副排长受伤了！”大家扶着副排长返回阵地。

“水……”副排长浑身湿透，也不知是水是血，他无力地坐在地上，喘口气，背倚着树根永远地闭上了眼。

“副排长！”大家急切地叫着他，可是再没有回应。

“副排长，我的好兄弟！”陈凤语心如刀绞，怔怔地看着手里拎着水桶，里面盛着半桶已经被血染成淡红色的河水，副排长用生命抢回来半桶水，可是他临终之前却没来得及喝上一口。

战壕里一阵啜泣声，李克己含泪叹息道：“我一营的弟兄们都是好样的，我一营的弟兄们都是好样的！”沉默半晌，又说：“以后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到大龙河去抢水！唉——”陈凤语只有惭愧地点头。

翌日，日军破例没来进攻，大家倒觉得反常，竟然焦虑起来。吴小好首先发问：“排长，这小鬼子天天早上得来操练，今天咋个不来了？”

王更有也问：“半天都没见鬼子来了，等得俺心里躁得慌！排长，怎么回事？”

陈凤语因为副排长战死自责了一夜，现在心情不佳，手里擦着枪，没好气地回道：“要不你俩过去催催他们去？你们一再追问我，好像敌人是我指挥似的！打仗又不是吸大烟，犯瘾了不抽两口就口吐白沫；日军又不是你媳妇，一天不见就抓耳挠腮。”两人被说得默默无语，暗地里吐舌不已。

吃过午饭，战士每人分到少半壶“观音净水”，久旱逢甘霖，原是人生一喜，可此时谁也高兴不起来，都满脸沮丧地端着水壶，一个个抿着干裂的嘴唇不声不响。

王更有肠直心宽，自顾仰起脖子，一口气灌了下去。大手将嘴一抹，目光贪婪地瞄向吴小好的水壶，故作关切地问：“兄弟，你是不是肚子疼？”

“怎么？”吴小好看他不像关心自己的肚皮，倒把眼盯着水壶，警惕地把水壶揽在怀里，眉毛一扬，“不是我肚子疼，是你心怀鬼胎！”

王更有计被识破，索性原形毕露，大大咧咧地勒索：“好兄弟，你肚子疼，还是少喝点水，来，俺帮你喝吧。”

“谁肚子疼？你要问我要水喝，看在战友一场的分上，我兴许会给你点；你煞费苦心的想骗水喝，我偏一点都不给。”

“不肚子疼装一副苦大仇深的熊样！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还有哪位兄弟行行好，我王更有平日待你们不薄吧？”此言一出，举座皆惊，都纷纷把水壶紧紧抱在怀里。

“快看，日军来了！”二号工事传来一个士兵的声音。

“有情况！”大家赶紧各就其位，进入战斗状态。只见对面两个日军挑着一面白旗，不停地挥舞着，遥遥向这边走来。

两个日军走到距大榕树一箭之地停了下来，一个翻译模样的日军操着生硬的汉语喊道：“中国的士兵们，有请你们的长官出来说话，我们没带任何武器！”

“这鬼子张牙舞爪说的什么？排长，打不打？”王更有早按捺不住，把机枪对准了两个日军，食指扣在扳机上，随时准备开火。“奶奶的，癞蛤蟆上脚面——不咬人膈应人咧！”

陈凤语示意大家不要着急，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这事还得让营长定夺，你没听他们要见长官呢！”又向两侧的工事喊话：“弟兄们，不要开枪！”

“请你们的长官出来说话，山崎联队长有几句话要转告你们。”两个日军喊叫着慢慢向大榕树靠近，日军翻译取出一沓纸在手里挥动着。

“老子这还没死，小鬼子就来烧纸了，装什么孝子贤孙？”王更有愤愤地骂道。

“娃娃的，小鬼子是来撒传单啊，打死他们！”机枪巢上的易明明喊了一句。

“快去报告指挥所！”陈凤语对着树巢上的易明明喊道。

易明明顺着栈道飞奔向指挥所。李克己闻报大惑不解：“小日本又要搞什么鬼？”

周友良道：“小鬼子历来诡计百出，管他三七二十一，一阵乱枪打跑算了！”

“别动手，先看看他们要耍什么花招！传令下去，告诉弟兄们不要开枪，放他们过来。这两小鬼子胆识过人，本营长要去会会，看是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李克己从树上下来，将枪解下递给周友良。

周友良谏道：“营长，日军狡诈，万一狗急跳墙怎么办？你身为一营之长，岂能轻易前往，还是让我去吧！”

李克己神色自若地说：“千军万马我都浑然不惧，还怕区区两个鬼子？他们口口声声请我谈话，我要是不敢出去，日后岂不让日军笑掉大牙。况且这在我们家门前，日军还能埋伏刀斧手不成？”

“李营长，我陪你去！”沈晨将枪丢下说，“我会日语。”

李克己笑道：“杀鸡焉用牛刀，日军那边不是有翻译么？我不但要去，还要单刀赴会，方显我李营官兵英雄本色。”众人苦劝，最后通过决议，让陈凤语跟随。

陈凤语丢下枪，袖藏短刀，跟着李克己越过战壕，昂然走了出去。

“掩护！”周友良拔出手枪，准备相机行事。

沈晨将子弹推上膛，瞄准了日军军官，低声和其他人说：“你们负责那个挑旗的日军，翻译交给我，只要看他们有什么动作，不要迟疑，立即开火！”

日军见大榕树里走出一个神采奕奕的中年军官，五短身材，眉宇间却凛凛敛敛的给人一种不怒而威之感，犹如传说中的剑客，人未到，剑气先扑面而来；身后紧随一名年轻中尉，脸上殊无表情，心理活动不详。

两个日军不由的退了两步。

李克己走到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不露声色地说：“鄙人李克己，驻印军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第一营少校营长。两位大呼小叫的要我出来，究竟有何贵干？”

日军翻译忙毕恭毕敬地将手中的劝降书递过来，操着生硬的舌头说话，语气里也不免有几分生硬：“我们联队长山崎大佐委托我致函长官阁下，希望阁下率部向皇军投降，不要再为美国人所利用。”

这个日军翻译照例长相可人：左边的眉毛似乎与另一道势不两立，不愿与它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所以异军突起；右眉只好甘拜下风，谦卑地倒挂着。两只眼睛倒能团结一致，相见恨晚，几乎要厮守在一处，在自然界里，能具有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现象的，除了比目鱼外，也就只有他了。通常来说，日军翻译都是军队里仪表比较出众的，以此类推，另一个日军的长相毋庸赘述。

李克己无心欣赏他们的相貌，接过所谓的书信纵览一遍，只见上面用毛笔正楷写着标题：

告驻守大榕树将士诸君！

后面赫然一个粗壮的感叹号，怵目惊心，仿佛在傲示拒不降者当吃此大棒。书信正文用蝇头小楷写就，工工整整，义正词严，内容无非是正告李营“将士诸君”应“因时制宜”，“迷途知返、回头是岸”，限两日之内，投向“和平阵营”与日本共建“大东亚新秩序”。

山崎洋洋洒洒数百字，引用了十几个典故，自信措辞融情入理，行文深入浅出，尤其书法不同凡响，收官的时候，还写道：“寸楮难尽，再为详陈。”言下之意，他的文采并未淋漓尽致，只是限于篇幅，请听下回分解。写完了在脑海里想像支那士兵争相传阅的场面。

后附彩图一张，画面上一头口吐鲜红的长舌、拖着尾巴的大灰狼，身着英国兵服，指引着中国军人前进的方向；中国军人骨瘦如柴，面带微笑，浑然不知的迈着大步，在英国狼的指引下走向日军刺刀阵。旁边还配有文字解说：“难道连你的魂灵都卖给它，重新扮演聊斋中人吗？”

李克己看罢与陈凤语相对冷笑不已，不咸不淡地说：“你们的山崎联队长笔力遒劲，力透纸背；行文更是跃然纸上，可见对汉学颇有研究。可惜呀，这样的人才不留在大学里当育人的教授，反送进军队当杀人的刽子手。”

翻译硬着舌头说：“山崎联队长一向仁慈，素爱中国文化，尤其喜欢结交五湖四海的兄弟。”

李克己嗤之以鼻：“一向仁慈？你们从东三省到南京，再到缅甸，一路烧杀抢掠，残害我多少同胞，还敢大言不惭说什么仁慈？莫非倒是我们礼遇不周，怠慢了你们这些彬彬有礼的来客？你们的联队长为什么不亲自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位一向仁慈的山崎是什么样的慈眉善目，怎么样的一团和气。”

“对不起，山崎联队长忙于军务，实在抽不开身。”日军翻译无言以对，又递上一叠传单，上书：

同志票

持此票向日本军队来投诚者，不仅不加害，并且认为同志，如新政权下之军队而优待之。

李克己看了更哑然失笑，递给陈凤语。陈凤语接过一看，笑道：“皇军同志招安考虑得如此周全，不但图文并茂，还有‘投诚免死牌’呀！”

“皇军以天皇的名义向贵军保证，凭此票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时随地向我军投降，我军绝不为难投降的士兵，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美酒金条大大的有。”日军翻译的语速很快，流而不利，显得毫无感情。

李克己讪笑道：“嗯，这个有点意思，挺像《西游记》里唐三藏的通关文牒啊！拿这个票到东京也可以？”

日军翻译听出他话中有话，只说：“贵军已陷入我皇军的重重包围，胜败顷刻之间即见分晓。但山崎大佐对长官及麾下勇士的精神十分感佩，有意挽救贵军于水火之中，才没有全力进攻。如今美军飞机已被我们打退，你们的主力被我一一五联队包围于拉加苏，贵军还是放弃幻想，不要再作无谓的抵抗，否则，一旦皇军突入榕树林，玉石俱焚，后悔莫及，请阁下三思而行。”

李克己强压怒火，冷笑道：“一派盗憎主人的歪理！就算我李克己有奶便是娘，我手下一百号弟兄也决不会认贼作父。请转告你们的山崎联队长，尽管放马过来，我李营上百弟兄将奉陪到底！至于‘投降’二字，还请你们的联队长认真考虑，如果日军立即跪地投降，倒可免一死。现在对我们束手无策了，搞这些图文并茂的小儿读物，真是笑话一场！”说罢，将招降书扯得粉碎，望空中一撒，乱花飞舞。

李营士兵见状一起喝彩，为给营长壮声威，慷慨豪迈的歌声从大榕树传出，在整个山谷回响：

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着我战时衿，
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
忍情轻断思家念，慷慨捧出报国心。
昂然含笑赴沙场，大旗招展日无光，
气吹太白入昂月，力挽长矢射天狼。
采石一载复金陵，冀鲁吉黑次第平。
破波楼船出辽海，蔽天铁鸟扑东京！

.....

两个日军见李克己如此决绝，惊得面如土色，敬个军礼，狼狈而回。

“给鬼子送行！”王更有抱起枪，对着天空一阵扫射，吓得两个日军一头钻进草丛，半晌不敢出来。翻译大着胆探出半个脑袋喊话：“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斩你娘的头，吓尿裤子了吧！”王更有怒骂道，“小鬼子，还不快滚回家去换尿布。”

两个日军在地上趴了一会儿，才敢站起来，却都走不稳了，你扶着我，我搀着你，一脚深一脚浅的，又恐怕中国士兵在背后打冷枪，频频回头观望。提心吊胆地走了一段路，撒腿跑开了。

李克己矗立原处，宛如一尊塑像。看到日军的丑态，不禁哈哈大笑，衣襟随着山风猎猎飘动，好不豪迈。

回到阵地，大家一拥而上，齐赞营长此举“大快人心！”

陈凤语忘乎所以，伸掌向身边的战士肩上拍去。

“请高抬贵手！”沈晨若无其事地说。陈凤语窘迫得手足无措，脸上一阵灼热。沈晨低头窃笑。

.....

一夜捣碎倭奴穴，太平洋水尽赤色。

富士山头扬汉旗，樱花树下醉胡妾。

归来夹道万人看，朵朵鲜花掷马前。

门楣生辉笑白发，闾里欢腾骄红颜。

树下传来王更有声嘶力竭的歌声，他唱得古怪可笑，毫无韵味。吴小好大声地戏弄他：“王更有，你唱的是快板还是柳琴戏？你啊，是宁愿渴死也不肯住嘴啊！”

“滚！老子渴死关你什么事？俺现在七窍生烟，你舍得给俺口水喝？”

陈凤语在心里暗笑，脸上却显示不出应有的表情来。那两个劝降日军走后，他就恹恹地躺在吊床上，好像丧失了其他的感官，只有“渴”字在体内顽强地坚守着。

天空掠过一群鸟的踪影，夕阳的余晖稀稀落落的洒在大榕树上，透过层层叠叠的枝叶，在榕树下落几点支离的光影。沈晨背对着他坐在树干上，晚霞竟把她的身影映得如此纤弱，顺着她婉约身姿的轮廓勾勒出一圈淡淡的光晕。她脸上仿佛常年都是凜若秋霜，背影却时时让人感觉煦如春日。怪不得日本人把黄昏时称为“逢魔时刻”，邪魅和幽魂会借着夕阳出现，惑人心智。自己虽然未被摄去心魄，但看着这个背影，莫名其妙的如痴如醉，这夕阳真是徒乱人意，看来传言不虚。这样胡思乱想着，渴的感觉暂且抛之脑后。

沈晨看惯了这里的日薄西山，此时也神游万里，觉得这里和家乡的夕阳并无二致，她抽出景颇刀，漫不经心地砍着藤蔓。忽然想起那个克钦少女来，不知道他们现在何处，是不是又有了新居。正想着，觉得腿上湿漉漉的，她慌得低头一看，原来藤蔓被她砍出若干缺口，一缕清汁流出来，滴到自己腿上。她用手盛着，没想到那水滴答不止，不由得一阵窃喜，马上取下水壶来接。

“陈排长，”她几乎欢呼起来：“你们快来！”

“怎么了？”陈凤语承她这样亲切地呼唤自己，惊喜交加，忙顺着树干小跑过去。等其他人也闻声而来，水壶里已接了半满，她端起来就要往嘴里送。

“别喝！”陈凤语一把抢了过来，用手指在藤蔓上沾点汁液点在舌尖上，惊疑地说：“难道真是渴时一滴如甘露？”说完端起沈晨的水壶就往嘴边送。

“哎！哎！这可是我的水壶！”沈晨连忙提醒他。

“没事！我又不嫌你脏。”陈凤语并不嫌弃，说完“咕咚”喝了一口，咂着嘴不住地摇头。

“怎么样，难喝吗？”沈晨急切地问道。

“真是奇怪，这水怎么这么甜啊！”陈凤语话音刚落，树上树下欢声雷动。

“苍天有眼哪！”

“谢天谢地，终于有水喝了！”

士兵们奔走相告，很快将这个发现传遍了整个大榕树。士兵们又惊又喜，惊的是四处取经，竟不知佛在家中，喜的是大榕树外这种藤子触目皆是，终于可以喝个水饱。大家纷纷出动，提刀执壶，把藤蔓砍断成斜面，倒置在容器里，清水便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半天工夫，就收集了满满一壶。

“弟兄们，别急着喝！别急着喝！”李克己眼看到处都是抱着水壶痛饮的士兵，连忙大声阻止。

“别喝！都别喝了！”军医高清奇大声嚷嚷着四处乱跑，士兵哪有耳朵听他的，举着水壶只顾往嘴里倒，把他气得捶胸顿足。

“严重缺水不能急着喝这么多的水。你们听到没有，都别喝——”他喊得嗓子都哑了，哪有人理他啊。

“噢！”一个士兵突然抱着肚子蹲下身，汗流满面倒在地上，佝偻着身体，满地打滚，声嘶力竭地喊道：“我肚子疼！疼死我了！我的亲娘哟！救命哪——”

“快来人帮忙！”高清奇喊叫着向那个士兵奔去，四周的人都扔下水壶围了上去。

王更有也捂着肚子，哼哼歪歪地埋怨道：“高军医，你这个江湖骗子，你可害苦俺了，怎么不早告诉俺一声？现在肚子里跟哪吒闹海似的，这可如何是好？”

沈晨嗔道：“活该！我早告诉你不要急，你看你们迫不及待的，就是把嘴封住了，也得在脖子上开个洞灌进去——哎，你没事吧？陈排长，快来看看王更有！”

陈凤语刚过来，王更有却哈哈大笑，得意地说：“你们上当了吧！俺这肚子是千锤百炼的，水火不侵！”

“神经病！”陈沈二人联袂鄙夷他。

是夜，陈凤语感觉自己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仿佛起死回生，心情大好，睡在吊床上油然想起一句古诗：“一片月落床，四壁风入衣”，自己处在这种意境中，觉得会心不远，不由的轻笑出声来。

王更有喝了水后，也精神焕发，探头过来低语：“排长，有心事睡不着啊？怎么两眼睁得跟夜猫子似的？拉会呱吧！排长，凭俺这敏锐的眼力，你是不是真对沈宣传有点……来，吸根烟！”

“有点什么？说话别吞吞吐吐的，这可不像你王更有的一贯风格——前些天渴得难受，烟也不敢抽，怕火上浇油！”

原话未完待续，王更有吸口烟壮壮胆，补遗：“是不是有点，嘿嘿，说得深刻点，叫暗生情愫；用不太文学的说法，叫……俺的娘咧，真说不出口。”

陈凤语心里慌了一下，忙擦根火柴，点上烟，吞吐了一番，说得荡气回肠：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我陈凤语堂堂大丈夫，哪能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你别道三不着两，四下乱倡扬！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传到她耳朵里，还不得把我们两个生吞活剥？你看她神情举止，活像一丈青扈三娘似的，也只有矮脚虎王英那样娶不到媳妇的才敢

要。”说完了，又奇怪自己心里没有鬼，为什么要慌张，明明嘴里说的都是心中所想的，却又底气不足，好像言不由衷似的。

“两眼都虎视眈眈的，还不敢承认，哄得了旁人，哄不了俺。”

“对了，我差点忘了，你可是警察署里未来的探长，神机妙算，未卜先知！《红楼梦》里不是说女人是水做的么，我那时只是对水感兴趣，只要看到她水汪汪的眼睛里冽冽有光，简直惊为天人；也许我当时能听到你咽口水的声音，也会如闻天籁！所以说，我对她目不转睛，就像你对着芭蕉根啜不绝口也没什么区别！”

王更有听了这篇长篇大论，闻所未闻，叹道：“文人果然都是骚客！不懂！不懂！”回味了半天，确实不懂，倒头睡了。

陈凤语在眼前虚构出一个沈晨的影子，对着自己似笑非笑。

第七章 俘虏

话音刚落，一片答应之声。在阵地上，女人说话有时候比指挥官还好使，像沈晨这样的女宣传员，尤其招人待见。大家平日都借故攀谈，只是碍于她有些冷峻，有些望而却步，此时听她一声令下，正求之不得，谁不奋勇表现。十几名士兵你争我夺，差点把那日军五马分尸，可见母系氏族的影响之深远，至今犹在。

昏迷的日军被七手八脚抬回来后，王更有找来半碗水淋到他脸上。日军打个寒噤，恍恍惚惚地睁开眼，只见身边围着一群中国士兵，情知大限将至，低头不语，一副要杀要砍悉听尊便的姿态。

33

日军指挥所内灯火彻夜不息，其实有山崎四郎在，根本用不着掌灯，因为山崎熬得通红的双眼，几乎能在夜间发出万丈光芒，穿透黑暗，照亮整个指挥所。

这几日，师团长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每次听说有来电，感觉比听到美军飞机的声音还惊悚。师团长大人的意思，既想速战速决，又要兵不血刃，恨不能让士兵们不吃不喝不废一枪一弹就横扫欧亚大陆，真是又想好，又想巧，还想买个毛驴不吃草，

天下哪有这等妙事！明天便是给敌军投降的最后期限了，可支那军顽冥不化，只要厮杀，一场招降最后草草收场，成了日军的自娱自乐。

山崎越想越气闷，坐在椅子上自叹自怜，整个战场数他最窝囊，对外要与大榕树支那兵斗智斗勇，对内要面对士兵们缺衣少粮的现实，对上……唉，真是内忧外患一齐来，三面受攻！

“报告”，电报员走进来，“师团长来电！”

山崎听到报告，以为有什么军情，抽筋似的霍然站来，当听到师团长来电，又颓然坐倒。白天笔伐不够，还要星夜来电训责，不用看又是诸如“皇军颜面尽失”、“帝国威风扫地”之类的话，想到这里他不禁用手指敲着桌子说：“放在这里吧！”眼睛像两只探照灯似的在电文上来回扫了几下，惶恐得仿佛古时罪臣收到帝王赐给的酒，不知是琼浆还是鸩酒。

“诸位，师团长五次三番来电，痛责我等，命令我不惜代价攻克大榕树。而我军损耗渐增，大榕树敌军却越战越勇，打是打不下，招降也不成，这可如何是好？”山崎说时愁眉苦脸的，一副便秘模样。

“大佐，为什么不使用红1号炸弹？我们还有红1号和绿2号炸弹！”管尾走过来低声献计。

一语唤醒梦中人，山崎眼睛红外线似的在他脸上一照，问玉城征求意见：“玉城大尉，你意下如何？”

玉城摇头说：“这恐怕得请示大本营，而且师团长也未必会同意使用。”

管尾道：“这也是迫于目前形势，为了能及早攻克大榕树，减少我军伤亡，必须采取的非常手段。我想师团长也会认真考虑的。”玉城却坚持认为不妥，但称自己人微言轻，还请大佐自己定夺。

“你先让我考虑一下！”山崎再度从椅子上弹起来，双手背在身后，在指挥所来回走动，灯光照得他影子飘移不定。

管尾进一步说：“大佐，不要举棋不定了。打仗靠的是统帅有方，将士用命，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军在于邦家已付出很大的代价，如今即使先斩后奏，师团长如能理解我等求胜心之迫切，也必然

不会怪罪！大佐不是常说：历史只是胜利者的面团。只要皇军取得最后的胜利，想捏成什么形状，还不是随心所欲的事情！”

山崎丈量宅基地似的又转了几圈，赌徒心理发作，手“啪”的一拍桌子，震起腾腾灰尘，孤注一掷地说：

“向师团长请示，使用红 1 号和绿 2 号炸弹！”

34

清晨不出意料起了薄雾，李营许多战士还沉睡未醒，掷弹筒发出的呼啸声打碎了昨夜的残梦，大家纷纷跳起来，抓起武器就扑向战斗位置。可在大榕树不远的地方响了几声爆炸后，四周又寂然无声，并没发现日军来进攻的迹象。

“吴小好，怎么回事？”陈凤语向上问道。

正在哨位上值哨的吴小好答道：“报告排长，没发现异常情况。”

“日本人搞什么鬼呢？总不是给我们放起床炮吧！”陈凤语莫名其妙爬上树，放眼一看，只见雾杳烟迷，果真没有日军的踪影。他正百思不解，战壕里的士兵忽然都背转过脸，用手捂着嘴，剧烈地咳嗽起来。随即，一股奇怪的气味向大榕树里渗透，四处扩散开来。

“呛死人！老戚炒辣椒糊锅了？”王更有捂着嘴从掩蔽洞里跳出来，泪流满面地吼叫着。

日军发射了催嚏性毒气弹！陈凤语猛然省悟，大惊失色，连忙放声高呼：“日军放毒气了，快憋住呼吸，找防毒面具戴上！”

“怎么回事？”沈晨听外面一片嘈杂，喊声四起，赶紧从帐篷里钻出来，看到士兵们如临大敌，正手忙脚乱地戴防毒面具。她眉头紧皱，被一股难闻的气味呛得连声咳嗽，张皇失措地折回去，随手抓条毛巾，淋了水把嘴捂上。她刚跑到阵地，一截树枝打在她头上，仰面看到陈凤语指着自己脸上戴着的防毒面具，示意她戴上面具。她摇摇手，表示没有。

陈凤语纵身跳下，劈手夺过她的毛巾，将防毒面具往她脸上一扣，用毛巾捂着鼻嘴弯腰钻进溶洞。沈晨怔了一下，不知道他是何用意，

还不及细想，就听一连串枪声骤然响起，接着枪声变得密集，树上树下响起一片，四面八方都是子弹在空中穿梭发出刺耳的嗖嗖声。

日军早已潜伏在大榕树周围的丛莽中，露湿衣衫。掷弹筒投掷了毒气弹后不久，几队尖兵从不同方向冲向李营，他们脸上都戴着防毒面具，很快出现在相距李营前沿阵地几十步远的地方。凭着往日的经验，只要他们的毒气一放，中国士兵只有坐以待毙的份。他们有恃无恐地狂奔，只要时间再向前延伸片刻，英勇的皇军就会从天而降一般现身支那军的阵地；支那士兵此时一定悉数瘫倒在阵地，手无缚鸡之力，等他们赶到后用刺刀一一宰杀，杀个鸡犬不留——如果有鸡犬的话。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他们快冲到敌军阵地的时候，竟然意外地看到中国士兵也像他们一样戴着防毒面具，正端着枪把子弹横扫过来，如梦初醒的日军不断中弹倒下，战斗队列被打乱。

俗话说：“刀枪无眼”，这子弹又岂是长了眼的。一颗流弹不偏不倚地命中了一个日军的要害位置。该日军只顾冲锋，忽觉裆下剧痛，伸手向下一摸，已然空无一物。他再也不能在女人面前掏出器械耀武扬威了，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的事。这位被“缴械”的日军捂着裆部满地翻滚哭嚎，不一会儿，就躺在地上不动了。

短短几十步的距离，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许多日军奋不顾身地大肆投掷手榴弹，随着此起彼伏的轰鸣声，李营阵地完全被硝烟所覆盖。视死如归的日军尖兵冒烟突火冲至壕边。第一个冲到战壕边的日军，抢占先机似的往壕里就跳，砰然枪响，他直接栽进了战壕。沈晨隐匿在大树上，看到冲近的日军就举枪痛杀，她本来枪法奇准，如今敌军近在眼前，更无虚发的可能。

为数不少的日军冲进了战壕，和中国士兵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短兵相接，乃是日军的看家本领，虽然以寡敌众，却浑无惧色，无不以一当十。战壕正位于机枪巢上机枪的射击死角，加上投鼠忌器，机枪手无法支援地面，只好掉转枪口不断射击源源冲来的日军，在猛烈的火力压制下，日军后续部队寸步难进。

陈凤语用毛巾包着脸，从掩体内钻出来，向树上的沈晨一招手，又做了个刀劈的动作。沈晨会意，抽出景颇刀抛了过去。陈凤语左手短刃，右手长刀，杀气腾腾，顺着交通壕直杀向二号工事。

几个日军正和一群士兵在狭窄的工事里扭打在一起，不可开交，忽见不知从哪儿杀出一个身段高峻的蒙面人，手执双刀，恍如江户时代的忍者一般。就近的日军猛然抬头，只见一道寒光当头而下，不暇细想，忙举枪去挡，岂料陈凤语只是虚晃一招，左手短刀直向胸膛刺去，那个日军哀嚎着倒在交通壕里。日军戴着面具，视线受阻，再加上剧烈运动后呼吸困难，哪像陈凤语这样随心所欲，不大一会儿，帝国的勇士在他手里死伤一片。沈晨在树上见他杀得性起，唯恐他有失，用枪助他一臂之力。有高人暗中护佑，陈凤语更加有恃无恐，势不可当。

一个日军将刺刀戳进中国士兵的肚子，被刺中的士兵不顾剧痛，咬着牙死死地拽着枪杆，任凭日军如何踢踹就是不肯松手。陈凤语疾步上前，大喝一声，一腿横扫过去，正踢中日军面门。日军面具粉碎，仰面而倒，满面血流如注，挣扎着要爬起来，赶来的士兵一拥而上，几把刺刀一齐刺进他的胸腹，当场毙命。

大榕树东面阵地也同样的惨烈，周友良手中大刀上下翻飞，砍杀日军如剁菜切瓜一般，直杀得浑身上下鲜血淋漓，如同血人。他看到一个日军接二连三扎倒好几名弟兄，就挥刀过去，还没近身，就听身后手枪响，日军应声而倒。环顾左右，又发现一个日军正挥着刺刀枪左突右冲，于是再提刀杀去，可刚冲到日军几步远，眼看要短兵相接，又是一声手枪响，那个日军仆地而死。

两次都扑了个空，周友良不由的满腔怒火，转脸一看，开枪的不是别人，原来是营长李克己。看来跟他在一起，英雄无用武之地。周友良大吼一声，杀到别处去开辟战场。

李克己提着手枪，见日军靠近就射，几十发子弹不消片刻就打得精光。正当他换弹匣的时候，一个日军从斜刺里杀来，刺刀还没到李克己身边，“啪啪”两声枪响，那日军一头栽倒。

李克己定睛一看，艾其逊中校正吹着冒烟的枪管，得意地说：“李少校，用中国一句古话说，这叫‘路见不平，拔枪相助’。对不对？”

李克己大喜，两人组成临时搭档，轮番用手枪射击，在几米的距离用手枪射击，弹无虚发，联袂演出一场打靶好戏。

李营官兵越战越勇，他们虽然在体能和技术上比日军逊色，但人多势众，五六个围一个日军，后面还有两个端枪呐喊助威的。残敌见势不妙，争相跳出战壕逃逸。剩下的十几名日军在失去建制的情况下，仍组成战斗队列，困兽犹斗，被李营官兵举枪狂扫。日军纵有一身盖世神功，也抵挡不住八九挺冲锋枪的近距离扫射，都被打成了蜂窝状。

三个日军慌不择路，没头没脑地蹿进了榕树林，等发现南辕北辙时，掉头返回，忽然被从树上跳下来一个身材消瘦的士兵端枪截住，再想折回，又被陈凤语挥刀堵住去路。

日军前后无路，欺陈凤语手中无枪，便向他冲去。陈凤语一甩手，短刀脱手而出，直插入一个日军的咽喉，那日军呜咽着倒地。陈凤语用景颇刀指着日军喝道：“放下武器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两日军似懂非懂，背靠背企图顽抗到底。他们发现截他们前路的是个女兵，便不时亮起枪上的刺刀示威，并透过防毒面具的镜片瞪眼威胁沈晨。四人正在对峙，王更有带着几个士兵也围了过来，眼见插翅难飞，两个日军的精神接近崩溃，执枪的手开始瑟瑟颤抖，枪口也越来越低。

沈晨看日军不断向自己瞪眼，没工夫跟他们眉来眼去，手持步枪，边示意他们放下武器，边慢慢地靠了上去。没想到日军抱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了的双毒方针，猝然挺枪向沈晨一个突刺。

沈晨急扣扳机，传来的却只是一声“咔”的空膛声，情急之下，用枪身向上一挑，荡开了日军的刺刀。

说时迟，那时快，陈凤语一个箭步上前，毫不迟疑的抡起景颇刀砍向日军膝盖。日军顿感左腿剧痛欲裂，他咬牙挺住，又被陈凤语一记后手拳，将脸上防毒面具打飞。这下日军如同中了一记闷棍，眼前

乱花迷眼，踉跄着退了几步，步履蹒跚，身子摇晃，摆了几个醉拳的起手动作。

不等日军恢复神智，陈凤语已如飞跟上，身形疾起，腾空转体里合腿，一记旋风脚横扫过来。日军只会摆醉拳姿势，未得醉拳要领，两脚扑朔，双眼迷离，就差没傍地而走，竟不招架躲闪就迎了上去……这一脚力达足背，不啻铁锤钢棍扫在脖子上，只闻“咔嚓”一声，随着陈凤语稳稳落地，那日军演习铁头功一般，躯体向右侧飞起，光着脑袋直撞到一棵树上，刹时鼻口蹿血，然后身子软绵绵的，如同死猪贴着树干慢慢滑到地上，在树皮上留下一道暗红的血痕，淋漓滴滴的。

众人见陈凤语对付两个日军绰绰有余，都抱着观看打擂的心态袖手而立，只见陈凤语步法灵活，出招奇快，尤其是那一记凌厉的旋风脚，呼呼生风，势不可当，忍不住叫好。

另一个日军看得眼花缭乱，心想自己空在战场上肉搏多年，见过被炮弹炸得翻筋斗的，也见过被刀砍得四腿朝天的，还真没遇到过敢凌空踢腿的主。他很快清醒过来，想到现在不是欣赏敌人身手的时候，手中刺刀便向陈凤语当胸刺去，索性拼个鱼死网破。

“砰砰砰”，三声枪响过后，日军捂着肚子弯腰谢罪似的向陈凤语深鞠一躬，接着双膝跪倒，最后直接五体投地，死在一摊血污里。

李克己拎着手枪，眼神透过防毒面具，责怪地看着陈凤语，在心里骂道：“你小子，这是在战场上，不是天桥耍把式卖艺的地方，倒舞弄起拳脚来了！”

35

等到太阳又光临群山，驱散了缭绕的薄雾，也驱散了残留的毒气，战士们纷纷解下防毒面具，长舒口气后，都破口大骂日本鬼子没有人性。

“我要回家，我受不了！”一个士兵对着战友的尸体大哭，这一哭极富感染力，哭的人越来越多，很快，阵地上哭声连成一片。

“我想我爹了，我爹不让我来参军，我非参军不可，还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吴小好说到动情处，也哽咽难言。

“军人，咱们是军人，铁血男儿，怎么能哭鼻子？要笑，一定要笑！”王更有仰天大笑起来，笑得泪眼模糊。

沈晨跟在高清奇后面，看到王更有他们几个，喊道：“你们不要只顾着哭，快来帮忙救人！”

王更有忙跑了过去，沈晨问他：“你们排长呢？”

“被叫去指挥所了！”

指挥所，周友良摘下血渍斑斑的防毒面具，他的声音沉痛而且嘶哑：“损失了十几个弟兄，伤的也不少！”

李克己看着地上的尸体，默默无言，转过身拭了拭眼角，颤声说：“这个仇会让山崎血债血偿的！这群茹毛饮血的魔鬼！”

李克己有些激动的对周友良说：“从今天开始，所有人随身携带防毒面具，不得离身！大概是这段日子打得太顺了，我们都有些轻敌，这真是一次惨痛的教训！”

一个正在清理战场的士兵挥舞着从日军尸体上缴获的布带，呼唤友让他们过来瞻仰：“你们快来看，日本人真会作恶，多好的一条围巾他竟然围在腰上哩！”

另一个士兵见多识广，说这哪是围巾，日本人的兜裆布，你闻闻便知道了。

“这不是围巾，也不是兜裆布，这叫‘千人针’！”陈凤语路过此处，便走过去，从士兵手里接过来，向士兵讲授“千人针”的来历：

“这是鬼子用来护身的，类似于我们民间许多地方贴在路边的治小孩子夜啼的符：天黄地绿，小儿夜哭；君子一读，睡到日出。日本人其实并非都不怕死的，他们在参军前，家中的女性都会为其缝制这样一条腰带，传说把它围在腰间，或者缠在头上，就能刀枪不入，炮弹也绕着走。即使在战场上被打死了，如果身上带有‘千人针’，就能转世投胎。之所以叫‘千人针’，就是日军家的女人，母亲、妻子或是姐妹，在他临行前，就捧着这个腰带站在大街上，向每一个路过的女性不停地鞠躬，请求她们在腰带上用线穿上一针，直到穿了一千针为

止。所以这样的腰带就叫‘千人针’。其他日军身上还有，全都给解下来，美国人喜欢收藏这个，能给咱们交换好东西。”

士兵们不料日军还有这么邪乎的装备，怪不得他们一上战场都一副英勇无敌的样子，原来如此。可是这玩意是从日军尸体上得来的，可见“千人针”并没有传说中的神力，还不如当年日军为了对付大刀队而特制的铁围脖有实用价值。民国学者马一浮先生，曾作了一首诗《千人针》，是对日军装神弄鬼的绝好讽刺，兹录如下：

游子征衣慈母线，此是太平桑下恋。
岛夷卉服亦人情，何故云鬟偏教战。
街头日日闻点兵，子弟家家尽远征。
倾城欢送皇军出，夹道狂呼万岁声。
众里抽针奉巾帨，不敢人前轻掩袂。
一帨千人下一针，施与征夫作兰佩。
大神并赐护身符，应有勋名答彼姝。
比户红颜能爱国，军前壮士喜捐躯。
拔刀自诩男儿勇，海陆空军皆贵宠。
白足长怜鹿女痴，文身只是虾夷种。
徐福乘舟去不回，至今人爱说蓬莱。
岂知富士山头雪，终化昆明池底灰！
八纮一字言语好，到处杀人如刈草。
蛇吞象骨恐难消，火入松心还自燎。
革路戎车势无两，水碧金膏看在掌。
明年《薤露》泣荒原，一例桃根随画桨。
千人针变万人坑，尺布何能召五丁。
罗什当筵食蒺刺，佛图隔阵讶风铃。
四海争传新秩序，河间织女停机杼。
秦都闾左已空闺，夏后中兴无半旅。
君不见樱花上野少人看，银座歌声夜向阑。
板屋沉沉嫠妇叹，朱旗犹梦定三韩！

不觉到了指挥所。他顺着竹梯上去的时候，余思未尽，脚下不曾留意，险些滑下来，定了定神后万幸无人看到，赶紧爬上去。

他进了指挥所，先声夺人：“报告！营长，连长，您找我？”电报员向他咧嘴暗示，提醒他小心为妙。

李克己恭候多时，酝酿半天的怒气已经在等待中烟消云散，此时调动不起来，临时改用肢体语言表现，右手猛拍桌子。当事人没被惊到，倒把电报员吓了一跳。周友良背着手面对着竹篾墙，表情不详。

“陈凤语，你越来越不像话了！你现在背着枪干什么呢？带剑逼宫吗？枪是什么，枪在战场上就是性命，你连性命都丢了，还打什么仗？还有，你的防毒面具呢？”

陈凤语被营长这一连串排山倒海的问句震得张口结舌，嚅嗫地说：“这事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你就长话短说！”李克己作势又要拍桌子，电报员见状赶紧身体后趄，所幸他手到半途又缩了回来。周友良后背剧烈地颤抖着，用拳头堵着嘴，差点笑出声来。

陈凤语见营长不再拍桌子，胆气顿长，昂然说道：“我那是情急之下不得已而为之，敌人都冲进战壕了，在战壕里近身肉搏，用冲锋枪哪跟用刀来得顺手，而且不会误伤自己人！”

李克己在心里说言之有理，但不愿助长他的骄气，嘴上说：“强词夺理！我看你是一时技痒了吧！蒙着个毛巾，手执长刀，这哪里像个军人，倒像个杀人越货的劫匪！你的防毒面具呢？”

陈凤语挠头苦笑，闪烁其词：“是沈宣传——”

李克己误以为他要搬出沈宣传护驾，打断他道：“你别老拿沈宣传说事——还有，我听说你小子经常对沈宣传出言不逊。且不论官职高低，人家好歹是宣传处的干部，连我和周连长都要敬她三分，你倒好，竟然和她较上劲，未免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周友良恰到好处地转过身，苦口婆心地教育：“一排长，营长教训的对啊！当初从利多出发的时候，是每个人都配了防毒面具的，你说你作为一名军官，居然给弄丢了，打仗时候连枪都不用，拿两把刀

——当然了，我也用大刀，但我是刀枪并用的。营长出于担心你的安全，要不他也不会大动肝火，知道不？噢，你怎么搞得血头血脸的？”

陈凤语说：“是鬼子的血，还没来得及擦干净……”

“不对，”周友良凑过来一瞧，说，“你的眼在流血！”

“啊！”李克己慌了，“快叫高军医！”

“啊？”陈凤语也慌了神，手足无措，“我说眼老是雾蒙蒙的，不会瞎了吧！”

36

沈晨到了大榕树下的工事前，看王更有他们正忙着加固工事，踌躇了半晌，才冒出一句：“你们排长怎么回事，是不是每次打完仗都要挨一顿训呢？好像挨训都成他的家常便饭了！”

王更有用袖子擦擦汗，摇头说：“这个俺不清楚，反正俺也觉得是——喂，易明明，是不是这回事？”

易明明说：“以前排长可谨细了，没有十分把握的事，他是不会去冒险的。记得有一次，排长……”大家都惊奇地欲知后事如何，他却记不得下文了，抓耳挠腮半天，只好忍痛割舍，说：“反正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像被什么附体了，也许是想表现给谁看吧！排长什么都好，就是表现欲太强了。”王更有几个人也有附和之意。

“哼，表现欲是够强烈的，处处想标新立异……”沈晨忽然疑心易明明这番话是故意说给她听的，又见几人眼神鬼祟，都到她脸上来刺探。心说反正身正不怕影子歪，自己心安理得，任他们猜疑得了，谁知道越这样想越感到有些局促不安。

恰好吴小好神色慌张地跑来，大老远就大呼小叫：“不好了，不好了，排长出事了！”他一时不知道如何表达，对着自己的眼乱揉，语无伦次地说：“眼，眼瞎了！”

“你好好说话，谁眼瞎了？”沈晨有点紧张地问。

“排长眼瞎了！”

“啊？”几人吓了一跳，不久前还看到陈凤语奋勇杀敌，怎么会突然瞎了，齐声追问怎么回事。

吴小好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刚才正要去领子弹，看到救护员往排长眼里灌药水，还用纱布给蒙上了。营长跟连长都在呢，一个个都阴郁着脸。我看，排长多半是瞎了！”

“笨蛋！”王更有破口大骂，“你没弄清楚瞎胡扯什么！”

沈晨趁这说话的工夫，早收拾好了窘态，正色说：“你们吵吵什么，还不快去看看！”一听说排长瞎了，大家也无心做事，都闹哄哄地跟着去了。

大家心急如焚地跑到指挥所，争先恐后要往上爬。周友良从指挥所出来，见状断喝一声：“你们干什么乱哄哄的？”

大家七嘴八舌争着说，沈晨拨开众人，上前问道：“周连长，弟兄们都想知道，他们排长——一排长的眼是怎么回事？”

周友良镇静地宣布病情：“没什么，是弹片划伤了，高军医说并无大碍，只不过清洗清洗，然后呢，再那个什么……反正有高军医在，他三世行医，医术高明，什么样的病治不好，区区两只眼，何足挂齿。”

“啊？”大家嚷叫起来，“连长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何足挂齿’呢？”

周友良劝道：“你们也帮不上忙，都上来干什么？该干嘛干嘛去！”大家听了，无可奈何，该干嘛干嘛去了。

回到阵地，沈晨坐在树杈上惘然若失。易明明他们刚才的话在耳边余音袅袅，脑子里一阵莫名的慌乱不安。转念一想，也许他们只是说者无心，自己何必听者有意的疑心生暗鬼，真是自寻烦恼。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发现陈凤语并不那么讨厌，但也不欣赏他那迹近懒散的玩世不恭，两人既没有一见如故，更不会日久生情，充其量只是战友之谊。人言可畏，看来以后要尽可能的和他保持距离，免得再招别人风言风语……可一想到陈凤语那福祸未卜的眼睛，心下又不免有些惴惴不安。

树下罕见的安静，士兵们只顾埋头干活，连平时喋喋不休的王更有也少有的噤若寒蝉。强烈的反差，让她心里更如一团乱麻，忍不住问王更有：“你们几个怎么都不说话？”没有人回答，她的声音像一根

绒毛落在地上，没激起任何回音。虽然往日觉得陈凤语是个胸无大志的人，也没有多少领导才干，徒有一身功夫和满腹学问；可他一旦不在，整个阵地上徒然失去了活力。

“王更有，你怎么半天不说话？”吴小好问。

“奇怪，俺为什么非要说话？”

“你平时和苍蝇一样，嗡嗡嗡的，突然不说话，我有点不习惯。”

“排长不在，跟你们有什么好说的！”

“势利眼！”吴小好埋头干活，过了一会儿，实在忍不住，又说：“老王，王班长，你能不能说话呢？”

“说说说，你是不是想挨揍哇？”

沈晨茫然地向远方望着，微风吹过，灌木丛毫无骨气地点头哈腰。一片茂密草丛异常的晃动引起了她的注意，看起来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蠕动。以为自己恍惚间看错了，仔细盯着那里。过了一会儿，草丛又抖动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一直向前移动。急忙跳下来，拍拍王更有的肩膀，示意他那里面有人。

王更有举目一看，低声要她不要声张，一把捋起袖子，紧紧裤腰带，蹑手蹑脚抄了过去。

“抓活的！”沈晨轻声提醒着，怕生出什么意外，抄枪瞄准了那片灌木丛。

那里是一个负伤的日军，昏迷在茂密的草丛没被人发现。醒来四无人声，挣扎着匍匐返回，为了不惊动敌人，他爬几步就停下来侧耳倾听，确认没有暴露后略微加快了爬行的速度。他正像条鳄鱼似的往回爬动，脑袋上的钢盔被什么东西顶住了。他使劲向前拱了一下，纹丝不动，便抬起头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挡住了去路，首先投入眼帘的是一张似笑非笑的脸。

“这位长官，太君？大人？”王更有用轻机枪顶着日军的头盔，摆出一副殷勤好客的笑貌打着招呼，“既来之，则安之。怎么不进屋坐会儿，吃顿饭再走啊？”

日军士兵吓得面无人色，见只有一个敌人，便拼尽全身力气向王更有扑去。王更有猝不及防，身体失去重心，被扑倒在地，两人抱着在草丛中滚作一团。王更有仰仗天生蛮力，奋起神威瞄准了日军的眼眶就是一拳头。

“俺打不过排长，揍你还是绰绰有余的！”话音未落，又是一拳。

那日军被打得有点懵，王更有趁机耍了一套南拳北腿，日军就倒在地上吭吭哧哧爬不起来了，一脸的生不如死。

“毛毛球的，俺让你放毒！”王更有这回可得劲了，一手按着日军脖子，举起棒槌般的拳头，不分青红皂白照脸上捣去，打得砰然作响。直到打得拳头生疼才住了手，发现那日军的头歪向一边，已经不动弹了。

“王歪头，你搞什么鬼？吓死我们了。”沈晨和十几个士兵跑了过来。

王更有泰然自若，甩甩手站起来，得意非凡地吹嘘：“这鬼子真不撑打，只不过捣蒜这么轻轻一下，就送上西天了，俺才使了三分劲咧！一拳下去，只打了个千朵万朵桃花开！”趁人不注意，暗暗地把打疼的拳头放嘴边呵着。

“我们以为你跟这日本人一见如故，见面就抱一块亲热呢！”吴小好笑嘻嘻地说。王更有说你也来试试，动作夸张地举手扶了一下钢盔，吓得他抱头而走。

“我只让你活捉，谁让你把他打死的！”沈晨上前一探鼻息，回嗔作喜，招呼众人道：“还没死，你们几个过来，把他抬回去！”

话音刚落，一片答应之声。在阵地上，女人说话有时候比指挥官还好使，像沈晨这样的女宣传员，尤其招人待见。大家平日都借故攀谈，只是碍于她有些冷峻，有些望而却步，此时听她一声令下，正求之不得，谁不奋勇表现。十几名士兵你争我夺，差点把那日军五马分尸，可见母系氏族的影响之深远，至今犹在。

昏迷的日军被七手八脚抬回来后，王更有找来半碗水淋到他脸上。日军打个寒噤，恍恍惚惚地睁开眼，只见身边围着一群中国士兵，情知大限将至，低头不语，一副要杀要砍悉听尊便的姿态。

易明明过去抓着衣领恶狠狠地讯问：“八格，你的，叫什么名字，黄鼠小狼还是没穿裤子？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只可惜他这套官老爷堂审断案的口吻全无收效，日军茫然不解地看着他，除了八格之外，什么也没听懂。

吴小好在旁勘误道：“没穿裤子那是女人的名字，男的哪有名字里带‘子’的！”

易明明不以为然，反讥吴小好没有文化，还抢先发言，史上有名的人物如孔子、孟子、韩非子，不都是带“子”么，而且全是男人！

吴小好不服：“你说的都是我们中国人，再说那也不是名字。”

王更有一想不对，觉得身为擒住日军的功臣，理所当然具有优先冠名的权利，清了清嗓子正要发话，众人却喋喋不休，急得他伸出胳膊阻止其余所有人讲话，强令大家听他发表：“都别争，俺看他叫大个屎壳郎！”细品之下，还是这名字信手拈来，起得浑然天成，说完自鸣得意地笑。

沈晨说：“先搜查他身上，别藏了手榴弹什么的！”

搜身的士兵从日军身上起出一个卷轴：“咦！弟兄们快看，这是什么玩意？这鬼子身上还有字画呢！”

“拿来，让俺先过目一下！”王更有要过来一把抖开，专家鉴定似的看那绫裱的宣纸条幅上竖写着六个遒劲大字：“天照皇大神宫”。“照皇”两字间钤一枚方形印章，印中有十二个篆字：“诏曰，吾见视此宝镜，当犹视吾”。王更有不识篆字，但条幅上的毛笔大字却还认得，于是眯着眼，煞有介事地朗朗念道：“天照皇太神官——这什么意思？”

吴小好纠正道：“是天照皇大神宫，你看仔细点！”几人讹误百出，无意间把吴小好造就成了勘误专家。

王更有涨红了脸，嚷道：“毛毛球的，管他大神宫还是弼马瘟，你来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吴小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信口胡诌说是驱鬼辟邪的，相当于钟馗画像。大家有说是镇宅的，有说是定情信物的，更有说小日本所到之处无不劫掠一空，说不定在哪个老户人家抢来的书画珍品私藏身上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沈晨说：“这是日军的神符，是天照大神的灵位，就是日本人供的神，地位相当于玉皇大帝。日军以为带上这个，天照大神就能保佑他们刀枪不入、五毒不侵呢！”大家都赞叹沈晨博大精深，学贯中外，不愧是政治处宣传员。

王更有将那“神符”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几遍，又凑到鼻子边闻了又闻，没发现有什么玄妙之处，大失所望，随手丢在地上，讪笑道：“去你的天照大神！就一张破纸还奉为至宝。醒醒吧伙计，今天就是你天照大叔亲自来也保佑不了你，天照大婶就更别指望了——沈宣传，你不是会日语吗？来，帮忙翻译一下，让小鬼子领略一下俺的妙语。”

日军认出王更有就是把他打昏的支那士兵，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只不过他的眼红不是急火攻心，是被王更有饱以老拳外伤所致。他听完沈晨的翻译，不料她会日语，只顾惊愕，不置可否，嘴里咕哝着像猫午睡时打呼噜。大家见这日军鼻脸青肿，却死猪不怕开水烫，把头歪得和大名鼎鼎的王歪头有的一拼，面目可憎，都气不打一处来，说无论如何都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王更有掀起起日军的钢盔，从帽衬里摸出一张照片来，叫道：“快看，这还有张照片。沈宣传，你看！”

那个日军突然脸色大变，哇哇叫着扑上来抢夺。好话不说二遍，同理，奇招也不能用两回，王更有吃过他这招的亏，这回早有准备，一把将他推倒在地。日军摔疼了伤口，放声呻吟着，惊惶万状的表情配上千形万状的脸，可笑的骇人。

王更有指着日军的脸笑道：“看这伙计生气了，癞蛤蟆上脚面——咬不咬人还怪膈应人咧！”

沈晨端详着这张黑白照片，照片的主角是一个穿着和服的小女孩，五六岁模样，眼盯着镜头，天真灿烂的笑容足以和身后簇簇樱花争奇斗艳。沈晨被感染，不由的和那照片上的女孩相视而笑。

“这是你的孩子？”沈晨用日语问那个日军。

日军犹疑地打量她一番，点头说：“是的，是我的女儿，她今年四岁了。”眯着肿胀的眼跪在地上，可怜兮兮地哀求着：“你可以把照片还给我吗？拜托了！”

沈晨见他舐犊情深，死到临头还要女儿照片，不觉动了恻隐之心，便把照片递还给他。日军喜出望外，急忙双手接过，把照片贴在胸前叹了口气，小心翼翼放进口袋里，感激地说：“谢谢你了，你真是个好心人。”

沈晨环顾众人，说道：“带他去见营长！”众人听他们叽咕半天，如听天书，都不晓得说了些什么，终于听懂了一句，上前架起日军就往指挥所而去。

日军看见阵地中央那株亭亭如盖的巨大榕树，不禁骇然。李克己早已闻报，这时从指挥所下来，走到日军面前，不卑不亢地敬了个军礼。日军万万没有料到会受到如此礼遇，慌忙还礼，眼睛与李克己对视的瞬间，仿佛看到对方眼神里穿透人心的威严，这让他肃然起敬，竟鬼使神差地报上自己的番号：“第十八师团五十五联队第一大队新兵今田宽敏。”

李克己微微一笑，听完沈晨的翻译，看日军肩上血透军装，向传令兵说：“先带他去疗伤。”

“请问，这位长官说的什么，是不是要砍我头？”今田惴惴不安地向沈晨打探。

沈晨将李克己的话复述一遍给他听，今田半信半疑，想向李克己含笑致意，只是脸肿痛的厉害，做不出一个完整的表情，笑得比哭还难看。

几个士兵把今田押下去了。李克己思虑周详，对沈晨说：“沈宣传，你会日语，有劳你待会儿随便审问俘虏一下。我们就不过去了，

免得他吓得语无伦次。他只是个新兵，知道的也不多。审问完了，就让他滚蛋，不要加害于他。”

37

陈凤语双眼蒙着绷带，暗无天日地默坐着，不觉打起瞌睡。蒙眬间听到阵阵嚎叫，睁眼去看，才意识到眼睛还在闭关中，不耐烦地问道：“高军医，救护员，谁在这大呼小叫的？”

没有人回答，只听到有士兵絮絮叨叨地骂着：“猪猡，给你疗伤，又不是杀你，有那么疼吗？你再鬼喊狼叫，惹恼了老子，送你去见你的天照大婶。”

另一个说：“也不知这鬼子平时都吃的什么，积攒了好大力气——喂，你们把他按好了，快给他嘴里放根木棍，防止他狗急跳墙咬到人。”

“没有木棍！”

“没有木棍你随便找个东西来就是了，只要能塞进去就行。”

沈晨走来，不满的诘问：“为什么不给他用麻药？”

救护员闻言不乐，答道：“麻药早用完了，要不让这鬼子等到下次空投？”

“怎么回事？”陈凤语不解地发问，“这里怎么有个鬼子？”他听到沈晨的声音时，心脏剧跳难抑。

“是有个鬼子，我们活捉一个。营长让给治伤呢！这家伙劲可真大，三五个人都摠不住。给他治伤，比杀猪还费劲。”一个士兵气喘吁吁地回答。

“一排长，你看不到真太可惜了，这家伙让你一排的那个机枪班长王更有揍的满脸乌肿，跟刚戳过马蜂窝似的。”

陈凤语自豪地说：“死人身边有活鬼，强将手下无弱兵。我带的兵，当然不用说了。”又问：“哎，这鬼子伤势重不重，怎么呼天抢地的像被扒了层皮？”

“不重，不重，皮肉伤。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说话间，今田又引亢高叫了一阵，终于不再大吼，唧唧复唧唧的呻吟不止。

陈凤语本来是要引沈晨说话，故意问东问西，却总有多嘴的人抢答，按捺不住问：“你们都是二排的？”被证实后，又旁敲侧击：“没有其他人了？”得到的答案是：还有个鬼子。

陈凤语长叹一声，心想二排这几个士兵是够愚钝的，缺少悟性，改天见了二排长非针砭一下不可。

“沈宣传不在吗？”铺垫半天，关键的一句终于浮出水面。

这回是高清奇的声音：“早就走了啊！”

陈凤语一阵失落，大费周章地绕了半天，结果还是白费口舌，便迁怒那几个士兵怎么不及时告诉他，迟钝得不可救药。士兵们被他训得莫名其妙，又不能发作，转而迁怒那个日军，威胁他胆敢再唧唧歪歪，就给他放血。可是今田不谙汉语，只顾放声呻吟，好在几个士兵并没有给他放血，倒是救护员在给他止血。

38

陈凤语睡得正香，蒙眬中再次听到沈晨的声音时，那些话根本不是冲他说的，因为他什么也没听懂。

在场的人只有今田宽敏听得懂，他忍痛说：“这是真的吗，你们要放了我？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你真是个好心人！”

“感谢你的女儿吧，她长得很可爱！”沈晨由衷地称叹。

今田摩挲着女儿的照片，喃喃说：“谢谢！唉，真想不到是我女儿救了我，我这个当父亲的却不能救她……”

沈晨惊诧地问：“你女儿怎么了？”

今田郁悒地说：“她叫奈美，今田奈美。我刚刚从九州到缅甸才几个月，家里就来信说孩子得了重病，医生判定奈美最多还能活几个月……唉，我恐怕再也见不到她了！我现在真想回到九州，回到奈美身边——她躺在床上一直哭着要爸爸……”说着，声音有些哽咽。

沈晨第一次知道日本人会掉泪，同情心再被触动，心想：会落泪的人多半不会是十恶不赦的恶魔，看来日本人也还有人性的。向他晓之以理：“将心比心，你们日本人也有孩子的；日本的孩子也会要父亲！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有呢？”

沉默半晌，今田嗫嚅地说：“我们的长官总是对我们说中国人全都是愚昧无知的，中国士兵个个凶残成性，抓到日本人一律砍头，所以我们对中国人又恨又怕。尤其当我被俘虏的时候，心想落入中国人的魔掌，肯定必死无疑，没想到反而受到优待。沈小姐，你真是好人。可是，你是个女人，为什么要来参加战争？女人和战争是无关的。”

沈晨冷笑道：“你这话太可笑了！贵国的军队都杀上门了，像一群野兽到处侮辱妇女，残害生灵，我们就是甘心情愿地坐在家当亡国奴，野兽也未必愿意给我们机会。看看你们日本女人扮演的角色吧，她们已经不甘于只做刽子手的贤内助了，母亲们将自己的孩子送上前线，妻子把她的丈夫推上战场，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去残杀邻国无辜生命，不辞劳苦地为你们做什么‘后方奉献’，充当起军国的帮凶，与侵略者沆瀣一气。难道我们中国的女人就只能任你们欺凌，就不该同仇敌忾？除掉你们兽性大发的时候，中国的妇女什么时候被你们当过女人，你们又拿哪个中国人当过人？当你们丧心病狂地杀死孕妇用刺刀挑着她肚子里的孩子游街的时候，你们对小女孩和老太太的百般凌辱再疯狂虐杀的时候，可曾经想过：女人和战争是无关的？”

今田骇然无语。他入伍较晚，没有亲历诸如报上的“南京事件”等令举国欢庆的行动，但许多士兵把侮辱妇女、虐杀百姓当作战绩，兴致勃勃地到处宣扬，公诸同好，交流心得，因此他对此也有所耳闻，甚至一度为自己没有参与而抱憾。他现在骇然无语，倒不是被这些残暴行径所震惊，而是一种逃债无门时听债主历数旧账的胆怯。

沈晨说的越发切齿腐心，怕再说下去会忍不住拔枪毙了这个日军，强息怒火说：“你现在可以走了，在我们转变主意之前，走得越快越好！还有，奉劝你一句，要想活着离开这里，走的时候要注意表现得体的，别趾高气扬的像凯旋而归，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她最后一句话是活人生前一厢情愿的想法，含笑九泉固然可喜，但死人不会也没法选择死得好看难看的，试想当子弹飞来的最后关头，谁又能来得及、有雅兴喊一声“茄子”？

今田见左右士兵都横眉立眼，杀气腾腾，深知这里非久留之地，巴不得现在就远走高飞，沈晨让他走，正中下怀，唯唯连声，挣扎着起来。

沈晨才走了几步，听后面幽幽传来陈风语的声音：“沈宣传，你不愧是具有菩萨心肠的国际主义战士，鬼子受了点伤都劳你三番五次亲自来探视。在下弥留之际，竟然博不到你半句宽慰，真乃亲者痛仇者快也！”

沈晨停下脚步，踌躇着不愿回头，疏远地说：“陈排长，好好养伤，你的弟兄们都盼着你早日康复。”

“听你言下之意，好像只是我的弟兄们在盼我康复，而你本人倒并不期望我康复似的！”

陈风语耳听跬音渐渐远去，整个身心顿时被无边无际的昏暗所包围，仿佛置身于古书中“元气未分”时的混沌世界，不但伸手不见五指，而且“上不属天，下不著地”，虚无缥缈地在一团漆黑里浮着，只恨手里没有一把盘古那样的板斧。

出去之后，士兵都冲今田吹口哨、说风凉话调戏他；今田牢记沈晨的教诲，怯懦地缩她身后亦步亦趋，不敢仰视。

“喂，伙计！伤好啦？可喜可贺！”王更有从树上跳下来，亲热地按他肩膀，一手拍拍胸脯，示威地说：“改天再跟俺切磋切磋？你不要怕，俺让你三招。”今田向他点头，勉强挤出一个支离破碎的笑容，蹒跚着走了。

王更有歪着头怔怔看着他的背影，一看情况不对，上前拦住：“伙计，看你行色匆匆的，这是往哪儿赶路？”

今田不解，看王更有路障似的阻住去路，伸着手臂仿佛交通管制用的升降杆，碍于语言不通，就转回脸向沈晨求助。

沈晨走过来说：“王更有，别难为他，放他走吧！”

“什么，放他走？”王更有疑惑地看着沈晨，拧拧耳朵，“哎，沈宣传，俺耳朵不是被炮震坏吧？”

“你耳朵没坏，你要没听清楚，我再重复一次：放他走！”

“好！放他走——”王更有火冒三丈，“哗啦”拉动机枪保险，枪口顶着今田的太阳穴，怒道，“不过，得先问问这个同不同意！”他这话当然别有用心，因为机枪不会回答，问了也白问。

今田当然不会问，况且会问也不敢问，只是惊恐万状地看着沈晨。

“不能放鬼子走！”周围民怨沸腾，一片响应。

沈晨一看大事不好，怒气冲冲地责问：“王更有，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俺宁愿一枪打死这个小鬼子，也不能放他走。要是排长在这里，肯定也不同意放走这个鬼子的。”

“把枪放下！”沈晨喝道，“这是命令！”

王更有不理睬，愤愤地说：“俺不管什么命令不命令，命令也得讲道理！好容易活捉一个小日本，跟侍候老祖宗似的，恨不能放案桌上供着，又疗伤又治病，还管了一顿饭，吃饱喝足他拍拍屁股就走了，回头还要扛枪来杀俺，古往今来，也没有这样的好事。把他放了，对得起死去的那么多弟兄吗？说一枪打死他那是便宜他了，俺恨不得把他一刀一刀地剁成饺子馅！”

“王更有，我的话你可以不服从，但你听好了，这可是你们李营长的命令！难道你要抗命吗？”沈晨继续施加压力。

吴小好怕事态闹大，不好收场，上来拍拍王更有的肩膀，用兄弟情谊感化他：“老王哥，算了，不要感情用事，伤了和气大家都不好看。”

“毛毛球，没你的事，滚一边去！”王更有正气头上，六亲不认，咆哮起来，“人是俺抓来的，你说放就放？真是岂有此理！”吴小好碰了一鼻子灰，忙抬手抵挡飞来的唾沫，识趣滚一边去了。

“王更有！”沈晨见王更有对威逼利诱无动于衷，气得只会叫他的名字了。

李克己和周友良闻声而来，周友良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王更有大声质问：“营长，你来得正好，真的是你要放走这个鬼子？”

“不错，正是我的意思。你有什么意见，说来听听！”李克己说。

王更有听营长要向他征求意见，说话略有气馁：“为什么要放走？”

周友良代言说：“多嘴，为什么要放走难道还要先请示你吗？退一边去。沈宣传，告诉这个鬼子，快点走，别弄出乱子。”正栗栗危惧的今田宽敏如蒙大赦，岂有不遵命之理，只要能放他一马，别说快走，就地打滚都照办不误。

“这算什么鸟事？弟兄们尸骨未寒，咱们就和敌人套起热乎来了，再听鬼子说两句好话，还不得跟人家拜把子称兄道弟！”王更有呼吸急促地说着，猝然冲过去，吼道：“他奶奶的，小贼羔子别走！”上前抓住今田的衣领，一把将他拖了个趔趄，带着哭腔喊道：“得去问问死去的弟兄们愿不愿放你走！”他这时候，不敢让营长、连长再问他的机枪，只好拉上死去的战友壮自己的声势。

李克己勃然变色，叱道：“王歪头！你究竟想干什么？是我要放了那个鬼子的，老子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我的命令你也敢违抗，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营长吗？”

“要放走这个鬼子，得先把俺枪毙了！”王更有几近违抗，一副生死置之度外的神态。

“放肆！你以为老子不敢吗？老子今天就当众处决了你，也不过挥泪斩马谡。”李克己怒视着王更有，“来人，卸了他的枪！”

卫兵见王更有面目狰狞，都有些畏怵，虚张声势地向前。

周友良骂道：“王更有，把枪放下！你看你还像个军人吗？流氓！土匪！”

王更有仰天大吼一声，把枪丢掉，手却抓着今田宽敏的衣领不放。

“王更有，我命令你把手放开！”李克己震怒。

“营长，你动手吧！就是把俺千刀万剐俺也不放开！”王更有倔强地歪着脑袋，宁死不屈。

“反了！反了！”李克己霍地拔出手枪，铁青着脸疾步向王更有走去。

周友良见势不妙，赶紧上前抱住，劝李营长息怒，大敌当前，千万别乱了方寸，又转脸骂道：“王更有，他娘的犟驴，满嘴胡吖，还不快点放手？你小子真够嚣张的！”

“营长这枪太小了，挨三枪两枪也不过瘾——来，弟兄们，把迫击炮架在俺这！”王更有得到周友良这番“表扬”，更趋嚣张，手指着自己的脑袋要以身试炮。

李克己隔着周友良和卫兵手指王更有骂道：“混账，刀快还怕你脖子粗？不给你小子点颜色看看，你当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了！”

王更有数他脸上也就两只睁得滚圆的眼，并不比别人多一只，歪着头悲壮地说：“俺不管你马王爷有几只眼，反正俺王更有贱命一条，今天能死在营长手下，实乃三生有幸！”

周友良吼道：“王更有，你实乃个屁，你实乃是个混球，还不滚蛋——沈宣传，你们别站着，把这小子拉一边去，别让日本人看笑话——营长，营长，你息怒！”

沈晨想息事宁人，向吴小好几个人递个眼色，大家上前齐心协力抓住王更有，劝导宽解着要把他拉到一边。

王更有仗着膂力过人，哪肯就范，张开双臂左冲右突。沈晨躲避不及，被他一臂秋风扫叶般甩倒在地，“啊哟”一声痛叫，脑袋撞到树根上。

李克己和周友良傻眼了，都用目光瞪着王更有；王更有也傻眼了，用目光去瞪着今田；今田更傻眼了，只好瞪着两眼发呆，心想这回死定了，站都站不稳，像打了摆子。

吴小好几人没工夫傻眼，忙丢开王更有，赶紧上前扶起沈晨，只见她右额已撞得红肿一块，坟起的地方血色淋淋，像工笔画中仕女面部渲染的洋红，只可惜施错了地方。

这个“笔误”当然是王更有一手造成的，他不料会失手伤到沈晨，懊悔不已，手足无措地站着等她来骂自己出气。沈晨没有骂，周友良代她骂了：“王更有，你这个狗娘养的！你看你干的好事，真要造反吗？”

王更有为他远在万里之外的老娘叫屈：“连长，你骂俺可以，别骂俺娘——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牵连俺老娘！”周友良骂他造反，他此时已经没有揭竿而起的豪情，刚才还一肚子声势浩荡的怨气也不等别人镇压，自己先给安抚下去了，哭丧着脸盯着沈晨肿起的额头，像犯了错等着接受处罚的孩子。

周友良看王更有那样，哭笑不得，令人送沈晨去包扎伤口。

“你小子，行啊！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李克己余怒未消，留下一句威胁后拂袖而去。

王更有见事被自己闹成这样，不尴不尬的无法收场，耳边隐约都是讥笑，连那日本兵肿得嘴歪眼斜的面部看起来都像在扮鬼脸，仿佛是一种变相的嘲讽。他气不打一处来，转念一想到那“鬼脸”是他亲手造成的，自作自受，怪不得别人。

周友良示意今田快走。今田感激涕零，却踟蹰着不敢走，只看着王更有。

王更有不耐烦地挥手，喝道：“滚！”今田被他一字点化，突破了语言障碍，幡然神会，如得口谕，点着头疾步走了。

“站住！”周友良大步走过去，一刀将今田腰间的“千人针”挑断，扔给王更有：“王更有，这个给你作个留念。你拦路半天，好歹也给你留下买路钱。”

“俺不缺这破擦脚布！”王更有并不领情，不屑一顾。气得周友良骂他不识抬举，个子太高导致大脑供血不足。

王更有高处不胜寒，孤独地站着挨骂。

“多谢！多谢！”今田见周友良提刀而来时，本以为要砍他头示众，吓得裤子都湿了。大难不死，哪儿还顾及其他，四面鞠躬，八方敬礼，畏畏缩缩地爬过战壕。

“这小子磨磨蹭蹭的，俺看着他就来一肚子气！”王更有见日军渐渐远了，端起机枪，对着今田头顶的空气“哒哒”一阵扫射。

今田呆若木鸡，半晌回过神来，确定自己身上只有旧伤，未添新洞，长出一口气，也不管高低深浅，足下生风，望着日落的地方一路狂奔。

第八章 情愫

耳边依稀听到细碎的脚步响，他以为是高军医又来换绷带，便假装入睡。感觉到一只柔滑如蕤带着凉意的手试探着放在他的前额，恍如还在梦里。他心里一跳，这不像是高军医的手，高军医的手掌宽大，也没有这么柔润。他感到那只手慢慢地动了要抽回去，忙探手抓住，却被用力挣脱了。不及他开口，一阵轻快的脚步像秋雨淋漓梧叶一般远去。

陈凤语又是懊悔，又是激动，同时还恍惚着不知是梦是醒，正与古人那句“每向梦里还说梦”的词心境暗合。

陈凤语轻轻抚摸自己的额头，可惜那只手已经不在，只剩下若有若无的感觉供他回味，也许只是错觉，但他顽固地相信那是真实存在过的。摸索着找出王更有偷着给他的烟，点燃后吸了两口，各种心绪也随烟气萦绕，袅袅不绝。

39

王更有在外大闹的时候，陈凤语隐约听到了，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不是佛法中的“见性之人”，当然达不到“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的无为境界，便问军医外面何事喧闹。军医高清奇虽未成佛，却修成了十八罗汉中以“耳根清净”闻名的挖耳罗汉，对他人之事漠不关心。

陈凤语愤然说：“快帮我把这绷带摘下来，一整天戴着眼罩这在关禁闭，暗无天日的，好眼也憋瞎了。”说着，就要动手扯掉蒙眼的绷带。

高清奇连忙上前制止他，威胁说：“你想扯掉也行，不过你得保证，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是出门不管。不过你的眼要真有什么问题，还坏了我的名头，知道的倒也罢了，不知道的以为我医术不精，我这一世名誉岂不毁于一旦？”

“高军医，你的话未免太让人心寒了，难道我活了二十多年，这一双眼睛还抵不上你的那点虚名？”

“我可是有真才实学的，我家三世行医，绝不是浪得虚名！再说了，你要不遵守医嘱，万一营长怪罪下来，我也担当不起。拜托你了陈老弟，你别一时冲动连累了我们。”

听了高清奇一席话，陈凤语这才知道自己的双眼干系重大，还拖泥带水地牵扯了这么多人，看来这眼已不是他陈凤语私有的了，就仿佛租赁来的房子，只有使用权，随便改造便是破坏公有财产。

高清奇见他顺从了，像哄孩子吃药一般，温和地说：“别乱动，我给你换绷带。”

陈凤语心说：高军医三世行医，想必他上两代都是致力于中医，到他这里才变节投身西医的。

“高军医，快，快，沈宣传受伤了！”吴小好的声音后发先至，随即听到凌乱的脚步声。

“受、受什么伤了？”陈凤语尸变似的直挺挺的坐起来，没有回答的声音。高清奇也不给他换绷带了，忙得一片叮当响。

“好！好！”高清奇像是对着沈晨的伤处赞不绝口。

“什么好好的，受伤了还说好？”陈凤语不明所以，迫切地想知道究竟。

高清奇解释说：“一点皮外伤，包扎一下就行了。”

陈凤语又问：“鬼子又来进攻了吗，我怎么没听到枪声？”话音刚落，外面心有灵犀地响起一阵机枪声作为回应。

高清奇百年不遇地好奇一回：“谁在打枪？”

“这还用问，肯定是那个王更有……”吴小好目击证人作供词似的讲述着，添枝加叶，讲得跌宕起伏，陈凤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听完了，陈凤语即席点评说：“王更有真是胆大包天，满营上下，除了这个愣头青，哪个敢跟营长顶撞！要是换了别人，不等营长出手，连长早一刀把他脑袋砍下来了。怪不得一一三团不要他，估计刘放吾

团长也实在拿他没办法。”说到这里，自作主张替刘放吾设计台词：“唉，小庙容不下大和尚，您老另谋高就吧！”

沈晨另下定义：“这哪是大和尚，他简直就是大闹五台山的花和尚。鲁莽、冲动、率性，做事不动脑子，一身江湖气，也不知道他是劣性未除还是到了这里后熏陶成性。”

陈风语一听这话有弦外之音，反击道：“沈宣传真是伶牙利齿，每说一句话都打倒一片，简直比霰弹枪还厉害！”

沈晨冷笑：“我这叫敲山震虎，心虚的人当然会风声鹤唳……”

她正说着，王更有蹙了进来，脸相如同“八大山人”的署款，哭之笑之；沈晨瞥他一眼，表情好似郑板桥的“六分半书”，非嗔非喜。

王更有捉摸不透沈晨的意思，一路打好的腹稿顿时章法大乱，吞吞吐吐地说：“长官，俺王更有一失手成千古恨，罪该万死。当着排长的面，向你负荆请罪，听候你……从轻发落。”

沈晨一脸惊诧：“什么，从轻发落？你是不是把那个日本人从重发落了？”

王更有涎着脸说：“那鬼子——已经欢送回去了，安然无恙，俺保证没动他一根汗毛。唉，刚才是俺一时冲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堪设想，嗯……宣传员，你大人大量，额上能跑马，肚里能撑船，不要和俺一般见识。”

沈晨宽大为怀，把刚才的不快都置之度外，叹口气说：“也不能全怪你，大家都有不对的地方，怪我没提前和你讲明。”

王更有提出强烈抗议：“哪能呢，你哪有不对，都是俺一人的过错，虽然说你的伤口微不足道，可是……求你了，别强作欢颜，俺看着难受，就算你不骂俺打俺，排长也不会轻饶俺的。”

吴小好道：“瞧你这话说的，啥叫微不足道？哪怕是把沈宣传脸上蹭破了点皮，对我们来说都是重中之重。我们榕家寨里可就沈宣传这一朵葱花，要真把沈宣传的脸弄伤了，你可是犯了众怒了我告诉你。你休想给自己开脱——对吧，排长！”

陈凤语一听两人左一个排长右一个排长的，气得骂道：“去，去，你们两个说对口相声，干吗非要拉上我？”

沈晨打击一小撮，团结大多数：“拉上你是看得起——这人不识好歹，大家不要理他！我这额头只是隐隐约约有点疼，算不了什么，现在好多了，你别放心上了。”

王更有还有心事在怀：“刚才脑子一热，满肚子话就像篮子里的草虾争着往外跳，营长和连长那边，请你日后美言几句。俺王更有就是一粗枝大叶的人，虽说进过几天学堂，肚子里有点墨水，可就这一张嘴没有半点书香，都是臭气熏天的。”

沈晨安慰他说：“李营长是动了真怒，但刚才那架式，他也只是虚张声势，根本没有要和你动真格的。你放心，我会帮你向李营长他们解释的。不过你以后也要收敛一点，说话要注意分寸，哪能当众和上峰顶撞呢，太不像话了！”沈晨虽然还没有做母亲，但女人天性里有潜在的一副苦口婆心，俨然是数落自己犯了错误的孩子。

一番话感人肺腑，令人动容。感动得王更有西施捧心似的抚摸着胸口，使劲眨巴两下眼以资酝酿泪花，可惜平日缺少这方面的训练，眼泪不能有求必应，招之即来。眨眼无果，便用手抹了抹眼角，偷偷摊开手掌一看，没有半点湿意，嗓子里却哽咽：“唉，男儿有泪不轻弹！沈宣传，你若不嫌弃，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俺的亲妹妹，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只要你开口，上刀山，下油锅，俺在所不辞！”

沈晨含笑点头，说：“这太好了，我孤身一人，举目无亲，有个哥哥，也免受坏人欺负。”

王更有喜不自胜，眼泪顿时不请自到，差点夺眶而出。

两人不但言归于好，还攀成了亲戚。陈凤语莫名有一种醋海扬波的感觉，他双手作枕，耍腿搭在好腿上一晃一晃，慢悠悠地感慨：“好好！真想鼓掌叫好。先是天上掉下个沈妹妹，如今又从地里冒出个王哥哥！这大榕树真是个福地洞天的好所在，谁到这里都能广结良缘，当年刘关张三结义的桃园也不过如此罢了。不过我要在大喜的日子扫大家的兴致，斗胆提点异议：我们的沈宣传同志所到之处无不一团和

气，在日本人面前都能菩萨低眉，偏偏一见到我就变成了金刚怒目，难道我陈凤语犯了什么天条，玉皇大帝专程派你下凡来整治我的？以后得叫你钦差大人才是。”说完，连声干笑。

沈晨听他这话像突然打开了封口的陈年老醋坛子，酸气扑鼻而来，只向大家咧咧嘴，不愿搭理。陈凤语看不到她的表情，又听不到回应，便转移目标：“王更有，你可知罪吗？”

王更有新认了沈晨做妹妹，现在排长正对妹妹“琴瑟友之”，论身份自己好歹也是准大舅子，位高人胆大，当下理直气壮地反问：“排长，俺何罪之有？”

“你王更有是新三十八师一二团一营五连我陈凤语麾下的一名机枪手，生是一排的兵，死是一排的鬼，又不是沈宣传的保镖，怎么要为她一人上刀山，下油锅，这是军人该说的话吗？说话不动脑子，一身江湖气！”

王更有说：“排长，你这纯粹是憋坏了没事找事。”

沈晨更盖棺论定：“这人真不可理喻！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都走，不要理他！”

“众叛亲离哪……世态炎凉啊！”等大家都走了，陈凤语难过得辗转反侧，嘴里胡言乱语。一想到沈晨头上也缠了一圈绷带，心里又平衡不少，感觉她和自己有难共当，自欺欺人地安慰着自己一番，放纵地大笑起来。引得几个伤兵都愕然地看着他几近癫狂的举动，纷纷猜测他是不是被什么脏东西附体了，为何如此神经错乱。

40

令今田宽敏意想不到的，他因为没有选择死亡，毫无尊严地回来了，一念之差，沦落为民族的败类。在自己的阵地上，他被十几个士兵如虎狼一般围着大打出手。今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两手抱着头，佝偻身子蜷缩在地上承受着战友们狂暴的殴打。

“混蛋，你为什么还要回来？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你该剖腹的，像个武士那样死去！可是你竟然让支那猪为你疗伤，真是丢人！”那些日军愤恨地唾骂着，仿佛与今田有刻骨仇恨，

觉得用拳头打会玷污了自己圣洁的肌肤，纷纷抬起穿着皮鞋的脚向他身上、头上跺去。

“住手！”正巧路过的玉城大尉见此情景，连忙前来制止。见那些疯狂的士兵劝阻无效，拔出手枪骂道：“混蛋，全部住手！”日军士兵们也打得累了，便都停了下来，一个个咬牙切齿难消心头之恨。

玉城扶起今田，看他满脸鲜血纵横交错，川流不息，气愤地对着扬长而去的士兵们骂道：“畜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你们根本不配骂支那人，你们是猪，你们连猪都不如。来人，快带他去疗伤！”

“谢谢你，玉城大尉！”今田无力地睁开眼，充满感激地看着玉城。

下午，周友良正在树上瞭望哨上观察日军，传令兵上来报告说：“连长，营长叫你到指挥所一趟。”到了指挥所，李克己扬起手里的电报，脸上波澜起伏地问他：“我这有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个？”

周友良说：“那就先说坏消息吧！我想还是苦尽甘来的感觉比较好。”

李克己说：“坏消息是：根据日军俘虏供述的情报，日军鉴于对我们久攻不下，已于近日从五十六联队抽调部分兵力星夜驰向大龙河来增援，敌炮兵十八联队和重炮独立二十一大队也在向太柏家方面赶来，其师团指挥所亦会随之推进，以便指挥其增援部队。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围攻我们的日军也会加大进攻的力度，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恐怕日后的处境会更加艰难！”

周友良骂道：“他娘的，看来敌军要狗急跳墙了。这是那个日军亲口说的吗？”

“嗯，沈宣传说这个消息应当是可靠的，暂且不论可靠不可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已经将此事电告团部，请团长再向总部求援。我们在这棵大榕树坚守的时间越长，形势对我们越不利，如果敌人的炮兵再来，无疑是雪上加霜，我们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

周友良恍然大悟，说道：“说起来这日军还不是个丧心病狂的人，人性未泯。唉，这个王更有，简直无法无天，决不能一味纵容。”

“这事过去就算了！我倒很欣赏王更有这种敢做敢为的士官，平时说话柔声细语什么事都言听计从的人，你还指望他打什么仗。今天这小子也无非和我顶撞几句，没什么大不了的，弟兄们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放走日军，一时意气用事，我岂有与之计较之理！区区一个日军，杀了他还不易如反掌？可死一两个鬼子也无关大局，留下来还浪费食物，索性放了，也显得我们仁慈。等会我们去看看沈宣传，现在大家应团结一致，千万别伤了和气。”

“还是营长考虑的周全，沈宣传那边就交给我了。你说的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也并不算什么好消息，只是意料中的事。电报上有，你自己看吧！经过孙立人师长的据理力争，史迪威的参谋鲍特纳同意改变军事部署。日前，孙师长已下令师部及一一三团、一一四团和师炮兵第二营从驻地开拔，向新平洋和宁干萨坎一线推进，驰援我团及我部。”

“这个鲍特纳，自负无能之辈，史迪威身边有这样的参谋，如何不坏事！不过，如师部主力能赶在敌军之前到达于邦家，倒也不失为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李克己晒笑着说：“问题是我们的汽车很少，公路也未修通，增援部队都是徒步行军。据我估计，增援部队最快也需二十余天才能抵达。自从上次飞机被日军击中，再也没来空投过，这二十多天对于我们来说，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周友良略一沉吟，说：“嗯，卑职认为，师团前来驰援的消息可在必要时通告全营官兵，以鼓舞士气。至于日军增派援兵的事，不妨暂且保密，以免动摇军心。”

李克己颌首说：“日军什么招式都用了，如今是黔驴技穷，必然要全力进攻。这些天需要加强戒备，以防敌军突袭。”

两人正筹划着，只听有士兵大喊“飞机来了！”两人屏息一听，果然传来飞机引擎的“嗡嗡”声，外面一阵子喧嚣。

“真的是飞机！”李克己一拍桌子，兴奋地说：“刚说曹操，曹操就到，这才叫真正的喜从天降！”

41

陈凤语蒙着眼，失去了日夜更迭的感觉，没有了白昼轮值的概念，神魂颠倒，浑浑噩噩，常将有日思无日，也把无时当有时。时而听到枪声密集，感觉尚在人间，技痒难熬；等万籁寂静，脑子里一片白茫茫的，像是下了大雪的荒野，只有寂寥的感觉。王更有他们时常来探视，李克己和周友良一来，他们就灰溜溜走了。沈晨也陆续随他们来过几次，只是没有深谈。

这些天，外面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不比从前，陈凤语按捺不住，向高军医打探战况。高清奇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推说不知道，闲事不管。

陈凤语换过绷带，一直高烧不退，被高清奇强制着服药，郁郁寡欢地躺着。不知道躺了多久，听外面寂然无声，喊了几声也没人应答，实在忍不住，扯掉绷带便出去了。

阵地上火光遍地，士兵们疲惫不堪，正抱着枪呼呼大睡。陈凤语迎头碰到戚巧嘴，见他挑着两只水桶，问他到哪儿去。戚巧嘴说：“挑、挑水做饭。”话音刚落，“啪啪”两声枪响，戚巧嘴按着胸口倒下了。

日军的山炮突然出现在百步之外，燃烧弹从天而降，整个大榕树顿时成为一片火海，烧得树木劈啪作响，浓烟直冲云霄。

“快起来！敌人来了！”陈凤语焦急地踢着睡在地上的士兵，可士兵们兀自睡着，没人理会他。

炮声震得陈凤语耳里嗡嗡作响，李克己、周友良还有王更有抱着机枪跑来，对他喊着什么，他隐隐听见沈晨被日军捉去了。

陈凤语推开他们，向榕树外冲去，看到几个日军把沈晨按在地上，沈晨向他大喊救命，他抄起一根木棍就向日军打去，打到一个日军的头上，棍子折断了。几个日军举起刺刀向沈晨刺去，陈凤语叫了声不好，扑在她身上，几把冰凉刺刀从背后插入他的身体……

陈凤语呻吟一声，清醒过来，才知道只是梦魇，庆幸不是真的。只觉得后背潮湿，竟然出了一身冷汗。

眼前黑茫茫的，不知道此时是白天还是黑夜。只听到伤员前呼后应的鼾声如同钱塘江的潮汐，汹涌澎湃，一浪叠过一浪。挨过了一会儿，好像潮水退去了，声音渐小渐细渐舒缓，陈凤语谢天谢地，总算得以耳根稍静，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潮水突地声势大振，好几个人同时打起呼噜，而且愈演愈烈，一夫呼而天下应，如有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潮起潮落中，陈凤语没有了睡意，努力地追忆梦里的情景，推测这个梦是不是什么不祥之兆。

耳边依稀听到细碎的脚步响，他以为是高军医又来换绷带，便假装入睡。感觉到一只柔滑如蕙带着凉意的手试探着放在他的前额，恍如还在梦里。他心里一跳，这不像是高军医的手，高军医的手掌宽大，也没有这么柔润。他感到那只手慢慢地动了要抽回去，忙探手抓住，却被用力挣脱了。不及他开口，一阵轻快的脚步像秋雨淋漓梧叶一般远去。

陈凤语又是懊悔，又是激动，同时还恍惚着不知是梦是醒，正与古人那句“每向梦里还说梦”的词心境暗合。

陈凤语轻轻抚摸自己的额头，可惜那只手已经不在，只剩下若有若无的感觉供他回味，也许只是错觉，但他顽固地相信那是真实存在过的。摸索着找出王更有偷着给他的烟，点燃后吸了两口，各种心绪也随烟气萦绕，袅袅不绝。

他一路遐想，神游万里，暗暗发笑几回，不觉又睡着了。梦梦查查间，耳边又响起了期待的脚步声，感觉到来人靠近了，一只手伸向他的脸。不容细想，他猛地伸手抓住，觉得那手腕骨瘦如柴，像握到一段枯松枝，随即听到高清奇惊愕的声音：“陈老弟，你抓我手干什么？快放开！”

陈凤语失望地放开手，打个呵欠，抱歉说：“高军医，你怎么走路悄无声息的？我以为是鬼子来偷袭呢！”

“我以为你睡熟了，怕惊醒你。”高清奇揉揉被他握疼的手腕，感到他的话有些怪异，就说：“怎么，难道我进来要踏步走吗？要真是鬼子，你早就没命了。快起来，给你换绷带。”

“高军医，你说我的眼还能不能治好？要治不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咱就别多此一举，浪费时间了。”

“谁说你眼治不好了？”一个洪亮的声音直贯耳里，是周友良的声音。

“营长！连长！”高清奇致意。

“你忙你的！”李克己跟高清奇说。

高清奇上前把陈凤语蒙眼的绷带解下来，用手在他眼前晃着说：“睁眼看看。”陈凤语缓缓睁开眼，隐隐约约看到几个人影晃动。

“看不清——糟糕了，高军医，你这个庸医，好眼让你给治瞎了！”陈凤语眨几下眼，适应了一会儿光线，终于看清楚了，忙站起来向李克己、周友良行礼。

李克己问道：“现在感觉怎么样？”

“终于重见天日了，真像做了一场春秋大梦！”陈凤语环顾四周，洞外探进来的一缕柔和晨光，无数细小的微粒飞蛾投火一般弥漫在光束里，久违的感觉让他如沐春风。

高清奇提醒他说：“还不是我妙手回春。哎，别揉眼，以后还得注意着点！”

陈凤语跟李克己说：“营长，这真是‘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我这本来就没瞎，他倒说亏他妙手回春，好像自己扁鹊转世似的。上仕以笔杀人，庸医以药杀人，哪个做大夫的不是杀人如麻？营长再不放我走，恐怕真要惨死在他手上。”

高清奇表示愤慨：“这人太过分了，营长，连长，他真是不以为德，反以为仇！我泱泱中华，礼仪之邦，竟然还有中山狼横行，天理何在！”

“你小子在这待时间太长，手脚都懒了，出去蹦蹦跳跳，活动活动筋骨！”周友良对陈凤语指示道。

陈凤语正求之不得，握着高清奇的鸡骨大手说：“高军医，后期会有期，刚才的话都是开玩笑的，改天给你送个‘悬壶济世’的匾额，以示答谢。”

高清奇看着他冲出溶洞，笑着对李克己两人说：“看来对他惩罚的还不够，再关几天，好好地煞煞他的威风。”三人心照不宣地笑起来。

陈凤语出了掩蔽洞，顿时海阔天空。

“哟，一排长重出江湖了？”

“凤语兄，好久不见，恭喜闭关结束！”

陈凤语春风得意，夸官似的一路接受着官兵们的祝贺，不慎走错了方向，醒悟过来讪讪地往回走。路过沈晨的帐篷时，忍不住多看几眼，爱屋及乌，今天觉得这个野战帐篷都格外顺眼，透过叶隙泻下的晨光，给他一种奇妙和温存的感觉。

“弟兄们，快看谁来了！”机枪巢中的易明明看到陈凤语，大呼小叫起来。

大家阔别重逢，说不完的离愁别绪，都围着陈凤语嘘寒问暖。陈凤语心不在焉，口里答着，一双眼却在人群里来回扫描。看不到沈晨，心里说不出的失望，接过士兵递给他的烟，吸了两口，诉说衷情：“奶奶的，一旦落入高军医的魔掌，就好像遁入空门了，净是些婆婆妈妈的清规戒律，连烟都不让抽，今天总算脱离苦海了。”

“嗨，大病号，眼睛没事吧！”沈晨隔着蓊郁的树叶对陈凤语赧然一笑。

陈凤语只接收到声音，没有捕捉到画面，想像中她见到自己时不知会怎样的局促窘迫，哪知她若无其事，疑心夜间的事真是做梦，又不好当面求证，反倒自己有种想入非非的负罪感。

“托你的福，本病号如今康复痊愈，又是一条好汉。”陈凤语见她居高临下，隔着树叶，无形中有一种垂帘听政的威严，还要累自己仰面瞻仰她的表情，聆听她声音，心想女孩子会爬树真乃是一件憾事，难怪古时要用心良苦地给女人缠小脚，原来如此。

王更有兴冲冲地说：“排长，看你载誉归来，衣锦还乡，俺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忍不住想高歌一曲，表达一下此刻欢快的心情。”

陈凤语对他脸上吐口烟，连连摆手说：“拉倒吧，就你那破锣嗓子吼一声，大白天能把鬼魂引来。再说你现在是沈宣传的义兄，给我这个小排长唱歌也有失身份，别唱，别唱，我没有这耳福。”

王更有情不自禁：“排长，你别说，还真能引出鬼魂来。俺唱的就是‘拉魂腔’，包你听了这拉魂腔，啥肉酒都不香！现在俺兴致上来了，你不让俺唱，俺还非唱不可咧。”

陈凤语倚着一棵榕树坐下，扬声说：“难得你一片厚意，那我就洗耳恭听了。不过丑话先说在前面，唱完了可没有赏钱。”

“好，王班长，来一嗓子！”

“弟兄们鼓鼓掌！老王要一展歌喉了！”

众人早闷得难受，一听王更有要唱歌，都起哄撺怂。王更有本来就是个受不了煽动的人，于是寻个了稍微宽阔的场地，先退后几步，摇头晃脑，大摇大摆迈方步走来，清了清嗓子，拖着长音开唱：“啊嗨……”

大家都哄然大笑。吴小好兴奋得满面通红，嚷道：“王更有，你是不是又要唱你那啥子‘依呀嘿’？”

王更有对吴小好的搅场很是不满，啐了一口说：“什么‘依呀嘿’，这叫：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哼哼！这么高深的艺术，说了你也不懂。俺来段《喝面叶》，都把耳朵竖起来听仔细了——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大家忍着笑，看他一手负在身后，一手西施捧心似的托在胸前，拿腔作势踱了几步，引吭唱来：

大路上来了我陈世铎，

赶会赶了三天多。

想起来东庄上唱的那台戏哟，

有一个唱的还真不错。

头一天唱的“三国戏”，

赵子龙大战长坂坡。
第二天唱的《七月七》，
牛郎织女会天河。
那个黑头的嗓子实在大，
十里路以外也听得着。
有一个小旦装得好，
外号就叫个“人人学”。
小丑出来惹人笑，
看得我世铎笑呵呵……

大家早乐得前仰后合。王更有正如痴如醉，手舞足蹈，瞥见李克己和周友良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人群后面，忙敛容敬礼，口称：“营长！连长！”心里惴惴不安，只怕又要挨骂。

“别停啊，唱得好！再来，再来。”李克己索性找个地方盘腿坐下，招呼周友良：“周连长，你坐这。”

周友良笑呵呵地坐下，挥手让王更有继续唱，“接着唱，唱好了重重有赏！”

李克己哈哈大笑，说：“咱们王班长可是义演，不是卖艺的，要什么赏钱。对不，王更有？”

周友良也笑道：“平日听这小子说话都五音不全的，唱的还有点味道——哎，别愣着啊，继续唱，新三十八师第一男高音！”

王更有见营长、连长也肯赏脸亲自来听自己演唱，如饮甘霖，抖擞精神，重找节拍，接着唱道：

……

听罢了戏，饭馆进，
我要了四两老酒喝。
炒了一荤一个素，
还吃了五个大馍馍。
酒足饭饱心高兴，
我要上赌博场里呆几合。

头一回输了一吊五，
二回输了三吊多。
一吊五，三吊多，
心痛得我世铎直跺脚。
回家吧，回家吧，
老婆子在家等着我。
赶路热得我一身汗，
肚子饿得实难过。
紧紧腰，擦擦汗，
我看看还有五里多。
一顺着大路走下去……

一曲唱罢，喝采四起。听众意犹未尽，吵嚷着逼王更有再唱，王更有被逼无奈，只得供认不讳：“俺就会唱这几句。”众人都不买账，鼓噪起来，王更有充耳不闻。

“男子汉大丈夫，说唱就唱，怎么扭扭捏捏跟新娘子似的。”

“喂，拿出你打机关枪的威风，别卡壳啊！”

“做事要有始有终，哪能半途而废。快起来再唱！”

王更有被催不过，猴急道：“各位弟兄都行行善，好歹放俺一马，谁敢再咋呼，俺可不耐烦了，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

“我们正在兴头上只想听歌，管你耐烦不耐烦，快快唱来，不唱就犯众怒了！”

“你们怎么不唱？来，不服气的过来跟俺比划比划。他奶奶的，这分明是个阴谋嘛！”王更有跳将起来，揎拳捋袖，横眉立眼要动武。

“好！不唱歌了，改表演武戏了！来，王更有，打一套罗汉拳！”
吴小好在树上欢叫起来。

王更有亮起拳头，指着他骂道：“小子有种下来，信不信俺先打得你满脸千朵万朵桃花开。”

吴小好慌地拉起一股树枝挡在脸前，心理上也像躲在掩体后面，胆气顿涨，说道：“你是老太太吃柿子，净挑软的捏。你是谁？新三

十八师里的武林高手，神功盖世，马上步下、长拳短打、高来高去、飞檐走壁，两臂一晃上千斤的力气，沾着就死，碰上就亡。我不敢领教你的功夫，俺站着没你粗，睡着没你长，被你打一拳还不得散架了。你就该找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去，跟排长比划比划，让弟兄们开开眼。”

王更有被他这一通伶牙俐齿说得七窍生烟，恨不能学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把那棵榕树连根拔起。

易明明上前好言劝阻：“老王，咱好歹也是文艺青年、说唱艺人，可别杀气腾腾的，大家伙都看着呢！”

王更有睁眼嚷嚷：“去你的文艺青年，怎么着，你是不是哪儿痒痒了？来，俺给你止痒。”

易明明见势不妙，连连退后说：“我哪儿都不痒，再说痒了我自己会挠，不劳你操心。”

大家都置身局外，笑吟吟地坐着，云端里看厮杀。周友良怕王更有真的犯了性子，连忙站起来，举着他那只大手喊口号似的倡议：“弟兄们，天天和鬼子厮杀，打架还有什么好看的，我们不看。我有个提议，请沈宣传给我们表演个节目，大家意下如何？”

陈凤语闻听要请沈晨表演，一时激动，脱口而出：“好！”本以为会欢声雷动淹没他的声音，哪想到就他这声叫好分外突兀，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收又收不回，引得沈晨对他瞟白眼。

众人听陈凤语叫好，都跟着欢呼雀跃。

盛情难却，不好拂了大家兴致，沈晨只好纵身从树下跳下来，身轻如燕，众人见了，先叫声好。她像行走江湖的艺人似的，拱手含笑致意道：

“各位弟兄，既然周连长开了金口，大家又这么热情，却之不恭，我就勉为其难了，随便给弟兄们唱几句助助兴。我虽然是师政治处宣传员，实在不称职，唱得不好，请大家不要见笑。不过我也要警告大家，万一你们的耳朵受了折磨可不要怪我。”

等她说完开场白，周友良带领大家拼命鼓掌，众人反响之热烈，衬得王更有刚才的表演像是暖场。王更有兄以妹荣，鼓掌尤为起劲，乐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沈晨趋步生姿，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引来叫好一片。她笑吟吟地唱起来：

一根（那个）竹竿容易弯（哟嗬）

三缕（呀）麻纱（呀）扯脱难

猛虎（哇）落在（呀）平阳（哟嗬）地（哟嗬）

蛟龙（啊）无水（呀）困沙滩

（梭那一支郎当郎当一支哟）

不怕力小怕孤单（呐）

众人合伙金不换

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

一根（那个）竹竿容易弯（哟嗬）

一把（呀）筷子（呀）折断难

一花（哇）独放（呀）不是（哟嗬）春（哟嗬）

万紫（啊）千红（呀）春满园

（梭那一支郎当郎当一支哟）

不怕力小怕孤单（呐）

众人合伙金不换

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

易明明、杨重庆一帮湘籍士兵听了原汁原味家乡歌曲，自豪感油然而生，禁不住婆娑起舞。

陈凤语目酣神醉，昔日忌惮沈晨凛然的表情，不敢直视，只在这时候，才借机无所顾忌地重新审视她。此时，他仿佛看到的是另一个沈晨，忽然觉得她平日的神情倨傲，或许只是出于防备心理罢了——温顺的小猫在危险的处境也会弓起脊背，须发全张地示威——骨子里的柔婉，使她再营造得如何冷峻，都达不到深冬寒风时凛冽刺骨的地

步，至多像初春时的乍暖还寒。女孩子只身在外，举目无亲，怕被人欺负，难免如此。

想到这里，陈凤语不由的对她心生怜爱，转念一想，又笑自己自作多情，她会被别人欺负么，向来只会存在她欺负别人的可能。她长相并不算出众，一身戎装给她增添了几分英气，却绝对和粗犷沾不上边，倒有些江南女子轻烟淡水的韵致。如果没有战事，她也许会在某个烟雨凄迷的日子，撑着一把油纸伞，踏着斑驳的砖石小径，或沿着蜿蜒的深巷缓缓而行，或在淡烟疏柳的曲桥上亭亭而立，为词人画家激发创作的灵感，说不定还会招来“佯醉且随行”的张泌之辈。

陈凤语感慨像沈晨这样柔情绰态的女子不在家描眉绣花，却跑到战场上来舞刀弄棒，真是文人之不幸，军人一大幸。

沈晨唱完，举座皆醉，歌声还在心里千回百转，涤去了烦恼，洗掉了疲倦，都忘记了鼓掌。

“好！天籁之音！”这回又是陈凤语率先喝彩，正和开头的叫好首尾呼应，功过相抵。众人如梦初醒，奋力鼓掌，把手都拍得疼了。

“弟兄们！”李克己站起来，大家以为他被气氛感染，也要即兴表演节目，都鼓掌叫好。“沈宣传唱得好哇，众人合伙金不换！我有几句话要说。”

李克己待现场安静下来，揄扬大义：“诸位弟兄，我们已经被日军围困在这棵大榕树二十多天了，处境非常险恶，大家也都很清楚。敌人以十倍于我的兵力，日以继夜的进攻，师部虽然已派兵赶来增援，但时日不定。所以眼下只能依靠我们自己以一当十的精神拼死一战，别无他途。

“团长今日来电嘉奖，对诸位弟兄的精神褒扬有加，要我们全营官兵们都要树立一个坚定信念。相信上峰一定会来营救我们的，我们每坚守一日，就向生的希望迈进了一步。所以，尽管我们面临以寡敌众的残酷现实，且局面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更应当保持沉着、冷静的头脑与敌人周旋，更应充分发挥独立作战能力，尽量利用地形，保护自己，并抓住机会消灭来犯的敌人。

“如今，师部主力正加紧赶来，飞机仍旧不断为我们空投物资；而日军兵源输送和后勤补给已经越来越困难，敌人现在不是包围我们，而是被我们拖住了，日军的气数将尽，死期不远。虽然我们身陷重围，但弟兄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保持着乐观、顽强的作风，让鄙人深受感动。陈排长说我们这是榕家寨，我这个做寨主的本领不济，全赖各位弟兄们舍生忘死。大家还有没有毅力坚持下去，这个榕家寨能不能撑到援军到来，我身为寨主责无旁贷。

“这棵大榕树独木成林，历经千年为何能够屹立不倒？还不是依靠它们能同根共生，枝脉相连，彼此攀扶，就像我们全营上下一百多位弟兄，精诚团结，凝心聚力，同仇敌忾，‘一枝一叶总关情’！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激励大家，只要弟兄们不气馁，不悲观，坚定信念，总有一天，我李克己会带着弟兄们走出这片榕树林。我一营的官兵不是亡命之徒，我们要活下去，但在这生与死的关头，只有不畏死亡的人才配活着！”

“活着！活着！”官兵们深受鼓舞，树上树下都是呐喊狂呼之声。陈凤语热血沸腾，目光无意间瞥向沈晨，沈晨恰好也来看他，四目相对，都把脸转向别处，彼此在心里辩解，这目光只是无意间擦过，并非传递什么信息，等同于在人群里踩到对手脚趾，算不得故意的行为。

42

陈凤语没有坐怀不乱的定力，被一个眼神搅得半天恍惚。他谁也不理，漫不经心地往弹匣里压着子弹，压满了再退出来重新压。传令兵过来叫他，连叫了三四遍，见他置若罔闻，兀自作傻笑，就把嘴凑近他耳边大声叫：“一排长！”陈凤语吓得差点跳起来，揉着耳朵说：“你干嘛这么大声，我又不聋。”

传令兵笑着说：“你是不聋，就是有点耳背。营长叫你呢！”

“经高军医手折磨过的人有健全的吗？我这耳朵估计也是他的功劳。营长找我有什么事？”

传令兵答道：“什么事我哪里知道，去了不就明白了。”

进了指挥所，看李克己、周友良都在。李克己单刀直入：“三号工事防守薄弱，必须另择一班人马固守，我和周连长商讨过了，还得从你那部分里抽调一部分人手，现在说说你的意见。”

陈凤语惶恐地说：“那大榕树工事怎么办？那里才是重中之重！”

周友良说：“我看你们人手绰绰有余，减掉一两个班就守不住了吗？”

陈凤语慨然说：“是，卑职敢在此下军令状，保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李克己摇头说：“我现在不是要你一夫当关，根据目前形势，日军将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你从你们一排中另抽调精兵强将去固守三号阵地，那么你们的任务将比现在更艰巨。古人有这么一句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你是打算如何部署的？”

陈凤语一听营长把他比作非常之人，自然非常开心，矜持地阐述观点：“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只要战术得当，五个人扼守一个工事绰绰有余。卑职陈凤语以下，易明明、王更有、吴小好、施召宏、杨重庆，还有……”说到这里突然顿住，两眼在李周二人脸上来回巡哨。

周友良等得心焦，问道：“怎么，有什么难言之隐？说吧，还有谁？”

陈凤语未敢明言，支吾道：“报告营长，卑职有个不情之请，可不可以把沈宣传也调到我们的排去？”

“怎么样，周连长，我早说陈凤语这小子心怀鬼胎，现在想假公济私了不是？”李克己一语道破天机，拍桌大笑，跟陈凤语说：“沈宣传又不是收编到一营的士兵，我想调哪调哪，这要看人家的意愿了。”

陈凤语被说中心事，闪烁其辞地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卑职觉得这样合适，并没有什么私念，更谈不上鬼胎。沈宣传是个神射手，擅于远程攻击，她那杆枪对任何敌人来说都是一场噩梦，可有效震慑日军。”

周友良上下打量陈凤语一番，笑道：“说得比唱的还好听！瞧你小子这副熊样，癞虾蟆想吃天鹅肉。”

“连长，你说话太粗俗了！”陈凤语竭力掩饰自己的局促，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姿势。周友良见了喝道：“立正了，别给我吊儿郎当的。”他赶紧恢复原状。

“沈宣传不是你们一排的常客吗？我说呢，原来另有隐情。”李克己雅兴大发，酝酿出一副喜联，拍案叫绝：“哈哈，我试着拟一副对联提前祝贺你们：静女其姝，可以兴，可以观，载言载笑；君子好逑，有如兄，有如弟，今夕何夕？好，好，只缺个横批！”

“营长，你们今天怎么回事，啥玩笑都能开，这事传出去了对人家沈宣传影响多不好？”陈凤语低头赧笑，“况且这事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您那个横批只能是‘求之不得’！”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人之常情嘛，军人也是人，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

周友良指着陈凤语的脸，向李克己讲解：“瞧，这小子得意的，眼睛才刚好转，就眼含春水，命犯桃花了！”

李克己正色说：“君子成人之美，看来我这个营长还得玉成其事。不过，我不得不提醒你，沈宣传是师政治处的宣传员，你可得给保护好了，少一根头发，唯你小子是问！”

“多谢营长！保证万无一失！”陈凤语兴奋难抑，“还是营长通情达理。”

“我就不通情达理？”周友良说，“你那里人手还是不够，这样吧，再给你配两名重机枪手，就让黄一奎和余猛也到你们工事。这两个不要命的你要给看好了，惹出来什么纰漏，提脑袋来见我。”

陈凤语面露难色：“连长，能不能另派别人呢？我这排里愣头青已经够多了，二排三排他们背地里都喊我这是愣头青排。有王更有一个就够翻江倒海了，再来他们两个容易出乱子，我担心不好管治。”

周友良勃然道：“才管理几十号人就出乱子了，我看你也是小窟窿里抠不出大蛤蟆，自己方寸先乱了吧？不要拿王更有说事，王更有怎么了，他是史前巨兽复活还是传说中的食人族？不要把人家描述得那么骇人听闻，我觉得王更有放在你排里正是适得其主，门当户对！”

“连长此言差矣，王更有好逞匹夫之勇，只要心血来潮，他什么任务都敢接，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事情都敢做，什么不要脸的话都敢说。如果要册封‘新三十八师第一愣头青’，应当是非他莫属，名至实归。当然，要论打仗，也的确是个好手，沉着冷静、骁勇善战，说实话，我还挺欣赏他。但是，据说我不在的时候，他出言不逊冒犯了营长，请营长治我管束不严之罪。以后……”

“别扯淡，什么以后？”李克己气度恢宏，早已不介怀此事，忽听陈凤语旧事重提，不免心生疑窦，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他的脸，说道：“陈凤语，你小子拐弯抹角地又想玩什么花招？你今天就是说得天花乱坠，也休想得到自由行动的权利！”

见被识破，陈凤语索性直抒胸臆：“营长，卑职以为，虽然敌人攻击规模有所增强，但屡屡受挫，其势虽强，其锐气已堕，如今是强弩之末不能入鲁缟，我军正应因地制宜，以攻为守，派出有力部队，不断给予敌人出其不意的打击，务求累小为大，积少成多，以达到逐渐削弱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

李克己听了这番话，笑道：“创业伯符，守成仲谋，你小子也别夸夸其谈，这些道理谁都懂。不过你忽略了一点，虽然日军损失日增，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相对我们而言，仍然具有绝对的优势；加上前些日子我们不断佯攻，日军现在戒备森严，连只鸟都飞不过去，我岂能再让弟兄们白白前去送命！师主力正加紧赶来，我们只要坚守待援就可以了，现在任何的冒险行为都是无谓的牺牲。”

陈凤语出了指挥所，回味着营长最后那句话，好生耳熟，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走了几步，那句话的前身蓦然跳出来，恍然记得听沈晨说过一次，没想到这么快就众口相传成谚语了，不觉失笑。

第九章 增援

此时，数百里外的茫茫林海里车辚马萧，李营官兵朝思暮盼的援军——中国驻印军新三十八师师部主力正穿行于崇山密林，士兵大都是徒步行军，浩浩荡荡地在山道中蜿蜒了十数里。两旁的树木将九曲回肠的道路遮掩得不见天日，几辆指挥车宛如小甲虫一般，颠簸于树群的阴影之下。中间的指挥车后座上坐着一个温文儒雅、英气逼人的军官，此人中将军衔，正是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孙立人面似平静，但内心起伏胜过这缅甸颠簸的山路。他心念一一二团的安危，此刻恨不得插翅飞去。

“救兵如救火”，从总部出发之前，他心急如焚，因力促救援一一二团还和美军代参谋长鲍特纳言辞交恶，想起此事，仍有些耿耿于怀。

43

此时，数百里外的茫茫林海里车辚马萧，李营官兵朝思暮盼的援军——中国驻印军新三十八师师部主力正穿行于崇山密林，士兵大都是徒步行军，浩浩荡荡地在山道中蜿蜒了十数里。两旁的树木将九曲回肠的道路遮掩得不见天日，几辆指挥车宛如小甲虫一般，颠簸于树群的阴影之下。中间的指挥车后座上坐着一个温文儒雅、英气逼人的军官，此人中将军衔，正是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孙立人面似平静，但内心起伏胜过这缅甸颠簸的山路。他心念一一二团的安危，此刻恨不得插翅飞去。

“救兵如救火”，从总部出发之前，他心急如焚，因力促救援一一二团还和美军代参谋长鲍特纳言辞交恶，想起此事，仍有些耿耿于怀。

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因忙于军务，整日坐飞机云里来，雾里去，像神仙云游四海，多则数月，少则旬日，罕在军中。代参谋长鲍特纳素来目中无人，独揽大权后更是耳目闭塞，只剩下一张嘴除去吃饭外还用来发号施令。当初他立功心切，未与任何人商议，就直接命令一一二团进攻缅北。孙立人闻知此事后相当恼火，不禁为一一二团的处境忧心忡忡。因为根据情报，日军十八师团在于邦家至少有两个大队的兵力，且早在淞沪抗战中，孙

立人就曾在上海大场镇率税警四团与该师团交过手，对敌人非凡的战斗力的了解，但无力回天，徒叹奈何。

后来一一二团被围，团长陈鸣人多次发来求援电报，且敌军炮兵正赶去增援，更令他忧愤交加，立即亲赴总部，要求派军救援。不料，鲍特纳坚持己见，睁眼说瞎话不已，两人当场闹翻。双方在总部唇枪舌剑，吵得不可开交。史迪威闻讯不得不提前飞回。鲍特纳见了史迪威，如同奸臣面圣，先参了孙立人一本，言孙立人等不尊重他这个代参谋长云云。

时廖耀湘也在。孙立人早一肚子怨气，又见鲍特纳恶人先告状，未等史迪威裁定，就拍案而起，厉声道：

“鲍特纳代参谋长不顾事实，对中国军队怀有很深的成见，视我军提供情报如废纸一张，坚称于邦家仅有少数敌军，独断专行，导致一一二团三营被日军五十六联队围困，一营更被敌五十五联队包围在一棵榕树里，处境堪虞。根据从日军俘虏身上搜出的一份敌军机密文件，敌炮兵十八联队和重炮独立二十一大队正向太柏家方面推进，一旦敌军炮兵赶到大龙河，一一二团全体官兵必将全军覆没！鲍特纳代参谋长急功近利，贸然命令一一二团孤军深入在前，执迷不悟，置我部下的生死于不顾，拒绝派兵解围在后，如此用兵，试问居心何在？”

廖耀湘亦对鲍特纳的所作所为很是反感，奋然说：“恕我直言，鲍特纳代参谋长屡次绕过郑洞国将军和我们两位师长，直接向我们的部下发号施令。此番一一二团被围，损兵折将，鲍特纳代参谋长对此负有全面责任，可他非但不引咎自责，反而坐视一一二团被围。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种目空一切，刚愎自用的行事作风，已引起官兵们的强烈不满，孙师长与我一致以为，如不撤换其职务，难息众怒。”

史迪威勃然变色，把鲍特纳严加训斥后将其屏退，委婉、诚恳地向孙、廖二人说：

“我能理解两位将军的急切心情，刚才已经当众对鲍特纳斥责，要求他今后不得越权指挥，同时确保空军对被围部队进行战术支援并保证供给。我不是偏袒，毕竟他已跟随我十多年，一直恪守职责，任

劳任怨，我颇感有愧于他，中国有句古话：‘求士莫求全，毋以二卵弃干城之将；用人如用木，毋以寸朽弃连抱之材。’况且鲍特纳已经多次派出飞机对李营空投补给，可以将功赎罪。我保证他日后不会重蹈覆辙，请两位谅解。只是有一点我非常迷惑，胡康河谷的地理我比较熟知，公路未通，山道崎岖，日军的大炮是不可能运往大龙河的。”

孙立人余愠未息，讪笑道：“将军把敌人想像得太柔弱了，日军又不是小脚，走不了山路，可不是你们美国人，不会因为公路不通就让炮兵滞留于后方睡大觉！”

史迪威知孙立人向来直言快语，因此并无不快，上前紧紧握住孙立人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好，请你亲率新三十八师主力和新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重炮一一团等部，兼程赶往新平洋，速解于邦家、拉加苏之围。”

孙立人长出一口气，这个命令虽然姗姗来迟，毕竟还是来了。次日，早已整装待发的部队立刻向新平洋倍道而行，力争在日军援兵之前抵达目的地。汽车时而行于高山之巅，“一览众山小”；时而又潜入深谷，“举头三日不见日”。一路无话。

44

晨起的太阳拂去深邃的雾气，普照大地，山谷里淡淡的水雾残余，还在与阳光做最后的抵抗。阳光势如破竹，金色的光线冲破大榕树的枝叶封锁，在战壕里的士兵身上映出斑驳的剪影。眼前的景象让它意识到又错过了一场厮杀——不，也许它是刻意回避，战争并非不容错过的好戏，况且自古以来都讲究“风高放火，月黑杀人”，风和日丽的天气，似乎并不适合战争。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战争并没有赋予天象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它总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地爆发，而不会去占个黄道吉日来进行。

阵地上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到处弥漫着呛人的味道。一棵棵野生的芭蕉树并没有得罪谁，却被弹片摧残得面目全非，还身残志坚地屹立着不倒，仿佛在抗议人类的暴行。

阵地上除了救护员，很少有人走动，一个士兵正用绷带帮伤员擦拭脸上的血污。寂静给阵地蒙罩了一层阴影，只有大榕树兀自飒飒作声，让人感觉还有一线生机。

陈凤语沿着交通壕走回工事，一路踏着满地尚带着余温的空弹壳，小心地从一个个熟睡的士兵身上跨过。穿过一个掩蔽洞，便是大榕树工事。虽然这只是屈行式交通壕，但不必担心有日军打冷枪，所以他直起身子行走。

大家都在睡觉，沈晨正用一块布细心地擦拭着枪膛，脚下一摊的空弹壳。由于连日激战，她美丽的脸也不幸蒙尘，只有两只眼睛在灰尘中闪亮着，像雾气里隐现的灯火，透着疲倦。

陈凤语在她几步远的地方倚着背墙坐下，看她脸上尚且如此，推测自己定然是满面尘灰烟火色，可以与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媲美，一到晚上就秋水共长天，难分彼此了。抬起胳膊，用袖子抹一把脸上的灰渍，觉得嘴有些干，下意识地舔舔嘴唇，才想起身上带着行军水壶，三两下拧开盖子，仰起脖子灌了一大口。突如其来的凉意沿着喉咙长驱直入，沿途未做停留，陈凤语猝不及防，被呛得连声咳嗽，刚喝下的水又夺路而出，还蚀本带出了鼻涕眼泪。这一咳嗽不要紧，传染了好几个人跟着咳嗽起来。

沈晨转过脸来嗔睨道：“小点动静，大家都在睡觉呢！”

陈凤语自惭狼狈，赧颜点头。过了一会儿，忍不住感慨道：“那边又伤了两个弟兄。”

“敌人的进攻一阵狠过一阵，照此下去，伤员还会增多的。”沈晨端起步枪对着背墙瞄了瞄，劝道：“你也睡会儿吧，看你满脸姹紫嫣红，哼，不信啊？你找个镜子照照，嘴唇是紫的，两眼却是红的，不是姹紫嫣红是什么！”

陈凤语暗叹一声，自打与她相识以来，就数这句话最为温存，不枉将近一个月的交情。不仅心旷神怡，顺从地打了个声势浩大的呵欠，于是搂着枪闭上眼，想少憩一会儿。

这时耳畔传来一阵不规则的异响，睁眼一看，只见王更有铺开身子横卧在隐蔽洞里，头枕着机枪，那嘴巴忽张忽合，正是声响的发源地。

王更有睡得正酣，声情并茂地打着呼噜。那鼾声非同小可，不但声调有抑扬顿挫之别，音速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只闻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忽而气若游丝，仿佛要断气了，听者正在揪心之际，那声音平地一扬，犹如猛虎下山，举座皆惊。

吴小好位置不佳，深受其害，试着用手推了几把，见王更有依然我行无素，实在按捺不住，抡起巴掌猛地照他头上钢盔一拍，又飞快把手缩到脸下，闭着眼不作声。

王更有惊遽抬头，睁开满是红丝的眼骇然四望，疑惑地问道：“鬼子又上来了？”见陈凤语和沈晨在笑，四周并无动静，把脸凑到射口向外窥探一下，嘟囔几声，埋头又睡。所幸他受了这一惊，鼻息被吓到九霄云外，或者是他累极了，只一门心思睡觉，分不出精力去打鼾。

沈晨听四周寂然无声，却莫名的寂寥，见陈凤语没有睡意，就跟他搭讪说：“现在早该到大雪了吧？这里却没一点冬天的意思。”

陈凤语道：“缅甸的气候就是这样，即使最冷的时候也像我老家的春天一样暖和。这地方最适合游山玩水，却被用来当作战场，分明是暴殄天物。等以后没仗打了，春夏秋三季我在老家过，每年冬天，就迁徙来这个地方过冬，像候鸟一样，哪里暖和就往哪儿去。”

“那你就成大雁了！”沈晨摇头说，“你还说游山玩水，我看这茫茫群山，到处都是鬼门关，简直不是人来的地方。你说野人山里到底有没有野人？”

陈凤语觉得她这个问题过于天真，笑道：“野人山只是个传说，谁也没见过野人长什么样。”

“我听说去年 200 师归国途经野人山的时候，就经常遭到野人袭击，好多弟兄就是被野人……”沈晨脑海里蓦然出现被野人追杀的幻景，背后阴风阵阵，不由自主地打个寒噤，不敢再往下想。

陈凤语试探着问她：“你对野人很惧怕吧？”

沈晨像被看穿心思似的，窘态毕露，却申辩道：“你太小看我了！日本人我都不怕，我会怕野人？”

陈凤语哼了一声，说：“我也没说你怕野人呀，掩耳盗铃，不打自招！不过女人天生胆小，看到老鼠、蜘蛛、蛤蟆就吓得魂不附体，要是看到蛇呀，当场就不省人事了。相对而言，你的胆量算是出类拔萃的。”

作为女人的一员，沈晨不甘示弱，奋起反击道：“就你们男人都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的，生来胆大包天！还不都是虎皮羊质，凤毛鸡胆，无事净吹牛，一旦遇到危险不是跑得比兔子快，就是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她妙语惊人，一句话就引来许多飞禽走兽，吓得陈凤语拱手称降。

“看来我这次换枪是势在必行的，只剩下这五颗 7.7 毫米的子弹，敌军留下的子弹都被我打光了。”她拈着一排黄灿灿的步枪子弹向陈凤语示谕。

陈凤语道：“鬼子不来给你送弹药，你这个神射手的光辉生涯将告结束，要加入我们冲锋枪大军的行列了。汤普森，光一排就有七八挺，随便你挑！不过肯定没有鬼子的手动步枪打得远，精度也逊色不少，就怕你用不顺手。”

沈晨动作娴熟地摆弄着陈凤语递过来的冲锋枪，说：“冲锋枪我又不是没用过，有什么顺不顺手的，用惯勺子难道就不会用筷子了？日军的手动制式步枪不会产生枪口炽焰，难以被发现位置，很有利于隐蔽袭击，可惜不适合近战。说起来我并不算什么神射手，你听说过么？在武汉会战前，武汉城防司令部曾通令嘉奖过一名山东老兵，据说这个老兵凭借一支中正式步枪拦截一队日军长达三天，前后共击毙一百二十多名敌人，这才算是真正的神射手。我和他比起来，小巫见大巫。”

陈凤语闻所未闻，先是惊愕，然后冲王更有笑道：“你说的山东老兵，不会是这个歪头老兄吧？哈哈！”

沈晨莞尔一笑，有些惊诧他坐井观天，说道：“你没听说过吗？你这几年兵是怎么当的！”

陈凤语不肯承认孤陋寡闻，搜索枯肠想出一个故事，来证明自己博学：“其实神射手历朝历代都有的。《金史》里就记载着这么一个人物。话说金国有个叫郭虾蟆的，就是当时有名的神射手——当然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射的是弓箭，不是三八大盖。有一次西夏骑兵围城，情况危急。守城将领巡城时，看到敌人在护城河外摆了张胡床，一个西夏人大模大样的坐在胡床上，以为在射程之外，洋洋得意。这种行为在当时被视作对守城者的莫大羞辱，很动摇军心的。郭虾蟆奉命前去干掉那个家伙。他平时射箭，专射人腋下没有甲冑掩护的地方，例无虚发。只见郭虾蟆开弓、搭箭，觑准目标，蓄势待发。可是，那个西夏人就是不抬胳膊，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沈晨替郭虾蟆着急，讶然问道：“你说的这个我半信半疑，如果说那个西夏人身披铠甲，也不一定非要射腋窝，射脸不行吗？就算是欧洲中世纪的盔甲，面部也总是有漏洞可寻的。”

陈凤语为古人打抱不平说：“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老百姓都懂的道理。尤其是古代军人都很讲究文明作战的。像三国时候羊祜与陆抗两军对垒，陆抗有病，羊祜还派人送药过去，左右都力劝陆抗不要吃药，以免中毒，陆抗不听劝阻，当众把药吃下去，后来病果然好了。陆抗知道羊祜爱喝酒，病愈后把自己亲酿的好酒送给羊祜一壶，羊祜部下也劝他别喝，恐怕酒里有毒，羊祜也是性情中人，说：‘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虑！’端起酒壶一饮而尽。古人打仗都如此仁义，岂有拿箭去射人脸蛋毁坏面容之理！哪像日本鬼子那样阴险毒辣，不择手段，连毒气都使。抚今追昔，真让人感慨万千！”

沈晨听他引伸触类，离题万里，失声笑道：“说书的，别东扯葫芦西拉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你继续讲刚才郭虾蟆的故事，到底那个西夏人的胳膊抬起来没有？”

陈凤语本来还要继续发挥，一想那是后话，暂且不提，拐回去讲郭虾蟆：“书接上回，话说那名西夏人安坐不动，也该他命中该绝——

那时候当兵打仗的比较懒，加上古人头发又长，生了满头虱子。他正坐着，觉得头有些痒，就抬手去挠，这下露出了空门。说时迟，那时快，郭虾蟆抓住机会，‘嗖’的一箭射去，正中目标，那西夏人往后一倒，呜呼哀哉了。这是不讲卫生的下场，当引以为戒！后来金国灭亡，敌人兵临城下，郭虾蟆坚守孤城，拒不投降。城池被攻破后，郭虾蟆独自站在草垛上，用门板当作盾牌，左右开弓，连发二三百箭，冲上来的敌人无不应弦而倒。最后箭射光了，郭虾蟆引火自焚。满城军士没有一个人投降。”

沈晨听得满心佩服，只知道是佩服郭虾蟆的勇烈，还是服陈凤语的渊博，那“佩服”寻不到苦主，自生自灭了。半晌，她眼眸蒙上一层淡淡的阴郁，叹息说：“郭虾蟆的结局让我也有一种不祥的念头……”话说一半，又窘口不语。陈凤语始料未及一个故事会让她伤感成这样，疑心是自己讲得太引人入胜了，她平时看起来坚强，实则多愁善感，竟致于斯。

沈晨自觉失言，不该说丧气的话，转移话题问道：“你不困吗？”

陈凤语以为沈晨又要催他入睡，坚决地摇头表示不困，不料体内的困意不合时宜地被勾了出来，形成一个呵欠，虽然打呵欠的人在它初具规模时就地消灭，但它的出现已足以使谎言不攻自破。沈晨淡然一笑，说：“我不管你了，我要睡会儿。”

陈凤语看她倚着枪闭了眼睛，不好再对她的话提出异议，质问她什么时候管过自己。沈晨双腿略略蜷缩，斜倚在胸墙上，头靠着枪，脸上落满阳光的碎影，几缕头发拂着，恰到好处地掩映了陈凤语能看到的半壁河山，眉眼忽隐忽现，使得表情扑朔迷离。

陈凤语不知沈晨是否睡着，见她睡姿可人，如暑风里的菡萏，说不出的柔曼姿态。沈晨并非弱不禁风，只是周围一帮虎背熊腰的男人诸如王更有、施召宏之辈，衬得她弱骨伶仃，像婉约词人笔下的黄花。陈凤语不禁生出柔肠侠骨，有一种要借肩膀给她做枕的冲动。

他踌躇着，心里如有风雨交加，意念也似河上青萍，摇摆无度。忽见沈晨睫毛微颤，嘴角有上扬的趋势，似乎要笑，陈凤语来不及闭眼假寐，目光游离着，看她已经侧过身去。

陈凤语心房怦然乱跳，仿佛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时被熟人撞见。摒绝了妄念，慌张地掏出烟点上，深吸一口，喷出一股烟雾。

沈晨正处于下风，呛得她捂嘴连声咳嗽，背对着他低声埋怨道：“你又施放什么烟幕弹，还嫌不够呛人！”她梦呓般的声音虽然轻细，偏能背道而驰，且逆风而上，像毛毛虫钻进陈凤语的耳朵，又沿着耳道蜿蜒而入，辗转到心里，蠢蠢蠕动，弄得陈凤语心痒难挠。

陈凤语再也坐不住了，叼着烟摇摇晃晃站起身来。

他跳出堑壕，穿过林立的榕树气根，向指挥所走去，听到沈晨在后面连打了几个喷嚏，心想这烟草的味道影响也够深远，自己都走了，余味还能呛得她喷嚏连天，怕是安徒生童话里的豌豆公主也没有她这么敏感。

这一天，又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下午，日军的运尸队挑着一面白旗来收尸。

“真是奇怪！”沈晨望着日军收尸队的举动，顿生疑惑。

“他们在搞什么鬼？”陈凤语仔细观察了一下，日军收尸队行迹的确有点古怪，不像在收尸，磨磨蹭蹭的倒像在验尸，而且人数是平时的一倍。

“小心鬼子有诈，开枪！”陈凤语先发制人，抄起冲锋枪一阵狂扫。

日军收尸队的队员见行迹败露，纷纷从衣服里掏出短枪，扯开衣服，露出里面绑着的自杀式炸弹，利用繁茂植被的掩护分散开向大榕树冲。这些日军显然是百里挑一的尖兵，反应非常迅速，动作干脆利落，但毕竟不可能超过自动火器射击的转移速度，他们在密集的弹雨中跳着欢快的舞蹈。

日军的收尸队队员悉数陈尸荒野了，陈凤语的冲锋枪还在“哒哒哒”地响着。

“好了，把你的‘打字机’关上吧，吵死了！”沈晨提醒陈凤语。

陈凤语这才收了枪，满不在乎地说：“反正子弹多得是！看来日军狗急跳墙了，连收尸队都赔了，说明他们真的无人收尸了。”

沈晨始终阴翳着脸，眉头紧锁，她额头渐有涔涔汗意，几缕头发粘在脸上。王更有发现了惊天秘密似的，忙跑去跟陈凤语耳语：“排长，你难道没有发现什么？”

陈凤语向后挪了几步，皱着眉头说：“原来没发现，现在发现了！”

“发现什么了？”王更有问道。

“发现你嘴里呼出的气臭哄哄的，像是吃了腌坏的臭鸭蛋。你说话的时候把脸转向别处，别靠我这么近，你就保持点距离说吧，我能听得到。”说着，陈凤语又向边上挪了挪身子。

“净发现没有用的东西。”王更有穷追不舍，又向陈凤语挪近，低声问他，“你就没发现沈宣传有点不对吗？”

陈凤语故作不知，反问他：“她有什么不对的？”

王更有一脸的不可思议状，说道：“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咧！还对她暗生情愫，一点观察力都没有！俺觉得吧，要是喜欢一个人，就要对她无微不至，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尽收眼底，好果断采取相应的措施！你没看她一天都闷闷不乐的？”

陈凤语说：“你这话说得没有道理，这一天到晚不知道跟鬼子干上几回了，不闷闷不乐，难道要沾沾自喜么？说什么‘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尽收眼底’，你是监视她还是软禁她？再说了，她现在是你妹妹呀，你这个做兄长的不去表示关心，逗她开怀，反倒来向我这个外人问长问短，你这个哥哥太不称职了。”

“嗨，你不是给俺出难题么，俺觉得逗女人开心比让日本人伤心还难。俺也不敢追问她，虽然说俺现在是她兄长，可是不怕你笑话，俺还有点怵她咧！这丫头平时怪好，一句话惹恼她了，管你兄长不兄长，哪句话难听说哪句，说得你哑口无言，你又不是没领教过。”

陈凤语笑着说：“女人之事，男人不好过问。况且你们兄妹之间乃是家事，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也无能为力，你来问我，完全是问道于盲！”

王更有咂了咂嘴，挠头说：“排长，你要真喜欢俺妹，咱俩也算亲上加亲，你怎么能算外人呢。这丫头前些天还有说有笑的，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排长，你没招惹她吧？”

陈凤语诚惶诚恐：“实在不敢高攀，想和你亲上加亲，无异于梦里说梦。说来也怪，早上我和她还相谈甚欢，哪知道她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的。她这古怪性格，恰似当年朝廷‘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立储遗诏，绝不是常人所能揣测的。我用尽生平所学，也研究不透。”陈凤语在大学里学的是土木工程，没有习过心理学科，学非所用，当然研究不透。

“你太不懂女人了，也许她在试探你咧！排长，你好歹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有些话难道还要等人家大姑娘家先开口？把你和日本人拼命的本领发挥出来，有话就直说，一咬牙，一跺脚，张口就出来。光眉来眼去的，谁知道你什么心思。”

陈凤语很抒情地朗朗说来：“我要的就是这种欲说还休的境界，就像作诗一样，含蓄隽永，余韵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要都像你王更有这样俗不可耐，都写成打油诗了！”

王更有啐了一口，恶心地说：“别说得诗情画意的，你以为你是谁，李白啊！你也就注定只能找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母夜叉当媳妇，天天一手菜刀，一手菜板，砍得丁丁当地骂得你死去活来，那就尽得风流了。书呆子，不可救药了！”他越俎代庖，面向沈晨大声问：“俺妹，排长叫俺问问你，怎么少言寡语的，是不是哪里不好受？”

陈凤语窘得无话可说，在心里把王更有骂得死无全尸。沈晨微叹了口气，面无表情地说：“你真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要问难道没长嘴，还要劳驾你转达。”

“妹妹，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病了？”王更有走过去伸手要试她头。

“出鬼哦！”她站起来拧身走了。王更有伸出去的手不好缩回，就势去挽袖子借以掩饰——这一招掩人耳目的应急之法是刚入伍时从一个门卫那偷学来的。当时有一高官来视察新兵，临走时与在场军官

逐一握手。那门卫恰巧站在队列的末尾，见高官笑容可掬向自己走来，以为风水轮流转，也该临幸到自已了，忙欣然伸出手臂；哪知那高官一头钻进轿车里一溜烟走了，他只握了一团空气。众目睽睽之下，换了别人早该窘得无地自容了，所幸他守门多年，见多了大官员，见惯了大场面，自然练就一身随机应变的功夫。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挽起那条胳膊的袖子，面不改色地转身离去，掩饰得天衣无缝。知他者谓他握手未遂，不知他者只谓他是在捋袖子也。王更有是个学而不厌之人，看一眼便牢记在心，只是习艺有年，不曾施展过，没想到今天就运用上了。

等沈晨走远，王更有摊开双手左右审视着，讪讪然自言自语：“俺的手是脏了点，可你的脸也干净不到哪儿去，真以为自己是金枝玉叶了，就这样嫌弃俺，枉费当哥的一片好心。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

他又腆着脸向陈凤语求助：“排长，俺还没开口，她就生气走了，你看这如何是好？俺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啊！”

“王更有啊王更有，你是个子太高大脑缺氧、供血不足是不是，你说你这是帮我还是害我？纯粹是磕仨头放六个屁，行好没有作恶多！”陈凤语还没问他假传之罪，他倒自投罗网找上门来邀功。

王更有刚吃过闭门羹，又碰一鼻子灰，本意是两面讨好，结果弄得左右两难，好不懊恼，嚷起来：“这都怎么了？别都拿俺好心当驴肝肺，你们小两口怄气，拿俺这个邮差发什么火？”只恨这个邮差是客串性质的，否则立即辞职以示抗议。

陈凤语一听他乱嚷，气得拿眼瞪他，叱道：“谁让你做邮差了？纯粹自作多情！让你做邮差那也是小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你说你除了这张口无遮拦的大嘴，还有什么过人之处？”

“天生我材必有用，别把人看扁了！自己想讨人欢心，还支支吾吾地不敢说，就骂弟兄的时候滔滔不绝，左一个歇后语，右一个歇后语！俺从此不管你的闲事了，各人好自为之吧！”王更有说时两手向外一推，表示把责任推掉了。

“谢天谢地！”陈凤语把冲锋枪向肩上一背，又说，“我可不敢欠你情分。”拂了拂军服，仿佛王更有的情分都是身外之物，轻轻一拂就摆脱干净，然后哼着歌走了。

王更有见陈凤语视他为微尘，窝一肚子委屈，郁闷得直用拳头摧残自己的脑袋，愤懑地说：“世风日下哪！怪不得俺娘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俺算是看透了，这年头，这世道，做好人都有种挫折感，不领情那都是轻的，到头来只落个老公公背儿媳妇——出力不讨好；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会说几个歇后语就了不起？俺一张嘴，几十条都脱口而出，哼！”他平时爱说“俗话说，这分明是个阴谋”，此时不禁又重复了若干遍。

晚饭沈晨也没吃，早早地钻进了帐篷。陈凤语见了，自己也食不下咽，有心去问，又不知如何开口，况且自己有胆问候，女人的事也不好启齿。此时王更有更是跟他疏远的决绝，吃饭都躲得远远的，一副分席而坐、食不同桌的姿态。

夜深时候，陈凤语盖着毯子躺在吊床上辗转难眠，沈晨的帐篷就在他身下不远处，里面悄无声息。不知过了多久，他迷糊要睡，朦胧听到树下从帐篷里传来沈晨梦呓，他陡然紧张，睁开眼再去听，半晌无声。忽又响起一声微叹，似乎有抽噎的声音。

“沈——沈宣传！”他悄声叫了一声，没有回应，帐篷里又恢复了寂静。

陈凤语又倾耳细听许久，再没听到刚才的声音。“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他到古诗里神游一番，想也许是自己听错了，此时到处静谧，却有各种细微的声响绵绵不绝地在四周回响，从不同方位向他压迫着，如泣如诉，不绝于耳。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试图分析声音的来源，只见一地月华，并无清风徐来。忍不住干咳一声，那声音戛然而止，便有人率先打起呼噜来。陈凤语于是如释重负地长舒口气，认定是自己捕风捉影，枕着双手在一片鼾声中沉沉睡去。

孙立人所率各部正不分昼夜地向新平洋赶来。连日兼程并进，战士们走得人困马乏，依然情绪激昂。

一个师部的宣传队队长高声喊道：“弟兄们！我们要唱起歌，让被敌人围困在于邦家的一一二团的弟兄听到我们的歌声，知道咱们就要到了，也让鬼子一夜间四面楚歌，闻风丧胆，好不好？”

“好！”无数个声音应答，全无疲态。

很快，成千上百的声音交汇成慷慨激昂的歌声：

吾军欲发扬，精诚团结无欺罔，

矢志救国亡，猛士力能守四方，

不怕刀和枪，誓把敌人降，

亲上死长，效命疆场，才算好儿郎……

孙立人激情澎湃，让司机把车停下，他下车加入行军的队列中，跟着士兵们一起放声歌唱：

第一体要壮，筋骨锻如百炼钢，

暑雨无怨伤，寒冬不畏冰雪霜，

劳苦是顾常，饥咽莩与糠，

卧薪何妨，胆亦能尝，齐学勾践王。

一一四团团团长李鸿赶上来，拉住孙立人，大声说：“师座，你怎么下车了？”

孙立人推开他，继续往前走，说：“健飞（注：李鸿字健飞），弟兄们都健步如飞，我哪能安坐车中？我没有那么官僚，安步当车，有何不好？走吧！”

“师座，上车吧！”参谋长也劝。孙立人充耳不闻，依然昂首阔步。

“弟兄们！师座在和我们一起行军！”李鸿振臂呐喊，“请师座上车！”

“请师座上车！”

“请师座上车！”孙立人在军中威望无人能敌，士兵们一听师长下车与他们一起赶路，心情激荡，都纵声高呼，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上车后，孙立人暗拭眼角的泪花，沉声叹道：“我孙立人何德何能，竟蒙全师将士如此厚爱。能与如此弟兄们一起上阵杀敌，虽死何憾！”

士兵们还在慷慨悲歌，震撼人心的歌声在山林里回荡：

道德要提倡，礼义廉耻四维张，
谁给我们饷，百姓脂膏公家粮，
步步自提防，骄纵与贪赃，
长官榜样，军国规章，时刻不可忘。
大任一身当，当仁于师亦不让，
七尺何昂昂，常将天职记心上，
爱国国必强，爱民民自康，
为民保障，为国栋梁，即为本军先。

新三十八师一路高歌猛进，话休繁絮。且说大榕树那边战事仍频，天蒙蒙亮时候，日军例行公事似的又对大榕树发动了几番猛攻，毫无意外地被李营官兵击退。

陈凤语举目四顾，未发现沈晨的身影。莫非她还在帐篷里？他不禁担心起来，跑到她帐前屏息谛听，没收听到半点声息，彷徨着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有人吗？”试探着叫了两声，无人应答。陈凤语实在按捺不住，鼓起勇气拉开帐篷，只见沈晨蒙袂躺着，露出的脸颊上濡湿一片，耳廓里波光粼粼，她紧闭着眼，眼梢残留着泪痕。

正惊讶间，她忽地翻身向里睡了。慌得陈凤语赶紧缩了回来，像失手的窃贼似的往阵地慌张而走，不留神被突起的树根绊个趔趄，险些摔倒在地。

“王更有，大事不好了！”他看到王更有语无伦次地说。

“怎么了，排长，什么大事不好了！”王更有愕然地看着他惊慌的脸。

陈凤语低声说：“我跟你讲一件事，你别叫唤——沈晨在帐篷里哭了。”

“啊？”王更有险得惊叫起来，赶紧自己把嘴捂上，所幸未引起大家注意，压低声音问道：“她为什么哭，想家了？”

“我就是不知道底细才来找你这探长给分析分析的，真让人束手无策。”陈凤语眉头紧锁。

“还分析什么，排长，你怎么比俺还粗心，怎么不问问她，快去看看！”王更有按捺不住了。

“慢着，先商量好了再去。”陈凤语拦住他，“去了之后要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不能直接问她为什么哭，要旁敲侧击知道吗？”

两人密谋半天，等到安排妥当，再过去的时候，沈晨已经从帐篷里出来，脸上早清理过现场，难觅一点眼泪的痕迹。

王更有愧有神探的潜质，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眼皮略略红肿昭示着刚刚哭过。她面如土色，手扶着榕树根摇摇欲倒。陈凤语抢上去要扶她，沈晨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摆手请他不要靠近，坚持要自己走。走了几步，一阵天旋地转，颓然倒在地上。陈凤语上前叫了两声，她用呻吟来作答，再一试她额头，灼手的发烫。

“王更有，快去，把高军医找来，她好像生病了！”陈凤语手足无措地叫道。

王更有目瞪口呆，颤声问道：“生病了？什么病？”

“我要知道，就不要喊军医了，快去！”陈凤语说完，再去叫沈晨，才发现她已经恹恹地浑无知觉。

沈晨昏昏沉沉的闭着眼，眼前却一片光怪陆离，耳边明明听陈凤语急切地呼唤自己，如同迷途的人在空谷里听到远方的呼喊，真切而又觉得遥不可及，慵懒得无力回应。只感到身子忽然一轻，像被抱在怀里，哼了一声，想挣扎下来，却身不由己。接着是剧烈地晃动，像是被抱着奔跑，耳朵里能听到急促的脚步，身子却仍是迟钝麻木的毫无生机，连掀起眼帘的力气都没有，好像身体的各部分都丧失了机能，只剩下耳朵还在工作。一片熟悉的声音纷纷涌进来，陈凤语的、王更有、周友良的、李克己的、高清奇的。她竭力想听清他们的谈话，

这些声音却越来越远，直到再也听不到一丝动静，身子轻飘飘地浮到云端……

不知道过了多久，先是听到一阵忽远忽近的枪声，等到枪声逐渐平息了，神智才像水落后的石头浮出水面，头痛欲裂的感觉有所缓解。她颤动几下睫毛，蒙眬看到一张零碎不成形的脸，过了一会儿，终于像拼图一样拼成了陈凤语的脸。她疲倦、无力地叹息一声，想对他笑，却力不能及，勉强掀起嘴角，总算凑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笑。

“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陈凤语无心和她笑眼传心，关切地说，“现在好点没有，感觉怎么样？”

“我睡了多久？”沈晨听他言下之意，自己已经不知昏睡了多长时间，否则他不会用“终于”这个词。

“山中只一天，世间已百年。你这一觉醒来，外面已经沧海桑田了，害得我们一大帮人轮番守着你，你不再醒来，我们都要变成化石了。”

沈晨环顾一下，原来是躺在帐篷里，弱声说：“我还以为自己死了呢，没想到又活着回来了。刚才迷迷糊糊的感觉像在炼狱，一会儿像坐火盆，一会儿又像坠进冰窖，我到底是怎么了？”

陈凤语轻描淡写地说：“高军医说你的精神过于紧张，疲劳过度，又有点发烧，需要休养。这种病我以前也得过，用了点奎宁立刻药到病除。因为病魔觉得你是女的，倾国倾城的貌，还要再配个多愁多病的身，所以一时半会儿恢复不了，直到把你塑造成词里‘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形象时才能罢休。”

沈晨听了黯然神伤：“那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痊愈，我总不能以后一直卧病在床！”

陈凤语笑道：“你别白日做梦了，我们都去和鬼子血拼，能让你安稳地睡大觉？我是逗你的，高军医说你最多休息一两天就没事了。我刚才诗兴大发，作了一首送给你：‘相怜病骨轻于蝶，安知不是梦中身。病卧沙场君莫笑，他年重拾石榴裙。’”

沈晨含笑揭穿他：“什么诗兴大发，集句诗不是集句诗，曲子词不是曲子词，不伦不类的，是篡改白居易、王翰和苏曼殊三家的诗是不是？”见陈凤语点头承认，就低声用方言骂他：“你这个撮巴子！”

陈凤语不晓得“撮巴子”是么子意思，挨了骂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听不懂对方的措辞，无法还口，譬如被人打了一拳，却不知道对方用的什么招式，一时不能破解，只好服输说：“不得了，怪不得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太有才了就像心里有个照妖宝镜，男人的什么伎俩都原形毕露。对了，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大病初愈第一个鸣冤叫屈的就是胃口了，因为生病的时候，病魔折磨的是身体，却要连累它们吞服苦药，所以病好了就该好好慰劳一下胃口。”

沈晨本来已经忘记了饥饿，听他一说，饥饿的感觉顿时闻风而来，便微微点点头。

陈凤语站起来得意地说：“想往日你视我如眼中钉、肉中刺，山不转水转，没想到你也有今日。看在你身上恹恹、腹中空空的份上，君子不乘人之危，我就不计前嫌屈身给你当一回勤务。可惜这荒山野岭的，也没有什么美味，太委屈你这位大宣传员了。”

沈晨赧然一笑，说：“那我要谢谢你！”

陈凤语一向受惯了沈晨的横眉冷眼，冷不防见她如此客套反倒有些抗不住，口不择言地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们是战友，袍泽之谊，困难时候要同舟共济！”

他刚钻出帐篷，差点就和王更有撞个满怀，定神问道：“你鬼鬼祟祟地站在这偷听什么？”

王更有一脸坏笑，悄声说：“报告排长，俺来看望俺妹。其实早就来了，看你有千言万语，恐怕一时半会儿诉说不完，就没进来打搅。”

“你们兄妹正好欢聚一堂，叙叙旧，不过高军医说了，她需要休息，你别喋喋不休的。你进去吧，我去让老戚给她做点吃的。”陈凤语说完欢天喜地地走了，心里涌起莫名的兴奋，走路时如置身云端，飘飘然一副要奔月的样子。

王更有歪头望着他的背影嘀咕道：“看！看！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回连路都不会走了！排长，你什么时候能对俺这么好一回？唉，重色轻友！”

46

大榕树这边按下不表，再说孙立人率领所部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赶到新平洋。这时公路已经修至距此处仅三十公里外的地方，预计七八天后便可直通到新平洋。孙立人命令大部队在新平洋稍事休整补充，即率一一四团急行军至宁干萨坎。派出的侦察员陆续返回，将搜索到的敌情以及于邦家的地形逐一汇报。孙立人进行综合分析后，在临时做成的兵棋沙盘前，同指挥官们研究作战方案。

部署既定，正准备出发，史迪威驱车赶到，他像往常一样背着卡宾枪——现代的将军上战场时背枪，意义上类似于古时的将领抬棺决战，都是视死如归的体现——上前询问孙立人作战方案。孙立人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一下，然后说：针对当前的地形和敌我之间的复杂态势，我军决定实行“剥香蕉”战术，将敌阵一块一块地予以分割包围，断其联系，令其首尾不能兼顾。然后一步一步地进攻，一层一层地歼灭该地守敌。

听完孙立人的情况汇报后，史迪威极口揄扬，一眼看到正英武而立的李鸿团长，疾步走上前去，亲昵得像和知己好友话别，他动情地说：“李团长，我等着你，等着你首战取胜的捷报，一定要替我狠狠地踢日本指挥官的屁股。”

“请将军放心，李鸿保证完成任务！”李鸿掷地有声的做出保证。

史迪威含笑点头，随后转身向准备出发的一一四团全体官兵问好：“孩子们好！”

“乔大叔你好！”一一四团的官兵听到这亲切又熟悉的问好，顿时沸腾起来，欢呼之声经久不息。

史迪威雅号就叫“醋性子乔”，他平时极喜别人叫他“乔大叔”，这回听到有这么多人同声叫他，不由的露出开心的微笑，用他那极富煽动性的口吻继续鼓动着：

“我的孩子们！你们面前的敌人是日军第十八师团。去年五月就是这伙狗杂种把我们赶出缅甸的，那真是奇耻大辱，让我们蒙羞了一年，现在是向日本鬼子报仇雪耻的时候了。我命令你们去把鬼子统统消灭掉，给我们阵亡的将士复仇！”手臂令旗似的向前一挥，“前进——”

在场的几千名官兵振臂欢呼，同声高呼：“消灭日本鬼子！胜利是我们的！”部队便在这不绝于耳的呐喊声中向敌阵挺进。

史迪威兴奋地回到车上，对联络参谋说：“中国的士兵真是太可爱了，尤其孙将军带出的士兵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很讨人喜欢。”

联络参谋说：“孙将军本身就是一个别具一格的人，平时能和士兵同甘共苦，没一点架子，和那些官僚长官大不一样，能如此受到士兵拥戴的将军恐怕少之又少！”

“孙将军真是好得很，这家伙太有种了，又不怕打仗，一个货真价实的军人，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孙立人，并希望英国人永远记住孙立人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史迪威又意味深长地说，“我欣赏孙将军身上那种军人的率直，可他这个人过于孤芳自赏，与你们的领袖所倚重的门生格格不入；锋芒太露，对自己的上级也非常简慢。这恐怕都是取祸之道！在中国，我和孙立人这种性格注定只能做个军人，是不适合从政的。”

联络参谋手握着方向盘，在心里玩味着史迪威这一席话的含义。事实上，这两位缅甸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结局不幸都被史迪威言中。此后不到一年，史迪威便在蒋介石的再三要求下黯然离开了缅甸；孙立人后来果然仕途不顺，屡屡遭受排挤不说，更在台湾被软禁长达三十三年之久。这是后话，不提。

第十章 逆转

由于日军补给线渐趋中断，即使偶有物资躲过美军战机和中国军队的拦截，也是作战用的枪弹优先，吃饭的粮食都因故展期，所以驻守于邦家的日军早已断粮多日，又不能吃子弹炸药度日。看着每天中国方面由战斗机护航的运输机就在他们眼前投下一个个投物伞，不用说里面装满他们梦寐以求的食物、药品。饥肠辘辘的日军只有饱饱眼福的份，过屠门而大嚼。如今，自己的炮兵不但未如期赶到，反而被支那军的部队占了先机，恐慌的情绪像瘟疫一般蔓延，士兵们都预感到死期不远了。

比士兵更恼火的无疑是他们的指挥官山崎四郎。为拔掉大榕树这个眼中钉已是绞尽脑汁，至今未能如愿以偿，现在又添了一一四团这个肉中刺，真是雪上加霜。现如今只有不惜代价拿下大榕树，然后再全力对付一一四团。思忖再三，实在无计可施，山崎决定再发动夜袭。

47

当天下午，两架美军飞机飞临大榕树。日本的高射机枪自上次击中一架飞机的机翼后，就江郎才尽，没有再创佳绩，现如今子弹告罄，眼看着飞机从容投下几个投物伞却无能为力，只恨没有“看杀卫玠”的神力，用眼神就把飞机打下来。

李营士兵将物资抬回后，大家一拥而上，正要开箱，周友良上前阻止道：

“先不要动，等我宣布完一个好消息才能打开。弟兄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有天大的喜讯要向大家宣布！”

士兵们左思右想，猜不出还有什么比分到食物更大的喜讯，都屏息聆听着。

周友良虽然竭力遏制着满腹喷薄欲出的欢快，但声音仍掩饰不住地激动：“——师长已到新平洋了！李鸿团长正率领一一四团向这里赶来，明天，明天就是鬼子噩梦的开始了。一个多月了，弟兄们，我们苦苦等待的就是这个好消息哇！”

士兵们呆立当场，周友良的话余音袅袅，仿佛有种东西在每个人心里左冲右突。大榕树先是经历了短暂的平静，须臾，士兵们回过神来，积压心头的情感终于像火山一样在刹那间爆发了，大榕树上下一片欢腾，更有人喜极相拥而泣。

“把箱子打开，”周友良吼道，“今天弟兄们放开肚皮吃，吃饱了尽情欢唱，养精蓄锐，明天狠狠地揍鬼子！”大家齐声欢呼，几个士兵上前把箱子打开。

“营长，连长，你们快看！”一个士兵从箱里拎出来一个小包裹，哗啦倒出一地的利刃。大家都看得呆了，这是什么神兵利器如此眼熟？过了半晌，围观的人群里才传出一声惊呼：“这不是——剃刀吗？”

李克己捡起一把剃刀，端详着，哭笑不得，难道用这个跟日本人拼刺？虽说一寸短一寸险，可这也短的太离谱了，灵机一动，举着剃刀说：

“弟兄们，大家都知道师长为人仪表端庄，喜欢军容严整，士气饱满，最厌恶士兵蓬头垢面。为了迎接师长的到来，大家今天要整饬一新，脸脏的要擦得一尘不染，有胡子的要斩草除根，整得朝气蓬勃，谁也不许有一丝的狼狈之相，免得让人以为我李克己把兵带得人心涣散，像是一群逃荒的难民。看我们的敌人——日本鬼子即使战败了也是衣冠整齐的，这是一种精神，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现在，各班长都来领一把剃刀，晚上我和周连长挨个检查，但凡脸上有胡子的一律军法处置！”

营长下了大扫除动员令，引得众人一阵哄笑。

李克己看到陈凤语刚才与王更有附耳低语，王更有捧腹大笑，就问：“陈凤语，你刚才和王更有嘀咕什么，大声说出来！”

陈凤语大声道：“我说营长真会开玩笑，这胡子不但不能斩草除根，而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李克己笑道：“今天就先拿你开刀，也不看看你脸上，‘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五颜六色的像唱完戏没卸妆似的。今晚你把脸上胡子全部铲除，寸草不留！”

陈凤语看官兵不领食物，不领弹药，排队领取剃刀，史无前例。暗暗瞅一眼李克己脸上郁郁葱葱的胡子，叹道：“‘天涯何处无芳草’！自己脸上都‘芳草碧连天’了，还取笑别人！”

此刻，满营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唯陈凤语的心情与大家格格不入。初听到援兵将至时他也一阵心悸，转念一想，这岂不预示着和沈晨分别在即，多情自古伤离别，黯然销魂，两种情感在肚子里狭路相逢，相持不下。

王更有见他有些怏怏不快，似看透他的心思，引用名句劝他节哀顺变：“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说着便来勾肩搭背，要以兄弟之情温暖他。

陈凤语闪身避开，喝道：“去，看你浑身下上，跟刚在淤泥里打过滚似的。”王更有扑了空，就势去揽吴小好。吴小好推开他说：“看你一爪子泥的，往哪儿搁呢？”

王更有把脏手往裤子上蹭，叹息道：“嘿，俺成万人嫌了！”

“营长，快看这个——原来外国女人照相都不穿衣服！”正在开箱取货的士兵羞得满面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尴尬地递过来一叠照片。

李克己接过来翻了翻，忍俊不禁。他发布了二号动员令：

“妈了个巴子，美国人可真有雅兴，用女人裸体照片犒劳弟兄们！哈哈，我们不要辜负了美军兄弟的美意，大家发下去看。不过这东西看多了睡不着觉的，等到打仗时要全部收回心，集中精力，谁要心生杂念，人走神了或者枪走火了，也按军法处治！其余物资全部运回指挥所。”

现在大榕树食物充足，精神食粮却极度贫乏，士兵们破天荒地享受到这种犒军方式，领到照片后一哄而散。

各工事乱作一团，几张照片争相传阅，差点引发关于东西方妇女身体异同的学术性大探讨。唯艾其逊与世无争，独自躺在吊床上，手捧一本揭示西方女性身体的画报纵览不已，和画中人相看两不厌，身心沉醉其中，陶然而忘机，烟快烧到嘴了都浑然不觉。

为响应营长的号召，王更有毛遂自荐，主动操刀给大伙剃须刮脸。他把吴小好按在地上要强行动手，吴小好奋勇反抗，嘴里喊着：“老王饶命，刀下留人。”

王更有道：“怕什么，当年俺割豆棵在村里数一数二的，练出来一身绝活，不信还收拾不了这几根胡子。”不由分说，一刀下去，连皮带肉血淋淋刮下一块。

“老王，你是不是杀猪出身——哎呀，我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要受你凌迟碎剐？”吴小好叫苦连天，眼睁睁看着王更有在脸前刀光剑影地左劈右砍，只求他精耕细作，切莫大刀阔斧，生怕他一时失手，脸上或者耳朵失踪或者鼻子不保。

施召宏被刮破了脸皮，满面横七竖八都是刀痕，隐隐作疼，他用手来回爱抚着下巴，不满地说：“老王，你怎么回事，把吴小好下巴刮得跟脚后跟似的，怎么就给俺两面三刀，草草了事？这哪是刮脸，简直是伐树，树桩子都还一根一根的。来，来，我要重剃，营长可是要求寸草不留的。”他是王更有第一个顾客，王师傅那时刚刚开张，手艺不精，所以难免有所疏漏，刮得他脸上“半江瑟瑟半江红”。

“老施，你别急躁，等俺给吴小好刮完就给你坚壁清野，现在越来越手熟了——哎，别动，别动！你看这小脸，平时跟钻烟筒的小鬼似的，一经俺的手收拾收拾，打扫打扫，刮光滑滑的也人模狗样的！”王更有捏着吴小好的下巴，对自己的作品啧啧称叹，爱不释手，又挥刀在吴小好脸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见此光景，陈凤语乐得肠子抽筋，不由得觉得当年翼王石达开为理发铺题写的对联“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气势也不过如此。正笑着，一件心事忽然跳上脑海，脸上的笑意顿时烟消云散，他快步向指挥所走去。

进了指挥所，李克己和周友良都在。陈凤语神色不安地盯着李克己身后没打开的箱子，试探着问：“营长，卑职上次请您的事……让飞机空投时顺便投下一把卡宾枪，营长是不是忘记了？”

“我的记忆有那么差吗，我还以为你忘记了呢。”李克己拿过一支卡宾枪，递给陈凤语，说：“这不是你要的吗？”

陈凤语喜上眉梢，毕恭毕敬地行个军礼：“多谢营长！多谢连长！属下告退。”

“慢着！”周友良叫住他，眼盯着他的脸说道，“你这胡子比别人的珍贵，是黄金白银锻造的？来人，去把戚巧嘴给我叫来，我今天非看着给你小子雁过拔毛不可！”

“让他刮？连长，此事万万使不得！”陈凤语大惊失色。

“有什么使不得的，他是剃头匠，又不是杀猪匠。”周友良才不管呢。

“巧嘴哥是厨子出身，那是用菜刀锅铲的活计，切肉剔骨的手艺，让他给我刮脸，万一习惯使然，一刀剃下去，不得草菅人命？”

“别胡说！戚巧嘴触类旁通，但凡用刀子做的事，没有不得心应手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看看我的脸，就是戚巧嘴手艺的最好物证！”李克己说罢手指着自己脸，展示实物广告。

陈凤语一看他下巴，果然光滑可鉴，不愧科班出身，刀功果然了得，比王更有不知精良了几个层次。

不消片刻，戚巧嘴来到。李克己把陈凤语按在椅子上，指示：“老戚，你把陈凤语这小子的脸再给清理清理！”

“给我刮得光光的！”周友良在一旁强调。

“好嘞！”戚巧嘴最闲不住，一听有生意上门，喜不自禁。

“巧嘴哥真是通才、全才，无所不能，我猜你以前一定学过剃头？”陈凤语向戚巧嘴恭维着，同时生怕他答复说是刮猪毛训练出来的。

“我是无师自通！”戚巧嘴难得说话如此干净利落，他接过李克己递来的湿毛巾蒙在陈凤语脸上，便去摸刀。

陈凤语仍然心有顾虑，隔着毛巾又说：“巧嘴哥真是心灵手巧，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

“艺、艺多不、不压身。”戚翘嘴握刀在手，顿时进入状态，站得四平八稳，把手里寒光闪闪的剃刀在衣服上左擦右蹭，嘴里不住地念

叨：“你要对我的刀功放、放心，我深有研究，刀法讲究切、斩、砍、剁，陈排长这脸，浓油赤酱、肥而不腻、酥而不碎、甜而不粘、浓而不咸，是个好料子，色香味形都、都、都很全活。”后面那段是他平日背熟了的，所以说来十分顺畅。

李周大笑，陈凤语心惊胆战地提醒：“我的巧嘴哥，你别说得这么吓人，俺这是人脸，不是红烧肉！”

“就是回锅肉，我也不、不在话下！”说罢，戚巧嘴将毛巾掀起，运刀如飞，哧哧有声。

陈凤语脸上一凉，脑海里顿时闪现出“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故事。

不消片刻，戚巧嘴完工了。他用毛巾在陈凤语脸上一抹，说道：“出锅了！”

陈凤语在心里长叹一声，自己的脸可以供人大快朵颐了，用手一摸，感觉拊不留手，清爽得多了。心中大喜，道了声谢，抄枪走到指挥所门口，顿时春风扑面，也不走梯子，直接跳了下去。

周友良笑道：“瞧这小子，心急火燎的，子弹也不拿了！”

48

陈凤语跑到沈晨帐篷外喊道：“沈——沈宣传。”

无人应答，撩开帐篷才发现空无一人，心下不免有些惴惴之意。恰看到两个值哨的士兵从大榕树下来，上前问道：“你们看到沈宣传没有？”

“看到了，她刚刚到大榕树上去了。”

陈凤语心底一沉，忖道：她上树干什么，莫非要自杀？不容多想，飞快地爬上树。

沈晨站在瞭望哨上，身影融入残阳的余晖，长发随风，略显苍白的腮上微有些酡红，仿佛染上了晚霞。她扭身看到陈凤语上来，对他淡淡一笑。

陈凤语长舒口气，说道：“‘独自莫凭栏’，一个人登高远眺，尤其是‘百年多病独登台’，最容易触景生情，想起家乡来。这里风大，你不该到上面来的。”

“在上面吹吹风，反倒感觉轻松了许多。”

“你看看这把枪！”陈凤语明为请沈晨鉴赏这把卡宾枪，实则别有用意，如果她流露喜欢，就直接送给她；反之，则说只是请她评价。

沈晨接枪在手，上下打量一番，那枪上配有草绿色的帆布枪带，枪托附加着两个弹匣袋，以便在枪身上携带两个备用弹匣，很是好看。她赞不绝口：“是 M1 卡宾枪！枪身漂亮，又轻巧，射击时也容易控制。”

陈凤语顺水推舟：“这个，算是我送你的贺礼，恭喜你脱离病魔。”

沈晨欣喜地说：“太好了！这种枪使用的是专门研制的 7.62 毫米口径的枪弹，侵彻效果超过冲锋枪子弹，有效射程也更远，虽然并不适于远距离射击，威力也比日军的机制步枪逊色，但便于装弹，不失为一种比较有效的近战武器。”

“在丛林里作战，还是自动武器占上风。你不但枪法精准，对枪也这么有研究！”陈凤语只有佩服的份。

沈晨手指轻掠被风吹拂在脸颊的发丝，悠远地说：“杀人利器，有什么研究不研究的。就算你对它再精通，也改变不了它的本质，研究越深，杀人越多。”

陈凤语不喜欢听这种没有意义的哲理，尤其不喜与哲人谈话，在他眼里，所谓哲理，无非是把常人都懂的道理说得正常人都不懂。遥望天空落霞缤纷，心潮起伏，叹道：“‘万里莺花不相见，登高一望泪沾巾。’登临高处，果然让人豪情万分，慷慨激昂，怪不得古人一到了高处就情不自禁，不是诗兴大发就是潸然泪下，今天一上来便觉得会心不远。”

沈晨嫣然一笑，无限娇媚地说：“现在正是万方多难的年月，你这个大词人上来了为什么不目送飞鸿，手挥五弦地吟诗几首，抒发一下去国怀乡的情感？说不定信手拈来，就能成为千古绝唱呢。”

大词人作不出词，搪塞道：“手挥五弦易，目送飞鸿难，这种心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唉！”

两人便开始相互意会。过一会儿，沈晨说：“我想起一阙词很附和现在的心境，辛弃疾的《水龙吟》最为豪迈：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沉吟不语，暗示着让陈凤语将后文续上。

陈凤语会意，接着吟道：“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两人合力吟完稼轩的词，陈凤语觉得胸中平添一股抑郁苦闷之气，心头一热，好像真有英雄泪要夺路而出，只恨竹箴栏杆不堪一拍，而且边缘锋利，一掌下去，不是栏杆断为两截就是手掌断为两截。受场地所限，离词人的境界还有差距。

两人都缄口不语。过了半晌，沈晨缅怀往事，反思道：“想起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觉得你太好卖弄本事了，我又不愿服输，总想找机会打击你的自信，所以经常对你冷嘲热讽，处处与你作对，现在想来，那时太可笑了。”

陈凤语觉得那些旧事仿佛近在眼前，又恍若隔世，忽然想起两人不日将要分别，也不知道一别之后，会不会相忘于江湖。酸涩地说道：“听你这样一说，好像已是上百年前的事了，让人不胜沧桑之感。那时我看你神情倨傲，哪像个热情奔放的宣传员，倒像是上峰特派来督战的，还真有些怕你。”

“也许正像你说的，山中只一天，世间已百年。在这种时候一天的心态，胜过平时一年的历练。”

“我越来越觉得你不像个宣传员。”

“那像什么？”

陈凤语想不出她像什么，只说：“反正不像个真宣传员。”

“那我就是个假宣传员。”沈晨不觉莞尔，说完，贸然问他，“陈凤语，你老实回答我，你喜欢打仗吗？”

“喜欢打仗？”陈凤语不知她为何有此一问，反问，“难道我们来到缅甸，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异于常人的爱好吗？我们从小读的书都是劝人向善的，咱们的教育也都是把人往谦谦君子那方向塑造的。中国人受儒家思想浸淫极深，就算是古代名将中也极少有嗜杀成性的人，况且我等一介草民，只图每天一个倒三个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能忍则忍。”

“你的意思是，日本人之所以好战，是因为缺少儒家思想浸淫？这倒真有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味道！”沈晨咄咄逼人地问。

“这倒不是，日本人对儒家思想研究的比我们还透彻，只不过各取所需。就像我们的老祖宗发明火药是源于道士炼丹，本意是想让人长生不老的；传到了外国人手里，却制成火药枪，一心只想让人早登极乐。同样是读《论语》，有人记住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有人只会对‘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样的句子感兴趣。你听说过么？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曾仿元代伯颜作诗一首，对日军在南京的屠城行为极力歌颂：‘以剑击石石须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十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如此人间恶魔，杀人累了还有雅兴蘸着鲜血挥毫作诗歇歇脑子，真是诗坛之不幸，人类之大不幸！不过说实在的，我本人对儒家思想毫无兴趣，倒很向往老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那种清净无为的意境。”

“生逢乱世，不但身不由己，有时候心也不由己。你想做个世外高人，却偏偏出不了世，注定要被卷入战争。我呢，从小就不喜欢穿针引线绣鸳鸯，像个男孩子一样喜欢猎枪，跟着父亲练了一手好枪法，从来没有机会去狩猎，却用来杀人。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止戈为武’么，我们用武器来平息战争，也是现代人传承文明的体现！”陈凤语觉得两人说话愈说愈沉重，笑问她：“我刚才说的那些可笑的大道理，是不是显得老气横秋，像个前清遗老？”

沈晨也笑而答曰：“我们两人是彼此彼此！”

陈凤语一厢情愿把这句话理解为心心相印的意思。

两人并肩而立，心潮凝定，看天边沉沉夕阳已看破红尘，渐渐淡寥，最终归隐青山之后，只余一抹蕴红依恋着不肯消退，仿佛剃度后六根未净的杂念。

晚风带着一丝清凉，随着渐深渐浓的暮色恣意浸染，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如荒草一般蔓延着陈凤语的心房。

49

清晨起来，李营士兵的颜面无不焕然一新，个个脸上去了一层灰土，重现庐山面目，只是伤痕累累，都是剃刀刮破的印记，大家面面相觑，居然都还认识，相互取笑着。有的士兵打着呵欠说：“美国照片害人不浅，害得我整夜不能合眼，一闭上眼，那些照片里的外国女人就向我款款走来，比妖怪还可怕。”看过照片的士兵们都心照不宣地哄笑。

“哈哈，都守身如玉二十多年了，差点让外国婆娘弄得晚节不保！”

有人叹道：“等仗打完了，就赶紧回家娶个媳妇，再也不当兵了，打死都不当兵。”幸好那时还没拍出《天仙配》，否则他便要唱一曲“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

正嬉闹着，只见传令兵风风火火地跑来，一路高呼：“弟兄们，不要吵吵了，营长召集大家议事，各工事仅留下值哨的，其余人员全部到大榕树下集合。”

过了一会儿，大榕树下便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大家高谈阔论，热烈交流看“美国照片”的心得。周友良问道：“弟兄们，昨晚吃得怎么样？”

“好！”众人底气还算充沛。

又问：“昨晚睡得怎么样？”

鸦雀无声。半晌，有人心虚气短地说：“连长，不瞒您说，还真睡不着哩！”

周友良骂道：“娘个头，睡不着的活该！”大家闻言都笑。

李克己将手一扬，现场立静下来，他含笑说：“今天弟兄们往这一站，放眼望去，精神风貌比昨天大有改观哪！不论是睡没睡好，个个都容光焕发，这是剃刀的功劳还是照片的功劳？”这个话题引起了争议，一时间群情鼎沸，有说是剃刀的，有说是照片的，相互辩驳。

“不要争论了，此事日后再议。”李克己再次将手一扬，凛然说，“今天召集弟兄们来议事，不是讨论这个的。我们的援军今天将赶到于邦家，师长来电嘱咐，要我等在内策应。从今天起，我们要展开反攻，与一一四团的兄弟里应外合，共同打击敌人。”

“营长，弟兄们早就等不及了，你就下命令吧！”士兵们磨刀霍霍。

“是啊，早就盼着这一天了，老子现在浑身上下都是劲，就是没地方使！”

士兵们的情绪一触即发，都摩拳擦掌，纷纷请战。

李克己冷静地说：“大家不要激动，为谨慎行事，我们的反攻要以大榕树主阵地为核心，只派出部分兵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配合一一四团的进攻，对敌人进行骚扰。进则能攻，退则能守，而不是全军出动，一窝蜂地冲出去与敌人死打硬拼。所以，从今日起，我们兵分两部：迫击炮排、重机枪排和三排仍驻守大榕树，由我亲自指挥；一排、二排机动作战，由周连长统一指挥，随时随地策应一一四团的外围进攻！周连长，你给弟兄们讲几句？”

周友良有些激动地说：“弟兄们，日本人可怕吗？当然可怕，他们都是修炼成精的妖魔鬼怪。我们正面打的确打不过他们，但我们有头脑来对付他们。不管妖怪法力有多过人，一被我们这群孙猴子钻到了肚子里，他就有通天的本领也没用。我们就在他肚子里大显神通，想方设法地折磨他，翻筋斗，竖蜻蜓，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周友良话音未落，就被突如其来的欢呼声淹没了。

刚刚部署完毕，就听日军阵地后方传来密集的枪声，李营苦等已久的援军如期而至。最早到达的是一一四团第一营，救人心切的他们刚一赶到于邦家，立即对敌人发起猛烈攻击。

日军早在于邦家渡口西岸一带布防，不但到处隐匿着坚固的地堡，还在一棵棵树上设了狙击阵地，潜伏着挑选出的狙击手。日军用惨无人道的方法用铁索将狙击手锁在树上，仅留有足够的弹药和饮食。如此一来，固守在树上的日军士兵就没有后路，唯有死战，然后战死，不仅吃喝时无法离开半步，连拉撒也只能就地解决，除非侥幸等到换班的人来到，才能脱离茫茫苦海。

小小的鸟巢架构不起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为了帝国的尊严，武士的荣誉，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日复一日地蜷缩树上过着史前猿人的生活。不过原始人还可以钻木取火，甚至茹毛饮血，可他们呢，除了忍受着粪便熏人的气味吞几口冰凉的饭团，再喝几口冰凉的生水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供他们满足口腹之欲了。一个个馋得恨不能把手指头斩下来蘸酱油吃下去，可惜没有酱油，于是又巴望着地上会有“守株待兔”里的兔子撞到面前，或者天上“惊弓之鸟”里的鸟落在怀里。有时隐隐听到鸟鸣，天空尚没有翅膀的痕迹，而口水已经流过。

由于长期栖息树上，这些士兵一旦被换岗下来，无法适应地面的生活，走起路来两目前视，手脚并用，行动时前肢情不自禁要做攀爬动作，习惯性匍匐蜷缩状休息，呈现典型的灵长类动物行为特征。

但他们的射击能力没有退化。这些身经百战的狙击手给一一四团一营造成了很大麻烦，他们专门射杀那些领队的下级军官，因为这些人 是敌军基层的中流砥柱，杀掉这些人往往能够瓦解一次冲锋。日军士兵的枪法虽然称不上百发百中，也绝对是十拿九稳。而最令中国士兵头疼的是，自己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他们根本找不到敌军的火力点，稍不留神就不知道从哪儿射来一发子弹。

时近黄昏，不但敌军阵地未能攻破，许炳新连长还牺牲在日军狙击手枪下。湛茂堂连长率部孤军深入，突进日军阵地，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终因寡不敌众，全部阵亡。

孙立人接到报告后，马上电令一一四团一营暂停攻击，等炮兵和大部队到齐后再作打算。

一一四团一营偃旗息鼓后，大榕树这边的突击队也主动退回阵地。经过一个多月和日军对峙，他们渐渐形成了屈伸随意、收放自如的战术。他们一退回大榕树，便悠然地仿佛解甲归田或者像告老还乡的官员，自己去寻欢作乐，这种苦中作乐的心态是日军所不具备的。

王更有吃饱喝足，点上一支烟，一时兴起把象棋摆开，活像古时的拳师设下擂台，要引那四方好汉来切磋。他看到陈凤语，便喊道：“来，排长，咱厮杀一盘？俺让你一个马。”

陈凤语不会下棋，故作不屑地说：“我没工夫和你纸上谈兵，易明明，你跟他战一局，杀他个片甲不留！”

“好，我早就技痒了，今天就杀杀你王歪头的威风！”易明明大大咧咧地坐下，“客随主便，老王，你先走。”

“先走就先走，怕你不成！”王更有就瞪着两眼，紧盯着棋纸一言不发。

易明明心想这家伙这么能沉住气，多半是个劲敌，可是眼看他一支烟都抽完了还没走一步，实在按捺不住，催促道：“这位壮士，你怎么按兵不动？”

王更有弹了弹烟蒂上的烟灰，慢悠悠地再引上一支烟，吸了两口，依然纹丝不动，目不斜视。

“老兄，你倒是走啊？”易明明汗都出来了。

过了好一会儿，王更有这才很深沉地说：“俺思前索后，还是让你先走！”

易明明心想这样下去，一盘棋能下到天亮，就说：“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王更有八风不动，静观其变，易明明架炮他架炮，易明明纵马他纵马。没走几步，易明明喊了声：“拱卒！”将王更有炮吃了。

王更有红着眼，将棋子一拍，力透纸背，吼道：“拱象！哈哈，也吃了你的炮，不分胜负！”

“喂，大哥，我说你会不会下棋？排长，这真是天下奇闻，下棋还有拱象的，我看再下几步，王更有象还能将军了！”易明明惊叫起来，愤然把王更有拿到手的棋子夺了回来。

王更有神色自若地说：“象不能拱啊？对了，是不能。多少年没摸过象棋，都生疏了！下不为例，下不为例。这局不算，重来！”

吓得易明明俯首称臣，连说：“小弟不是对手，不是对手，拱手认输！”

王更有得意非凡，仰面大笑，又觉意犹未尽，强拉吴小好陪他下。吴小好婉言谢绝无用，严词拒绝不敢，经不住他威逼利诱，只好舍命相陪，反正故意瞎走，看王更有来个象走日，便将错就错，还他个马走田。两人竟能不谋而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下得不亦快哉，杀到最后人手不够，连仕和相都过河了。

51

至于驻守于邦家的日军，如果非要用比较文学的说法来描述，倒有现成的句子，信手拈来，就是日本诗人笔下的一句“荒野萧条不堪，夕阳沉没山石间”。当年的诗情画意，“树下肉丝、菜汤上，飘落樱花瓣”，如今繁花落尽，只能成为记忆。因为老天没有那么雅兴天天给他们“飘落樱花瓣”，没在他们饭碗上掉落炮弹什么的就已经是格外的眷顾了。

由于日军补给线渐趋中断，即使偶有物资躲过美军战机和中国军队的拦截，也是作战用的枪弹优先，吃饭的粮食都因故展期，所以驻守于邦家的日军早已断粮多日，又不能吃子弹炸药度日。看着每天中国方面由战斗机护航的运输机就在他们眼前投下一个个投物伞，不用说里面装满他们梦寐以求的食物、药品。饥肠辘辘的日军只有饱饱眼福的份，过屠门而大嚼。如今，自己的炮兵不但未如期赶到，反而被支那军的部队占了先机，恐慌的情绪像瘟疫一般蔓延，士兵们都预感到死期不远了。

比士兵更恼火的无疑是他们的指挥官山崎四郎。为拔掉大榕树这个眼中钉已是绞尽脑汁，至今未能如愿以偿，现在又添了一一四团这

个肉中刺，真是雪上加霜。现如今只有不惜代价拿下大榕树，然后再全力对付一一四团。思忖再三，实在无计可施，山崎决定再发动夜袭。

当晚召集一百名敢死队员，组成突击队。中队长玉城大尉主动请缨，荣任队长。茫茫夜色里，山崎披着一身月光，豪气干云地给他们训话：“皇军的勇士们，支那军有飞机空投的大米、白面，有让人流口水的肥肉，还有女人！你们要杀进他们的阵营，把这些统统抢来，你们是大日本帝国的神兵，没有你们做不到的事。”然后格外开恩，让敢死队员去领饭团。

补给官林田义弘中尉对这些敢死队员十分敬重，声音沉重地说：“对不起，每人只有两个饭团，实在对不住了！”每过来一个领取饭团的士兵，他都要像葬礼上死者家属依礼谢客一般深鞠一躬，不断地重复着那句话，并反复强调：“这是两天的食粮配给，大家不要一下都吃光了，不然明天就没东西吃了。”

可是饥不择食的士兵哪有心思去听。他看到一个队员接过饭团后就狼吞虎咽，噎得捶胸顿足，连忙上前劝阻：“这是两天的伙食，你怎么可以一下子就全部吃完了？”

那个士兵涨得满脸通红，两眼圆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滞留在嗓门眼的饭团咽下去，木然地望着林田，又迫不及待把剩下的饭团塞到嘴里。林田叹息一声，又转向那些领到饭团的士兵们反复交待说：“不要一下都吃完了，不然明天就没有吃的了！”

可怜这些敢死队员已经是“今日不知明日事”，考虑明天对他们来说未免太长远了，几小时后的事都遥不可及，当务之急是先填饱肚皮。一连几天都是依靠一个饭团来维持，他们早饿得眼冒金星，走路都打晃，扛枪都成了高难度动作，冲锋之前不多吃一点实在冲不上去。区区两个饭团而已，全吞下去也只是杯水车薪。

一个士兵道出了大伙的心声：“支那军的援军来了，他们的子弹那么多，天知道我明天还有没有命再吃剩下的一个呢！还不如提前吃掉算了，吃吧，死了也做个饱鬼！”大多数敢死队员都觉得言之有理，纷纷把两天的配给都吃掉了。即使有几个高瞻远瞩的，怕被人讥讽贪

生怕死，也跟着把两个饭团悉数消灭了。大家吃完后都眼巴巴地盯着林田。

“对不起了，各位！”林田不敢与他们对视，长久地鞠躬，仿佛在为这些敢死队员默哀。

玉城走过来轻声问道：“林田君！可不可以多给他们一个饭团？就是一个而已！”

林田面有难色，低头说：“玉城君，食物本来就不多了，每人每天只能配给一个饭团，这是山崎大佐的命令，军令难违，实在对不起了！”

讨食无望，一个敢死队员提议：“玉城大尉，给我们唱一曲怎么样？”

其他队员纷纷响应：“玉城大尉，再给我们唱首浪曲吧！”

浪曲，日本的一种说唱艺术，又称浪花曲和难波曲。由一人说唱，用三味线伴奏。

玉城平日有弹唱的爱好，在军中小有名气。他看着士兵们，心潮激荡，包括自己在内的大部分人，极有可能就在今夜结束生命，下次重逢，大约就是在靖国神社了，给他们唱一曲壮行又有何妨。于是在月光下跪地而坐，取出三味线（注：三味线，日本的一种弦乐器，类似于中国的三弦。）靠在右大腿上，左手按弦，右手用拨子轻击，声情并茂地为大家唱了一段《元禄快举》（注：即日本武士大石良雄为主人复仇袭击吉良侯的传奇故事，事见《忠臣藏》、《四十七士》、《元禄快举录》等。）的浪曲作为鼓舞。

一曲唱罢，玉城说道：“大家都休息吧，养足精力，后半夜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们要像大石良雄那样冲进支那军的阵地，完成自己的快举！”

他正坐着闭目养神，一个面色惨白的年轻士兵凑了过来，从怀里摸出一个饭团，掰成两半，硬塞一半给玉城，自己边啃饭团边说：“玉城君，你说我们这次还能活着回来吗？”

玉城吃惊地问：“怎么，佐田，你也参加突击队了？”

“是，玉城队长，请多关照！”佐田嚼着饭团，若无其事地向他做了鬼脸。

玉城咬一口饭团，黯然地说：“你不该参加这次行动的！”没有回答佐田的问题，他深知生还的可能性缈如天际里的一点寒星。

佐田流露出惊讶的表情，问道：“我为什么不能参加？这次突击，可以打破支那军阵地进去大吃一场，好好慰劳自己的肚子呀！天天吃这冰冷的饭团，我都腻了，真想吃点肉开开荤。”

“这次突击生死未卜，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日后怎么向你姐姐交待？”

“长官让杀人我们就杀人，长官让自杀我们就自杀，反正都是效忠天皇，只要对天皇有交待就行了。如果我战死了，也会光耀门楣的，我爸爸和姐姐都会为我感到骄傲的，不是吗？”

玉城默然点头，问道：“最近又写什么诗了吗？读给我听听。”

“没有，好久都不愿写了。”佐田咽下最后一口饭团，用舌尖舔舔上颚，享受着那淡淡的甜味，接着说：“我现在还常常想起你给我姐姐读《风姿花传》的情景，那时候我们多幸福啊！”

“你还记得？”玉城伤感地说，“希望你姐姐的眼睛能快点好起来。”

“她可是个善良的女人，等战争结束了，你一定娶她哟。我入伍前一天，姐姐坚持要把家里那只老母鸡杀给我吃。以前在家里我连鸡都没杀过，心想马上就要上战场了，连杀鸡都不敢尝试怎么行，结果把鸡按倒宰了两刀，滚烫的血滴了一手，我一时慌张，鸡扑腾两下飞上墙跑了。要换平时，爸爸非我揍一顿不可。我爸爸这人也真有意思，再三要我转告你，等战后回到筑丰，一定要到我家喝酒。他还吹嘘说他酿的清酒是全日本最好的清酒呢！”

玉城心底一颤，有种温暖的感觉涌上来游遍全身，低头笑了笑，说：“一定的，一定的。”

佐田深情地说：“记得玉城君非常喜欢散华少纳言那种优美且伤感的笔调，‘又是一年初夏时候，花木葳蕤竟也泽及了荒凉的佐渡。年久失葺的旧式木屋里悠悠传出古朴的三弦声，低吟浅唱般拂过环绕

庭院的串串藤花，别有一番雅致情调……漂流的风找不到踪迹，唯有借着漫天飞舞的花瓣让我们感知风的姿态，我们就似那风中的花瓣，我们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证明风的存在，所以说……’”

“若能将此花，由我心传至你心，谓之风姿花传。”两人异口同声地背诵出最后一句话。

旁边一个队员看他们如此陶醉，插嘴说：“你们说的诗我全都不懂，我倒会一首《春天的早晨》：‘鸟儿不要叫，天气这么好。呼噜噜，呼噜噜，再让我睡一觉；上眼皮想要睁开，下眼皮还不愿醒来。呼噜噜，呼噜噜，再让我睡一觉。’喂，佐田，你还没和女人谈过恋爱吧？”言下之意，佐田一直在和男人谈恋爱。

“谁说没呢！听你这么一问，这倒撩起我心绪。”佐田有些感伤地说，“这时候我忽然想回九州去，佐贺郊区的那个姑娘可真让人怀念呢！‘佐贺市郊，你家的苹果花落了！’多么动人心弦的诗句，那样迷人的笑脸！可惜啊，她在认识我之前就嫁人了，说来我只是她的外一首。”

玉城打断他的诗兴：“都别说话了，闭眼休息一会儿吧！”可惜佐田没有涉猎中国文学，否则可以引用萧红那句“生时何须久睡，死后自会长眠”来反驳他。

52

拂晓刚过，敢死队开始行动了。除了自身的枪械外，每人都配备一个炸药包，有的士兵抱定了玉碎的决心，索性将炸药包绑在自己身上，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玉城的带领下，他们从四面向大榕树匍匐蛇行。

山风助纣为虐地摇晃着灌木丛，大榕树里的中国哨兵好像对逼近的危险一无所觉，玉城心里一阵暗喜，又紧张得无以复加，扭头看看尾随身后的佐田，示意他不要跟得太紧。

此时陈凤语早醒了，坐在战壕里和沈晨聊天。

王更有盘腿坐着睡回笼觉，呼天倒地的，忽然抬手拍在吴小好的脑门上，叫道：“将军！”

他在梦里跟谁博弈呢！大家都吃惊地看着他，强忍着笑。

“吆喝！这个歪头在跟周公下棋哩！”吴小好迷迷糊糊地坐起来，摸着脑袋说。

“跳马！”施召宏过来凑热闹。

“别赖皮，你怎么有三个马……来，给俺剃头。”王更有含糊地回应。

吴小好和施召宏笑得打跌。

“嘘……”沈晨止住了大家的笑声，低声说，“好像有动静。”

日军距离大榕树越来越近了，不知是哪个倒霉鬼踩到空罐头盒，发出刺耳的声响。

“哒哒哒”一霎间几道火蛇从不同方位向这边射来，当即有几个日军中弹。玉城见行踪暴露，下令敢死队员发动冲锋。

大榕树李营阵地的重轻机枪开始扫射，配合树上树下的冲锋枪，形成了一道点、线、面为一体的火力防线，密不透风；掷弹筒射出来的榴弹，准确地砸到了日军身边，炸起一团团混合着血腥的硝烟。

火光照耀中，一个几近疯狂的日军敢死队员打光了子弹后，一拉绑在身上的炸药包上的导火索，挺身而出，狂呼着俯冲向中国军队的阵地，随即被密集的子弹射倒，顷刻被身上的炸药包炸得血肉横飞。

战斗一直持续到天蒙蒙欲亮。阵地上硝烟和雾气氤氲一气，视野被蒙蔽。玉城眼前不断有模糊的身影倒下，他急切地呼唤着佐田，佐田正半跪在草莽里不断地射击，随口应了一声。他们携带的子弹消耗尽了，一些敢死队员将炸药包或背在身上或夹在腋下前仆后继地冲向敌阵，即使负伤倒地，仍怀抱着炸药包挣扎着爬向李营阵地，直到力竭，才心有不甘地拉响炸药包，将自己炸得齑身粉骨。

“玉城君，没有子弹了！怎么办？”佐田打光了枪里剩余的子弹，气喘吁吁地喊道。

玉城心里一悸，犹豫了一会儿，忽然鬼使神差地叫了一声：“撤退！”佐田不知把他这句话听成了什么，脸上露出狰狞，吼道：“杀光支那猪！”丢掉手里的枪，抱着炸药包冲了上去。

“佐田——”玉城想拦住佐田，可已经来不及了。一道亮光从榕树林中飞出来，正中佐田的面部，从后脑贯穿出去，迸出一片暗红的血雾。

佐田来不及叫出声，就沉重地倒了下去，鲜血流过他苍白的面颊，点点滴滴洒在草丛中，如同草丛里盛开的零星野花。

玉城头脑懵地一下，冲过去扶起佐田，见他血流满面，喊了几声，双眼仍然紧紧闭着。玉城大吼一声，双手去抱佐田，只觉得佐田的身子轻飘飘的略无重量，轻而易举地就抱了起来，也顾不得其他队员，跌跌撞撞往自家阵地跑去。边跑边气喘吁吁地喊着佐田的名字，却始终得不到回答。忽然身子一震，肩头传来灼痛的感觉，他咬紧牙关坚持又向前跑了几十步，眼前发黑，仿佛误入了黑狱，脚下趔趄了一下，栽倒在地上……

53

雾散去不久，美军飞机出人意料地又来了，如此频繁地空投物资，尚属首例。原来位于新平洋的机场已经投入使用，目前可以为小型飞机提供起降。在孙立人的强烈要求下，美军提高了为李营提供补给的频率，以鼓舞被困官兵的士气。

由于前天刚刚空投过一次，枪弹之类的早已饱和，所以一向玩世不恭的美国飞行员，又随心所欲地投了一些紧要的东西，除了例行的香烟外，还有半箱子报纸。当然了，男兵喜闻乐见的色与情有机结合的画报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最令李营官兵喜出望外的是，他们打开一个箱子，见里面用麻布棉絮塞填得结实，解开层层包裹，居然是两箱铁罐啤酒。美军考虑的十分周到，既然有酒，下酒菜当然不可或缺，所以附送几十斤生牛肉。

士兵们连日吃牛肉罐头，忽然看到牛肉，都对着那鲜红的生牛肉垂涎不已，恨不能上去咬两口先尝尝鲜。戚巧嘴感叹自己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要一展厨艺。平时自己除了负责发放食物外，就是烧点热水，难得此施展身手的机会，当然不容错过。

众人对于怎么吃这些牛肉却发生了分歧，人多众口难调，况且士兵们来自山南海北，南甜北辣，西酸东甜，口味自然不一样，于是展开激烈讨论。有要红烧的、有要水煮的、有要干煸的、还有要用原始风味烤着吃的……几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惊动了正手捧画报刻苦钻研女性人体结构的艾其逊，他难得一见中国人如此民主，便临时割舍了研究工作，过来提出议案：“不如烤牛排吃，那样吃才最美妙！”

威巧嘴作为吃界权威反倍受冷落，有一肚子意见要发表，无奈他的嘴平日过于侧重于吃，顾此失彼，忽视了说话的功能，仿佛疏于训练的兵强行拉上战场，总是落于下风，每每刚起个头就被别人的声音盖住了，急得接连挥手试图打断别人的说话，好让人听他上气不接下气的讲演，一连数次未遂。情急之下，便以勺击锅，学古人易水击筑悲歌，捡自己最顺嘴的台词开口便唱：“开饭啦……”趁大家一愣神的工夫，机不可失，他见缝插针地说：“听、听我说一句——”众人这才想到这位吃家在旁，不知道他有何高见，都洗耳恭听。

威巧嘴看大家都盯着他，反倒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了，憋了半天，猛一跺脚，那话终于进了出来：“你们说、说了都不、不算，能吃、吃到肉就不错了，还、还穷讲究什么？我来，给你们炖牛肉，谁吃不中，我威巧嘴从此不、不称自己是、是手艺人！”

大家听他说这么长的句子，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好容易等他讲完，纷纷鼓掌叫好，说巧嘴哥手艺绝妙天下，做满汉全席都易如反掌，一顿牛肉何足挂齿，我们就情管等着吃吧。

威巧嘴想不到自己最终促成大家达成共识，觉得话不在多而在精，牛行虽慢能拉犁，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恨文思太慢，早想起来刚才就用上了。

王更有嘀咕说：“要有芫荽就好了。”

艾其逊问道：“王准尉，你说芫荽？芫荽是什么？”

王更有第一次遇到外国人向他请教问题，便耐心解答，足足说了一支烟工夫。

艾其逊听得摇头不已，连说：“你说得太深奥了，听了半天，我还不明白芫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艾其逊见在王更有那儿不到正确答案，转而来问沈晨：“沈少尉，请你告诉我，芫荽究竟是什么东西？”

沈晨不料美国人如此好奇，笑着回答他：“芫荽，通称香菜，是一种蔬菜，放到肉里不但能提味，而且能祛除肉的腥膻，我们中国人烧鱼一般都要放香菜的。”

“原来如此！”艾其逊恍然大悟，刨根问底地发问：“那现在又没有鱼，为什么也要放——芫荽？”

沈晨才疏，不知道如何回答。陈凤语协助她答题：“中校，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王更有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而王更有又是个粗人，当然食不厌粗，所以喜欢用烙馍或者烧饼直接卷牛肉，再放几根芫荽这样的简易食物。事情就这么简单，拜托了，请不要再问烙馍或烧饼是什么，有机会你可以到我们中国的北方去品尝这些小吃，恕我不能一一解答。”

艾其逊面露笑容，恍然说：“我明白了，烧饼卷牛肉，中国式汉堡包，对吗，陈中尉？谢谢，祝你们聊得愉快！”说完又返回去钻空他那未竟的课题去了。

王更有见艾其逊走了，困惑地说：“这洋鬼子说什么，烧饼卷牛肉是中国的憨宝宝？憨宝宝是谁？”

这把陈凤语和沈晨两人笑得前仰后合，都说王更有不去当翻译是一大损失。王翻译不知道他们笑什么，也跟着笑起来。沈晨问陈凤语：“你干吗不告诉他烙馍是什么？”

陈凤语笑道：“你就是跟他说了他也不懂，况且吃的东西，听别人形容的再生动，如果没有亲口去品尝，还是理解不深的。”

两人又随机聊了几句，沈晨闲着没事，不愿坐享其成，跑去给戚巧嘴打下手。王更有看了，跟吴小好说：“俺跟你打赌，排长一会儿得过去！”果然陈凤语逡巡了一阵，不顾先哲“君子远庖厨”的教诲，也跟着去了，和沈晨两人一个烧火，一人递柴，举柴齐眉，谈笑风生。

阵地上肉香四溢，闻者无不口中生津。王更有对锅里的肉牵肠挂肚，闻香而来，到灶前转了又转，嗅了又嗅，嘀咕一句“要有芫荽就好了”讪讪走了。过了一会儿，又返回来转一圈。陈凤语和沈晨笑他“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不一会儿，王更有三顾。陈凤语忍不住道：“我们又不偷嘴，还要劳您这位大领导一会儿一趟来现场审查？”

王更有也不顾沈晨在场，大咧咧地说：“嘿嘿，俺看你小两口恩恩爱爱，一个烧锅，一个劈柴的，生活怪美满幸福，让人看了羡慕！”

“你这人脸皮真厚，胡说八道，像个做哥的吗？看我——不烧死你！”窘得沈晨涨红了脸，霍地从锅底抽出一根火棍追杀王更有。

王更有惊叫一声，退了几步，说了句：“巧嘴哥，有点自知之明，你别在这碍手碍脚的！”撒腿跑开了。

陈凤语本以为这不过一句玩笑，何足介怀，没想到沈晨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至于要大义灭亲。见她手执火棍，脸上一阵红、一阵青、一阵白，变幻莫测，胸脯一上一下地剧烈起伏着，仿佛在培养浩然之气，生怕她发作起来还要滥杀无辜，惶恐地说：

“他这人就是嘴大，一开口都是海阔天空的神侃，你别介意啊！”

可是安抚无效，反倒火上浇油，沈晨直气得嚤然作声，迁怒在场所有男人：“你们这些男人真是不带爱相，一个个哈里哈气，发狗疯！”随即又专攻陈凤语，“我和你有什么关系，非要乱点鸳鸯谱？以后都离我远点！”临走时把火棍往锅底一丢，溅得四处火星。

戚巧嘴连忙救火，意识到自己好歹也是个老男人，沈晨骂的话里涉及到自己，很委屈地澄清：“陈排长，这跟我没、没关系呀！刚才她说、说什么发狗疯？”

陈凤语怔怔地看着锅底熊熊火苗，仿佛那火苗已经蔓延到自己心里，愤愤骂道：“毛毛球的，这个天杀的王更有，看不得我过一天好日子，成心跟我作对。不说话能憋死啊！话是什么，是屁啊，非放不可？”

到中午吃饭，大家都分到牛肉，各自埋头苦干，边吃边夸这牛肉炖得妙不可言。戚巧嘴牛刀小试，就广受好评，乐得咧着嘴直笑。

沈晨落落寡合的神态让陈凤语看了心里怏怏不快，只能借酒消愁，拿一罐啤酒啜饮着，酒入愁肠，化作一肚子腾腾怨气。

王更有是“酒未到，先成泪”，猛地灌了一大口，鼻涕眼泪都呛出来，大骂外国酒难喝。他早把自己口不择言的事抛之脑后，只对茕茕念念不忘。和老戚那张只偏重强项的嘴比起来，王更有这张嘴是一专多能，全面发展，既能吃，又能说，两下都不耽误，边大吃大喝着边大吹大擂，真正的“甩开腮帮子，颠起后槽牙，吃了个沟满河平”。

第十一章 反攻

孙立人审时度势，重新部署兵力，以一一三团为左翼队，从日军背后包抄；以一一四团为右翼队，一一四团第二营为左支队，向敌左侧背威胁压迫；六十五团为预备队，担任大龙河沿岸的警戒，防止对岸之敌渡河增援。

左翼队向敌驻地疾进，将沿途地堡据点相继攻克；一部威胁敌军的右侧背，其外围阵地被我军的钳形攻势击破。大龙河东侧河套遂全归我军所有。

54

“佐田君？”玉城惊叫着从昏睡中惊醒，剧烈地喘息着，肩上阵阵剧痛使他呻吟起来，低头一看，血从纱布渗了出来，洇红了一大片。

“军医，佐田君怎么样了？佐田君在哪儿？”他抓住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军医，迫切想知道佐田是否还在人世，虽然知道希望很渺茫，但他还是很期待奇迹会在佐田身上降临。

“哪个佐田君？”浑身血迹如屠夫一般的军医迷惘地看着他。

“就是——我抱回的新兵，他还在活着吗？”他连说带比划着。

“对不起，他伤势太重，我们尽力了！”实际情况是他们当时只看了一眼佐田的伤口，根本就不存在救治的价值，没浪费一点时间，早让人抬下去了。

玉城呼吸急促，脸上带着乞求：“怎么伤势很重？如果伤得很重的话，截肢也可以，只要能保住命就好，拜托了！”

“对不起，子弹打在他的脑部，形成了贯通伤，我们确实无能为力！大尉，你现在有伤在身，请注意自己的身体。”军医对玉城的话感到哭笑不得，他有要事在身，要不是眼前的人是个军官，他早不耐烦地反问怎么对头部实施截肢。敷衍几句，又抽身去抢救其他伤员了。

玉城抱头啜泣起来，过了一会儿，凄惨的哀嚎声把他从悲痛的麻木中惊醒，他茫然地抬起头，眼前的一幕幕景象让他不寒而栗。

日军的手术台和屠宰场有一拼。由于药品短缺，军医根本没有麻药可用，动手术只好沿用最原始的方法，要求每个伤员都要具备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本领。暂且抛开军医有没有华佗的高明医道不论，伤员们是肯定没有关公“言笑自若”的神力的，让他们减轻痛苦的唯一措施就是给他一块烂布团咬在嘴里，免得疼痛难忍时把舌头给咬了，或者把军医给咬了，总之咬了谁都没好处。

动手术的时候，几个身壮力大的军医把伤员手脚死死地按住，操刀军医上前手起刀落，仿佛买西瓜时验瓜生熟似的，血淋淋地剝掉一块肉。取出弹片后，便有人抄起火炉里烧得通红的烙铁往伤口按去，“吱”的一声，冒起一股青烟。随着撕心裂肺的惨嚎，十个伤员有九个当场昏厥，剩下那人直接死掉了。

由于伤员日渐增多，有时人手不够，就直接用绳索把伤员牢牢绑在床上再实施如上步骤。遇到需要截肢的，那场面更血腥惨烈，跟杀猪剥羊也没什么区别，惨不忍睹。在战场上尝过敌人的皮肉之苦，抬回来后还要经历一番军医的“大刑侍候”，成了日军伤员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一些伤员因受不了这种苦楚而选择吞枪自杀。后来，许多伤员被抬来后，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听到这边鬼哭狼嚎有如人间地狱，无不毛骨悚然，吓得赶紧跳下担架，挣扎着要重返战场，情愿战死。

玉城吓出一身冷汗，仿佛军医手里的每一刀都割在自己肉上，神经质地喊了一声“我要见联队长！”推开车医后夺路而走。

从阵场败下阵来的敢死队员无不难过万分，这倒不是因为夜袭失败或战友的死掉，而是他们实在太饿了。原来，从战场退下来后，他们没想还能活着回来，兴冲冲地找到补给官，弟兄们一夜激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好歹也得赏个饭团吧。哪知道补给官给的答复是：你们今天的食物已在昨晚发过了，今天没有饭团可发，要想吃饭，明天再说吧。

那些侥幸未死的敢死队员这才明白自己居然要饿上整整一天才能再次领到饭团，懊悔昨晚没听劝告，不该把今天的食物一起吃光了，只恨自己不具备牛羊反刍的功能，把昨天吞进肚里的饭吐出来重吃一遍。越想越伤心，有些士兵不禁后悔得嘤嘤哭了起来。

“大佐，再给我们点食物吧！”一个受伤的士兵向山崎大佐苦苦哀求。

补给官林田义弘也轻声替他们求情：“大佐，是不是再给他们每人发一个饭团，半个也好，少半个也行。”

山崎断然拒绝，冲那些士兵们骂道：“混蛋，哭什么？不要像个女人一样！我们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是草食民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们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吗？你们站起来四处看看，有那么茂密的丛林和草地，居然还成群结队地哭诉没有食物，真是不成体统！”

山崎骂完了，愤愤然地问管尾：“还剩下多少人？”

“报告，连伤员在内，还有五十七人，减员四十三人。”管尾答道。

玉城踉跄过来，面色痛楚地喊道：“大佐——”欲言又止。

“玉城，你先下去养伤。”山崎没有正眼瞧他，下定了决心，命令管尾：“把第二大队调上来，准备发动第二次冲锋！”说罢转身就走。

玉城嘴角抽动几下，鼓起勇气，用颤抖的声音说：“大佐，我有话要说。”

山崎停住脚步，他看见玉城面容苦楚地把刚才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大佐，我有话要说。”

“有话快讲！”山崎不耐烦地催促道。

大家都睁大眼睛看着玉城，他嘴角颤抖着，稳定下情绪，阴哑着嗓子说：“大佐，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敌人正对我们形成合围，我军孤立无援，已经接近弹尽粮绝，这不是打仗，是坐以待毙！再这样打下去，我们可能，可能会全军覆没！”

“你说什么！”山崎怒不可遏，疾步过去，左右开弓赏了玉城两记耳光，厉声骂道：“混蛋！你敢动摇军心？”

玉城干裂的嘴唇流下一缕殷红的血，“扑通”一声跪于尘埃，声泪俱下地说：“大佐，不是卑职贪生怕死，实在是不忍五十五联队的全体官兵为了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而白白葬送在这里！敌人主力一旦赶到，我军必定困死无疑。就算所有士兵都抱定了玉碎的决心，可是如果不能和敌军正面作战，而活活饿死在这里，又有什么意义呢！大佐，为了活着的军士想想吧，请大佐下令突围，再迟就来不及了！”

众人都被玉城的一番话惊呆了，山崎料想不到平时沉稳精干的玉城会说出这样的话，怒发冲冠，抬脚把他踢翻在地。玉城爬起来，抱住他的腿大恸：“大佐，请您三思，不能再硬拼下去！现在突围还为时未晚，等敌人主力赶来，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大佐，五十五联队一千多士兵都指望您了！”

“混蛋！全是一派胡言！皇军所向无敌，战无不胜，难道会为你一句话而一败涂地吗？”山崎抡起大耳光对玉城脸上“劈啪”地抽着，想甩开他，却被死死地抱着不放，寸步难移。

“玉城，你还是个军人吗？”管尾箭步过去，飞起一脚将玉城踹翻在地，然后揪着衣领将其拉起来，找准了下手的地方后，挥圆了胳膊一拳打在玉城的脸上。

玉城一阵眩晕，身子晃了晃，轰然倒地。

管尾把他腰上的“千人针”一把扯下，丢到地上用力地踏两脚，骂道：“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你不配戴这个，你的家人也会为你的言行蒙羞！”

“大佐，别执迷不悟了，这场战争该结束了！这是一场没有出路的战争！”玉城口鼻流血，还费力地向前爬着，气竭声嘶地喊道，“你

到手术室去看看伤员吧！我们没有麻药，连消毒的药品都没有！许多人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手术台上，这难道就是武士道精神吗？”

山崎背对着他，毫无感情色彩地眯着眼，冷冷地说：“唯有死者方可看到战争结束。”命令卫兵将其拖下去。

“大佐——”玉城的哭喊声渐渐在耳边消失，山崎脑海里却余音袅袅，挥之不去。他不得不面对军心动摇的现实，于是，马上召集士兵进行训话。他的讲演还一如往常的气势磅礴：

“诸位大日本帝国的勇士，玉城大尉违背军令，有辱使命，深负天皇厚望，已被撤职。因为没有弹药无法战斗，就擅自撤退；因为没有食物，就痛哭流涕；还公然请求指挥官给他逃命的机会，这样贪生怕死的懦夫还能称之为皇军么？皇军是什么？是天皇率领的军队，是世界上最骁勇善战的军队！即便没有了弹药，没有了食物，也必须继续战斗到流干最后一滴血！

“没有武器弹药和食物就不能打仗？这决不能成为正当的理由！满脑子只想着吃饭，那不是合格的军人，那是饭桶！完全有悖于大日本帝国的武士道精神！

“虽然我们的火炮没有了，可是我们还在扛着枪作战，就算枪里的子弹打光了，不是还有刺刀么？天皇发给你们刺刀，不是让你们带回家切寿司的，是用来杀敌的。假如刺刀钝了、断了，还有拳头呢！”

他挥舞着拳头，看到一个双臂尽失的士兵茫然地看着他，赶紧把话锋一转：“没有拳头的话，可以用脚踢的！”

很不幸是他又看到一个神情沮丧的士兵坐在地上，双膝以下都被截肢了：“就算这些都没有了，我们不是还可以用牙齿咬么？大日本帝国的武士是武装到牙齿的……”山崎艰难地说完，不敢再往下看，生怕再看到一张嘴满口空荡荡除了舌头别无他物的士兵。

“我们大和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你们不要忘记日本男子所应具有的大和之魂！日本是不会战败的，但是胜利总是需要付出一定的牺牲，而我们的天照大神必然会护佑那些英勇杀敌的大和武士！为了体现大日本帝国武士的大无畏精神，不如让我们在这里，一起为天皇

尽忠，以一个武士的身份，迎接天照大神的召唤吧！一个合格的武士，以战死沙场为荣，应该为天皇效忠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战，为能在靖国神社相会而荣！在最后一个敌人倒下之前，大和的武士是绝不会倒下的……”

山崎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长篇大论，最后一句话话音刚落，一个饥病难当的士兵就颓然倒下。这绝对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而是提哪壶哪壶不开呀！他的脸顿时阴沉下来，像削了皮的苹果，说变色就变色，高呼了句“武运长久！”转身走了，留给士兵们一个金灿灿的背影。

55

下午二时，一一四团团团长李鸿率部赶到于邦家。听取了一营的战况汇报后，带着几个营连长和侦察兵，身披伪装，悄悄摸近日军阵地窥探敌情。回来后，李鸿命令轻重机枪班各三班随他出发。隐蔽后，指着前面一棵大树指示：“集中火力对那棵树射击！”

机枪班的机枪手动作麻利地架好机枪，标定好了火力射击诸元，副射手将一排子弹推进弹膛。李鸿一声令下，十几挺轻重机枪一起开火，一道道火链在树叶间来回扫着，仿佛剃头推子在头上移动似的，树叶像雪片一般往下落。等到那棵树的一头浓密叶子被剃得一干二净，大家看到几股血污顺着树干流下来，两个日军士兵死在树上，身上拴着铁索，活赛吊死鬼。

李鸿向身后几个营连长交待：“以后都这么办，只要看到可疑的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直接把叶子打光，让鬼子无可遁迹！反正我们子弹多得是，不要怕浪费子弹，浪费点子弹总比牺牲一位指战员好。命令士兵照此方法向前推进，肃清日军阵地外围树上的所有火力点！”一一四团官兵依计而行，机枪开路，几乎沿途所有的树都被扫光，光秃秃的树杈上一览无余，日军狙击手成了和尚头上的虱子，无处藏身。

当晚，月冷千山，茫茫林海被月光映得莽莽苍苍，山风吹过，万分凄凉。

日军补给官林田义弘沿着战壕一路打听，终于找到玉城，他仰卧在战壕里，蜷曲着身子，目光呆滞，仰观天象一般盯着天上明月。

“玉城君？”林田上前喊道。听玉城有气无力地嗯了一声，便坐到他的旁边，掏出一个饭团递到他手里，轻声说道：“吃吧！”

“林田君，你？”玉城惊讶地看着林田。

“吃吧！这是我的补给，我不用打仗，吃不了那么多！”

玉城捧着那个饭团，心里五味杂陈。坐他对面一个士兵舔嘴伸舌贪婪地盯着那个饭团，玉城的嘴还没张开，他倒把嘴先张开了，玉城一口刚咬下去，他更助威似的咬了一大口，然后嘴巴一动一动的津津有味地咀嚼着，还煞有介事地咽了口唾沫。

玉城吃了两口，抬头看到那士兵正配合着自己的动作开怀大嚼，就把剩下的大半个饭团递给他。

那士兵的手正犹豫着向前伸，从旁边倏忽探过一条胳膊将饭团抓了过去。那人抢到饭团后，唯恐再有人来瓜分，三两口塞到嘴里，其他人哪肯善罢甘休，将他按在战壕里，争相向嘴里去掏。

林田见士兵已经饥饿到不顾体面的地步，与玉城相对惨笑。他拿过玉城的三味线，轻轻地撩了一下，赞道：“这个三味线是印度紫檀做的吧？做工非常精良。玉城君，你昨晚唱的《元禄快举》实在太精彩了！”

“每打造一个上好的三味线，都会有猫的幽魂在上面！”玉城木然称谢，背书似的说，“为了情义，他们抛妻，弃子，弑父。（注：《忠臣藏》文中原话。）我们儿时读书就崇拜大石良雄那样的英雄，今天我们终于长大了，为了效忠天皇，我们抛妻、弃子、丢下父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异邦，杀人、奸淫、掠夺，这也是快举吗？哈哈哈……”

林田被他凄厉伤感的笑声弄得手足无措，木讷地看着他扭曲的面孔。

“林田君，拜托你一件事，如果我战死了，请你帮我把三味线带回筑丰，亲手交给我的未婚妻佐田多美子，请转告他，我没能照顾好她的弟弟。祝愿她能找到知心人，结婚生子，相爱一生！”

林田听他说这话，垂头丧气，伤感地说：“玉城君，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出去，如果我能活着出去，一定会帮你带到的。假如

有天我先战死了，也请你把这个——”他从身后擎出一只尺八，“交给我的妻儿！”

“对不起，你是所托非人，我办不到——希望你能活着回国亲手交给她。”玉城倡议说，“林田君！不如我们再合奏一曲吧！”

“《荒城之月》？”

“《别妻歌》吧！”玉城跪坐在地上，取出银杏叶形的象牙拨子拈在手里。

林田急忙说：“玉城君，请不要用正座！”

玉城已经手指拨动，幽幽弦音响起。月色的苍凉、阵地的苦闷、士兵们的失落，都汇成了三味线上琢磨不定的音符。

林田拿起尺八，将切口对着嘴唇，轻轻吐气，尺八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如怨如慕，与三味线萦绕出苍凉、空灵的意境。

石见海滨津野岸，人家偏说不是湾，人家偏说不成滩；

好吧，就算不是湾，好吧，就算不成滩。

捕鱼人儿下海去，渡津海口乱石穿；

朝风扇来长绁绌，夕浪推来尽缠绵。

青青海藻波中摇，波来波去乱石间；

妹子柔情浑似藻，摇曳不离我身边。

我今一人独上路，抛下妹子守孤单；

一路行来八十湾，千遍万遍回头看。

家乡遥遥路漫漫，更那堪翻过高山；

忧思日夜凋朱颜，妹子倚门实堪怜；

可恨青山障我目，快快塌下变平川！

玉城哀而伤的歌声在阵地上空盘旋。歌声中似乎隐含着无限惆怅，无限感伤，如血红枫叶在风中翩翩飘零。玉城闭着眼故国神游，草色烟光残照里有疏疏的村落，在落满橙色余晖的小道上，一个穿着和服的凄美身影，宛如樱花般飘散在空中……

音乐戛然而止，玉城将三味线双手递给林田，声音异常沉着冷静地说：“生逢乱世，我们不配拥有爱情！林田君，请保重！”

“我们彼此珍重！”林田眼含着泪，接过三味线毅然离开。走了十几步，背后一声尖锐的枪响让他身心为之一震。夜空静寂，萧条黯淡，士兵们惊愕的表情维持了很长时间。

林田默默地站立了几秒钟，抱着三味线的手不由的颤抖着，他终于没有回头，迈开大步走了，身影融入夜色。

惊悉玉城自杀，山崎在狭小的指挥所内来回转了几圈，挥笔给师团长写了一封电报交给电报员：

自与敌对峙以来，已一月有余，我已濒弹尽粮绝之境，官兵数日无以果腹，饱受伤病饥饿折磨，仍固守阵地，为天皇效忠之心，天地共鉴。昨日形势急转直下，我恐将身陷重围，腹背受敌，如援兵不能如期而至，我唯抱定玉碎之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于邦之战是一前所未有之战例，自交战之初，敌负隅顽抗，意志顽强，以百人之众，依靠敌机不断空投物资抗击我近两千士兵至今。我虽昼夜轮番强攻、偷袭，均无功而返，反损兵折将。其意志、战术、装备均为我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支那军变化之惊人，希望能引起师团长阁下的重视！

56

一一四团的推进并非十分顺利，才将隐匿树上的“鸟兵”打光，又被地堡的“鼠军”所阻。如果说李营的官兵不是省油的灯，那么日军却实实在在是省油的灯——龟缩于地堡里的日军就凭借着每天一个小小的饭团，苦苦支撑着。

孙立人审时度势，重新部署兵力，以一一三团为左翼队，从日军背后包抄；以一一四团为右翼队，一一四团第二营为左支队，向敌左侧背威胁压迫；六十五团为预备队，担任大龙河沿岸的警戒，防止对岸之敌渡河增援。

左翼队向敌驻地疾进，将沿途地堡据点相继攻克；一部威胁敌军的右侧背，其外围阵地被我军的钳形攻势击破。大龙河东侧河套遂全归我军所有。

日军与时俱退，大龙河两岸守军被肃清后，残敌纷向主阵地溃退。其主阵地构筑得非常坚固，明碉暗堡林立，敌我双方形成了胶着的态势。

后来我军改换战术，采取渗透方法，冒险穿隙深入，无奈敌军的阵地层层密布，日军尽倾家当，把掷弹筒、步兵炮统统用上，加上严密的火网封锁，一一四团冲突多次都被打退。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李鸿果断地命令停止攻击，以炮兵营开路，直接将敌军地堡夷为平地。

傍晚，炮兵选定阵地后部署完毕，李鸿令炮兵以一门单炮向日军阵地试射，首发炮弹打偏了，落到日军阵地之外。

日军误以为自家支援的炮兵终于到来了，跳出战壕欢呼不已。

观测兵用炮队镜观察弹着点，发现敌人阵地上有许多日军晃趋雀跃，遂将此事报之李鸿。

李鸿当机立断，命令炮兵立即给这些鬼子一个下马威。炮兵重新调整射击诸元后连射十发，炮弹均准确落到日军阵地上，火光四溅，硝烟弥漫。

正举阵欢庆的日本士兵这才意识到高兴过早，原来错把冯京当马凉，误将敌人当故人，一霎间像炸了群的黄蜂四散奔逃，乱作一团，军官们不得不挥舞着手枪和指挥刀到处喝骂狂噪。在经历最初的慌乱后，面对前有敌军、后路被阻的兵家绝地，这些久经历练的日本士兵逐渐恢复了镇定。

所幸中国的炮兵没有继续轰击，试射完后，其他重炮按照试射方位标定了射击诸元，为日军的墓地选址尘埃初定，便停止了射击。

因为李营明天要配合外围进攻，所以当晚没有夜战任务。用过晚饭后，大家三三两两的闲坐着，不免对大榕树有些无法割舍。

月色隔着斑驳的树影如清泉潺潺而下，流淌了一地的清辉。戚巧嘴坐在用石块垒的简易锅灶前悠然自得地抽着烟袋，“吧嗒”作响，烟袋锅里冒出的袅袅青烟缭绕缠绕。大家围着锅席地而坐，看着跳跃的火苗，都有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感。

柴薪燃烧时不时发出劈啪的声响，气雾氤氲的汤锅里散发着牛肉的香味。陈凤语出神地看着锅底火苗不安分地舔舐着锅底，感到融融的暖意浸润着心室。

“大家说说话吧，别都闷坐着！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我们的榕家寨将不复存在。和这棵大榕树朝夕相处一个多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竟然对它产生了依恋，反倒不想离开这里了！”

坐他对面的吴小好听他这话有耐人玩味的地方，笑道：“大概只有排长不想离开，我们都是迫不及待地想跟这里道别，夜长梦多，待的时间越长越让人害怕。我现在好想回家，真是归心似箭！”

陈凤语从锅底抽出一根燃烧的干柴，把烟凑上面引燃，大发感慨：“这种夜晚，对着天空一轮明月，最容易陷入乡愁之中，古今中外的文人如此，敝人也是如此！呵呵，一群来历不明的人，在异国他乡围锅夜话。当我们疲倦地送走喧嚣的白昼，顿感这个世界原来也有如此难得的片刻宁静，仿佛战争真的远去了。身处如此恬静而温暖的氛围，内心深处的种种抑郁，所有的风尘和俗染，欢颜与闲愁，会在这一刻不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以及生命的洞然。”

王更有很认真地听完，忽然说：“听懂了的举手！”环视一下，没有一人举手，又续一句，“反正俺是不懂。”

沈晨坐在陈凤语左手位置，刚才一见他点烟立刻背过身咳嗽起来，这会儿开始埋怨道：“大文人说话还非要用烟来制造气氛，你们男人坐一块总弄得狼烟四起，真让人受不了！你是陷入乡愁，我是陷入了愁云惨雾里。”

“你这大小姐的鼻子也太风声鹤唳了吧，我这才刚点着烟，自己还没闻到味，你就咳嗽了。”

沈晨淡定地说：“你这是无理取闹，我本不愿意与你争执，可你挖苦我是大小姐，我就要说你是纨绔子弟，是鸦片鬼。”

戚巧嘴手执烟枪，嘴巴恋恋不舍地含着烟嘴，笑得嘿然出声。

陈凤语反唇相讥：“不要否认，你平时说话的态度就像一个蛮不讲理的大小姐——尤其对我。”

“这话从何说起？虽说我不是什么三从四德、温文贤淑的大家闺秀，但也是受过教育的人，自以为说话还算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呢！况且我对谁都是一视同仁，并没有有意针对过谁，你何必刻意地重点强调‘尤其对你’？我这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即使被人惹恼了，只要能给我个台阶下，我也会既往不咎的，何况对你——我已经是格外开恩了。”沈晨怕别人误解了她的意思，又对最后一句话附以注释，“毕竟现在需要同舟共济。”

“格外开恩？”陈凤语大笑，“承蒙错爱！人就是这样，在街上给要饭的一分钱也觉得是大手笔，还要让人对这笔善款没齿不忘似的。被你这样一说，我倒觉得有冤难鸣了，空有一肚子冤情，就算放声大哭，也未必能感天动地，下场六月雪或哭倒长城。”

“普天之下，就你一个窦娥，有什么冤情，说出来本官为你做主！”沈晨笑道。

陈凤语也笑道：“草民不敢，怕你再抄起火棍，给我来个大刑伺候。我少说为妙，免受皮肉之苦。”

“喂！”王更有对两人公然在此打情骂俏颇不以为然，忍不住出言制止，“你们两个来言去语的净说与俺们不相干的事，能不能聊点大众话题，让别人也参与进来！”

陈凤语回敬道：“有人不让你说吗？谁要能禁住你那张嘴，哼，天下就有不透风的墙。”

王更有缄口不语，发誓要一举打破俗语。沈晨仗义执言道：“哎，不许仗势欺人啊！”

陈凤语连连拱手称降，口称：“不敢！不敢！你们人多势众，兄妹联手，可以天下无敌。”

戚巧嘴把烟袋锅往地上一磕，扬声说：“我说——”大家盯着他的嘴，听他艰难地把话说全，“等打、打完鬼子，咱、咱们都去、去干啥？”

众人怕他短话长说，等他说完了，不禁松了一口气，都沉默着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

施召宏答道：“别看巧嘴哥说话不利索，一旦说出来都能发人深思，对于我来说，以后可能去要饭，也可能去占山为王，干杀富济贫的勾当。”

“真有雄心壮志！”易明明点评说，“就你这副长相，去抢劫的话连刀子都不用带，深山荒野里猛地跳出来，还不把人吓个半死？不等你喊什么留下买路财，过路的都乖乖把钱袋掏出来了。”

“是不是还要说一句：‘好汉，别伤俺性命，钱都归你？’”施召宏摸摸自己的脸，惊叹道，“难道我的长相已经丑恶到这种地步了？”

“你那也算是一种先天的好本钱，你让高军医和巧嘴哥去拦路抢劫，被拦路的人看他们慈眉善目的，极有可能反客为主把他俩抢了！”

杨重庆仰面苦思半晌，叹口气说：“我还得继续当兵，都不知道自己除了打枪之外能干什么，唉，失去生活的方向了。这万恶的鬼子，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得，可是要真有一天没有鬼子可打，我的人生也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了！”

高清奇踌躇满志地规划：“我盘算着，回去后还想重操旧业，干我的老本行，到医校去教书，桃李满天下是我毕生的心愿。”

陈凤语揶揄他道：“高军医到底生财有道，俗话说：搜先生、刮大夫。你这身兼两业，既当先生，又做大夫，搜刮能力自然是不同凡响的，还不得把你们那一方百姓搜刮得家徒四壁？”

高清奇好像受了莫大侮辱，振振有词地要讨还他行业的清白：“做医生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我又不去做贪官，哪有搜刮民财的道理。行医最苦，古话说的好：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做大夫！”

吴小好揭穿他：“那一苦是卖豆腐的吧，和你们大夫有什么关系？”那时候的医生还不兴吃女患者的豆腐，所以两者的关系除了最后一字谐音外，确实没有什么瓜葛。

陈凤语再接再厉讨伐医生：“现在大夫最好当，一不上山采药，二不行走江湖，治好了就算神医妙手回春，治不好也是病人命中该绝，反正治活治死都要收钱的，绝对是包赚不赔的生意！”

“医道不存久矣！”高清奇摇头直叹，“在一营最能感受到世风日下。我冒着枪林弹雨为你们疗伤治病，反倒还要被你们奚落，天理何在！看你们以后不生病？”

“别空想了，现在主要的是把肚子喂饱，天理何在？吃饱饭就是天理！”王更有从怀里掏出两个罐头，在手里掂了掂，得意地说，“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沈晨笑称他有远见卓识。

戚巧嘴对吃最有研究，当下发表了一句精辟的见解：“能吃饭是、是条好汉！”

王更有成了好汉，认为言之有理，把戚巧嘴引为知己，向他追忆苍茫往事：

“巧嘴哥，不瞒你说，俺家里就属俺个子最矮，才一米八多点，那就是生下来缺吃少喝饿的。有一年风调雨顺，俺家喜获丰收，多打了几口粮食，于是俺娘俩半夜便起来推磨，磨了满满一大瓷盆面糊。天还没亮就开始烙煎饼，俺就蹲在鏊子旁边放开肚皮吃，烙一块俺吃一块。烙到晌午，一盆糊子烙完了，煎饼也让俺吃得一块不剩。俺娘问道：‘有啊，这回可吃饱了吧？’俺抚着肚皮说：‘吃得不上不下的，再来两三块就吃饱了。’——老太太没文化，跟她说文雅的她不懂。娘说：‘锅台上还有两个剩馍，先将就吃点吧。’俺便坐在锅边啃馍，那馍是玉蜀黍面的，又在火里烤过，硬得像骨头。好不容易啃完了，俺娘过来说：‘有啊，猪食拌好了，娘烙半天煎饼腰疼端不动，你去把猪食给倒猪槽里去。’不一会儿俺折了回来，问俺娘道：‘娘，你拌了几盆猪食？’娘就问了：‘不就那一盆么，怎么了？’俺抹了抹嘴说：‘娘，俺还想再吃一盆。’”

众人笑作一团，吴小好说：“想不到你家还有这么一段苦大仇深的血泪史！”

沈晨揉着笑酸的两腮，问：“哥啊，要是艾其逊中校也在这，又要问你：王准尉，煎饼是么子！”她一声“哥”叫得甜蜜发腻，陈凤语听了却酸到牙都软了。

王更有豪爽地说：“煎饼是俺山东人的主食，再卷上小葱蘸酱，那就是天下第一等的美味。等打完仗了，大家都上俺山东老家，俺拼光家底让大家吃个饱。”言辞慷慨，当年鲁肃指困赠粮的气度也不过如此。

沈晨轻声提醒他说：“你山东老家也不知道被日本人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也不知是满目疮痍还是一片焦土。”

王更有流离失所，有些懊恼地拍打自己的脑袋，嘴上骂道：“小鬼子丧尽天良哪！可怜俺家那幢老房子也不知道被鬼子烧了没有。”

戚巧嘴咳嗽几声，说道：“大丈夫四海为、为家，能活、活下来就、就万幸了，还挂、挂念什么房子，没出息！”

王更有回道：“活着时候居无定所，万一死了尸体也没有个安身之处，就太凄惨了，落叶总是要归根的。”

吴小好深刻起来：“我们多少弟兄都葬身在这缅甸的丛林里了，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移骨返乡，有的甚至连尸体都找不到。死者尚且如此，活人何必贪恋死后那一堆土？过了许多年之后，被后人遗忘，坟头长满狗尾巴草，一样凄凉黯淡，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沈晨道：“你想表述的就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在战场上面对最多的就是死亡、死亡，战场上根本没有正义与邪恶，只有生与死。当你看到昔日熟悉的人忽然变成面目全非的尸体，或者是一具白骨，让人觉得这已经不再是人间，而是炼狱。人死后毫无尊严，毫无价值，成为一堆烂泥，万物之灵的高贵之感会在那一瞬间荡然无存！”

“说到生死，我倒有点感触，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团聚了，明天未必就是死别，但一定是生离了！”这话陈凤语嘴上是对大家说的，心里却是对沈晨独白的，然后最后陈述，“所谓‘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这棵大榕树总有枯死倒下的时候，荒草会长起来了，等到这片土地荒凉得没有任何标识，我们的故事也将被人们逐渐遗忘。‘树倒猢狲散’，即使我们侥幸活了下来，战争结束后，我们一样要面临各奔东西，出生入死的是我们，加官晋爵却轮不到我们。等我们都老了，假使膝下儿孙满堂，就好好颐养天年，也不要给他们讲我们现

在的什么丰功伟绩。也许他们会问你：你经历了那么多战争，为什么历史书里没有你的名字呢？电影里也不能看不到你呢？自觉不平凡的经历只适合在内心慢慢消化，后人是不愿听你讲那些索然无味的故事的。这种东西往往自己说得津津有味，别人听得昏昏欲睡，就像你吃了这锅里的牛肉，然后再告诉别人这牛肉如何香，如何可口，可别人没吃到，自然不愿和你分享这份回忆的。”

大家听了他这一席奇论，不知道他究竟想表达个什么中心思想，都默默无语盯着锅底的火苗发呆，王更有也没再做社会调查。

过一小会儿，大家又打开话匣，各找对象倾诉衷肠。沈晨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小巧古朴的口风琴：“书生，见过这个么？”

陈凤语要与她窃窃私语，悄声答道：“这是很常见的乐器，又不是什么稀世珍宝，怎么会没见过？我在学校那会儿，有个同学为了讨好一个女生，立志要学吹这个。从此一天到晚就看他吹个没完，据说睡前还要坚持吹十几个钟头，一觉醒来，更是吹到三更灯火五更鸡，真正的曲不离口。后来有一次，因走路时候练习得太入神，不慎绊倒了，把门牙磕掉两颗——人家杜甫读书用功，也不过是‘口舌生疮，手肘成胝’而已，他简直比杜甫还刻苦百倍！可惜如此发愤图强，也没得到艺术女神与爱神丘比特的垂青，连那女生也离他而去，真是祸不单行，气得同学发誓不再接触任何乐器。辛苦几个月一无所获，只赚了个雅号叫‘狗窦大开’。”

“你们男生自己不学无术，只会嘲弄别人，刻苦用功有什么错，犯得着奚落人家么？你那同学真可怜，从尾生之后，这样痴情的男人已经不多见了！”

陈凤语怨她没有伯乐敏锐的眼光，近在眼前的痴情男子竟然都发现不了；恨自己没有毛遂自荐的勇气，举手说这里便有一位。只说：“没想到你还会这个——你真像个隐藏在市井里的绝世高手，平时总是深藏不露，然后时不时地露一手，就能让别人肃然起敬。”

沈晨一笑，把口风琴凑到唇边。手掌里那小小的东西好像具有无限的灵气，在她吐纳之间，轻柔的声音就缓缓地流淌出来，蜿蜒着注入每个人的心田。

“这个送给你吧，算是对你赠枪的答谢！礼尚往来，你投我以桃，我报你以李。不值什么钱，留着做个纪念吧！”

陈凤语惶恐无限，双手接过，美滋滋地说：“美人之贻，价值连城，可惜我对音乐一窍不通，无福消受；不如把你的景颇刀也一起送我吧！”

沈晨想起克钦族少女的话，脸上一阵发热，也不知道是被火烤的还是其他原因。低头嗔道：“你真是太贪心了，这刀现在我时时都能用到，等战争结束后我一定送你！那个口风琴，希望你能好好学学，并不难的。”

“我笨得要命，浑身上下没有一点音乐细胞，对于你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到我手里却比登天还难！”

“又不让你做音乐大师，学会简单吹几首曲子有什么难的？我最看不惯男人这么没出息！你还笑话你那个同学，我看你就——你就不能为了我……”她说最后那句话时用的是与人耳语的音量，说完了又懊悔不已。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个，别人接受谁的礼物就该听命于人么，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可是一言既出，覆水难收，只盼他没有听到才好。

陈凤语这个笨得要命的人这时候偏偏变得耳聪目明，听她这么说，心里顿时一软，无条件的服从：“我不做大师，我要比大师还多一点，我要做个太师！”

沈晨本想说他：你做个师太算了！转念一想，也许他会说自己轻浮，隐忍不发，打个呵欠站起来说：“时候不早了，我去休息了，大家也解散了吧！老围坐在这里，别人看了，还以为我们嘴馋，迫不及待要等着开锅捞肉吃！”

沈晨走了，陈凤语隐隐觉得身边还有她的味道，看来李白那句“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空馀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犹闻香”绝非夸大其词，只是太香艳了，用在这里似乎不太恰当。想起她对自

已杂佩以赠，心里禁不住的快活，偷偷地把口风琴凑到鼻子上嗅着，古人说“吹气如兰”真是再恰当不过。

57

在天刚黑下来的时候，新三十八师的炮兵营已开始向阵地不断搬运炮弹。挨到半夜，估计敌军大多进入了梦乡，李鸿命令炮兵就位，准备对日军进行密集射击，虽然搅人美梦委实是件不厚道的事情。

“各炮准备，现在鬼子睡得正香，一定要给鬼子醒醒困！”听到李鸿的命令后，炮兵迅速将炮弹进膛。

李鸿豪情涌动，声如洪钟：“各炮速射二十发！”顿时，排山倒海的炮弹划破夜空，向日军阵地倾泻，着地后腾起连绵不绝的火团，日军阵地刹时间山摇地动，陷入无边的火海之中，到处亮如白日。无数大树拔根带株地倒地，日军地碉不是被树砸塌就是被炮弹掀开，不计其数的散兵塹壕夷为平地，场面之震撼，也只有《金刚经》里“大千世界碎为微尘”的句子可以形容。

各炮刚一打完，李鸿又一个命令接踵而来：“各炮再速射二十发！”速射完了，迅速转移到另一个炮位，继续尽情宣泄。

此起彼伏的炮声汇成震天的巨响在天际回荡，扬起的灰尘和硝烟遮天蔽日。炮轰持续到拂晓，日军苦心孤诣构建的工事已被摧毁大半，幸免于难的日军躲在低矮的掩蔽洞里，哭天不应，叫地不灵。洞外是新鬼烦冤旧鬼哭的悲惨世界，洞内是非神、非鬼、非人的阿修罗场，阴森恐怖，寂冷凄凉。

士兵们日复一日地蜷缩在充满令人窒息的恶臭、充满死亡阴影、充满饥渴煎熬的掩蔽洞里苦熬岁月，过着缺水短粮、衣不蔽体的原始人穴居生活，除了一具随时都可能被炮火撕裂的形骸之外，一无所有。他们彼此不拘形迹，阴暗里睁着两只茫然无神的眼，仿佛志怪小说里描述的一群不知名怪物。

他们眼神是冷漠的，喝的水是冰凉的，偶尔吃到的饭团也冷冰冰的，甚至出的汗都是冷汗，唯一能吃到的热东西就是中国人射来的子弹或炮弹，可惜不可口。

由于传说中的援兵迟迟没有露面，日军士兵们早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只盼饭团能如期而至，别无所求。一个个饿得无精打彩，万一有幸能从牙缝里剔出昨天残余的饭渣都会惊喜若狂，至于外面隆隆的炮声此时已经是身外之事了。

“怎么还不送饭团上来？为什么还不送饭团来？”一个日军用手揉搓着肚子，攒眉苦脸地念叨不已。他之所以捂着肚子并非找不到厕所，人平日里除了洗澡或腹痛之外摸肚皮不过两种情况，一种是吃得太撑，以手按摩，以促进消化；一种是饿得太狠，只好来回摩挲以安抚，他当然属于后者。他现在对饭团一厢情愿地一往情深，只是他想饭团，饭团却不想他。他的问题注定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在场的每个人都和他有同样的困惑和期待。

就像潦倒的富翁会怀念过去的奢侈，饥渴交加的人也会对从前吃喝不愁的日子念念不忘，他又接着抱怨道：“在支那好端端的不缺衣少食，为什么又要到这个鬼地方打仗？真受够了。”在支那当然不会缺衣少食，因为他们可以就地抢老百姓的粮食，饱食后养足精力去屠杀老百姓，乃是真正意义的取之用民，用之于民。

旁边一个很有诗才的日军感叹道：“我们是扛枪吃饭的，无奈枪一支，而筷子两支，有道是：寡不敌众！”

“不要着急，也许负责补给的人正在给我们做香喷喷的饭团！”另一个日军自欺欺人地宽慰别人，说完了自己都不信，觉得像在续写一篇《天方夜谭》。

摸肚子的日军听了这话倒貌似信了，空想中的饭团还没有下肚，就饱暖生淫欲，开始想入非非了，叹说：“在支那还有那么多的花姑娘，这里连慰安妇都没有。土肥君，你不要来安慰我，安慰我也没有用。”言下之意是他不需安慰，只要慰安。不过他这句不经间的话唤起众人的兴趣，都把饭团置之度外，注意力从食欲移情到性欲上，开始阔谈慰安妇，作同好之间的交流。

一个说：“武藤君说得不对，其实五十六联队有许多慰安妇。”

一个秉着“不患寡患不均”的思想埋怨道：“他们有那么多，为什么不匀一些给我们？”

“慰安妇没有意思，她们都像是木乃伊一样，任你在上面累死累活，她们都若无其事的，还是在外面玩弄支那妇女有味道。”这当然是经验之谈。

有士兵颇有同感，眼望着上空，追忆流年似的讲述：“记得在南京的时候，有一次和广田君、松井君拦到一个支那妇女，她已经身怀六甲了，肚子有这么大，大概快要临盆了！”说时用双手比划了下肚子，表情极其夸张，“水上君说他能从孕妇体形看出来怀的是男孩、女孩，断定这个支那女人肚子里也是个女婴，要是来个一箭双雕，那就妙不可言了！事后广田君、松井君当起了稳婆，用刺刀替那个支那女人生产，结果是个男孩子。为此水上君输了一包烟，他恨死那个支那女人了。哈哈，现在想起来，还让人笑得肚子疼。”

“木村君，你真是个混蛋，这个故事你至少讲了五十遍了。我现在对慰安妇毫无兴趣，如果有寿司吃我会兴奋得跳起来！”

“军需官来了！有饭团吃了！”正在向外伸头窥探的日军喜不自禁地叫起来。

这是近日所能听到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所有人都不约而同把头探出战壕。果然看到补给兵冒着炮火，猫着腰向这边跑来。手提的布包里面一定包着他们朝思暮想的饭团。日军们眼放光芒，犹如一群饿狗看到了冒热气的狗盆，精神倍增。顾不得敌军的炮火，争相跃出战壕，向补给兵狂奔过去，手舞足蹈的，双手还拍着屁股快马加鞭，仿佛吃了大力丸一般迅猛。

天意弄人，一枚炮弹落在军需官附近的土丘上，只听“轰——”一声巨响，烟雾笼罩。携带着他们一整天食物的补给兵仿佛中国神话里的土行孙，一眨眼工夫杳然无迹无踪，只有一堆新土还袅袅冒着硝烟，昭示着这下面已经有人安息。

欢天喜地奔跑过来的日军顿时傻了眼。多数日军垂头丧气站着，几个士兵扑过去跪在地上双手乱扒，只希望埋得不深，可以让他们挖到，全然不顾手指被碎石磨得血迹斑斑。可一切都是徒劳。

指挥官在战壕里吼叫着，命令所有士兵立即返回自己的位置。有人伏在土堆上绝望地放声大哭，苦等一整天的伙食眼看就要到嘴了，又平空消失了，还得继续挨饿，下次发放饭团也不知得等到什么时候，还能不能等到就看上天安排了。

上天没有安排，但中国人已经安排好了他们的命运，五十五联队没有开饭，新三十八师却又开炮了。炮火遍地开花，巨大的爆炸声连成一片，火光四溅，硝烟弥漫。

李鸿站在前沿指挥所的观察孔前，从望远镜里看到炮火像耕地似的把整个日军阵地几乎翻了个遍。

“打得好，给我狠狠地打！”他大为满意。

又经历半个小时的饱和轰炸后，炮火向前延伸。步兵已经借炮火掩护摸到距敌人防御前沿二百米左右，抢先占领出发阵地，作好了冲击准备。在炮火开始延伸后，第一梯队采用小群多路的战术，适时变换战斗队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敌军前沿，不断地穿插分割，迂回包围，很快将敌军阵地分割成几块。

日军在短暂的几天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渐渐变得宠辱不惊。虽然短时间内被冲散打乱，但就像写散文的魂之所在——“形散而意不散”，失去指挥的士兵不管自己原来隶属于哪个班，属于哪个小队，也不管现在身在何处，只要看到肩章上佩戴着伍长、军曹、曹长军衔的下层军官，便纷纷向其身边集结。而那些伍长、曹长们，一旦看到比自己官职更高的军官，也会想方设法向其身边靠拢。那些被打散的日本军队，就是依靠这种层级管理的体系，竟然以伍长、军曹、曹长、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这样一条指挥体系，重新聚结一起，仿佛锅里的水蒸气，再形成水滴落回锅内。

孤军深入的周友良他们，反倒是在往来冲突中被汹涌而来的日军冲散了。只见硝烟炮火中，到处都是日军士兵的身影。

周友良身边几个士兵纷纷中弹倒地。一群日军冲了过来，成排的刺刀闪着寒光。周友良打光子弹后，抽出大刀，吼道：“弟兄们，上刺刀跟鬼子拼了！”话音刚落，一个日军已冲到眼前。他大喊一声，挥刀猛砍，滚烫的血浆喷了他一头一脸。

58

陈凤语和王更有等十几个人被压制在一个散兵坑里。王更有对着一群日军扣动扳机，喊道：“排长，情况不对，撤退吧？”

“我没有异议！”陈凤语一梭子子弹射出去，冲在最前面的两个日军登时倒地。

“此时不走，还待何时？”王更有见陈凤语并无去意，忍不住督促。

“废话，走得了你早扔下枪跑回老家去了，你什么时候客气过！”

“那怎么办，我们被打散了，连长他们在哪儿？”

“不知道，烟雾太重了，根本看不清楚。现在到处都是枪声，敌友都不分了，到哪儿去找连长，先找时机撤退再说！”陈凤语听后面一串脚步声，猛一回头，原来背着药箱的高清奇跑过来，往胸墙上一靠，大口地喘着气。

陈凤语惊问道：“高军医，你怎么在这？”

高清奇用手抹一把眼镜片上的落灰，冲他喊道：“连长让撤退了，我掉了队，险遭不测，也不知道怎么就跑这来了。昨晚被你们奚落的不行，我半夜里想来想去，打仗时候我再不跟着你们冲在最前线，真要被你们看扁了。”

“你真老糊涂，那是跟你开玩笑的，你怎么当真了！”陈凤语埋怨道。

高清奇把眼镜摘下擦拭着，眯着两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眼申辩道：“我既不老也不糊涂，别看我两鬓斑白，其实也就四十来岁，就是所谓的四十不惑么。”

王更有手指紧扣扳机，大声问他：“高军医，你属马的吧！”

“我不属马，我属虎。”高清奇也大声地纠正他。

“怎么看也没有一点虎威，你站着睡觉的英姿，还真像一匹骏马！就算你属虎，也只能是马马虎虎！”

高清奇赶紧戴上眼镜为自己恢复名誉：“谁站着睡觉了？你不就想说我眼睛小嘛！我现在精神抖擞，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岁。”

王更有又道：“俺看今天不像个好日子，诸事不宜，你就该待在大榕树里不出来的。”

高清奇掐指一算，予以修正：“你说的不对，今天还是个黄道吉日呢，吉神当值，百无禁忌。”

陈凤语见鬼子的攻击稀疏了许多，掏怀表看了看，点上一支烟吸了两口，道：“弟兄们，今天福星高照，必能逢凶化吉。都打起精神，准备扯乎了！”

高清奇问道：“和周连长约定是几点撤退的？”

“十一点半。”

高清奇一瞥时间，不由的叹服：“老弟，你可真沉得住气，现在都十一点二十五了，咱赶紧走吧！”

“你老又不赶着相亲，这么心急干什么？”王更有说道，“排长，原来行动是定着时间的，怪不得你不急不躁的！”

“别废话了，我们找连长去！”

一番血战后，周友良身边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他奋起神勇，将最后一个日军劈倒，四顾之下，除了枕藉的尸体，身边只剩下三四个士兵，身上无不带伤，都成了血人。

“连长，你负伤了！”

“撤退吧！”周友良抹了一把脸上的血，看着地上一具具尸体，黯然地说，“弟兄们都是好样的！”话音刚落，子弹如雨射来，周友良捂着胸口倒下了。

又一群日兵冲了过来，只看到横尸一片。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军官，此人正是三连长周友良，他浑身上下已被血染透，手中依然握着大刀，炯炯目光不怒而威，竟然使冲在最前的几个日军望而却步，惊愕地愣在那里。一个日军曹长随即掏出手枪开了几

枪，子弹命中了周友良的胸部，他摇晃了几下，但仍然用大刀支地，矗立不倒。

“杀死他！”日军曹长先是一怔，随即吼叫一声。清醒过来的几个日军挺起刺刀，拼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周友良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日军仍然担心他不死，围着尸体又补刺了几刀。

一梭子弹扫过来，日军纷纷倒地。是陈凤语带着手下赶来，与日军激烈交火。

“撤退！”日军曹长话未喊完，便撒下士兵自顾逃之夭夭，一转眼便没了踪影，日军士兵望尘莫及，接二连三中弹倒地。

“是连长！”陈凤语扑到周友良身上，晃了晃他的身体，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连长？连长，你醒醒啊！”

陈凤语抬起头凄然四顾，阴哑着嗓子喊道：“救护员！高军医！高军医！救护员都死哪儿去了？”

“高军医！高军医！人命关天，你能不能跑快点？”王更有急得乱跺脚，也卖力地呼喊。

“我在这里！”高清奇背着药箱张口气喘地扑了过来。

“快来救连长啊！”陈凤语带着哭腔喊道。

高清奇取出听诊器一听，已经没有心跳了，折腾一番后，将听诊器望地上猛地摔去，气急败坏地说：“伤势太重，救不活了！”

“你不是能妙手回春吗？”陈凤语扯着他的领子吼叫着，“你竟然说没有救了？你胡说，你这是借口——”

高清奇扶扶了被他晃掉的眼镜，在眼镜片上沾了斑斑血渍。他无可奈何地说：“小伙子，你冷静点！连长没救了，就是华佗转世也没救了！连长没有了，我也难过，都是自己人，我能眼睁睁地见死不救吗？”

“求求你了，高军医，快想想办法，你三世行医，一定有办法的，你一定藏着什么祖传秘方，能起死回生的！”陈凤语都要哭出来了，

手还抓着高清奇的衣领不放，“连长他没死，你摸摸，他手还是热的！你快给他吃药啊！”

高清奇低头说：“陈排长，你把我高清奇枪毙了吧！我不怪你。可是连长他，确实——确实没救了！”

“连长你醒醒啊——我来晚了，我来晚了！”陈凤语仰天怒吼。

“奶奶的，全是三斤鸭子二斤半嘴，除掉嘴没有货了，一到紧要关头就没用！”王更有低声骂着，看到十几个日军荷枪实弹向这边压来，便端枪扫射了一梭子弹。日军赶紧伏在地上向这边胡乱放枪。

王更有大喊道：“排长，快撤退吧，鬼子又上来了！排长？排长！鬼子上来了！”

“把手榴弹都扔出去，给这些狗娘养的吃个饱！”陈凤语稳了稳情绪，向敌人甩了两颗手榴弹，大家也纷纷把手榴弹向对面投去，顿时在敌我之间腾起无边烟雾。

“快撤！”陈凤语将冲锋枪背到身上，俯身去抱周友良，却没抱动，害得他自己跪倒在地。

“排长，给俺拿着枪！俺来背连长！”王更有略为弯腰，陈凤语将周友良放在他背上，拿起轻机枪，满腔怒火随着子弹扫向敌人，边打边向高清奇喊着：“高军医，快走！还愣什么？”

“我真的没用！我真的没用！”高清奇自责地念叨着，跌跌撞撞跟在他们后面，脚底一个趔趄，摔倒在一个弹坑里。他爬起来，眼前模糊一片，原来眼镜摔掉了。又在地上摸索着，终于找到眼镜，刚把它戴上，耳边就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军医，快救救我！”

高清奇扭头一看，见一个士兵卧在草莽里，腰腹间血肉模糊，肠子淌了一地，一只手颤抖着伸向高清奇，眼里充满了求生的欲望。

这时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日军的叫喊越来越清晰，高清奇狠下心抛掉那个战士跑开了。

他只是个平凡的大夫，他生死之间表现出的胆怯、弃战友于不顾……这一切都是人之常情，是一个普通的人面对死亡的态度。在正

常的人眼里，面对战场上的血雨腥风，出于本能，逃生是第一个念头，毕竟不是谁穿上军装就能独当一面的，否则人人都能称得上英雄了。

他终于没有跑远，良心发现，又拐了回来。

“小伙子？”他叫了一声，不答，再一看，那士兵已经断气了。这一回来痛失逃生良机，日军已近在眼前了。一颗灼热的子弹飞来，瞬间贯穿了他的大腿，他浑然不觉，还拼命地跑着。几个日军追上去，一枪托把他打翻在地。高清奇挣扎着坐起来，不顾头上血流如注，指向自己的臂章用日语喊道：“请不要开枪，我是医生！我是医生！”

日军哪管你医生还是屠夫，一阵乱枪。高清奇倒在血泊中，日军随即踏过他的身体。他眼镜也掉了，抽搐着，用微弱到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得到的声音重复着毫无意义的话：“我是医——生！”

一个日军从他身上跨过，脚上的靴子把他的眼镜踩得粉碎，他颤抖着伸手摸索着，把已经扭曲变形的眼镜捡起来戴上，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一半支离破碎、一半模糊混沌的世界。

第十二章 浴血

夕阳如血，清风徐徐而来，大榕树沐浴在山风里，舒展着婆娑的身姿。李营昔日战斗的地方，如今新堆了几十座小土坟，每个坟前都插着一块简易的木牌，上刻着：周友良、王更有、戚巧嘴、吴小好、高清奇……陈凤语怔怔地看着那些牌子，每个名字都曾是一张鲜活、熟悉的脸，而如今活着的人站在这里，他们却化作木牌上毫无声息的字符，他们曾经共同苦苦支撑了一个多月，却从此阴阳相隔，幽明殊途，泪水倏忽荫翳了他的视线。

李营官兵全体肃立，向死去的弟兄道别。

李克己早已经流泪满面，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弟兄们，暂且委屈你们在这里安歇，等打完日本鬼子，我一定会回来把你们接回家！全部都接回家！”所有人都跟着跪了下去，每个人脸上都抑止不住热泪滚滚。

留守大榕树的和已经撤回的士兵都焦急地等待着，终于惊诧地看到面色铁青的陈凤语从烟尘里走出来，手里提着周连长的大刀，紧随其后的是王更有等人，周友良粗壮的胳膊无力地从王更有肩上垂下来。大家赶紧围拢了上去。

陈凤语用悲怆的声音喊道：“连长牺牲了！”鼻子一酸，情不自禁地泪如泉涌。

众人如闻惊天霹雳，全部呆立当场。

李克己强忍悲痛，用颤抖的手接过周友良的尸首，轻轻放在地上，抚摸着周友良被血染透的征袍，胸腔里发出混浊的呼喊：“友良兄，我的好兄弟呀！三十四天你都坚持下来了，眼看我们就要得救了，你却偏偏离我们而去。我李克己痛失一个左膀右臂，从此枪林弹雨里谁还与和我一起出生入死，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悠悠苍天，何薄于我？”

满营官兵无不悲痛欲绝，大榕树上下一片呜咽之声。

沈晨红着眼，看陈凤语一脸泪水，衣服上沾满血污，紧握的拳头因为愤怒而不由自主地抖动，便上前低声问他：“你——没受伤吧！”

王更有两行热泪奔流不息，听了沈晨这话，摇头说：“俺没受伤！”

陈凤语对沈晨的话置若罔闻，忽然想起一个人来，惊问：“高军医回来了没有？高军医在哪儿？”

王更有为之愕然，一拍大腿，说道：“这下坏了，高军医还落在后面，怎么会把他给丢了！”

李克己压抑住心中的痛楚，霍然转身吼道：“在危急关头，我们不能抛弃一个弟兄，大家一起去寻找高军医。三连长殉国了，我还在，弟兄们，随我杀出去，为三连长报仇！”然后又叮嘱陈凤语，“保护好沈宣传，不要让她冒险，出了点差错，我对你不客气！”陈凤语擦着眼泪点点头。

“给、给我一支枪！”戚巧嘴似乎很激动，“我也要参、参加战斗。”

“你参加啥战斗？”

“参加跟日本人的战、战斗！”他声音有点颤抖。不让他去，他不依，拽着别人的枪不撒手，只是掉泪。

李克己忽然对一个士兵说：“小李，找根绳子来！”

“啥？”

“捆人的绳子！”

“啥？”

“去找根绳子，把戚巧嘴捆起来！”

“啥？”

“啥你个头，快去办！”李克己红着眼吼道。

“是！”小李终于听明白了。他得到营长的指令，很快找来根绳子，动作麻利地把戚巧嘴捆了个结结实实。

“你在这里看着他，哪儿都不许去！”李克己对小李作出批示。

“为啥？”小李立刻流露出一不情愿的表情，不满地问。

“因为是你捆的他！”李克己的理由很充分。

“是你让俺捆的！”小李傻了。

“弟兄们，都给我冲呀！”李克己身先士卒冲了出去，李营官兵呐喊着紧随其后。日军恍如看到一群出笼猛兽，吓得掉头就走。

“杀呀，杀呀！”

听到杀声一片，小李手痒了，坐卧不安，跟戚巧嘴说：“巧嘴哥，实在对不住，我不陪你啦！”他把戚巧嘴按在草丛里，折来一大捆树枝，给盖得严严实实，也喊着“杀呀”就冲出去了。

戚巧嘴挣扎起来，背靠着一棵树上下地蹭，蹭得手腕血淋淋的，绳子才磨断。可是他手无寸铁，他想找个武器。他没头没脑地在阵地转了半天，才看到一挺重机枪，兴冲冲地对手掌心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手，弯下腰就去搬那挺重机枪。

“起！”戚巧嘴大吼一声，可是重机枪一点都不听话。他使出吃奶的劲，才把重机枪搬挪了个窝。他实在等不得了，抄起了最顺手的家伙，一手锅铲，一手铁勺，抹着眼泪，急急忙忙就往日军阵地趑趄而

去，边跑边喊：“为啥你们都能去打鬼子？凭啥把我一个捆在这烂草棵里？”

总攻的号角震荡着天，震荡着地，震荡得大山在颤栗。

士兵，漫山遍野的中国士兵，从四面八方呐喊着直奔而来。日军的主阵地已被一一四团攻破，腹背受敌，很快溃不成军。

官兵们慌忙钻进那片血淋淋的丛林，寻找高军医。

人们一边呼喊高军医，一边在林子里翻腾，扒开一丛丛的灌木，查验着一具具的尸体。

“找到了，高军医在这里！”终于有人发现了草丛里的高军医，蜷缩着身子，躺在厚厚的枯草上，四周一片鲜血。

日军还有许多劫后余生的暗堡，像牛皮癣一样附生在地面上，只露出掩在草丛中的射孔，可以四向射击，每一暗堡留有三到五名驻守兵。当中国士兵进攻时他们按兵不动；一旦中国士兵推进而过，藏身其中的射手便在背后打冷枪，冲过的士兵猝不及防，往往被困在腹背受敌的境况进退不能。

想拔掉这些火力点并非易事。除非冒险冲到暗堡的入口处，向里面丢手榴弹将驻守之敌悉数炸死，除此之外，别无良方。李克己观察一番后，发现每个暗堡机枪都存在射击死角，便命陈凤语带一个班的兵力从死角处伏地匍匐接近。同时机枪排用多挺机枪密集射击，压制日军的火力。这样伏地前进的士兵，才有少数可以到达小堡垒的入口处往里面丢手榴弹。可是每攻破一小暗堡，都要付出伤亡几个士兵的代价。

在前进过程中又遇到一个射界开阔的暗堡，陈凤语伏在草丛里大喊道：“王更有在哪儿？”

“王更有在此！”王更有闻声从后面扑了过来，嘴里还叼着根烟。

陈凤语指着突突冒着火舌的射口问他：“你看到那挺机枪了没有？”

“看到了！小鬼子打得挺欢！”

“不把它打下来，我们寸步难行，你给我瞄准了打！”

“行，打鬼子是俺拿手好戏！”王更有吐掉嘴里烟头，架起枪一个长点射过去，只见那挺机枪枪口往上一撅，便知道日军机枪手毙命了，得意地问陈凤语：“怎么样，排长，名不虚传吧？”

“少废话，你就在这盯着那挺枪，只要机枪一放平，你就开火，不要给敌人喘息的机会！”陈凤语话音刚落，那机枪又被端平，“嗖嗖”射出子弹来。

“不消吩咐，包你满意！”王更有换了个位置，对准那个射孔打了几个长短点射。那机枪连翘了几次，便不再动了。

“小鬼子全玩完了，哈哈！”王更有得意地探出身子来。

“王更有！小心！”陈凤语跳过去，一把将他拉倒在地，子弹飕飕擦着王更有脊背飞过。

王更有出了一身冷汗，喃喃地说：“吉人天相，好险！好险！”

“让我来！”沈晨身披草叶从后面跑过来，猛地卧倒在地上，就地一滚，找了个射击位置后，对着暗堡射口一枪射去。

暗堡里的一名日军机枪手正龇牙咧嘴疯狂扫射，突然一颗子弹迎面飞来，他捂着嘴巴歪倒在地上。副射手反应敏捷，立即接手扫射，刚打出几发子弹，又是“砰”的一声，头上钢盔被射穿，他脑袋开花，仰面倒在几具尸体上。

“哈哈！这样打真省子弹！”王更有静静地观察一会儿，那机枪没有再动，兄妹二人联袂端掉一个暗堡，值得骄傲，自豪地大笑，“还是俺妹好枪法！”

“散开，冲上去！”陈凤语大声喊道。

“等、等一下，也有俺的份！”戚巧嘴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过来。

“巧嘴哥，你跟在后面干什么？这里不安全！”陈凤语吃了一惊。

“咋还带着吃饭的家伙？”王更有冲着戚巧嘴大笑，“巧嘴哥，来，跟着俺，俺一路掩护你，看俺怎么打鬼子。”

戚巧嘴拉拽着家伙，点头说：“好，好！”第二个“好”字还没出口，大家早散开了。

王更有装了满满一背包的子弹，又是一马当先，端着枪见人就射，烟雾缭绕中如入无人之境。

“人都跑哪儿去了？”他正转脸寻人，从战壕里腾地跃出一个粗壮的日军，端刺刀向他扑来。他举枪扣动扳机，枪却没响。

“姥姥的，关键时刻掉链子！”他喊叫着抡起枪把刺刀拨开，冷不防日军将枪一丢，一把抓住他的枪管。经过长时间射击的枪口灼热得直冒烟，虽然攥住枪头的那只手被烫得“滋滋”作响，可日军却浑然不顾，腾出一只手便来夺枪托。

王更有被这日本人的神勇吓了一跳，和他厮打在一起。王更有自恃天生蛮力，从未遇到敌手，不免有些骄矜，哪容得鬼子在面前逞能，索性将枪一扔，两手抓住日军双肩要将他摔倒在地。不料那日军是空手道出身，身手矫健无比，向后仰倒时手扯着王更有的胳膊，顺势一个“兔子蹬鹰”，反把王更有摔个四腿朝天。

日军旋即翻身压住，一手擎出匕首便刺。王更有情急之下伸手去挡，匕首从他手掌心洞穿而过，日军咬着牙使出吃奶的力气按住刀柄向下压。王更有眼看着刺刀尖渐渐向自己咽喉越来越近，血顺着刀尖不断滴到脸上，自己却被压住翻不过身，余光看到有人向这边奔来，急得张嘴狂呼：“山猴子！排长！快来帮俺……”

话音刚落，只听“砰”的一声，日军应声而倒。背后戚巧嘴威风凛凛地举着个盛饭的大铁勺，原来他情急之下找不到武器，顺手抡起吃饭的家伙当狼牙棒用了，此举堪称烹饪史上的一大盛事。

“打、打鬼子咱、咱也有一手！”戚巧嘴自豪地举着手里的铁勺，得意非凡。

“呀！”烟雾里钻出两个日军，各挺起刺刀向他扑来。

“巧嘴哥，后面——”王更有情急之下，将插在手掌上的匕首拔掉，学陈凤语甩了出去，可惜不得要领，只划破一个日军的脸。

戚巧嘴甫一转身，两把刺刀生生将他身体刺穿。他拼尽余力挥舞着手里的铁勺胡乱地扫过去，却打个空……

日军的刺刀深深地刺入戚巧嘴的身体里，还没来得及拔出，王更有已就地一滚，抄起机枪一个短点射，两个日军和戚巧嘴一起歪倒在地上。

“毛毛球的！”王更有爬过去扶起戚巧嘴，见他浑身被血浸透，放开嗓子高呼：“救护员——人都在哪儿，都死绝了吗？”一连喊了几声没有回应，再看戚巧嘴已经快不行了，急得他直叫：“巧嘴哥，你可得挺住，一营能没有俺王更有，你要死了谁做饭给俺们吃了。巧嘴哥，你坚持一会儿！”

“吵吵什么，我、我死……死不了，我算、算过命，是寿、寿者相，福大命、命……”戚巧嘴张嘴吐了一大口血，用手指着自己的口袋，接着身体剧烈地抽搐几下，渐渐地不动了。

“巧嘴哥？你怎么了？你要死了，今晚上的牛肉可没有人煮了！”王更有扶着戚巧嘴，用手拍着他的脸，悲悲切切地念叨着，“快睁眼，哪个龟孙羔子给你算的命，咱得去找他算账，打死他个江湖骗子！”

陈凤语和沈晨他们一起赶到，王更有抱着戚巧嘴向他们咆哮：“刚才人都跑哪儿去了？你们这些人的良心都让狗吃了，要紧的时候人影见不到一个，等人都死了全都跑过来了，你们都看热闹的啊？俺就说今天不是好日子，是谁非说福星高照的？”

大家见戚巧嘴阵亡，都不胜伤怀，也没有人还口。沈晨见王更有手掌血流如注，忙上前从头盔里取出一捆纱布帮他缠上。

“小浑蛋，刚才死哪儿去了？”王更有迁怒吴小好，把他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你是打仗还是跟日本人赛跑，腿又长，还跑这么快，大步流星的。我不是没你那么挺拔么，赤脚都追不上！”吴小好嘟囔说。

王更有还要发作，沈晨边替他包扎伤口，边劝他：“你就少说两句吧！今天阵亡了这么多的弟兄，谁心里能好受，你就别骂骂咧咧的了。”

几人把戚巧嘴抬进日军战壕，王更有想起刚才戚巧嘴的手势，往他口袋里一摸，掏出一块煮熟的牛肉，心里一酸，哭丧着脸说：“巧

嘴哥，都说厨子会留一手，原来你也留了一手。牛肉你都吃了一半了，剩下的就留着路上用吧！”

陈凤语指着前方的日军工事向沈晨说：“前面还有不少敌人，这里大概是最后一道防线，一一四团就在外围，只要打通这道防线，我们就能和一一四团会合了。那边好像还有暗堡，我带人迂回过去！你们留守在这里。”又对王更有说：“王更有，你受伤了，就留在这，保护好你妹妹也算你大功一件！”

“我为什么要你们保护？我又不是小孩子！”沈晨没好气地说。

王更有也不服从安排，嚷道：“俺也上去，轻伤不下火线，这点皮肉之伤算得了什么！巧嘴哥跟连长都死了，俺要不给他们报仇，以后去上坟都不好说话。”

陈凤语怒道：“怎么就你们兄妹俩难伺候呢，一个是公主，一个是主公，要我这个排长还有什么用！施召宏，你们几个留下来保护沈宣传，她要是反抗，你也找根绳子把她绑起来。其他人跟我走！”

沈晨对他怒目而视，施召宏连忙说：“排长放心，只要我不死，保证沈宣传安然无恙。”

王更有拍拍施召宏的肩膀，托孤似的叮咛：“沈宣传当然要安然无恙，你也不许死，咱哥俩还没拼酒呢，谁都不许耍赖！”

“一言为定！”施召宏反过来拍拍王更有后背。

正说着，传令兵飞步而来，急促对陈凤语说：“一一四团已经突破敌军防线，几股日军正向大龙河方向退却。营长告诉你们，现在战场形势混乱，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行动中不要过于分散，注意别误伤到自己人。”

日军指挥所里已乱作一团，电报员正忙着焚烧文件。山崎长跪在地上，沉痛地说：“守不住了，我有愧于天皇陛下。不如让我们在这里，一起为天皇尽忠，以一个武士的身份，迎接天照大神的召唤吧！”说罢，拔出那把寒光闪闪的军刀，准备以武士方式切腹自杀。

解开军装，袒露出肚皮，他的肚子肥厚下坠，乃是《相法》里有名的“腹大垂下，名遍天下”。山崎用一块白布裹着刀刃，把刀尖对准自己柔软的肚皮，管尾在后面高高举起了手中的军刀准备为他介错。

所谓介错，就是在日本切腹仪式中，受邀为自杀者斩首。介错手执快刀，站在切腹者身边，等自杀的人剖开肚子，他便手起刀落，把自杀者的脑袋砍掉，以让其更快死亡，免除痛苦折磨。通常是切腹者的心腹之人且刀法高明者担任。

山崎顾影自怜，欣赏着自己肥美的肚皮，培养了几十年，真不舍得动刀，在心里努力了几次，终究下不了手。他忽然仰天大笑，扔掉手中的刀，又伏地痛哭起来，鼻涕口水淌了一地。

管尾惊诧地收回刀，怔怔地看着联队长。半晌，他斩钉截铁地说：“大佐，你带人突围吧！我来掩护！”

山崎抬起头，满脸泪水，鼻涕、口水拖到地上，可见“垂涎三尺”这个词并非平虚构的，确是力所能及。半晌，山崎点了点头悲戚地说：“管尾君，拜托了！”

管尾立正敬个军礼，悲壮地说：“大佐放心，管尾誓与阵地共存亡！如不能守住，管尾将选择玉碎的方式向天皇尽忠。”说完，大义凛然地走出去。

山崎从容地重整衣衫，带着卫兵到医护室，给那些伤残不能行的士兵发放武器。

那些士兵茫然地接枪在手，只听山崎用一如既往的口气作战前动员：“作为帝国的勇士，现在面临着敌人强大的攻势，正是你们表现忠勇的时候，你们要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发扬大和民族的精神，与敌人血战到最后一刻！就算战死，也不能被活捉！被支那士兵俘虏不但是奇耻大辱，而且会受到非人的待遇，对于这点，你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坚信在座的各位都不会辜负国家、人民以及天皇陛下，还有你们父母的殷殷厚望！靖国神社里将会永远供奉你们的英灵！你们的灵位前将永远盛开着芬芳的菊花！”

山崎不知道这些伤兵经受“疗伤”的洗礼后，早已经视死如归了，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现在口口声声号召他们“战胜对死亡的恐惧”的联队长，刚刚就第一个败给了“死亡的恐惧”。日军士兵蒙受了太多的欺骗后，已经习惯于上当，就像用惯了毒品会成瘾，长期生活在谎言中，也会对假话产生依赖。后来这群伤员绝大多数都选择了玉碎，被生擒活捉的为数极少，当未亡人听说山崎大佐早已席卷而逃，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气愤地把山崎那远在大洋彼岸的远亲近邻都骂了个遍。

60

陈凤语一行人在树丛草莽中穿行，缩在工事里的日军发现了他们，管尾指着奔跑着的陈凤语说：“那是个下级军官，我见过他，曾经用刀子杀死我们好几个士兵，快消灭他们！”

日军射手放稳了掷弹筒，拉动击发杆，等弹药手将一枚榴弹从筒口填入炮膛后，迅速转动手柄直至调节杆达到对应长度，概略瞄准后，猛地拉动击发机上的皮带。那枚榴弹脱膛而出，在空中划一道弧线，向陈凤语的方位轰去。

陈凤语他们移动神速，等掷弹筒落地后，他们已经脱离了那个位置，但还是被强大的气浪推翻。

“快跑，咱们被鬼子发现了！”王更有爬起来，跟在陈凤语后面撒腿就跑。

又一枚挟着尖利的呼啸声凌空而下。

“小心——”陈凤语听王更有叫了一声，紧接着被他在身后猛地一推，感觉整个人飞了出去，随着震荡人心的巨响，他耳朵里一阵轰鸣。

“王更有？王更有？”陈凤语在浓黑的烟雾里喊着。

王更有应了一声，浑身漆黑，像刚从烟囱里钻出来似的。当陈凤语循声望去，却只能看到两个如虚浮在半空中的白晶晶的东西，那是他的眼白，忽闪忽闪的像暗夜里的萤火虫。

“排长，今天不是黄道吉日！”王更有咧嘴一笑，像一座黑塔般歪倒在地上。

“王更有——”陈凤语慌了手脚，和易明明合力把王更有拖到一棵树后面。

王更有浑身是血，喘着粗气说：“俺中炮了，毛毛球的，这分明是个阴谋嘛！”

吴小好跑过来，一看到王更有浑身血污，喊了声“我去找军医”，拧身向后跑去。

易明明端枪吼道：“排长，你看着歪头兄，我们去把那些鬼子干掉！”

“好兄弟！”王更有嘱咐着，“一定要干掉，敢对老子下毒手——排长，你看，俺身上的血还真不少咧！山猴子又跑、跑哪儿去了？排长，你要替我教训他。”

“别说话，我给你按住了！”陈凤语双手竭力想掩住王更有身上多处创伤，可顾此失彼，滚烫的鲜血不可抑制地涌出来。他急切地四顾大喊：“来人哪！有没有救护员，这边有人负伤了！”

王更有躺在陈凤语的胳膊弯里喘息着，眼神逐渐变得涣散，说话也断断续续，没有了往日的神采飞扬：“排长，天有不测风云哪！俺妹妹……好好对、对她……咦，巧嘴哥死了，俺怎么也成结、结巴了？俺是不是也快死了？俺就说了，今天不是个好、好日子，诸事不宜……果然让俺言中了……”

“你胡说什么！”陈凤语哽咽着说，“你不经常说你是猫吗，猫有九条命的，哪那容易就死了……”

“可是俺已经死过八回了。排长，快闻闻——”王更有使劲抽了抽鼻子，嘴唇颤抖着，“俺好像闻到煎饼味了。真香啊！像俺娘烙的，唉，是娘烙的煎饼味。俺想娘了，娘——娘——”他竭尽全力大声地喊着，对着北方探出沾满血污的手，好像要够什么，却又无力地垂了下来，头更歪了。他眼睛阖上的瞬间，一大滴泪珠顺着眼角滚下来，在满是灰渍血迹的脸上划出长长的一道水痕。

陈凤语正呼唤着王更有名字，吴小好领着一一四团的军医火速赶来，那军医俯下身扒开王更有眼皮察看一下，摇摇头走开了。

“军医，你怎么走了？你快救救他呀！”吴小好追上去，攀着军医的胳膊不放。

“对不起，太晚了，我也无能为力。”

“你一定能救活的，这家伙命大着呢，死了好几次都没死了！”吴小好仍不死心，苦苦哀求。

军医被他又拖又拉，身不由己，又被他生拉硬拽拖了回来，无奈地说：“我是军医，不是神仙，没有起死回生之术。请你让开，那边还有许多伤员等着我呢！”

吴小好急了，开口就骂：“龟儿子，拉稀摆带，你见死不救，枉穿了这身皮！还救死扶伤，伤的你不扶，死的也不救，你就是一个操蛋医生，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

“你这个士兵怎么能这样，那个士兵已经没有救了。你这样纠缠不休，会耽误多少本能救活的生命你知道吗？”军医不买账地叫起来。

吴小好还要发作，陈凤语呵斥道：“吴小好，人都死了，你瞎嚷嚷有什么用，放军医走！”

“去你妈的，真没有人情味！”吴小好怔怔地看着军医猫着腰消失在烟尘中。

“老王！老王！”他狂叫着扑上来，声泪俱下地摇晃着王更有尸体，“王歪头，你睁开眼啊，这还在打仗呢，你装什么死啊？你个格老子，拉稀摆带的，你不是说山东人最讲义气吗，我还没吃着你老娘的煎饼呢，你欠我的！你不是杀人不眨眼吗？你干吗装孙子，闭着眼哪，王歪头！王歪头！”他把脸埋在老友的前胸号啕大哭，全不管鼻涕眼泪流了王更有满襟。

陈凤语看着王更有，不敢相信他已经离自己而去，心里还抱有一丝幻想，猜测也许他只是睡着了，过一会儿就打起呼噜或者会忽然睁开眼。他宁愿这样游离于真实与虚幻之间，仿佛梦魇的时候，潜意识还在安慰自己：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你死了也好，省得你整天欺负我！”吴小好抽噎着抱起王更有的机枪，擦干眼泪，嘴里念叨着，“袍哥人家，认黄认教，从不拉稀摆带。王歪头，你别小看我，我用枪不比你逊色！娘的，怎么打不响呢？”

“吴小好，你要干什么？”陈凤语哑着嗓子喊道，可没来得及拦住他，也只好强压悲痛把王更有平放在地上，咬着牙说，“兄弟，你先在这里歇会，我会给你一个交待的。”抄起枪跟了上去。

易明明等人正利用树木的掩护，来回移动着跟战壕里的日军激烈交火。

吴小好调整机枪射速，很快把子弹打光了，借着敌人被压得抬不起头的瞬间，他钻进草丛向日军阵地匍匐接近。

陈凤语端枪追过来，却寻不到吴小好，大声问易明明：“吴小好呢？”

“这伙计疯了！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王歪头怎么样了？”

“快，火力掩护，他这是寻死啊！”陈凤语咆哮着，对着日军战壕一通扫射。

易明明又问：“排长，王歪头怎么样了？”

陈凤语麻木地不回答，只顾开枪，脸上忽然一阵痒，他手上都是血，便抬腕去蹭，湿漉漉的像是流血了，再看手背上没有什么痕迹，才明白是眼泪。

吴小好伏在草丛里，掏出几颗手榴弹，一一甩进日军战壕。借着烟雾，他跃起冲了进去，正要把手榴弹抛进掩蔽洞，五六个日军扑出来要将他按倒。吴小好奋力挣扎着，和日军在尸体间翻滚扭打在一起。

“冲上去，救吴小好！”陈凤语心直沉下去，大吼着向前冲，岂料日军阵地一挺机枪突突地把子弹射来，封死了前路。

陈凤语伏在丛莽里，只觉得自己枪口不可抑制地抖动起来，他虽然看不到对方战壕里发生的一切，但想到吴小好此时正与日军殊死搏斗，生死不明，而他却不能出手相救，心中一阵疼痛。

吴小好放弃了抵抗，任凭日军对他拳打脚踢，混战中拧开了一枚插在腰间的手榴弹盖子，引线现在就扯在他的右手里。几个日军见状，

扑上来七手八脚地按住他，去夺他手中哧哧冒着白烟的手榴弹，他紧紧攥着不肯放手。日军狗性大发，张嘴去咬他手，把他手指头都咬断了。

看着这么多给他殉葬的日军，吴小好放声吼道：“王歪头，老子死得比你值！”

日军见势不妙，顿时鸡飞狗跳，四散奔逃，可惜为时已晚。一声巨响过后，在场各位均化作无数沾染血污的碎布条在浓烟中翩然飘下。

“吴小好——”陈凤语眼前又模糊起来，坐在地上，朦朦胧胧地看到十几个身影从身边冲了过去。

李克己率众赶到。掷弹筒射出的炮弹和重机枪子弹向日军战地呼啸而去，易明明等人猛虎下山似的冲进日军战壕。陈凤语木然地坐在原地，泫然泪下，忽听背后脚步纷纷，猝然转身，看到沈晨和施召宏赶了过来，他赶紧把泪拭干。

“王歪头呢？”沈晨脸色悲愤地质问陈凤语，眼里饱满的泪水盈盈欲滴。陈凤语交不出人，无言以对。

施召宏支吾着说：“我们遇到军医了，沈宣传非要来，我不敢……”

“你说话啊，人在哪儿？”沈晨大叫，吓得陈凤语不敢抬头。

李克己大步赶过来，问道：“怎么回事？”

陈凤语神情沮丧，低声回答：“戚巧嘴、王更有，还有吴小好，都牺牲了！”

“娘的！一个多月都坚持下来了，眼看就解围了，反倒损兵折将！”李克己愤然骂道，“日军指挥所是空的，估计山崎这狗娘养的已经趁乱突围了。陈凤语，把打散的弟兄们聚合，尽量不要单独行动。现在到处都是零散的日军。你立即带人赶到大龙河岸边，截住敌军后路，防止日军残余渡河逃走！”

陈凤语强打精神，让士兵们把王更有的尸身抬到日军的战壕里。沈晨只看一眼，不由自主地寒栗，心里刺痛，扭过脸没有勇气再看第二眼。

陈凤语集结完队伍，回头不见了沈晨，四下一望，看到了她向远方奔跑的身影，赶上去拉住她，关切地问道：“你要到哪里去？”

沈晨摔胳膊甩脱他的手，含糊地说：“你放开我，我不用你管！”

陈凤语上前抓住她的手腕，厉声喝道：“这是战场，不是发小姐脾气的时候！你哪儿都不许去，就负责在后面掩护我！”

“我为什么要给你掩护，你这个坏蛋！”沈晨哽咽着挣扎。

陈凤语晃着她的肩头，圆睁双眼，满是灰土的脸衬得两眼异常明亮，显得狰狞骇人，嘶声道：“长官同志，姑奶奶，就别添乱了，你这样盲目冲动，是想让大家都陪你一起死吗？你能不能冷静点？”

“你这人真讨厌，你管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你的手下，快放开手——”沈晨挣不开，突然动用起女人的常规武器，张口利齿就咬。她没在嘴下留情，痛得陈凤语大叫，赶紧放手。沈晨趁机推开他就跑。

“当心！”陈凤语瞥见林子里亮光一闪，不顾一切地把沈晨扑倒在地，灼热的感觉瞬间擦着脊背而过。

两人滚落到一个弹坑里。陈凤语抄枪还击，树林里传来一声闷哼，便没了动静。他回头再看沈晨——她正微闭着眼，纤长浓密的睫毛颤动着，竭力阻止着要夺眶而出的泪水。

“你没事吧？”

“太气人了！你带的好兵——都怪你……”沈晨拳头插着他的肩膀，鼻子一阵发酸，才发现眼里有如此富饶的泪水，挥霍不完似的向外涌流而出，把脸埋在陈凤语胸前抽泣起来。陈凤语感觉到胸前液体渗透了自己的衣襟，不由的抱紧了她的肩头。

李营的官兵终于和一一四团合兵一处。被围月余的士兵们一见到自己人，个个高兴得泪流满面，尖叫雀跃冲上去，不管认不认识，一把拉住手臂，抱住肩膀，又是放声大笑，又是失声痛哭，尽情宣泄着，伤感得仿佛重逢失散多年的情侣一般。倒把一一四团的士兵们弄得热泪盈眶，手足无措地不知该怎么安慰才好。孙立人和李鸿也亲赴前线，见了这种鹊桥相会似的场面都不禁为之动容。

“师座！李团长！”李克己隔着人群看到师长，心里一热，快步走过去，分别向孙立人和李鸿肃立敬礼。

孙立人庄重地还礼，情见于色：“李营长，孙立人来迟了！”听了师长这句挚诚之语，李克己鼻子一酸，情不自禁疾步上前紧紧抱住，哪里还顾及什么军仪不军仪，把头伏在孙立人肩上号啕痛哭起来，泪水将他上衣打湿了一片。

孙立人好生宽慰他一番，并道：“你们都是好样的，是新三十八师的骄傲！但现在不是哭鼻子的时候，马上带你的人把残敌消灭干净，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陈鸣人现在被困，正等着我们去营救呢！等救出一一二团，我批准你们抱头痛哭，哭三天三夜都没关系！”

李克己破涕为笑，敬礼道：“对不起，师座。卑职今天失态了！”

李鸿紧紧握住他的手，大加褒扬：“李营长，你率领二百多人在这棵大榕树坚守了三十四个日日夜夜，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迹，李鸿深表佩服，我代表一一四团全体官兵向你们致敬！”

李克己伤感地说：“惭愧，能守到今天，全仗弟兄们舍身于外，损失了不少弟兄，那些死去的弟兄才最值得尊重！请师长允许我们一营全体官兵亲自把他们安葬，给大家一个诀别的机会。”

61

战斗结束了，阵地上依然烟焰迷漫，这一片，那一片，都是星星点点的小火苗。日军的主阵地尸横遍地，士兵们正忙着掩埋尸体，为方便起见，日军的遗体都因地制宜地葬在日军挖掘的战壕里。到处是医护人员忙碌的身影，一副副担架抬着伤员离去。

陈凤语脑海里的战斗还在持续，一片杀声。他背着冲锋枪低头蹣跚而行，在地上发现一个像三弦的乐器，捡起一看，背面已经被烧焦了，还被炸开几道裂痕。他用手指勾拨一下松软无力的琴弦，铮——发出嘶哑低微的声响，他的心弦也跟着一颤，好像被人撩了一下。

一一四团的士兵荷枪实弹押着一队日军与他擦身而过，日军无不衣衫褴褛，垂头丧气，形体残缺不全，一个个像是从《庄子》里跃然

而走出来的奇人，眇目、豁唇、跛脚、断趾、独臂、伛背，应有尽有，“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

那个拥有一双比目鱼眼睛的日军翻译也混迹其中，相比之下，他倒是俘虏中唯一完好无缺的人；脸上斜缠一道纱布，只剩一只眼在外形影相吊，孤苦可怜。陈凤语对那妙人一见如故，至今还历历在目，见他惨被俘虏，便上前问好：“伙计，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十年河东转河西！”

那日军翻译多日不见，容颜憔悴，哭丧着脸蛋，满面皱褶仿佛隐含着很深刻的寓意，越发妙不可言。他阅人无数，但过目即忘，早不记得陈凤语这个人了，看来他现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不能视为“慧眼独具”的先兆。他见有人向自己打招呼，而且有些面善，还以为他乡遇故知，忙出队要与陈凤语叙旧。后面一士兵见状，将枪顶着他，对他大声呵斥：“干什么，老实点，早看你贼眉鼠眼，东张西望的，一脸的逃命动机！”

“长官，后会有期，后会有期！”日军翻译连连向陈凤语点头哈腰。

“沙扬娜拉！”陈凤语与他挥别，忆起前些年读过诗人那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再联想日军翻译官那下作的动作和娇滴滴的媚态，不由的一阵作呕。

史迪威得知一一四团已经解除了日军第五十五联队对李营长达一个多月的包围，并夺取第二大队日军据守的于邦家据点，兴奋之余，驱车赶到于邦家。史迪威要见识一下李营坚守了三十多天的地方究竟是什么风水宝地。他在孙立人、李鸿等人的陪同下，一起来到大榕树，见到这个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迹，无不啧啧称叹。

史迪威向李克己了解被围时的战况后，亲热地拍着李营长的肩膀连声称叹：“顶好！顶好！李营长，你们打得很棒，下级军官都是好样的！一营的官兵勇猛无畏，上下一心，是真正的英雄。能在这种地方坚守一个多月，没有惊人的毅力、过人的胆识和超人的战斗力是做不到的。这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了，看来在蓝姆伽的训练没有白费，

我感到非常欣慰。这场战斗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迹，你们的英雄事迹也必将载入史册。中国能有你们这样铮铮铁骨的官兵，无往而不胜。”

随后来到六百多米外的日军野战阵地，听取了李鸿的战况汇报：“此战先后共击毙日军七百余人，生俘十三人，残敌均逃往大龙河南岸，现据守乔家、太柏家等地。一一四团也伤亡二百三十人。”

史迪威再次拉着李鸿的手，情深意切地说：“李团长，我要感谢你。因为这支部队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鼓舞了士气，也使我此刻的心情拨云见日，因胜利坚定了信念，对‘人猿泰山’计划能顺利进行充满了信心。你就是我的‘蒙蒂’！”

“蒙蒂”是对英国陆军上将蒙哥马利爵士的昵称。蒙哥马利战功显赫，威名播于天下，有“沙漠之鼠”的美誉；史迪威把李鸿比作蒙哥马利，确实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后来人们都称李鸿为“东方蒙哥马利”，与“东方隆美尔”孙立人、“东方巴顿”廖耀湘堪称当时的“东方三侠”。

孙立人表示：“这场战斗取得了完胜，但是我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阵亡连排级以下官兵三百多人。他们为胜利付出了生命，却没有分享胜利的喜悦，因此，我提议在场的各位一起去拜祭阵亡的将士！”

史迪威对此十分赞赏：“我正有此意！不但要拜祭阵亡的将士，我也要对那棵大榕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会在祈祷时祝愿它能够永垂不朽。哦，哦，刚才我忘记了问它能不能喝酒，否则我会邀请它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转回头见到李克己，史迪威更是赞不绝口：“李营长，你们好样的！以微不足道的伤亡取得辉煌的战绩，巩固了胜利的果实。”

李克己眉头皱起，答道：“将军阁下，感谢你的鼓励，但对于刚才将军的话，我很有意见！”

孙立人愣了，史迪威也愣了，他们不明白李克己为什么会说出这番话。

“李营长，你有什么意见，但说无妨！”史迪威就喜欢爽快人。

李克己挺起胸膛，直言不讳：“对于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来说，牺牲几十条生命，也许真的是微不足道的数据。但作为一名下级军官，当与敌人面对面地拼杀，看着与自己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弟兄一个个倒在敌人的枪弹下，对每一条生命的理解是血淋淋的！他们是军人，是战士，但他们更是一个人，曾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活过，每个人都有活着的权利，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而不能用轻描淡写的字眼来概括。将军的话对于我们活下来的人是一种伤害，对死难的兄弟是一种冷漠和贬低，我从感情上无法接受。”

史迪威认真地听完，沉思了一下，说：“李营长，你讲得太好了，对我很有启发！我对伤害你感情的话表示歉意。是的，那些死去的人，不应仅仅作为一个冰冷的统计数据被记住，更要作为有自己姓名、有自己面孔、有自己尊严的人，而被后人世代都记住！”

李克己再次落泪了，大滴大滴的泪珠落到军装上。

夕阳如血，清风徐徐而来，大榕树沐浴在山风里，舒展着婆娑的身姿。李营昔日战斗的地方，如今新堆了几十座小土坟，每个坟前都插着一块简易的木牌，上刻着：周友良、王更有、戚巧嘴、吴小好、高清奇……陈凤语怔怔地看着那些牌子，每个名字都曾是一张鲜活、熟悉的脸，而如今活着的人站在这里，他们却化作木牌上毫无声息的字符，他们曾经共同苦苦支撑了一个多月，却从此阴阳相隔，幽明殊途，泪水倏忽荫翳了他的视线。

李营官兵全体肃立，向死去的弟兄道别。

李克己早已经流泪满面，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弟兄们，暂且委屈你们在这里安歇，等打完日本鬼子，我一定会回来把你们接回家！全部都接回家！”所有人都跟着跪了下去，每个人脸上都抑止不住热泪滚滚。

李克己喊道：“给弟兄们上酒！”

酒上来了。李克己执酒在手，悲声说道：“今撮土焚香，且奉一掬血泪，祭告各位地下的兄弟：一身不自保，千秋留其名。吾侪哀痛，祭逝者之灵；逝者魂之未远，痛饮一盅。呜呼！人生一世，名乎？利

乎？忧乎？乐乎？草木一秋，得也？失也？去也？留也？明年清明之际，当再献薄酒一杯。呜呼哀哉，伏惟尚飨！”说着，不禁再洒哀痛之泪。

大家轮流为死难的战友祭祀。施召宏给王更有敬酒：“老伙计，整天听你唠叨，你现在终于安息了。我现在真羡慕你，这下你可开怀畅饮了！不过你也省着点喝，细水长流嘛，喝完了……下次给你送酒喝就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咱哥俩约好要比比酒量的，你都忘了？”触动悲肠，又呜呜地哭起来，袒开手掌抹着眼泪，“我不能当你面哭，你这个歪头最爱别人出丑，你一定躲在下面偷偷地笑话我。”

易明明把酒放在戚巧嘴的墓前，喊了句：“巧嘴哥，知道你说话慢，就不跟你呜呼哀哉了，请受我一拜！”跪倒后“咚咚”地磕两个响头，一抬头，酒瓶已被他震倒了，赶紧捡起来，一看酒水已经洒了大半，他睁着哭肿的眼惊呼道：“巧嘴哥，看你平日说话不利索，偷嘴还挺快的，一眨眼的工夫，你都喝大半瓶了！”

天空中黑压压的一片，乌鸦群哇哇鼓噪，在山间来回盘旋。

李营的士兵站在榕树下扯起嗓子，对着天上的乌鸦呐喊起来，喊得眼角流泪，喊得嘴角出血，喊得大榕树哗啦啦地响，喊得山谷里飞禽走兽四散奔逃。

不喊到嗓子哑了，喊不出声了，他们不会痛快。

陈凤语泪都干了，只在那里追思着逝者的音容笑貌，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声音没有消散，在空气中浮着，无处不在。他一直不敢相信一度手足相恤的他们真的已经离去了，可眼前一堆堆的坟茔，证据确凿地说明了一切，不容置疑。任你英雄盖世，到最后还不都是一抔黄土就草草掩了六尺之躯，青山作枕，大地为席，尤其身在沙场，生死无常，自己喜欢沈晨，就直言相告，何必一切从缓呢！没看到沈晨的影子，想她这会儿一定躲在哪里偷偷地啜泣。唉，她要强得不愿在人前落泪，宁肯躲起来忍气吞声，真是可怜，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她，也不辜负王更有的重托。

那时沈晨正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兀自低头而坐，她听到了喊声，再抬头时，已是泪眼婆娑。看日沉西山，蓝天渐渐的遥远，周围的景物仿佛处在暮秋天气。她心中除去与逝者诀别的悲痛，还包含了面临生离的感伤，与别人那种单纯的悲痛格格不入，所以宁愿躲得远远的。她本不属一营的，生还的人也该分别了，可是告别时强作欢颜又谈何容易，倒不如提前把富余的眼泪哭个干净，免得临别时再血泪斑斑。女人哭起来就是阔绰，仿佛眼里天生就有储泪的宝藏，富含着挥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酸泪，终日以泪洗面都不成问题。生逢乱世，也许自己不该动情的，人类的情窦偏不能像牵牛花那样收放自如，在早晨绽放，到傍晚再收拢起来。也许是这种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所产生出的情感，远远超过了突出重围的喜悦，心中只有幸存者的落寞。

不远处响起人语声，她连忙擦干眼泪，眼角瞥见树林里有两个日军鬼鬼祟祟的——回去叫人已经来不及了，她将子弹推上膛，端枪悄悄跟了上去。

她穿行在蒙茸的灌木丛中，周围寂若无人。难道是自己看错了？正疑惑间，忽听背后嘈杂的脚步声逼近。她枪还没举起来，就被迎面一把刺刀扎进了小腹，随即看到一张惶恐的脸——正是被他们俘虏后又放走的今田。

今田也看清了沈晨的脸，像中了邪似的，端着枪呆呆地看着她，浑身不停地发抖。

管尾跳出来，恶狠狠地命令战战兢兢的今田：“杀死她——”

今田嘴里含糊地应答，不住地点头，只是怵怯不前。沈晨身子一软，倒在草莽中瑟瑟地发抖着，翕弱地喘着气，她努力想起来，可浑身绵软无力，几乎无法动弹。

“笨蛋，让开！”管尾一把推开今田，抽出军刀便对准她的胸部刺去。今田突然神经质地大叫一声，扑上来两手抓住他的手臂跪在地上请求他刀下留人。

管尾愣了一下，骂了句混蛋，抬脚踢倒今田。今田运用当初扑倒王更有的独门绝技，抱着管尾的腿一掀，将他掀翻在地，两人在荆棘

从里扭作一团。扭打中，管尾一刀刺入今田胸部；今田不顾胸口血流如注，死死抱着管尾的腿，对沈晨喊：“快起——”来字还没喊出，刀已从他的脖子洞穿而过，他缓缓地倒在草丛里。

管尾杀死了今田后，转来对着沈晨当胸一刀。挣扎中她的手摸到掉在地上的景颇刀，使出浑身力气向管尾挥去。她的手臂太柔弱无力，不足以对管尾构成任何威胁，却划伤了他的脸。管尾恨恨地丢掉军刀，野兽一般跪在沈晨身上，摁着沈晨执刀的手，伸出另一只肮脏的大手扼住她细嫩的脖子……沈晨呼吸困难，脸涨得通红，眼睁睁地看着管尾嘴里絮絮叨叨地嚷着，一手按着她的手腕，一手死死地掐着她脖子不放。

沈晨在这生死瞬间，脑海里闪过陈凤语冲过来将管尾脑袋打爆的画面，也许他人就在附近，自己只要高呼一声就会把他引来。无奈张开了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头部不由自主地向后仰去，喉咙咯咯作响……

在她濒临失去知觉的时候，她的手触到一件冰冷的东西——是枪，陈凤语送她的枪。她手指摸索到了扳机，奋力地一扣……

她没听到枪响，管尾狰狞的嘴脸、莽莽山林、灰蒙蒙的天空在她眼前旋转，渐渐归于模糊、归于黑暗……

62

附近的士兵听到枪声，纷纷赶过来。陈凤语在草莽中找到了沈晨：她两眼圆睁，头盔滚在一边，头发拖着碎叶披散在草丛中，军装已被血染红了。

“沈晨！沈晨——”陈凤语高呼她的名字，悲怆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他还是第一次直呼她的名字，可惜名字的主人却再也听不到了。随后赶来的士兵都怔怔地看着这一切，不知如何是好。

他想抱起沈晨，可自己此刻手脚发软，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嘶声叫着：“你们快去找军医，快点！”说完抱着沈晨的头，把脸贴在她的额上给她温暖。

两个一一四团的士兵赶来，大家七手八脚将沈晨抬上担架。陈凤语怔怔地看着这一切，毫无反应。等他们抬着担架要走的时候，他忽然发疯地扑上去，嘴角冒沫地咆哮：“你们要抬她去哪儿？你们要埋了她吗？”

“长官，我们负责集中伤员，以便让军医进行抢救。长官，你不要冲动！”

易明明几个人也抱着陈凤语，劝慰他说：“排长，你别这样，会耽误抢救的，说不定沈宣传还有救呢！”

“还有救？对，军医会有办法的。求求你们了，一定要跑快点！”陈凤语心里乱无头绪，呆滞地看着他们抬着沈晨渐渐远去。

陈凤语拾起地上的景颇刀，又疑惑地看着地上今田宽敏的尸体。易明明几人以为他睹物思人，伤心过度，都担心不已。陈凤语猛然醒悟过来，吼道：“她的枪呢？快，继续搜索，一定还有鬼子躲在附近，凶手另有其人！”

“他跑不了，附近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大家快点找，掘地三尺也要把这狗娘养的找出来！”

“一定要天黑之前把鬼子找出来！”

“谁去报告营长，多派点人手！”大家吵吵着，四处搜索。

陈凤语钢盔也不知道掉哪儿去了，失魂落魄地在林莽中逡巡着。施召宏生怕他发生意外，紧紧跟着他，翻来覆去地骂：“狗娘养的，娘狗养的，养狗娘的……”

“砰”一声枪响，陈凤语如梦初醒，只见施召宏倒在地上，手捂着肩头叫娘。他赶紧把施召宏拖到树后的凹地里，端着枪寻找敌人的藏身之处。

“不许动！排长，快过来！”不远处传来易明明的吼叫，接着听到好几个人同声叫着“放下枪”。

余猛和黄一奎跑过来，陈凤语让两人把施召宏带去疗伤。

管尾被十几个士兵团团围住，自知无路可逃，端着枪虚张声势，嘴里叽里咕噜地。

杨重庆问：“这鬼子念叨什么？”

“不知道，是在念咒语吧！”易明明说，“喂，你的，小鬼子，快闭上嘴，否则我打掉你的门牙！”

陈凤语走过来，见管尾手里拿的正是自己送沈晨的枪，用食指指着地面厉声说：“把你手里的枪放下，不许你动这支枪！听得懂吗？我说放下枪！”

管尾明白了陈凤语的手势，反正枪里没有子弹了，顺从地把枪丢到地上，缓缓地抽出军刀，刀身映着晚霞如一泓秋水。

“排长，看这个鬼子的脸！”易明明看管尾那脸上、脖子上血痕道道，交错纵横，宛如战事地图上用红铅笔画的攻防路线。

陈凤语立刻明白这是沈晨与他搏斗时撕抓的痕迹，顿觉一股怒火腾腾燃起，在腹腔内烧得劈啪作响。

“易明明！”他怒吼一声。

“明白！”易明明“唰”地将枪对准了管尾的脑袋，又有些畏缩地说，“排长，擅杀俘虏可是大罪，我要因为这事被送进大牢，你可得看在弟兄跟你出生入死的份上给俺送送饭！”

“送个屁饭，你们也都把枪放下！”陈凤语把自己的枪丢给易明明，面无表情抽出景颇刀。

易明明忽然明白，劝道：“排长，背着人一枪蹦了算了，在场的都是自己人，不会有人说出去的。别大费周章的，弄出动静传到上峰耳朵里都没好果子吃。”

“就是，我们这么多人，犯得着还跟鬼子拼刀片吗？你要真不解气，你喊一二三，弟兄们乱枪打死他，死无对证，谁也没有办法。”

“都住口！”陈凤语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何况军法，“今天豁出去了，就是明天被送上军事法庭受审老子也认了。你们都闪开！”

“来吧，小鬼子！拿出你杀害女人的威风，来和一个男人堂堂正正地决斗一次！”他双手握刀，向管尾步步紧逼。

管尾犹豫了一下，唰唰舞弄一下手里的军刀，再看对手——他那张落满残照的脸，竟无一丝生动，更无惧色，心说遇到劲敌了，不敢

怠慢。他懦弱地向后退了几步，突然面露凶相，抓狂地脱掉上衣，扯烂里面的白衬衫，展示出他浑身块垒如聚的肌肉，企图以强健的体魄来震慑对手。

管尾两手握军刀立在身侧，他那充满野性的眼神，足以令人神魂俱荡。眼看陈凤语近在几步开外，大喝一声，猛地向陈凤语扑去。

“来得好！”陈凤语闪身避其锋芒，景颇刀随身形一挥，两刀相遇，铮铮有声。

高手相遇，都是紧盯着对手的双眼，不用看身形，只看眼神便知一切，两人如此这般眉来眼去，斗了五六回合难分难解。陈凤语卖了个破绽，管尾求胜心切，挥刀便对他空门而去。

管尾刀出之际，以为这一击得手，便可一劳永逸，只静待刀锋切入肉体的快感，耳边却听到兵器坠地之声，定睛一看：刀还紧握在手里，只是握刀之手已不知所向，手腕处传来痛彻心扉，十指连心，何况一次性痛失五个指头。

众人只听陈凤语喝了声“脱手”，没想到管尾这么言听计从，让脱手果然脱手，而且脱得如此彻底。

管尾壮士断臂，神色自若，看着手腕像高压水枪一样将鲜血射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陈凤语抡圆了胳膊，寒光一闪，管尾退后几步，从脖颈喷出扇面状的血雾，他本能地用剩下的一只手握住伤口——就像当时扼住沈晨的脖子一样——倒在地上翻滚腾挪，扑腾起一阵烟尘。

“你这个畜生，有种起来啊！”陈凤语疯了一样，对着管尾乱砍，血模糊了他的眼，他还在砍。砍得累了，才抹一把脸上的血，骂道：“他娘的，一刀毙命，太便宜这鬼子了！”

李克己率众赶来增援，看到地上管尾的尸首，怒道：“陈凤语！你知道俘虏一个日军有多难吗？况且这还是少佐军衔的军官，你却擅自把他杀死了！”李克己此话不虚，当时抓住这样的日军军官比捉住一头濒危动物还稀奇。

陈凤语眼神迷离，将刀扔在地上，喃喃地说：“卑职罪该万死，任凭营长处置！”

李克己叹口气，话里有话地说道：“原则上不杀俘虏，但拒绝投降的一律格杀勿论，这无可厚非！你快去看看沈宣传吧！这里交给我处置。”

陈凤语明白地点点头，俯身拾起景颇刀和沈晨的枪，一言不发地走了。

“营长，这事怎么处理？”易明明问道。

“什么事？”李克己故作惊讶。

“就这事啊！”易明明还没反应过来，一脸茫然。

“我哪知道什么事！”李克己一脸假茫然，扭头走了。

“没事，没事，营长，我们正奉命掩埋尸体！我们正埋头苦干，这里什么都没发生。”易明明终于开窍了，“大家伙别愣着，快来帮忙啊！”

李克己跟在陈凤语的后面，看着他落寞的背影消失在大榕树的阴影里。他轻叹一口气，自言自语：“希望历史会记着榕家寨的故事，记得曾经有二百多人在这里战斗过。大榕树啊，请你作证！”迈开步伐，也走进了大榕树的阴影里。

李克己，生卒年月不详，一说是安徽凤阳人。据传在广西入伍，原属于桂军三一八保安旅的一名军需官，继而被湘军收编参加了保卫大武汉的战役，此后主要在湘军、桂军、川军和滇军中混迹。后来据说在收复广州的战役中牺牲，时年 36 岁。

守坟的士兵一直在等着李克己归来。大榕树下的野花开了又谢，榕树的叶子落了又生，旧坟堆旁添了新冢。李克己却再未回来，没有兑现他那句“接你们回家”的诺言。

据史载，此役我军经过一周的激战，到 29 日完全解除了日军第五十五联队对我李克己部长达一月有余的包围，并夺取日军据守的于邦家据点。击毙敌平田大佐和管尾少佐以下官兵七百余人、生俘十三人，同时肃清围攻卡劳、宁便等地的日军。史称为“于邦大捷”。于邦

初战告捷，中国驻印军信心倍增，士气深受鼓舞，同时也震撼了驻守缅甸的日军。

尾声

战车隆隆，铁流滚滚，不时有数架联军飞机低空掠过。若干天后的某个清晨，陈凤语随部队向孟关迤迤进发。

婆娑的野花，在蒙眬的旷野里散发着醉人的芬芳。道路两旁的克钦族人行色匆匆，他们急着赶回故乡重建家园。人群中不时有人友好地向士兵们挥手致意。五六个不知来自何方的年轻小姑娘不时放声歌唱。她们正是年少不知愁滋味的年纪，用野花束着头发，踏着晨曦和草丛上的雨露，欢快地奔跑着，裙裾飞扬，像一群在花丛中翩跹起舞的蝴蝶。悦耳的山歌在茫茫丛林里回荡，别是一番风味。

陈凤语停下脚步，敞开衣襟，面向来时的路，深吸一口气，尽情享受恍如早春的山风。他现在最大的心情就是没心情，也许能称得上心如止水，有一种经历沧桑后释然的平静。他摸摸插在背后的景颇刀，刀柄恍惚还有沈晨手上的余温。整顿一下散落紊乱的情绪，陈凤语觉得希望和勇气又重新在他的心里集结，化成无穷的力量，推着他向前迈开步伐。

一头大象从林间的薄雾里缓缓走来，象背坐着一对克钦族父女。少女浅笑着，一面与父亲低声交谈。她身上鲜艳的筒裙在林风里宛如一朵初绽的卜道花。当与陈凤语交错而过的时候，陈凤语背上的景颇刀吸引了少女的目光，而这刀的新主人浑然不觉，兀自抱着口风琴吹得不亦乐乎，那声音调不成调，曲不成曲，却在少女的耳中响成奇妙的旋律。一直到他孑然的身影汇入流动的队伍，再也分辨不清，少女还在频频回顾。

后记

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军事小说，这只是一个描写打仗的书。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战壕里的言情故事，故事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欢笑，也有泪水；有坚韧，也有颓废；有勇气，也有恐惧；有活着的欲望，更有某种必须的牺牲；有史实，但更多的是虚构。

故事脱胎于我在一张破旧报纸上看到的一篇奇文：《抗战奇观：17只猴子帮中国军队杀日寇》。区区千把字写得波澜起伏，惊心动魄，从不关心军事的我，这时才知道有中国远征军这回事，那时就暗下决心，要把这个故事写成一部小说。

不过，朋友劝我最好不要染指这类战争题材，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写得太贴近历史了，读者会说你没创意，没有新意，完全是对历史的生吞活剥；写得太天马行空，又说你篡改事实，不尊重历史，离经叛道。虽然朋友言之有理，无奈自己是个不听劝诫的人，决心要写。

朋友又建议我不要去读别人的战争小说，以免误入歧途，落入俗套。这次我采纳了朋友的建议——再说现在许多战争小说以篇幅取胜，水涨船高，定价自然高不可攀，花钱购买委实舍不得。且书店里少得可怜的椅子总被人长期盘踞，站着读完一部鸿篇巨制，对常人来说绝非易事。

我就按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对战争的理解、自己的角度去写，哪怕写得不伦不类。自己不是标新立异的人，也不想随波逐流。

现在写作出书，不是用春秋笔法，而是春宫笔法，要有生理描写，即使你的文笔足以动人肺腑——因为光靠内容打动人心是不行的，也要起个打动人身的书名。为书取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首先，书名一定要长，不能言简意赅，比如叫《围城》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写成《婚姻内外的男男女女》；其次，书名还要诱人，《有了快感你就喊》、《丰乳肥臀》、《与××同居的日子》都是成功的先例，值得借鉴。就我小说的内容而言，我完全可以称做《一个女人和一百多个男人的故事》、《一段抗日史上不得不说的故事》，或者叫《士兵突围》、《亮刀》、《我的营长我的营》也未尝不可。只是这样做太伤害我的自尊，

也太愚弄读者了——如果有读者的话。假如文字写得极差，即便配个花枝招展的名字也不过鲜花插在牛粪上，就像一个人长得太不堪入目，非要起名叫杨德华、马润发、牛雅芝一样，对他（她）的相貌并没有正面的影响。但为何还有那么多作者乐此不疲地在书名上面下工夫，因为一个好的书名不失为吸引关注的手段。比如你听说有个女的叫“郝美丽”，便会猜测到花容月貌，想一睹其容；相反，假如这人叫“朱一头”在心里就不免先入为主，联想到该君定然奇丑无比，不见也罢。

犹豫了几天，还是起了个不惊人的名字。名字起好后，就开始写了。

正式动笔是在 2009 年 9 月 9 日，据说这天象征长久，是个黄道吉日，第一次做事总要图个利市的。万事开头难，确实很难，我当时是抱着写一部传世佳构写的，对自己要求太高，可才力不及，好比穷人家盖房子，用的图纸是豪华别墅，别说盖了，基础都打不好。几乎到了每写一个字都要翻字典的地步，呆坐三两天才写出十来字。后来一想，前面不能写得再好，如果前面写得太出彩，后面才力不济，岂不有虎头蛇尾之嫌？不如把前面写得平庸些，以制造越读越好的假象，让人读到后来，出乎意料，仿佛顾况读到白居易的诗，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句子，立刻对作者刮目相看。

整个写作的过程就是痛并快乐着。后来写得渐入佳境，整个人都沉浸在小说的情节当中，睡觉时一闭上眼，就耳朵里杀声一片。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几乎每夜都要在梦里南征北战，东伐西讨，一会儿运筹帷幄，一会儿冲锋陷阵，可怜把被子都踢坏了。天明醒来，尤觉腰肢酸痛，梦中战事之激烈，可见一斑。

那两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电脑前敲敲打打，累了就到阳台上晒着太阳伺候盆景，那是唯一的消遣。那时候正好闹猪流感，由于我长期足不出户，以至于竟有人疑心我得了猪流感被隔离起来了。

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仅仅查阅了为数不多的资料，不是我懒于查阅，实在是资料贫乏。至于书中情节和人物，亦真亦幻，三分史实，七分虚构，我无意褒贬先烈，所以在方向上尽量保留历史原貌。

至于沈晨、陈凤语、吴小好、戚巧嘴等人，则纯粹是虚构的人物，他们中的某些故事，是我道听途说的。例如吴小好在第一回冒险传令那段，是取材于我外公的真实经历。当年我外公向我讲这段时候，分外得意，说大功告成后连长还夸他是只“山猫”。王更有则是以我三老太、四老太（农村对曾祖父的弟弟的称呼）为原型。四老太是个兵油子，稽查队、保安团、维持会，国军、八路军他都分别参加过，是跳槽的先驱。三老太土八路出身，解放前任一连之长，骁勇善战，却军阀作风，好鞭笞士卒，用我外公的话说：“有名的赵歪头”。解放前夕，三老太受四老太的鼓动做了逃兵，“解甲归田”跑回家娶妻生子去了，可惜后来生活多舛，竟未得善终。

要说这几个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当然是平添了几十斤的肥肉，按当时菜市场的肉价来看，不失为一种好现象。遗憾的是自古以来文人仿佛都是模特出身，个个瘦骨伶仃。这也难怪，文人吟诗作赋当然是脑力劳动，但还要深入青山绿水中寻求灵感，或身临花街柳巷去体验生活，这是需要付出体力劳动的，长期身心疲惫，免不了积劳成疾，长得瘦就再正常不过了——像贾岛那样肥头大耳的情况，实在是个史无前例、下不为例的。

不管怎么说，这二十多万字是写出来了。按照惯例，要说些感谢的话。感谢家人对我的大力支持，没有在我写小说期间骂我“不务正业”；感谢朋友的鼓励和帮助，在我写作期间，许多朋友不但积极为我献计献策，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或意见，甚至在千里之外陪我熬夜，不断敦促。这部小说得以面世，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他们的一半。在创作过程中，我还参考过王楚英老先生的《军碑一九四二》等著作，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近百年来最痛心莫过于抗战，八年艰苦，巨万牺牲，换来的却是连自己都不愿张扬的惨胜。而对于两国举足轻重的滇缅战场似乎是被遗忘的角落，惨烈不逊“淞沪”，辉煌远胜平关，双方精锐尽至于此。洒尽热血只为保存中华一线生机，对那些不该被遗忘的英雄，祝愿他们身留异国，魂归故里……

最后，用初中时一位年轻的语文老师教过我们的一首很好听的歌
《没有飞回的大雁》作为结尾，我就是听着这首歌写完的整部小说：

秋天的大雁飞向远方
带走了妈妈牵挂的情肠
当雁群跟着春光归来
有一只大雁不知迷失在何方
一年年青草绿了又黄
岁月在期待中悄悄地流淌
飞去的大雁没有飞回
给妈妈留下永远的忧伤
东流的江水浪花激荡
他走后没有留下声响
千百次呼唤无人回应
只有风儿传送着无尽的空旷
一年年五谷绿了又黄
年轻的灵魂在风中歌唱
茫茫的黑土地无边无垠
他紧紧依偎在大地的胸膛